

清学部圖書館善本書目

長江集後跋

此冊真純吟老人所點一、流轉入郡中一人手沈生顯
谷知余慕從老人議論用白金二十銖購以見贈
書中諸名氏孫江字岷自錢遜係字本亦陶
書濟字子齊皆有文而與老人善錢名載邑
志陶事詳老人兄孺守居世所著懷葛集中
云康熙癸巳秋翁生何輝書

凡三十等
字共三行
平列次二
行低一字

陳書目錄

凡三十六卷
本紀六卷

列傳三十卷

本紀第一



陳書一



高祖上

陳陳國在廟免

本紀第二

陳書二

高祖下

本紀第三

陳書三

世祖

陳世祖

本紀第四

陳書四

廢帝

陳廢帝

本紀第五

陳書五

宣帝

陳宣帝

本紀第六

陳書六

後主 韓景行

列傳第一

陳書七

皇后

高祖章皇后

世祖沈皇后

廢帝王皇后

高祖柳皇后

後主沈皇后 張貴妃

列傳第二

陳書八

杜僧明

周文育 子寶安

侯安都

列傳第三

陳書九

侯瑱

歐陽頎 子紇

吳明徹 裴子烈

列傳第四

陳書十

周鐵虎

程靈洗 子文季

列傳第五

陳書十一

黃法氈

淳于量

章昭達

列傳第六

陳書十二

胡穎

徐度 子敬成

杜稜

沈恪

列傳第七

陳書十三

徐世譜

恽達

周敷

荀朗 子法尚

周炅

列傳第八

東書十四

衡陽獻王昌

南康愍王曇朗

子方泰 方慶

列傳第九

陳書十五

宗室

陳擬

陳詳

陳慧紀

列傳第十

陳書十六

趙知禮

蔡景歷

劉師知

謝岐

列傳第十一

陳書十七

王沖

王通 弟勣

表敬 兄子樞

列傳第十二

陳書十八

沈衆

表泌

劉仲威

陸山才

王質

韋載 族弟翽

列傳第十三

陳書十九

沈炯

虞荔 弟寄

馬樞

列傳第十四

陳書二十

到仲舉

韓子高

華皎

列傳第十五

陳書二十一

謝哲

蕭乾

謝嘏

王固

蕭允弟引

列傳第十六

陳書二十二

孔奐

張種

陸子隆

錢道戢

駱牙

列傳第十七

陳書二十三

沈君理

王瑒

陸繕

列傳第十八

陳書二十四

周弘正弟弘直 弘直子

表憲

列傳第十九

陳書二十五

裴忌

孫瑒

列傳第二十

陳書二十六

徐陵子儉 份 儀

列傳第二十一

陳書二十七

江總

姚察

列傳第二十二

陳書二十八

世祖九王

始興王伯茂

鄱陽王伯山

晉安王伯恭

衡陽王伯信

廬陵王伯仁

江夏王伯義

武陵王伯禮

永陽王伯智

桂陽王伯謀

高宗二十九王

豫章王叔英

長沙王叔堅

建安王叔卿

宜都王叔明

河東王叔獻

新蔡王叔齊

晉熙王叔文

淮南王叔彪

始興王叔重

尋陽王叔儼

岳陽王叔慎

義陽王叔達

巴山王叔雄

武昌王叔虞

湘東王叔平

臨賀王叔敖

陽山王叔宣

西陽王叔穆

南安王叔儉

南郡王叔澄

沅陵王叔興

岳山王叔韶

新興王叔純

巴東王叔謨

臨海王叔顯

新會王叔坦

新寧王叔隆

新昌王叔榮

太原王叔匡

後主諸子

皇太子深

吳興王胤

南平王嶷

永嘉王彥

南海王度

信義王祗

邵陵王兢

會稽王莊

東陽王恮

吳郡王藩

錢唐王恬

列傳第二十三

陳書二十九

宗元饒

司馬申

毛喜

蔡徵

列傳第二十四

陳書三十

蕭濟

陸瓊

子從典

顧野王

傅緯

章華

列傳二十五

陳書三十一

蕭摩訶

子世廉

任忠

樊毅

弟猛

魯廣達

列傳二十六

陳書三十二

孝行

殷不害

弟不佞

謝貞

司馬暉

張昭

列傳第二十七

陳書三十三

儒林

沈文阿

沈洙

戚袞

鄭灼

張崖 陸詡 賀德基

陸詡

沈德威

全綏

張譏

顧越

沈不害

王元規

列傳第二十八

陳書三十四

文學

杜之偉

顏晃

江德藻

庾持

許亨

褚玠

岑之敬

陸琰弟瑜 瑜從父兄玠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蔡凝

阮卓

列傳第二十九

陳書三十五

熊曇朗

周迪

劉異

陳寶應

列傳第三十

陳書三十六

始興王叔陵

新安王伯固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亾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

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歿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譔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齊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二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錄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

集字
疑連
下讀

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化之美，
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
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凶，與
亡之端，莫非自巳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
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
當時之士，自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
沉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
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
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
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
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
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臣恂、臣穆、臣

藻、臣覺、臣彥、若、臣洙、臣鞏，謹叙目錄，昧死上。

十月初八日讀此序

此序文字甚佳

陳書序

藝文志
陳書序

陳書卷一

紀第一

紀第一

高祖上

散騎常侍姚

思廉撰

藝文志
陳書序

并書小
五
九十三代
詳叙

詳書
若其異

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
丘長陳寔之後也世居潁川寔玄孫準晉太尉準生臣臣生達永
嘉南遷爲丞相掾歷太子洗馬出爲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嘗
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
運達生康復爲丞相掾咸和中土斷故爲長城人康生盱眙太守
英英生尚書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明生散騎侍郎高生
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皇考文讚
高祖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少儻有大志不治生產既長讀
兵書多武藝明達果斷爲當時所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

高祖

蕭暎

垂手過膝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今高祖開口納焉及覺腹中猶熱高祖心獨負之大同初新喻侯蕭暎為吳興太守甚重高祖嘗目高祖謂僚佐曰此人方將遠大及暎為廣州刺史高祖為中直兵參軍隨府之鎮暎令高祖招集士馬眾至千人仍命高祖監宋隆郡所部安化二縣元不賓高祖討平之尋監西江督護高要郡守先是武林侯蕭諮為交州刺史以哀刻失眾心士人李賁連結數州豪傑同時反臺遣高州刺史孫罔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罔等不時進皆於廣州伏誅子雄弟子略與罔子姪及其主帥杜天合杜僧明共舉兵執南江督護沈顛進寇廣州晝夜苦攻州中震恐高祖率精兵三千卷甲兼行以救之頻戰屢捷天合中流矢死賊眾大潰僧明遂降梁武帝深歎異焉授直閣將軍封新安子邑三百戶仍遣畫工圖高

楊暎

蕭敦

祖容貌而觀之其年冬蕭暎卒明年高祖送喪還都至大庾嶺會
有詔高祖為交州司馬領武平太守與刺史楊暎南討高祖益招
勇敢器械精利暎喜曰能尅賊者必陳司武也委以經略高祖與
眾軍發自番禺是時蕭勃為定州刺史於西江相會勃知軍士憚
遠役陰購誘之因詭說暎暎集諸將問計高祖對曰交趾叛換罪
由宗室遂使僭亂數州彌歷年稔定州復欲昧利目前不顧大計
節下奉辭伐罪故當生死以之豈可畏憚宗室輕於國憲今若奪
人沮眾何必交州討賊問罪之師即回有所指矣於是勒兵鼓行
而進十一年六月軍至交州賁眾數萬於蘇歷江口立城柵以拒
官軍暎推高祖為前鋒所向摧陷賁走典徹湖於屈獠界立砦大
造船艦充塞湖中眾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高祖謂諸將曰我師
已老將士疲勞歷歲相持恐非良計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

大清三
年五月
梁武帝

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為摧殄。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有應者。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奔流迅激。高祖勒所部兵乘流先進，眾軍鼓譟俱前。賊眾大潰，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京師。是歲太清元年也。賁兄天寶遁入九真，與劫帥李紹隆收餘兵二萬，殺德州刺史陳文戒，進圍愛州。高祖仍率眾討平之。除振遠將軍、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二年冬，侯景寇京師。高祖將率兵赴援。廣州刺史元景仲陰有異志，將圖高祖。高祖知其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行臺選郎殷外臣等密議，戒嚴。三年七月，集義兵於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景仲窮蹙，縊于閣下。高祖迎蕭勃鎮廣州。是時臨賀內史歐陽頎、監衡州蘭裕、蘭京、禮扇誘始興等十郡共舉兵攻頎。頎請援於勃，勃令高祖率眾救之。悉擒裕等，仍

且

監始興郡。十一月，高祖遣杜僧明、胡穎將二千人頓于領上，并厚結始興豪傑，同謀義舉。侯安都、張偲等率千餘人來附。蕭勃聞之，遣鍾休悅說高祖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彊，然而莫敢當鋒。遂令羯賊得志，君以區區之眾，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河東、桂陽相次屠戮。邵陵開建，親尋干戈。李遷仕許身當陽，便奪馬仗，以君疎外，詎可暗投。未若且住始興，遙張聲勢，保此太山，自求多福。高祖泣謂休悅曰：「僕本庸虛，蒙國成造，往聞侯景渡江，即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沒，主上蒙塵，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摧鋒，萬里雪此冤痛。見遣一軍，猶賢乎已。乃降後旨，使人慨然。僕行計決矣，憑為披述。乃遣使閉道，往江陵稟承軍期節度。時蔡路養起兵據南康，勃遣腹心譚世遠為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遏義軍。大

大寶簡
文帝紀
年号

寶元年正月高祖發自始興次大庾嶺路養出軍頓南野依山水
立四城以拒高祖高祖與戰大破之路養脫身竄走高祖進頓南
康湘東王承制授高祖員外散騎常侍持節明威將軍交州刺史
改封南野縣伯六月高祖修崎頭古城徙居焉高州刺史李遷仕
據大臯遣主帥杜平虜率千人入瀨石魚梁高祖命周文育將兵
擊走之遷仕奔寧都承制授高祖通直散騎常侍使持節信威將
軍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改封長城縣侯尋授散騎常侍使持節
都督六郡諸軍事軍師將軍南江州刺史餘如故時寧都人劉藹
等資遷仕舟艦兵仗將襲南康高祖遣杜僧明等率二萬人據白
口築城以禦之遷仕亦立城以相對二年三月僧明等攻拔其城
生擒遷仕送南康高祖斬之承制命高祖進兵定江州仍授江州
刺史餘如故六月高祖發自南康南康瀨石舊有二十四灘灘多

溢

巨石行旅者以為難高祖之發也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閼巨石皆
沒進軍頓西昌有龍見于水濱高五丈許五采鮮耀軍民觀者數
萬人是時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八月僧辯軍
次溢城高祖率杜僧明等衆軍及南川豪帥合三萬人將會焉時
西軍乏食高祖先貯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以資之仍頓
巴丘會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嗣王棟高祖遣兼長史沈袞奉表
於江陵勸進十一月承制授高祖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
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豫章內
史餘並如故三年正月高祖率甲士三萬人疆弩五千張舟艦二
千乘發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遣中記室參軍江元禮以事表江
陵承制加高祖鼓吹一部是時僧辯已發溢城會高祖於白茅灣
乃登岸結壇刑牲盟約進軍次蕪湖侯景城主張黑棄城走三月

十月侯
景簡
文石書
濤也
棟也
廢

高祖與諸軍進尅姑孰。仍次蔡洲。侯景登石頭城。觀望形勢。意甚不悅。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乃以舫舫貯石沈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青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諸將未有所決。僧辯遣杜崩問計於高祖。高祖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之在青溪。竟不渡岸。賊乃登高望之。表裏俱盡。肆其凶虐。覆我王師。今圍石頭。須渡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請先往立柵。高祖卽於石頭城西橫隴築柵。衆軍次連入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景率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結陣而進。高祖曰。軍志有之。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今我師旣衆。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勢。以弱制彊。何故聚其鋒銳。令必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賊直衝王僧志。僧志小縮。高祖遣徐度領弩手二千橫截其後。賊乃却。高祖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

悉力乘之。賊退據其柵。景儀同盧輝略開石頭北門來降。盪主戴晃曹宣等攻拔果林一城。衆軍又尅其四城。賊復還殊死戰。又盡奪所得城柵。高祖大怒。親率攻之。士卒騰柵而入。賊復散走。景與百餘騎棄稍執刀左右衝陣。陣不動。景衆大潰。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遣腹心取其二子而遁。高祖率衆出廣陵。應接會景將郭元建奔齊。高祖納其部曲三千人而還。僧辯啟高祖鎮京口。五月。齊遣辛術圍嚴超。達於秦郡。高祖命徐度領兵助其固守。齊衆七萬填塹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急。高祖乃自率萬人解其圍。縱兵四面擊齊軍。弓弩亂發。齊平。秦王中流矢死。斬首數百級。齊人收兵而退。高祖振旅南歸。遣記室參軍劉本仁獻捷於江陵。七月。廣陵僑民朱盛張象潛結兵襲齊刺史溫仲邕。遣使來告。高祖率衆濟江以應之。會齊人來聘。求割廣陵之地。王僧辯許焉。

釋帝元

承聖元年
殺釋帝

仍報高祖高祖於是引軍還南徐州江北人隨軍而南者萬餘且承制授高祖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餘並如故及王僧辯率眾征陸納於湘州承制命高祖代鎮揚州十一月湘東王即位於江陵改大寶三年為承聖元年湘州平高祖旋鎮京口三年三月進高祖位司空餘如故十一月西魏攻陷江陵高祖與王僧辯等進啟江州請晉安王以太宰承制又遣長史謝哲奉牋勸進十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給高祖班劍二十人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淵明還王社稷王僧辯納之即位改元曰天成以晉安王為皇太子初齊之請納貞陽也高祖以為不可遣使詣僧辯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竟不從高祖居常憤歎密謂所親曰武皇雖磐石之宗遠布四海至於尅雪讐恥寧濟艱難唯孝元而已功業茂盛前代未

不必定為

確後蓋

此時主議

不得示

聞我與王公俱受重寄語未絕音聲猶在耳豈期一旦便有異圖嗣王高祖之孫元皇之子海內屬目天下宅心竟有何辜坐致廢黜遠求夷狄假立非次觀其此情亦可知矣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以為賞賜之具九月壬寅高祖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謀之仍部列將士分賞金帛水陸俱進是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高祖步軍至石頭前遣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遽走與其第三子顛相遇俱出閣左右尚數十人苦戰高祖大兵尋至僧辯眾寡不敵走登城南門樓高祖因風縱火僧辯窮迫乃就擒是夜縊僧辯及顛景午貞陽侯遜位百僚奉晉安王上表勸進十月己酉晉安王即位改承聖四年為紹泰元年壬子詔授高祖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持節司空班劍鼓吹並如故仍詔高祖甲

釋子

梁敬帝

方智

紹泰元年

仗百人出入殿省震州刺史杜龕據吳興與義興太守韋載同舉兵反高祖命周文育率衆攻載於義興龕遣其從弟北叟將兵拒戰北叟敗歸義興辛未高祖表自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景子拔其水柵秦州刺史徐嗣徽據其城以入齊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約共舉兵應龕載齊人資其兵食嗣徽等以京師空虛率精兵五千奄至闕下侯安都領驍勇五百人出戰嗣徽等退據石頭丁丑載及北叟來降高祖撫而釋之以嗣徽寇逼卷甲還都命周文育進討杜龕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濟渡據姑孰高祖命合州刺史徐度於冶城寺立柵南抵淮渚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仕榮淮州刺史柳達摩領兵萬人於湖墅渡米粟三萬石馬千匹入於石頭癸未高祖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湖墅燒齊船千餘艘周鐵虎率舟師

治

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獲運舫米數千石仍遣韋載於大航築城使杜稜據守齊人又於倉門水南立二柵以拒官軍甲辰嗣徽等攻冶城柵高祖領鐵騎精甲出自西明門襲擊之賊衆大潰嗣徽留柳達摩等守城自率親屬腹心往南州採石以迎齊援十二月癸丑高祖遣侯安都領舟師襲嗣徽家口於秦州俘獲數百人官軍連艦塞淮口斷賊水路先是太白自十一月景戌不見乙卯出於東方景辰高祖盡命衆軍分部甲卒對冶城立航渡兵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等渡淮置陣高祖督兵疾戰縱火燒柵煙塵漲天賊潰爭舟相排擠溺死者以千數時百姓夾淮觀戰呼聲震天地軍士乘勝無不一當百盡收其船艦賊軍懾氣是日嗣徽約等領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高祖遣兵往江寧據要險以斷賊路賊水步不敢進頓江寧浦口高祖遣侯安都領水軍

襲破之。嗣徽等乘單舸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己未，官軍四面攻城。自辰訖酉，得其東北小城。及夜，兵不解。庚申，達摩遣使侯子欽、劉仕榮等詣高祖，請和高祖許之。乃於城門外刑牲盟約。其將士部曲一無所問。恣其南北。辛酉，高祖出石頭南門，陳兵數萬，送齊人歸北者。壬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奔還。歷陽、江寧令陳嗣、黃門侍郎曹朗據姑孰反。高祖命侯安都、徐度等討平之，斬首數千級，聚爲京觀。石頭採石南州悉平，收獲馬仗船米不可勝計。是月，杜龕以城降。二年正月癸未，誅杜龕於吳興。龕從弟北叟司馬沈季敦並賜死。二月庚申，高祖遣侯安都、周鐵虎率舸艦備江州。仍頓梁山起柵。甲子，敕司空有軍旅之事，可騎馬出入城內。戊辰，前寧遠石城公外兵參軍王位於石頭沙際，獲玉璽四紐。高祖表以送臺。二月戊戌，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

二年

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約。徐嗣徽等率衆十萬出柵口向梁山，帳內盪主黃叢逆擊敗之，燒其前軍船艦。齊頓軍保蕪湖。高祖遣定州刺史沈泰、吳郡太守裴忌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自去冬至是，甘露頻降於鍾山、梅崗、南澗及京口、江寧縣境。或至三數升，大如奕碁子。高祖表以獻臺。四月丁巳，高祖詣梁山軍巡撫。五月甲申，齊兵發自蕪湖，景申至秣陵故治。高祖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己亥，高祖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將帥於大司馬門外白虎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皆莫能仰視。士卒觀者益奮。辛丑，齊軍於秣陵故縣跨淮立橋柵，引渡兵馬。其夜至方山，侯安都、周文育、徐度等各引還京師。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兒塘，游騎至臺。周文育、侯安都頓白土崗，旗鼓相望，都邑震駭。高

祖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襲齊行臺趙彥琛於瓜步獲舟艦百餘艘陳粟萬斛即日天子總羽林禁兵頓于長樂寺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龍尾丁未進至莫府山高祖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要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於是大餒殺馬驢而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高祖衆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夜大雨震電暴風拔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甲寅少霽高祖命衆軍秣馬蓐食遲明攻之乙卯旦自率帳內麾下出莫府山南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執徐嗣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於

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屍至京口翳水彌岸丁巳衆軍出南州燒賊舟艦己未斬劉歸義徐嗣彥傅野豬於建康市是日解嚴庚申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皆伏誅高祖表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七月景子詔授高祖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爲公增邑并前五千戶侍中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將軍尚書令班劔鼓吹甲仗並如故并給油幢阜輪車是月侯瑱以江州入附遣侯安都鎮上流定南中諸郡八月癸卯太府卿何敞新州刺史華志各上玉璽一高祖表以送臺詔歸之高祖是日詔高祖食安吉武康二縣合五千戶九月壬寅改年曰太平元年進高祖位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改刺史爲牧進封義興郡公侍中司徒都督班

改元
太平元
年

劔鼓吹甲仗阜輪車並如故丁未中散大夫王彭牋稱今日五日
平旦於御路見龍跡自大社至象闕亘三四里庚申詔追贈高祖
考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封義興郡公諡曰恭十月甲戌敕
丞相自今入問訊可施別榻以近宸坐二年正月壬寅天子朝萬
國於太極東堂加高祖班劔十人并前三十人餘如故丁未詔贈
高祖兄道談散騎常侍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長城縣公
諡曰昭烈弟休光侍中使持節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武康縣侯
諡曰忠壯食邑各二千戶甲寅遣兼侍中謁者僕射陸繕策拜長
城縣夫人章氏爲義興國夫人丁卯詔贈高祖祖侍中太常卿諡
曰孝追封高祖祖母許氏吳郡嘉興縣君諡曰敬妣張氏義興國
太夫人諡曰宣二月庚午蕭勃舉兵自廣州度嶺頓南康遣其將
歐陽頔傅泰及其子孜爲前軍至於豫章分屯要險南江州刺史

平蕭勃

余奉項起兵應勃高祖命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平之八月甲午
進高祖位太傅加黃鉞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并給羽葆
鼓吹一部其侍中都督錄尚書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義興郡公班
劔甲仗油幢阜輪車並如故景申加高祖前後部羽葆鼓吹是時
湘州刺史王琳擁兵不應命高祖遣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之九
月辛丑詔曰肇啓元胎剖判太素氤氳崇建人皇必憑洪宰故賢
哲之后牧伯征於四方神武之君大監治乎萬國又有一匡九合
渠門之賜以隆戮帶圍溫行宮之寵斯茂時危所以貞固運泰所
以光熙斯乃千載同風百王不刊之道也太傅義興公允文允武
迺聖迺神固天生德康濟黔首昔在休期早隆朝寄遠踰滄海大
拯交越皇運不造書契未聞中國其亡兵凶總至哀哀噍類譬彼
窮牢悠悠上天莫云斯極否終則泰元輔應期救此將笏援茲已

祇

溺乘舟履輦架險浮深經略中途畢殲羣醜泊乎石頭姑孰流隨
履腸一朝指撝六合清晏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雪三后之勅
讐夷三靈之巨慝堯台禹佐未始能階殷相周師固非云擬重之
以屯剝餘象荆楚大斂天地無心乘輿委御五胡荐食競謀諸夏
八方基跲莫有匡救疆臣放命黜我冲人顧影於荼孺之竟甘心
於甯卿之辱却按下髻求哀之路莫從竊鈇逃責容身之地無所
公神兵奄至不日清澄惟是孱蒙再膺天錄斯又巍巍蕩蕩無德
而稱焉加以仗茲忠義屠彼妖逆震部夷氛稽山罷禳番禺蠡澤
北鄙西郊殲厥凶徒罄無遺種斯則兆民之命修短所縣率土之
基興亡是賴於是刑禮兼訓訟革有章中外咸平遐邇寧一用能
使陽光合魄曜象呈暉棲閣遊庭抱仁含信宏勲該於厚地大道
格於玄天義農炎昊以來卷領垂衣之世聖人濟物未有如斯者

崇

也夫備物典策桓文是膺助理陰陽蕭曹不讓未有功高於寓縣
而賞薄於伊周凡厥人祇固懷延佇寔由公謙撝自牧降損爲懷
嘉數遲回永言增歎豈可申茲雅尚久廢朝猷宜戒司勳敬升鴻
典且重華大聖媯汭惟賢盛德之祀無忘公侯之門必復是以殷
嘉直甫繼后稷之官堯命羲和纂重黎之位況其本枝攸建宜誓
山河者乎其進公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
璽紱遠遊冠綠綬綬位在諸侯王上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
策曰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故惟天
爲大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武之佐礧礧蘊
其玉璜堯舜之臣滌河鏤其金版況乎體得一之鴻姿寧陽九之
危厄拯橫流於碣石撲燎火於崑岑驅馭於韋彭跨躐於齊晉神
功行而靡用聖道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日

者昊天不弔，鍾亂於我國家，網漏吞舟，疆胡內鼎，茫茫宇宙，僕僕黎元，方足圓顛，萬不遺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已深，大寶屯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鞠旅於滇池之南，揚旌於桂嶺之北，懸三光於已墜，謚四海於羣飛，屠犛窳一作於中原，斲鯨鯢於濛汜，蕩寧上國，光啟中興，此則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禍，夷醜荐臻，南夏崩騰，西京蕩覆，羣胡孔熾，藉亂乘間，推納藩枝，盜假神器，冢司昏撓，旁引寇讐，既見貶於桐宮，方謀危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搖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復莒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歷，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風猷，訶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再造於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嶺，莫不窺臨，銀洞珠宮，所在寧謐，孫盧肇釁，越貊爲災，番部沾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祆壘洞開，白羽纔擣，兇徒粉潰，非

其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邊政不修，李賁狂迷，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尉陀，據有連州，雄豪熾於梁碩，公英暮雄筭，電掃風行，馳御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澈，備履艱難，蘇歷嘉寧，盡爲京觀，三山獠洞，八角蠻阨，逃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國，馬援之所不屈，陶璜之所未開，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候，歸睽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寇虜陵江，宮闈幽辱，公枕戈嘗膽，提劔撫心，氣涌青霄，神飛紫闥，而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朋，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乘機勦定，執沛令而釁鼓，平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勳門桀黠，作亂衡嶷，兵切池隍，衆兼夷獠，公以國盜邊警，知無不爲，卹是同盟，誅其醜類，莫不魚驚鳥散，面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之功也。長驅嶺嶠，夢想京畿，緣道曾豪，迺爲榛梗，路養渠率，全據大都，蓄聚

逋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之所未窺萬弩齊張高輶之所非
敵公龍驤虎步嘯吒風雲山靡堅城野無疆陣清祆氛於瀨石滅
沴氣於雩都此又公之功也遷仕凶慝屯據大臯乞活類馬騰之
軍流民多杜弢之衆推鋒轉鬪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寔惟勅虜公
坐揮三略遥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騁力雷奔電擊谷靜山空列
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盜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屆
淪波兵乏兼儲士有饑色公回麾蠡澤積穀巴丘億庾之詠斯豐
壺漿之迎是衆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難艫舳相望如運敖倉之
府犀渠貝冑顧蔑雷霆高艦層樓仰捫霄漢故使三軍勇銳百戰
無前承此兵糧遂殄克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英圖邁俗義旅如
雲溢壘猜攜用淹戎略公志唯同獎師克在和鵠塞非虞鴻門是
會若晉侯之誓白水如蕭王之推赤心屈禮交盟人祇感咽故能

使舟師並路遠邇朋心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襟要嶠函阻憑寇虜
據其關梁大盜負其肩鍤公一校裁擣三雄並奮左賢右角沙潰
土崩木甲殪於中原氍裘赴於江水他他藉藉萬計千羣鄂坂之
隘斯開夷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義軍大衆俱集帝京逆豎
克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裏山河金湯嶮固疏龍首以抗殿掄華岳
以爲城雜虜憑焉疆兵自若公回茲地軸抗此天羅曾不崇朝俾
無遺噍軍容甚穆國政方修物重覩於衣冠民還瞻於禮樂楚人
滿道爭覩於葉公漢老銜悲俱歡於司隸此又公之功也內難初
靜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且渠當戶中貴名王冀馬
迺於淮南胡笳動於徐北公舟師步甲亘野橫江殲厥羣羝遂殫
封豨莫不絀木而止戎車靡遺遇濘而旋歸驂盡殪此又公之功
也公克黜禍難劬勞皇室而孫賓之黨翻啟狄心伊洛之間咸爲

虜戍雖金陵佳氣石壘天嚴朝闈戎塵夜喧胡鼓公三籌既盡入陣斯張裁舉靈鉦亦抽金僕咸俘醜類悉反高墉異李廣之皆誅同龐元之盡赦此又公之功也任約叛換梟聲不悛戎羯貪婪狼心無改穹廬氈幕抵北闕而為營烏孫天馬指東都而成陣公左甄右落箕張翼舒掃是攬捨驅其獫狁長狄之種埋於國門椎髻之酋烹於軍市投秦坑而盡沸噎漁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一相居中自折彛鼎五湖小守妄懷同惡公夙駕兼道乘羽枝戈玉斧將揮金鉦且戒祆酋震懾遽請灰釘熱櫬以表其舍弘焚書以安其反側此又公之功也賊龕克橫陵虐具區除兵安忍憑災怙亂自古蟲言鳥跡渾沌洪荒凡或虔劉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穎世寓東南育聖誕賢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憤切卓爾英狀丞規奉笑戮此大愆如烹小鮮此又公之功也亂離永久

羣盜孔多浙左克渠運兵構逆豈止千兵五校白雀黃龍而已哉公以中軍無率選是親賢奸寇途窮濯然冰泮刑澹一作唐之所文命動其大威雷門之間句踐行其嚴戮英規聖跡異代同風此又公之功也同姓有扈頑克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觀兵匯澤勢震京師驅率南蠻已為東帝公論兵於廟堂之上決勝於罇俎之間寇賈樊滕浮江下瀨一朝揄撲無待旬師萬里澄清非勞新息此又公之功也豫章祆寇依憑山澤繕甲完聚名歷歲時結從連橫爰洎交廣呂嘉既獲吳淠已擒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拔偽黨斯擒曜聖武於匡山回神旌於蠡派此又公之功也自八紘九野瓜剖豆分竊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已暢文德又宣折簡馳書風猷斯遠至於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洎丈夫之鄉南踰女子之國莫不屈膝膜拜求吏款關此又公之功也京師禍亂亟積寒

曠雙闕低昂九門寥豁寧秦宮之可顧豈魯殿之猶存五都簪弁
百僚卿士胡服纓纓咸爲戎俗高冠厚履希復華風宋微子麥稷
之歌周大夫黍離之歎方之於斯未足爲悲矣公求衣昧日具食
高春興構宮闈具瞻遐邇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還聞太
始之風流重覩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勲重
之以明德疑神體道合德符天用百姓以爲心隨萬機而成務恥
一物非唐虞之民歸舍靈於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爲以爲夏長
春生顯仁藏用忠信爲寶風雨弗憊仁惠爲基牛羊勿踐功成治
定樂奏咸雲安上治民禮兼文質物色丘園衣裾里巷朝多君子
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商富猗頓之旅是以天無蘊寶地
有呈祥涵露卿雲朝團曉映山車澤馬服馭登閑旣景煥於圖書
方歲黜於史牒高勲踰於象緯積德冠於嵩華固無德而稱者矣

朕又聞之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蕃長總征羣伯二南崇絕四
履遐曠泱泱表海祚土維齊巖巖泰山俾侯於魯抑又勤王反叛
夾輔遷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陽之禮咸備況復經營宇宙寧唯斷
鼇足之功弘濟蒼生非直罄龍門之嶮而疇庸報德寂爾無聞朕
所以垂拱當宇載懷慙悻者也今授公相國以南豫州之陳留南
丹陽宣城揚州之吳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鄱
陽臨川十郡封公爲陳公錫茲青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家
社昔且與分陝俱爲保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兼其內外禮實攸
宜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通授相國印綬陳公璽紱使持節兼司
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
相國秩踰三鉉任總百司位絕朝班禮由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
除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傅

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爲楨幹律等銜策四維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以公賤寶崇穀疏爵待農室富京坻民知榮辱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理陰陽燮諧風雅三靈允降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導王猷弘闡風教光景所照鞮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戶以居以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用錫公納陛以登以公巖然廊廟爲世鎔範折衝四表臨御八荒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以公執茲明罰期在刑措象恭無赦千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英猷遠量跨厲嵩溟包一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露秋霜允恭衆盛是用錫公柎鬯一鹵圭瓚副焉陳國置丞相已下一遵

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允興洪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十月戊辰進高祖爵爲王以揚州之會稽臨海永嘉建安南徐州之晉陵信義江州之潯陽豫章安成廬陵并前爲二十郡益封陳國其相國揚州牧鎮衛大將軍並如故又命陳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簾宮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陳臺百官一依舊典辛未梁帝禪位於陳詔曰五運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區宇大庇黔首闡揚鴻烈革晦以明積代同軌百王踵武咸由此則梁德湮微禍亂荐發太清云始見困長蛇承聖之季又懼封豕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三光亟沈七廟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墜我武元之祚有如綴旒靜惟屯剝夕惕載懷相國陳王有命自天降神惟嶽天地合德晷曜

齊明拯社稷之橫流提億兆之塗炭東誅逆叛北殲獯醜威加四海仁漸萬國復張崩樂重興絕禮儒館聿修戎亭虛候大功在舜盛績惟禹巍巍蕩蕩無得而稱來獻白環豈直皇虞之世入貢素雉非止隆周之日固以效珍川陸表瑞煙雲甘露醴泉旦夕凝涌嘉禾朱艸孳植郊甸道昭於悠代勲格於皇穹明明上天光華日月革故著於玄象代德彰於圖讖獄訟有歸謳謌爰適天之歷數寔有攸在朕雖庸藐聞於古昔永稽崇替爲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遺典人祇之至願乎今便遜位別宮敬禪於陳一依唐虞宋齊故事策曰咨爾陳王惟昔上古厥初生民驪連栗陸之前容成大庭之代並結繩寫鳥杳冥恍忽故靡得而詳焉自羲農軒昊之君陶唐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無爲而子萬姓居之如馭朽索去之如脫敝屣裁遇許由便能捨帝暫逢善卷卽以讓王故知玄

扈璇璣非關尊貴金根玉輅示表君臨及南觀河渚東沈刻璧精華旣竭耄勤已倦則抗首而笑唯賢是與謗然作歌簡能斯授遺風餘烈昭晰圖書漢魏因循是爲攸實未齊授受又弘斯義我高祖應期撫運握樞御宇三后重光祖宗齊聖及時屬陽九封豕荐食西都失馭夷狄交侵乃臬天成輕弄龜鼎慄慄黔首若崩厥角微微一作微皇極將甚綴旒惟王乃聖乃神欽明文思二儀並運四時合序天錫智勇人挺雄傑珠庭日角龍行虎步爰初投袂日廼勤王電掃番禺雲撤彭蠡揃其元惡定我京畿及王賀帝弘贊茲冠屨旣行伊霍用保冲人震澤稽陰並懷叛逆獯羯醜虜三亂皇都裁命偏師二邦自殄薄伐獫狁六戎盡殪嶺南叛換湘郢結連賊帥旣擒克渠傳首用能百揆時序四門允穆無思不服無遠不届上達穹昊下漏淵泉蛟魚並見謳歌攸屬况乎長筴橫天已徵布新

之兆。璧日斯旣寔表更姓之符。是以始創義師。紫雲曜彩。肇惟尊主。黃龍負舟。楛矢素翬。梯山以至。白環玉玦。慕德而臻。若夫安國字萌。本因萬物之志。時乘御辯。良會樂推之心。七百無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旣季。而傳祚於我有梁。天之歷數。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廣詢羣議。王公卿尹。莫不攸屬。敬從人祇之願。授帝位於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王其允執厥中。軌儀前式。以副溥天之望。禮祀上帝。時膺大禮。永固洪業。豈不盛歟。又璽書曰。君子者。自昭明德。達人者。先天弗違。故能進退咸亨。動靜元吉。朕雖蒙寡。庶乎景行。何則。三才剖判。九有區分。情性相乖。亂離云起。是以建彼司牧。推乎聖賢。授受者任其時來。皇王者本非一族。人謀是與。屈已從萬物之心。天意斯歸。鞠躬奉百靈之命。謳謌所往。則攘袂以膺之。菁華已竭。乃褰裳而去之。昔在唐虞。鑒於天道。舉其黎獻。授彼

明哲。雖復質文殊軌。沿革不同。歷代因循。斯風靡替。我大梁所以考庸太室。接禮貳宮。月正元日。受終文祖。但運不常。夷道無恒。泰山岳傾。偃河海沸騰。電目雷聲之禽。鉤爪鋸牙之獸。咀齧含生。不知紀極。二后英聖。相仍在天。六夷貪狡。爭侵中國。縣王都。帝人懷千紀。一民尺土。皆非梁地。朕以不造。幼罹閔凶。仰憑衡佐。亟移年序。周成漢惠。邈矣無階。惟是童蒙。必貽顛蹙。若使時無聖哲。世靡艱難。猶當高蹈於滄洲。自求於泰伯者矣。惟王應期。誕秀開籙。握圖性道。故其難聞。嘉庸已其被物。乾行同其燾覆。日御比其貞明。登承聖於復禹之功。樹鞠子於興周之業。滅陸渾於伊洛。殲驪戎於鎬京。大小二震之驍徒。東南兩越之勅寇。遽行天討。無遺神策。於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仁霑葭葦。信及豚魚。殷牖斯空。夏臺虛設。

民惟大畜野有同人升平頌平無偏無黨固以雲飛紫蓋水躍黃龍東伐西征晻映川陸榮光曖曖已冒郊廛甘露瀼瀼亟流庭苑車轍馬跡誰不率從蟠水流沙誰不懷德祥圖遠至非唯赤伏之符靈命昭然何止黃星之氣海口河目賢聖之表旣彰握旄執鉞君人之狀斯偉且自攝提無紀孟陬殄滅枉矢宵飛天弧曉映久矣夷羊之在牧時哉蛟龍之出泉革運之兆咸徵惟新之符並集朕所以欽若勛華屢回星琯昔者木運斯盡予高祖受焉今歷去炎精神歸樞紐敬以火德傳于爾陳遠鑒前王近謀羣辟明靈有悅率土同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尚書左僕射平樂亭侯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時陟元后寧育兆民光闡洪猷以承昊天之休命是日梁帝遜于別宮高祖謙讓再三羣臣固請乃許廿七日陳書卷一終

劉知幾史通曰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為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即顧傅所修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姪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心入關隨文帝常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皇家正觀初其子思廉為著作即奉詔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藁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述為陳書

卷今並行世焉

紀第立一

藝川生國
氏閩回南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高祖下

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曰皇帝
臣霸先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梁氏以圯剝荐臻歷運有極
欽若天應以命于霸先夫肇有烝民乃樹司牧選賢與能未常廢
姓放勛重華之世咸無意於受終當塗典午之君雖有心於揖讓
皆以英才處萬乘高勳御四海故能大庇黔首光宅區祿有梁末
運仍難避屯獮醜憑陵久移神器承聖在外非能祀夏夫未悔禍
復罹寇逆嫡嗣廢黜宗枝僭詐天地蕩覆紀綱泯絕霸先爰初授
袂大拯橫流重舉義兵實戡多難廢王立帝寔有厥功安國定社
用盡其力是謂小康方期大道既而煙雲表色日月呈瑞緯聚東

井龍見醜邦除舊布新既彰玄象遷虞事夏且協謳譟九域八荒
同布衷欵百神羣祀皆有誠願梁帝高謝萬邦授以大寶霸先自
惟菲薄讓德不嗣至于再三辭弗獲許僉以百姓須主萬機難曠
皇靈眷命非可謙拒畏天之威用膺嘉祚永言夙志能無慙德敬
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答民心永保于我有陳惟明靈是
饗先是氛霧晝夜晦冥至于是日景氣清晏識者知有天道焉禮
畢輿駕還宮臨太極前殿詔曰五德更運帝王所以御天三正相
因夏殷所以宰世雖色分辭翰時異文質揖讓征伐之用參差而
育德振民義歸一揆朕以寡昧時屬艱危國步屢屯天維三絕肆
勤先后拯厥橫流藉將帥之功兼猛士之力一匡天下再造黔黎
梁氏以天祿永終曆數攸在遵與能之典集大命于朕躬鶴惟菲
德辭不獲亮式從天睠俯協民心受終文祖升禋上帝繼迹百王

水

君臨萬宇若涉川水罔知攸濟寶業初建皇祚惟新思俾惠澤覃
被億兆可大赦天下改梁太平二年爲永定元年賜民爵二級文
武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皆勿復收其
有犯鄉里清議賊汙淫盜者皆洗除先法與之更始長徒敕繫特
皆原之亾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又詔曰禮陳杞宋詩詠二
客弗臣之重歷代斯敦梁氏欽若人祇憲章在昔濟河沈璧高謝
萬邦茅賦所加宜遵舊典其以江陰郡奉梁主爲江陰王行梁正
朔車旗服色一依前準官館資待務盡優隆又詔梁皇太后爲江
陰國太妃皇后爲江陰國妃又詔百司依位攝職景子輿駕幸鍾
山祀蔣帝廟戊寅輿駕幸華林園親覽詞訟臨赦囚徒己卯分遣
大使宣勞四方下璽書勅州郡曰夫四王革代商周所以應天五
勝相推軒羲所以當運梁德不造喪亂積年東夏崩騰西都蕩覆

蕭勃于紀非唯趙倫侯景滔天踰於劉載貞陽反篡賊約連兵江左累屬於鮮卑金陵久非於梁國自有氤氳混沌之世龍圖鳳紀之前東漢興平之初西朝永嘉之亂天下分崩未有若於梁朝者也朕以虛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首清諸越徐門浪泊靡不征行浮海乘山所在戡定冒愬風塵騁馳師旅六延梁祀十翦疆寇豈曰人謀皆由天啟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虞推其鼎玉朕東西退讓拜手陳辭避舜子於箕山之陽求支伯於滄洲之野而公卿敦逼率土翹惶天命難稽遂享嘉祚今月乙亥升禮太壇言念遷桐但有慙德自梁氏將末頻月亢陽火運斯終秋霖奄降翌日成禮圓丘宿設埃雲晚霽星象夜張朝景重輪泫三危之膏露晨光合璧帶五色之卿雲顧惟寡薄彌慙休祉昧且不顯方思至治卿等擁旄方岳相任股肱剖符名字方寄恤隱王曆惟新

念有欣慶想深求民瘼務在廉平愛惠以撫孤貧威刑以禦疆猾若有萑蒲之盜或犯戎商山谷之酋擅疆幽險皆從肆赦咸使知聞如或迷途俾在無貸今遣使人具宣往旨念思善政副此虛懷庚辰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會高祖親出闕前禮拜初齊故僧統法獻於烏纏國得之常在定林上寺梁天監末為攝山慶雲寺沙門慧興保藏慧興將終以屬弟慧志承聖末慧志密送于高祖至是乃出辛巳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追諡前夫人錢氏號為昭皇后世子克為孝懷太子立夫人章氏為皇后癸未尊景帝陵曰瑞陵昭皇后陵曰嘉陵依梁初園陵故事立刪定郎治定律令戊子遷景皇帝神主祔于太廟辛卯以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王沖為左光祿大夫癸巳追贈皇兄梁故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兗州刺史長城

縣公道驃騎大將軍太尉封始興郡王弟梁故侍中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武康縣侯休先車騎大將軍司徒封南康郡王是月西討都督周文育侯安都於郢州敗績囚于王琳十一月景申詔曰東都齊國義乃親賢西漢城陽事兼功烈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宣毅將軍會稽太守長城縣侯倩學尚清優神寓凝正文參禮樂武定妖氛心力謀猷爲家治國擁旄作守朞月有成辟彼關河功踰蕭寇萑蒲之盜自反耕農篁竹之豪用稟聲朔朕以虛寡屬當興運提彼三尺賓于四門王業艱難賴乎此子宜隆上爵稱是元功可封臨川郡王邑二千戶兄子梁中書侍郎頊襲封始興王弟子梁中書侍郎曇朗襲封南康王禮秩一同正王己亥甘露降于鍾山松林彌滿巘谷庚子開善寺沙門採之以獻勅頒賜羣臣景辰以鎮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徐度爲鎮右將軍領軍將軍庚申京師大火十二月庚辰皇后謁太廟

二年春正月乙未詔曰夫設官分職因事重輕羽儀車馬隨時隆替晉之五校鳴笳啟途漢之九卿傳呼並迺虞官夏禮豈曰同科殷朴周文固無恒格朕膺茲寶歷代是天工留念官方庶允時衷梁天監中左右驍騎領朱衣直閣並給儀從北徐州刺史唱義之初首爲此職亂離歲久朝典不存後生年少希聞舊則今去左右驍騎宜通文武文官則用腹心武官則用功臣所給儀從同太子二衛率此外衆官尚書詳爲條制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瑱進位司空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除左光祿大夫王冲爲太子少傅左衛將軍徐世譜爲護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吳明徹進號安南將軍衡州刺史歐陽頎進號鎮南將軍辛丑輿駕親禱南郊詔曰朕受命君臨初移星瑄孟陬嘉月備禮泰壇景侯昭華人祗

允慶思令億兆咸與惟新且往代祆氛于今猶梗軍機未息徵賦咸繁事不獲已久知下弊言念黔黎無忘寢食夫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在今昧爽以前皆赦除之西寇自王琳以下並許返迷一無所問近所募義軍本擬西寇並宜解遣留家附業輓訂軍資未送者並停元年軍糧逋餘者原其半州郡縣軍戍並不得輒遣使民間務存優養若有侵擾嚴爲法制乙巳輿駕親禱北郊甲辰振遠將軍梁州刺史張立表稱云乙亥歲八月丹徒蘭陵二縣界遺山側一日因濤水涌生沙漲周旋千餘頃並膏腴堪墾植戊午輿駕親禱明堂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于齊辛卯詔車騎將軍司空侯瑱總督水步衆軍以遏齊寇三月甲午詔曰罰不及嗣自古通典罪疑惟輕布在方策沈泰反覆無行遐邇所知昔有微功仍荷朝寄剖符名郡推轂累藩漢口班師還居方岳良田有逾

於四百食客不止於三千富貴顯榮政當如此鬼害其盈天奪之魄無故猖狂自投獯醜雖復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光武有蔽於龐萌魏武不知於于禁但令朝廷無我負人其部曲妻兒各令復業所在及軍人若有恐脅侵掠者皆以劫論若有男女口爲人所藏並許詣臺申訴若樂隨臨川王及節將立効者悉皆聽許乙卯高祖幸後堂聽訟還於橋上觀山水賦詩示羣臣是月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于郢州夏四月甲子輿駕親禱太廟乙丑江陰王薨詔遣太宰弔祭司空監護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備辦以梁武林侯蕭諮息季卿嗣爲江陰王景寅輿駕幸石頭餞司空侯瑱戊辰重雲殿東鴟尾有紫煙屬天五月乙未京師地震癸丑齊廣陵南城主張顯和長史張僧那各率其所部入陞辛酉輿駕幸大莊嚴寺捨身壬戌羣臣表請還宮六月己巳詔司空侯瑱領軍將軍徐度率

舟師爲前軍以討王琳秋七月戊戌輿駕幸石頭親送瑛等已亥
江州刺史周迪擒王琳將李孝欽樊猛余孝頃于工塘甲辰遣吏
部尚書謝哲諭王琳甲寅嘉禾一穗六岐生五城初侯景之平也
火焚太極殿承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圍
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詔中書令沈衆兼
起部尚書少府卿蔡儔兼將作大匠起太極殿八月丙寅以廣梁
郡爲陳留郡辛未詔臨川王禧西討以舟師五萬發自京師輿駕
幸治城寺親送焉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周文育前鎮北
將軍南徐州刺史新除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等於王琳所逃歸
自劾廷尉卽日引見並宥之戊寅詔復文育等本官壬午追封皇
子立爲豫章王諡曰獻權爲長沙王諡曰思長女爲永世公主諡
曰懿謝哲反命王琳請還鎮湘川詔追衆軍緩其伐癸未西討衆
軍至自大雷丁亥以信威將軍江州刺史周迪爲開府儀同三司
進號平南將軍改南徐州所領南蘭陵郡復爲東海郡冬十月庚
午遣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余在
勳乙亥輿駕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丁酉以仁威將軍高州刺
史黃法氈爲開府儀同三司進號鎮南將軍甲寅太極殿成匠各
給復十二月庚申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禧率百僚朝前殿拜上
牛酒甲子輿駕幸大莊嚴寺設無尋大會捨乘輿法物羣臣備
駕奉迎卽日輿駕還宮景寅高祖於太極殿東堂宴羣臣設金石
之樂以路寢告成也壬申割吳郡鹽官海鹽前京三縣置海寧郡
屬楊州以安成所部廣興六洞置安樂郡景戌以寧遠將軍北江
州刺史熊曇朗爲開府儀同三司進號平西將軍丁亥詔曰梁時
舊仕亂離播越始還朝廷多未銓序又起兵已來軍勳甚衆選曹

卽條文武簿及卽將應九流者量其所擬於是隨材擢用者五十餘人

三年春正月己丑青龍見于東左丁酉以鎮南將軍廣州刺史歐陽顥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是夜大雪及旦太極殿前有龍跡見甲午廣州刺史歐陽顥表稱白龍見于州江南岸長數十丈大可八九圍歷州城西道入天井崗仙人見于羅浮山寺小石樓長三丈所通身潔白衣服楚麗辛丑詔曰南康始興王諸妹已有封爵依禮止是藩主此二王者有殊恒情宜隆禮數諸王儀秩及尚王可並同皇女戊申詔臨川王禧省揚徐二州辭訟二月辛酉以平西將軍桂州刺史淳于量爲開府儀同三司進號鎮西大將軍壬午司空侯瑱督衆軍自江入合州焚齊舟艦三月景申侯瑱至自合肥衆軍獻捷夏閏四月庚寅詔曰開廩賑絕育民之大惠巡方

恤患前王之令典朕當斯季俗膺此樂推君德未孚民瘼猶甚重茲多壘彌疚納隍良由四聰弗達千里勿應博施之仁何其或爽殘弊之軌致此未康吳州縉州去歲蝗旱郢田雖疏鄭渠終涸室靡盈積之望家有填壑之嗟百姓不足兆民何賴近已遣中書舍人江德藻銜命東陽與令長二千石問民疾苦仍以入臺倉見米分恤雖德非旣飽庶微慰阻饑甲午詔依前代置西省學士兼以伎術者預焉丁酉遣鎮北將軍徐度率衆城南皖口是時久不雨景午輿駕幸鍾山祀蔣帝廟是日降雨迄于月晦五月景辰朔日有食之有司奏舊儀御前殿服朱紗袍通天冠詔曰此乃前代承用意有未同合朔仰助太陽宜備袞冕之服自今以去永可爲准景寅扶南國遣使獻方物乙酉北江州刺史熊曇朗殺都督周文育于軍舉兵反王琳遣其將常衆愛曹慶率兵援余孝勸六月戊

子儀同侯安都敗衆愛等於左里獲琳從弟襲主師羊陳等三十餘人衆愛遁走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京師甲午衆師凱歸詔曰曇朗噬逆罪不容誅分命衆軍仍事掩討方加梟磔以明刑憲徵臨川王禕往皖口置城柵以錢道戢守焉丁酉高祖不豫遣兼太宰尚書左僕射王通以疾告太廟兼太宰中書令謝哲告大社南北郊辛丑高祖疾小瘳故司空周文育之柩至自建昌壬寅高祖素服哭于東堂哀甚癸卯高祖臨訣獄訟是夜熒惑在天尊高祖疾甚景午崩于璿璣殿時年五十七遺詔追臨川王禕入纂甲寅大行皇帝遷殯于太極殿西階秋八月甲午羣臣上諡曰武皇帝廟號高祖景申葬萬安陵高祖智以綏物武以寧亂英謀獨運人皆莫及故能征伐四克靜難夷凶至升大麓之日居阿衡之任恒勞寬政愛育爲本有須發調軍儲皆出於事不可息加以儉素自率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蚌盤肴核庶羞裁令充足而已不爲虛費初平侯景及立紹泰子女玉帛皆班將士其克闡房者衣不重綵飾無金翠哥鍾女樂不列於前及乎踐祚彌厲恭儉故隆功茂德光有天下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高祖英略大度應變無方蓋漢高魏武之亞矣及西都盪覆誠貫天人王僧辯闕伊尹之木空結桐宮之憤貞陽假秦兵之送不思穆羸之泣高祖乃蹈玄機而撫末運乘勢隙而拯橫流王迹所基始自於此何止戡黎升階之捷而已焉故於慎徽時序之世變聲改物之辰兆庶歸以謳誦炎靈去如釋負方之前代何其美乎

丙申八月廿七日庚寅帝崩於璿璣殿
時至宣七月十日

陳書卷二 本紀第二終

此古本め

紀第三

陳書三

世祖

散騎常侍姚 思廉撰

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長子也少沈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舉動方雅造次必遵禮法高祖甚愛之常稱此兒吾宗之英秀也梁太清初夢兩日鬪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地色正黃其大如斗世祖因三分取一而懷之侯景之亂鄉人多依山湖寇抄世祖獨保家無所犯時亂日甚乃避地臨安及高祖舉義兵侯景遣使收世祖及衡陽獻王世祖乃密袖小刀冀因入見而害景至便屬吏故其事不行高祖大軍圍石頭景欲加害者數矣會景敗世祖乃得出赴高祖營起家為吳興太守時宣城劫師紀機郝仲等各聚眾千餘人侵暴郡境世祖討平之承聖二年授信

武將軍監南徐州三年高祖北征廣陵使世祖為前軍每戰克捷高祖之將討王僧辯也先召世祖與謀時僧辯女婿杜龕據吳興兵衆甚盛高祖密令世祖還長城立柵以備龕世祖收兵纔數百人戰備又少龕遣其將杜泰領精兵五千乘虛奄至將士相視失色而世祖言笑自若部分益明於是衆心乃定泰知柵內人少日夜苦攻世祖激厲將士身當矢石相持數旬泰乃退走及高祖遣周文育率兵討龕世祖與并軍往吳興時龕兵尚衆斷據衝要水步連陣相結世祖命將軍劉澄蔣元舉率衆攻龕龕軍大敗窘急因請降東揚州刺史張彪起兵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懷振遣使求救世祖與周文育輕兵往會稽以掩彪後彪將沈泰開門納世祖世祖盡收其部曲家累彪至又破走若邪村民斬彪傳其首以功授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宜毅將軍會稽太守山越深險

皆不賓附世祖分命討擊悉平之威惠大振高祖受禪立為臨川郡王邑二千戶拜侍中安東將軍及周文育侯安都敗於沌口高祖詔世祖入衛軍儲戎備皆以委焉尋命率兵城南監永定三年六月景午高祖崩遺詔徵世祖入纂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書省皇后令曰昊天不弔上玄降禍大行皇帝奄捐萬國率土哀號普天如喪窮酷煩冤無所迫及諸孤藐爾反國無期須立長主以寧寓縣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禧體自景皇屬惟猶子建殊功於牧野敷盛業於戡黎納麓時叙之辰負宸乘機之日並佐時雍是同艸創祧祏所繫遐邇宅心宜奉大宗嗣膺寶錄使七廟有奉兆民寧晏未亡人假延餘息嬰此百罹尋繹纏綿興言感絕世祖固讓至于再三羣公卿士固請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詔曰上天降禍奄集邦家大行皇帝背離萬國率土崩心若喪考妣龍圖寶

曆眇屬朕躬、運鍾擾攘、事切機務、南面須主、西讓禮輕、今便式膺
景命、光宅四海、可大赦天下、罪無輕重、悉皆蕩滌、逋租宿債、吏民
僇負、可勿復收、文武內外、量加爵叙、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
級、庶祇畏在心、公卿畢力、勝殘去殺、無待百年、興言號哽、深增慟
絕、又詔州郡悉停奔赴、秋七月、景辰、尊皇后爲皇太后、己未、以鎮
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頎進號征南將軍、平南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周迪進號鎮南將軍、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高州刺史黃法氈進號安南將軍、庚申、以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桂州刺史淳于量進號征南大將軍、辛酉、以待中車騎將軍
司空侯瑱爲太尉、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侯安都
爲司空、侍中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沖爲特進、左光祿大夫
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徐度爲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壬戌、以侍中護軍將軍徐世譜爲特進、安右將軍、侍中忠武將軍
杜稜爲領軍將軍、乙丑、重雲殿災、八月、癸巳、以平北將軍南徐州
刺史留異爲安南將軍、縉州刺史、平南將軍北江州刺史魯悉達
進號安左將軍、庚戌、封皇子伯茂爲始興王、奉昭烈王後、徙封始
興嗣王、頃爲安成王、九月、辛酉、立皇子伯宗爲皇太子、王公以下
賜帛各有差、乙亥、立妃沈氏爲皇后、冬、十一月、乙卯、王琳寇、大雷
詔遣大尉侯瑱、司空侯安都、儀同徐度率衆以禦之、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詔曰、朕以寡昧、嗣纂洪業、哀悼在疚、治道
弗昭、仰惟前德、幽顯遐暢、恭已不言、庶幾無改、雖宏圖懋、執日月
方弘、而清廟廓然、聖靈浸遠、感尋永往、瞻言罔極、今四象運周、三
元告獻、華夷胥洎、玉帛駿奔、思覃遺澤、播之億兆、其大赦天下、改
永定四年爲天嘉元年、鰥寡孤獨不能自存立者、賜穀人五斛、孝

儻力田殊行異等加爵一級甲寅分遣使者宣勞四方辛酉輿駕親祀南郊詔曰朕式饗上玄虔奉牲玉高禋禮畢誠敬兼弘且陰霾浹辰霽霽在日雲物韶朗風景清和慶動人祇怵流庶俗思俾黎元同此多祐可賜民爵一級辛未輿駕親祀北郊自有寇二月辛卯老人星見乙未高州刺史紀機自軍叛還宣城據郡以應王琳涇令賀當遷討平之景申太尉侯瑱敗王琳于梁山敗齊兵于博望生擒齊將劉伯球盡收其資儲船艦俘馘以萬計王琳及其主蕭莊奔于齊戊戌詔曰夫五運遞來三靈眷命星王因之改創顧周所以樂推朕統曆承基丕隆鼎運期理攸屬敷祚斯在豈僥倖所至寧卜祝可求故知神器之重必在符命是以逐鹿貽譏斷蛇定業亂臣賊子異世同尤王琳識暗挈瓶智慙衛足干紀亂常自貽顛沛而縉紳君子多被縶維雖涇渭合流蘭鮑同肆求之厥

理或有脇從今九戩既設八紘斯掩天網恢恢吞舟是漏至如伏波遊說永作漢蕃延壽脫歸終爲魏守器改秦虞材通晉楚行藏用捨亦豈有恒宜加寬仁以彰雷作其衣冠士族預在凶黨悉皆原宥將帥戰兵亦同肆眚並隨才銓引庶收力用又詔師旅以來將士死王事者並加贈諡己亥詔曰日者凶渠肆虐衆軍進討舟艦輸積權倩民丁師出經時役勞日久今氛祲廓清宜有甄被可蠲復丁身夫妻三年於役不幸者復其妻子庚子分遣使者齎璽書宣勞四方乙巳遣太尉侯瑱鎮湓城庚戌以高祖第六子昌爲驃騎將軍湘州牧立爲衡陽王三月景辰詔曰自喪亂以來十有餘載編戶凋亡萬不遺一中原氓庶蓋云無幾頃者寇難仍接筭劔繁多且興師以來千金日費府藏虛竭杼軸歲空近所置軍資本充戎備今元惡克殄八表已康兵戈靜戢息肩方在思俾餘黎

陶此寬賦今歲軍糧通減三分之一尚書申下四方稱朕哀矜之意守宰明加勸課務急農桑庶鼓腹含哺復在茲且蕭莊所署郢州刺史孫瑒舉州內附丁巳江州刺史周迪平南中斬賊率熊曇朗傳首京師先是齊軍守魯山城戊午齊軍棄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甲子分荊州之天門義陽南平郢州之武陵四郡置武州其刺史督沅州領武陵太守治武陵郡其都尉所部六縣為沅州別置通寧郡以刺史領太守治都尉城省舊都尉以安南將軍南兗州刺史新除右衛將軍吳明徹為安西將軍武州刺史偽郢州刺史孫瑒為安南將軍湘州刺史景子衡陽王昌薨丁丑詔曰蕭莊偽署文武官屬還朝者量加錄序夏四月丁亥立皇子伯信為衡陽王奉獻王後乙未以安南將軍荀朗為安北將軍合州刺史五月乙卯改桂陽之汝成縣為廬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

遠二郡置東衡州六月辛巳改謚皇祖妣景安皇后曰景文皇后壬辰詔曰梁孝元遭離多靈櫬播越朕昔經北面有異常倫遣使迎接以次近路江寧既有舊塋宜即安卜車旗禮章悉用梁典依魏葬漢獻帝故事甲午追策故始興昭烈王妃曰孝妃丁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為侍中中軍將軍辛丑國哀周忌上臨于太極前殿百僚陪哭赦京師殊死已下是月葬梁元帝於江寧秋七月甲寅詔曰朕以眇身屬當大寶負荷至重憂責實深而庶績未康胥怨猶結忤咨賢良發於夢想每有一言入聽片善可求何嘗不褒獎抽揚緘書紳帶而傳巖虛往窮在谷尚淹蒲幣空陳旌弓不至豈當有乖則哲使艸澤遺才將時運澆流今不逮古側食長懷寢興增歎新安太守陸山才有啟薦梁前征西從事中郎蕭策梁前尚書中兵郎王暹並世胄清華羽儀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

可稱並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王公已下。其各進舉賢良。申薦淪
屈。庶衆才必萃。大厦可成。使棧樸載歌。由庚在詠。乙卯。詔曰。自頃
喪亂。編戶播遷。言念餘黎。良可哀傷。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
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景辰。立皇
子伯山爲鄱陽王。八月庚辰。老人星見。壬午。詔曰。菽粟之貴重於
珠玉。自頃寇戎游手者衆。民失分地之業。士有佩犢之譏。朕哀矜
黔庶。念康弊俗。思俾阻饑。方存富教。麥之爲用。要切斯甚。今九秋
在節。萬實可收。其班宣遠近。並令播種。守宰親臨。觀課務使及時。
其有尤貧。量給種子。癸未。世祖臨景陽殿聽訟。戊子。詔曰。汙罇土
鼓。誠則難追。畫卯彫薪。或可易革。梁氏末運。奢麗已甚。芻豢厭於
胥史。歌鍾列於管庫。牛木被朱丹之采。車馬飾金玉之珍。逐欲澆
流。遷訛遂遠。朕自諸生。頗爲內足。而家敦朴素。室靡浮華。觀覽時

俗常所扼腕。今妄假時乘。臨馭區極。屬當淪季。思聞治道。非食卑
宮。自安儉陋。俾茲薄俗。獲反淳風。維雕鏤淫飾。非兵器及國容所
須。金銀珠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甲子。周將賀若敦率馬步一萬
奄至武陵。武州刺史吳明徹不能拒。引軍還巴陵。丁酉。上幸正陽
堂。閱武。九月癸丑。彗星見。乙卯。周將獨孤盛領水軍將趣巴湘。與
賀若敦水陸俱進。太尉侯瑱自尋陽往禦之。辛酉。遣儀同徐度率
衆會瑱于巴丘。景子。太白晝見。丁丑。詔侯瑱衆軍進討巴湘。十月
癸巳。侯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盡獲其船艦。盛收兵登岸。築城
以保之。丁酉。詔司空侯安都率衆會侯瑱南討。十二月乙未。詔曰。
古者春夏二氣不決。重罪。蓋以陽和布澤。天秩是弘。寬網省刑。義
符含育。前王所以則天象地。立法垂訓者也。朕屬當澆季。思求民
瘼。哀矜惻隱。念甚納隍。常欲式遵舊軌。用長風化。自今孟春訖于

夏首罪人大辟事已款者宜且申停巳亥周巴陵城主尉遲惠降遣巴州刺史侯安鼎守之庚子獨孤盛將餘衆自楊葉洲潛遁二年春正月庚戌大赦天下以雲麾將軍晉陵太守杜稜爲侍中領軍將軍辛亥以始興王伯茂爲宣惠將軍揚州刺史乙卯合州刺史裴景徽奔于齊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二月景戌以太尉侯瑱爲車騎將軍湘州刺史庚寅曲赦湘州諸郡三月乙卯太尉車騎將軍湘州刺史侯瑱薨丁丑以鎮東將軍會稽太守徐度爲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夏四月分荊州之南平宜都羅河東四郡置南荊州鎮河東郡以安西將軍武州刺史吳明徹爲南荊州刺史庚寅以安左將軍魯悉達爲安南將軍吳州刺史辛卯老人星見秋七月景午周將賀若敦自拔遁嶺人畜死者十七八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九月甲寅詔曰姬業方闡望

載渭濱漢曆旣融道通圯上若乃摘精辰宿降靈惟岳風雲有感夢寐是求斯固舟楫鹽梅迺相表裏長世建國罔或不然至於銘德太常從祀清廟以貽厥後來垂諸不朽者也前皇經濟區宇裁成品物靈貺式甄光膺寶命雖暮明濬發幽顯協從亦文武賢能翼宣王業故大司馬驃騎大將軍瑱故司空文育故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僧明故中護軍穎故領軍將軍擬或締構艱難經綸夷險或摧鋒冒刃殉義遺生或宣哲協規綢繆帷幄或披荆汗馬終始勤劬莫不罄誠悉力屯泰以之朕以寡昧嗣膺丕緒永言勳烈思弘典訓便可式遵故實載揚盛軌可並配食高祖廟庭俾茲大猷永傳宗祏景辰以侍中中權將軍特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冲爲丹陽尹丹陽尹沈君理爲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冬十月乙巳霍州西山蠻率部落內屬十一月乙卯高驪國遣使

獻方物甲子以武昌國川為竟陵郡以安流民十二月辛巳以安東將軍吳郡太守孫瑒為中護軍甲申立始興國廟於京師用王者之禮天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權酷之科詔並施行先是縉州刺史留異應于王琳等反景戌詔司空侯安都率眾討之

三年春正月庚戌設帷宮於南郊幣告胡公以配天辛亥輿駕親祀南郊詔曰朕負荷寶圖亟回星璫兢兢業業庶幾治定而德化不孕俗弊滋甚永言念之無忘日夜陽和布氣昭事上玄躬奉牲玉誠兼饗敬思與黎元被斯寬惠可普賜民爵一級其孝悌力田別加一等辛酉輿駕親祀北郊閏二月己酉以百濟王餘明為撫東大將軍高句驪王高湯為寧東將軍江州刺史周迪舉兵應留異襲湓城攻豫章郡並不克辛亥以南荊州刺史吳明徹為安右

將軍甲子改鑄五銖錢三月景子安成王讚至自周詔授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置佐史丁丑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為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督眾軍南討甲申大赦天下庚寅司空侯安都破留異於桃支嶺異脫身奔晉安東陽郡平夏四月癸卯曲赦東陽郡乙巳齊遣使來聘六月景辰以侍中中衛將軍安成王讚為驃騎將軍揚州刺史以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晉安建安八郡置東揚州以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為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征北將軍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為侍中征北大將軍秋七月己丑皇太子納妃王氏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為父後者賜爵二級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以侍中都官尚書到仲舉為尚書右僕射丹陽尹丁亥周迪請降詔安成王頊督眾軍以招納之是歲周所立梁王蕭譽死于歸代立

四年春正月丙子于阗國遣使獻方物甲申周建業城走關州
刺史陳寶應納之臨川郡平壬辰以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章昭達
爲護軍將軍仁武將軍新州刺史華皎進號平南將軍鎮南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黃法璠爲鎮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安
西將軍領臨川太守周敷爲南豫州刺史中護軍孫瑒爲鎮右將
軍罷高州隸入江州二月戊戌征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
史歐陽頎進號征南大將軍庚戌以侍中司空征北大將軍侯安
都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庚申以平南將軍華皎爲南湘州刺
史三月辛未以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爲侍中中軍大將
軍辛巳詔贈討周迪將士炊王事者夏四月辛丑設無身大會於
太極前殿乙卯以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安
成王顓爲開府儀同三司五月丁卯安前將軍右光祿大夫徐世
譜卒六月癸巳太白晝見司空侯安都賜死七月丁丑以鎮北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黃法璠爲鎮南大將軍江州刺
史九月壬戌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頎薨癸亥曲赦京師
辛未周迪復寇臨川詔護軍章昭達率衆討之十一月辛酉章昭
達大破周迪悉擒其黨與迪脫身潛竄十二月景申大赦天下詔
護軍將軍章昭達進軍建安以討陳寶應信威將軍益州刺史余
季瑱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癸丑以前安南將
軍江州刺史吳明徹爲鎮前將軍

五年春正月庚辰以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表樞爲丹陽尹辛巳
輿駕親祀北郊乙酉江州溢城火燒死者二百餘人三月丁丑以
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桂州刺史淳于量爲中撫軍大將軍
壬午詔以故護軍將軍周鐵虎配食高祖廟庭夏四月庚子周遣

使來聘五月庚午罷南丹陽郡是月周齊並遣使來聘六月丁未
夜有白氣兩道出于北斗東南屬地秋七月丁丑詔曰朕以寡昧
屬當負重星籥亟改晷旒弗曠不能仰協璿衡用調玉燭傍慰蒼
生以安黔首兵無寧歲民乏有年移風之道未弘習俗之患猶在
致令氓多觸網吏繁筆削獄犴滋章雖由物犯罔圖淹滯亦或有
寃念俾納隍載勞負戾加以膚湊不適攝衛有虧比獲微痊思覃
寬惠可曲赦京師九月城西城冬十一月丁亥以左衛將軍程靈
洗爲中護軍己丑章昭達破陳寶應于建安擒寶應留異送京師
晉安郡平甲辰以護軍將軍章昭達爲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甲子曲赦建安晉安二郡討陳寶應將士歿王事者並給
棺槨送還本鄉并復其家瘡痍未疹者給其醫藥癸未齊遣使來
聘

六年春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孝悌力
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庚戌以
領軍將軍杜稜爲翊左將軍丹陽尹丹陽尹表樞爲吏部尚書衛
尉卿沈欽爲中領軍三月乙未詔侯景以來遭亂移在建安晉安
義安郡者並許還本土其被略爲奴婢者釋爲良民夏四月甲寅
以待中中書監中衛將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安
成王顓爲司空辛酉有彗星見周遣使來聘秋七月癸未大風至
自西南廣百餘步激壞靈臺候樓甲申儀賢堂無故自壞景戌臨
川太守駱文牙斬周迪傳首京師梟於朱雀航丁酉太白晝見八
月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
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
至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三業縉紳民望

忠臣孝子何世無有而零落山丘變移陵谷或皆剪伐莫不侵殘
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
大祚光啟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修祖武雖復旂旄服色猶行杞
宋之計每車駕巡遊眇瞻河雒之路故喬山之祀瘞藻弗虧驪山
之墳松柏恒守唯戚藩舊壘士子故塋掩薤未周樵牧猶衆或親
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
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
維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無後者可檢行修治墓中樹
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己卯立皇子伯固爲新安郡
王伯恭爲晉安王伯仁爲廬陵王伯義爲江夏王九月癸未罷豫
章郡是月新作大航冬十月辛亥齊遣使來聘十二月乙卯立皇
子伯禮爲武陵王丁巳以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爲鎮

南將軍江州刺史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黃法氈爲中衛大將軍
中護軍程靈洗爲宣毅將軍郢州刺史軍師將軍郢州刺史沈恪
爲中護軍鎮東將軍吳興太守吳明徹爲中領軍戊午以東中郎
將吳郡太守鄱陽王伯山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癸亥詔曰朕
自居民牧之重託在王公之上顧其寡昧鬱于治道加以屢虧聽
覽事多壅積寬滯靡申幽枉弗鑒念茲罪戾有甚納隍而惠澤未
流愆陽累月今歲序云暮元正向肇欲使幽圉之內同被時和可
曲赦京師

天康元年春二月景子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日昃劬勞思弘
景業而政道多昧黎庶未康兼疹患淹時亢陽累月百姓何咎實
由朕躬念茲在茲痛如疾首可大赦天下改天嘉七年爲天康元
年三月己卯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司空安成王

續爲尚書令夏四月乙卯皇孫至澤生在位文武賜綰帛各有差爲父後者賜爵一級癸酉世祖疾甚是日崩于有覺殿遺詔曰朕疾苦彌留遂至不救修短有命夫復何言但王業艱難頻歲軍旅生民多弊無忘愧惕今方隅乃定俗教未弘便及大漸以爲遺恨社稷任重太子可卽君臨王侯將相善相輔翊內外協和勿違朕意山陵務存儉速大歛竟羣臣三日一臨公除之制率依舊典六月甲子羣臣上諡曰文皇帝廟號世祖丙寅葬永寧陵世祖起自艱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常所調歛事不獲已者必咨嗟改色若在諸身王者奏決妙識真僞下不容姦人知自勵矣一夜內刺聞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雜人伺漏傳更籤於殿中乃勅送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鏗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也始終梗槩若此者多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稱繼體守文宗枝承統得失之間蓋亦詳矣大抵以奉而勿墜爲賢能撓而易之爲不肖其有光揚前軌克荷曾構固以少焉世祖自初發跡功庸顯著寧亂靜寇首佐大業及國禍奄臻入承寶祚兢兢業業真若馭朽加以崇尚儒術愛悅文義見善如弗及用人如由己恭儉以御身勤勞以濟物自昔允文允武之君東征西怨之后賓實之迹可爲聯類至於仗聰明用鑒識斯則永平之政前史其論諸

廿八晨

紀第三

陳書三

此行今
監本已
失

天嘉三年高句驪王高湯或本作高陽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a small character '水' in the middle.

陳書卷四

本紀第四

廢帝

廢帝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世祖嫡長子也梁承聖三年五月
庚寅生永定二年二月戊辰拜臨川王世子三年世祖嗣位八月
庚戌立為皇太子自梁室亂離東宮焚燼太子居于永福省天康
元年四月癸酉世祖崩其日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詔曰上
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攀號靡及五內崩殞朕以寡德嗣膺
寶命熒熒在疚懼甚綴旒方賴宰輔匡其不逮可大赦天下又詔
內外文武各復其職遠方悉停奔赴五月乙卯尊皇太后曰太皇
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庚寅以驃騎將軍司空揚州刺史新除尚書
令安成王顓為驃騎大將軍進位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陳書四

臨川世廟
氏圖西開

臨川世廟
氏圖西開

丁酉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廣進位司空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達爲侍中進號征南將軍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進號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鄱陽王伯山進號鎮北將軍吏部尚書袁樞爲尚書左僕射雲麾將軍吳興太守沈欽爲尚書右僕射新除中領軍吳明徹爲領軍將軍新除中護軍沈恪爲護軍將軍平南將軍湘州刺史華皎進號安南將軍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徐陵爲吏部尚書六月辛亥翊右將軍右光祿大夫王通進號安右將軍秋八月丁酉立妃王氏爲皇后冬十月庚申輿駕奉祠太廟十一月乙亥周遣使來弔十二月甲子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尚書左僕射袁樞卒乙亥詔曰昔昊天威命降集寶圖二后重光九區咸乂閔余冲薄王道未昭荷茲神器

如涉靈海庶親賢並建牧伯惟良天下雍熙緬同刑措今三元改曆萬國充庭清廟無追具僚斯在言瞻宁位觸感崩心思播遺恩俾覃黎獻可大赦天下改天康二年爲光大元年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己卯以領軍將軍吳明徹爲丹陽尹辛卯輿駕親祀南郊二月辛亥宣毅將軍南豫州刺史余孝頃謀反伏誅癸丑以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黃法氤爲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三月甲午以尚書右僕射沈欽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夏四月乙卯太白晝見五月癸巳以領軍將軍丹陽尹吳明徹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乙未以鎮右將軍杜稜爲領軍將軍安南將軍湘州刺史華皎謀反景申以中撫大將軍淳于量爲使持節征南大將軍總率舟師以討之六月壬

寅以中軍大將軍司空徐度進號車騎將軍總督京邑衆軍步道
襲湘州閏月癸巳以雲麾將軍新安王伯固爲丹陽尹秋七月戊
申立皇子至澤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公卿士已
下資帛各有差九月乙巳詔曰逆賊華皎極惡窮凶遂樹立蕭歸
謀危社稷棄親卽讐人神憤惋王師電速水陸爭前梟剪之期匪
朝伊暮其家口在北里尚方宜從誅戮用明國憲景辰百濟國遣
使獻方物是月周將長胡公拓跋定率步騎二萬人郢州與華皎
水陸俱進都督淳于量吳明徹等與戰大破之皎單舸奔江陵擒
拓跋定俘獲萬餘人馬四千餘匹送京師冬十月辛巳赦湘巴二
郡爲皎所誑誤者甲申與駕親祀太廟十一月己未以護軍將軍
沈恪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甲子侍中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特進左光祿大夫王沖薨十二月庚寅以兼從事中郎孔英哲爲

奉聖亭侯奉孔子祀

二年春正月己亥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錄尚
書揚州刺史安成王瓚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劍履上殿侍中
征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達進號征南大將軍淳
于量爲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吳
明徹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進號鎮南將軍雲麾將軍郢州刺史
程靈洗進號安西將軍庚子詔討華皎軍人歿王事者並給棺槨
送還本鄉仍復其家甲子罷吳州以鄱陽郡還屬江州侍中司空
車騎將軍徐度薨夏四月辛巳太白晝見丁亥割東揚州晉安郡
爲豐州五月景辰太傅安成王瓚獻玉璽六月丁卯彗星秋
七月景午與駕親祀太廟戊申新羅國遣使獻方物壬戌立皇弟
伯智爲承陽王伯謀爲桂陽王九月甲辰林邑國遣使獻方物景

午狼牙修國遣使獻方物以待中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達爲中撫大將軍戊午太白晝見冬十月庚午輿駕親祀太廟十一月景午以前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沈恪爲護軍將軍壬子以鎮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黃法蕤爲鎮西將軍鄆州刺史新除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甲寅慈訓太后集羣臣於朝堂令曰中軍儀同鎮北儀同鎮右將軍護軍將軍八座卿士昔梁運季末海內沸騰天下蒼生殆無遺噍高祖武皇帝撥亂反正膺圖御籙重懸三象還補二儀世祖文皇帝克嗣洪基光宣寶業惠養中國綏寧外荒並戰戰兢兢劬勞締構庶幾鼎運方隆殷夏伯宗昔在儲宮本無令問及居崇極遂騁凶淫居處諒闇固不哀戚嬪嬙卅角就館相仍豈但依車所納是譏宗正衰經生子得誚右師七百之祚何憑

三千之罪爲大且費引金帛令充椒闥內府中藏軍備國儲未盈朞稔皆已空竭太傅親承顧託鎮守宮闈遺誥綢繆義深垣屏而攢塗未御翌日無淹仍遣劉師知殷不佞等顯言排斥韓子高小豎輕佻推心委仗陰謀禍亂決起蕭牆元相雖持但除君側又以余孝頃密邇京師便相徵召殃慝之咎凶徒自擒宗社之靈祚氛是滅於是密詔華皎稱兵上流國祚憂惶幾移醜類乃至要招遠近叶力巴湘支黨縱橫寇擾黔歙又別勅歐陽紇等攻逼衡州嶺表紛紜殊淹弦望豈止罪浮於昌邑非唯聲醜於太和但賊豎皆亡祚徒已散日望懲改猶加掩抑而悖禮忘德情性不悛樂禍思亂昏慝無已張安國葛爾凶狡窮爲小盜仍遣使人蔣裕鈎出上京卽置行臺分選凶黨賊皎妻呂春徒爲戮納自奚宮藏諸永巷使其結引親舊規國戕禍盪主侯法喜等太傅麾下恒遊府朝唱

以深利謀興肘腋適又盪王孫泰等潛相連結大有交通兵力殊疆指期挺亂皇家有慶歷數遐長天誘其衷同然開發此諸文迹今以相示是而可忍誰則不容祖宗基業將懼傾覆豈可復肅恭禋祀臨御兆民式稽故實宜在流放今可特降爲臨海郡王送還藩邸太傅安成王固天生德齊聖廣深二后鍾心三靈佇眷自前朝不念任總邦家威惠相宣刑禮兼設指揮嘯咤湘郢廓清關地開疆荆益風靡若太戊之承殷歷中都之奉漢家校以功名曾何髣髴且地彰靈璽天表長彗布新除舊禎祥咸顯文皇知子之鑒事甚帝堯傳弟之懷久符太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賢君方固宗祧載貞辰象中外宜依舊典奉迎輿駕未亡人不幸屬此殷憂不有崇替容危社稷何以拜祠高寢埽祔武園攬筆潛然兼懷悲慶是日出居別第大建二年四月薨時年十九帝仁弱無人君之器

世祖每慮不堪繼業既居家嫡廢立事重是以依違積載及疾將大漸召高宗謂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高宗初未達旨後寤乃拜伏涕泣固辭其後宣太后依詔廢帝焉

史臣曰臨海雖繼體之重仁厚懦弱混一是非不驚得喪蓋帝摯漢惠之流也世祖知神器之重諒難負荷深鑒堯旨弗傳寶祚焉

陳書卷四

本紀第四

終

西川中鳳蘭
氏圖印

陳書卷五

本紀第五

陳書五

西川中鳳蘭
氏圖印

宣帝

高宗孝宣皇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梁
 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滿堂室少寬大多智畧及長美容
 儀身長八尺三寸手垂過膝有勇力善騎射高祖平侯景鎮京口
 梁元帝徵高祖子姪入侍高祖遣高宗赴江陵累官為直閣將軍
 中書侍郎時有馬軍主李總與高宗有舊每同遊處高宗嘗夜被
 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返乃見高宗身是大龍總便驚駭走避佗
 室及江陵陷高宗遷于關右永定元年遥襲封始興郡王邑二千
 戶三年世祖嗣位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還授侍中中書監
 中衛將軍置佐史尋授使持節都督揚南徐東揚南豫北江五州

諸軍事揚州刺史進號驃騎將軍餘如故四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六年遷司空天康元年授尚書令餘並如故廢帝卽位拜司徒進號驃騎大將軍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給班劔三十人光大二年正月進位大傅領司徒加殊禮劔履上殿增邑并前三千戶餘並如故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令廢帝爲臨海王以高宗入纂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卽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詔曰夫聖人受命王者中興並由懿德方作元后高祖武皇帝揖拜堯圖經綸禹跡配天之業光辰象而利貞格地之功俾川岳而長遠世祖文皇帝體上聖之姿當下武之運築宮示儉所務唯德定鼎初基厥謀斯在朕以寡薄才非聖賢夙荷前規方傳景祚雖復親承訓誨志守蕃維詠季子之高風思城陽之遠託自元儲紹國正位君臨無道非幾佇聞刑措豈圖王室不造頻謀亂階天步艱難將傾寶曆仰

惟嘉命爰集朕躬我心貞確堅誓蒼昊而羣辟啓請相誼渭橋文母尊嚴懸心長樂對揚璽紱非止殷湯之三辭履涉春冬何但代王之五讓今便肅奉天策欽承介圭若據滄溟踰增競業思所以雲行雨施品物咸亨當與黔黎普同斯慶可改光大三年爲太建元年大赦天下在位文武賜位一階孝悌力田及爲父後者賜爵一級異等殊才並加策序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復太皇太后尊號曰皇太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皇太子皇子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康樂侯叔陵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乙未輿駕謁太廟丁酉分命大使巡行四方觀省風俗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除中撫大將軍章昭達進號車騎大將軍新除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淳于量爲征伐大將軍鎮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新除鎮西將軍郢州刺史

黃法氈進號征西大將軍新除安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湘州刺史吳明徹進號鎮南將軍鎮東將軍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進號中衛將軍尚書僕射沈欽爲尚書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勸爲尚書右僕射護軍將軍沈恪爲鎮南將軍廣州刺史辛丑輿駕親祀南郊壬寅以皇子建安侯叔英爲宣惠將軍東揚州刺史改封豫章王豐城侯叔堅改封長沙王癸卯以明威將軍周弘正爲特進戊午輿駕親祀太廟二月庚午皇后謁太廟辛未皇太子謁太廟乙亥輿駕親耕籍田夏五月甲午齊遣使來聘丁巳以吏部尚書領大著作徐陵爲尚書右僕射太子詹事駙馬都尉沈君理爲吏部尚書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納妃沈氏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丁酉以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晉安王伯恭爲中護軍進號安南將軍九月甲辰以新除中護軍晉安王伯恭爲中領軍冬十月新除左衛

將軍歐陽紇據廣州舉兵反辛未遣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率衆討之壬午輿駕親祀太廟

二年春正月乙酉以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黃法氈爲中權大將軍景午輿駕親祀太廟二月癸未儀同章昭達擒歐陽紇送都斬于建康市廣州平三月景申皇太后崩景午曲赦廣衡二州丁未大赦天下又詔自討周迪華皎已來兵交之所有死亡者並命收斂并給棺槨送還本鄉瘡痍未瘳者各給醫藥夏四月乙卯臨海王伯宗薨戊寅皇太后祔葬萬安陵閏月戊申輿駕謁太廟己酉大白晝見五月乙卯儀同黃法氈獻瑞璧二壬午齊遣使來弔六月戊子新羅國遣使獻方物辛卯大雨雹乙巳分遣大使巡行州郡省理冤屈戊申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進號車騎大將軍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沈恪進號鎮南將軍秋

八月甲申詔曰懷遠以德抑惟恒典去戎卽華民之本志頃年江介緇負相隨崎嶇歸化亭候不絕宜加卹養答其誠心維是荒境自投有在都邑及諸州鎮不問遠近並蠲課役若克平舊土反我侵地皆許還鄉一無拘限州郡縣長明加甄別良田廢村隨便安處若輒有課訂卽以擾民論又詔曰民惟邦本著在典謨治國愛民抑又通訓朕聽朝晏罷日昃劬勞方流惠澤軍被億兆有梁之季政刑廢缺條綱弛紊僭盜荐興役賦征徭尤爲煩刻大陳御寓拯茲餘弊滅尾戡黎弗遑創改年代彌流將及成俗如弗解張物無與厝夕惕疚懷有同首疾思從卑菲約已濟民雖府帑未充君孰與足便可刪革去其泰甚冀永爲定准令簡而易從自今維作田值水旱未收卽列在所言上折除軍士年登六十悉許放還巧手於役死亡及與老疾不勞訂補其籍有巧隱并王公百司輒受

民爲程蔭解還本屬開恩聽首在職治事之身須通相檢示有失不推當局任罪令長代換具條解舍戶數村度後人戶有增進卽加擢賞若致減散依事准結有能懇起荒田不問頃畝多少依舊蠲稅戊子太白晝見九月乙丑以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吳興太守杜稜爲特進護軍將軍冬十月乙酉輿駕親祀太廟十一月辛酉高麗國遣使獻方物十二月癸巳夜西北有雷聲

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領大著作徐陵爲尚書僕射辛酉輿駕親祀南郊辛未親祀北郊二月辛巳輿駕親祀明堂丁酉親耕籍田三月丁丑大赦天下自天康元年訖太建元年逋餘軍糧祿秩夏調未入者悉原之又詔犯逆子弟支屬逃亡異境者悉聽歸首見繫繫者量可散釋其有居宅並追還夏四月壬辰齊遣使來聘五月戊申太白晝見辛亥遼東新羅丹丹天竺盤盤等國

並遣使獻方物六月丁亥江陰王蕭季卿以罪免甲辰封東中郎將長沙王府諮議參軍蕭彝爲江陰王秋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二傳祭酒以下可資帛各有差九月癸酉太白晝見冬十月甲申輿駕親視太廟乙酉周遣使來聘己亥丹丹國遣使獻方物十二月壬辰車騎大將軍司空章昭達薨

四年春正月景午以雲麾將軍江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湘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東中郎將吳郡太守長沙王叔堅爲宣毅將軍江州刺史尚書僕射領大著作徐陵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王勣爲尚書右僕射庚申以丹陽尹衡陽王伯信爲信威將軍中護軍庚午輿駕親視太廟二月乙酉立皇子叔卿爲建安王授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三月壬子以散騎常侍孫瑒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乙丑扶南林邑國並遣使來獻方物夏四月戊子以中權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黃法氈爲征南大將軍南豫州刺史五月癸卯尚書右僕射王勣卒六月辛巳侍中鎮右將軍右光祿大夫杜稜卒秋八月辛未周遣使來聘丁丑景雲見戊寅詔曰國之大事受賑興戎師出以律稟策於廟所以又安九有克成七德自頃掃滌羣穢廓清諸夏乃貔貅之戮力亦帷幄之運籌雖左衽已戡干戈載戢呼韓來謁亭鄣無警但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仁必有勇無忘武備磻溪之傳韜訣穀城之授神符文叔懸制戎規孟德頌言兵畧朕旣慙暗合良皆披覽兼昔經督戎備嘗行陳齊以七步肅之三鼓得自曾襟指掌可述今並條制凡十三科宜卽班宣以爲永准乙未詔停督湘江二州逋租無錫等十五縣流民並蠲其縣賦秋九月庚子朔日有蝕之辛亥大赦天下又詔曰舉善從諫在上之明規進賢謁言爲臣之令範朕以寡德嗣守寶圖雖世襲隆平

治非寧一辨方分職盱食早衣傍闕爭臣下無貢士何其闕爾鮮能抗直豈余獨運匪薦讜言置鼓公車罕論得失施石象魏莫陳可否朱雲摧檻良所不逢禽息觸楹又爲難值至如衣褐以見擔簦以遊或者艾絕倫或妙年異等干時而不偶左右莫之譽黑貂改弊黃金且殫終身滯淹可爲太息又貴爲百辟賤有十品工拙並驚勸沮莫分街謠徒擁廷議斯闕實朕之弗明而時無獻替永言至治何迺爽歟外可通示文武凡厥在位風化乖殊朝政紕蠹正色直辭有犯無隱兼各舉所知隨才明試其莅政廉穢在職能否分別矢言俟茲黜陟景寅以故太尉徐度儀同杜稜儀同程靈洗配食高祖廟庭故車騎將軍章昭達配食世祖廟庭冬十月乙酉輿駕親祀太廟戊戌以鎮南將軍廣州刺史沈恪爲領軍將軍十月己亥夜地震閏月辛未詔曰姑孰饒曠荆河斯擬博望關畿

天限巖峻龍山南指牛渚北臨對熊繹之餘城邇全琮之故壘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宇高甍阡陌如綉自梁末兵災凋殘略盡比雖務優寬猶未克復咫尺封畿宜須殷阜且衆將部下多寄上下軍民雜俗極爲蠹耗自今有罷任之徒許分留部下其已在江外亦令迎還悉住南州津裏安置有無交貨不責市估萊荒懇闕亦停祖稅臺遣鎮監一人共刺史津主分明檢押給地賦田各立頃舍十二月壬寅甘露降樂遊苑甲辰輿駕幸樂遊苑採甘露宴羣臣丁卯詔曰梁氏之季兵火荐臻承華焚蕩頃無遺構寶命惟新迄將二紀頻事戎旅未遑修繕今工役差閑椽楹有擬來歲開肇創築東宮可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用主監作

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淳于量爲中權大將軍宣惠將軍豫章王叔英爲南徐州刺史進號

平北將軍吏部尚書駙馬都尉沈君理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辛巳輿駕親祀南郊甲午輿駕親祀太廟二月辛丑輿駕親祀明堂乙卯夜有白氣如虹自北方貫北斗紫宮三月壬午分命衆軍北伐以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景戌西衡州獻馬生魚巳丑皇孫胤生內文武賜帛各有差爲父後者爵一級北討大都督吳明徹統衆十萬發自白下夏四月癸卯前巴州刺史魯廣達克齊大峴城辛亥吳明徹克秦州水柵庚申齊遣兵十萬援歷陽儀同黃法氈破之辛酉齊軍救秦州吳明徹又破之癸亥詔北伐衆軍所殺齊兵並令埋掩甲子南護太守徐懋克石梁城五月巳巳石梁城降癸酉陽平郡城降甲戌徐懋克廬江郡城景子黃法氈克歷陽城巳卯北高唐郡城降辛巳詔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黃法氈徙鎮歷陽齊改縣爲

郡者並復之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景戌廬陵內史任忠軍次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蘄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六月庚子郢州刺史李綜克澠口城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庚戌淮陽沐陽郡並棄城走癸丑暴雲見豫章內史程文季克涇州城乙卯宣毅司馬湛陁克新蔡城癸卯周遣使來聘黃法氈克合州城吳明徹師次仁州甲子克其州城是月治明堂秋七月乙丑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進號征北大將軍戊辰齊遣衆二萬援齊昌西陽太守周炅破之巳巳吳明徹軍次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周炅克巴州城外城八月乙未山陽城降壬寅盱眙城降戊申罷南齊昌郡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青州東海城降戊午平固侯陳敬奉

等克晉州城九月甲子陽平城降壬申高唐太守沈善慶克馬頭
城甲戌齊安城降景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癸未尚書
右僕射領吏部騎馬都尉沈君理卒丁亥前鄱陽內史魯天念克
黃城小城齊軍退保大城戊子割南充州之盱眙郡屬譙州壬辰
晦夜明黃城大城降冬十月甲午郭默城降戊戌以中書令王瑒
為吏部尚書己亥以特進領國子祭酒周弘正為尚書右僕射乙
巳吳明徹克壽陽城斬王琳傳首京師梟于朱雀航丁未齊兵萬
人至潁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齊遣兵援蒼陵又破之景辰詔曰梁
末得懸瓠以壽陽為南豫州今者克復可還為豫州以黃城為司
州治下為安昌郡滄湍為漢陽郡三城依梁為義陽郡並屬司州
以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為豫州刺史進號車騎大
將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黃法蕤為征西大
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陁克齊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
威虜將軍劉桃根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濟陰城己丑魯廣達等
克北徐州十二月壬辰朔詔曰古者反噬叛逆盡族誅夷所以藏
其首級誠之後世比者所戮止在一身子胤或存梟懸自足不容
久歸武庫長比月支惻隱之懷有仁不忍維熊曇朗留異陳寶應
周迪鄧緒等及今者王琳首並還親屬呂弘廣宥乙未譙城降乙
巳立皇子叔明為宜都王叔獻為河東王壬午任忠克霍州城
六年春正月壬戌朔詔曰王者以四海為家萬姓為子一物乖方
夕惕猶厲六合未混盱食彌憂朕嗣纂鴻基思弘經略上符景宿
下叶人謀命將興師大拯淪溺灰琯未周凱捷相繼拓地數千連
城將百蠢彼餘黎毒茲異境江淮年少猶有剽掠鄉閭無賴摘出
陰私將帥軍人罔顧刑典今使苛法蠲除仁聲載路且摩元告慶

邊服來荒始覩皇風宜覃曲澤可赦江右淮南北南司定霍光建朔
合豫北徐仁北兗青冀南譙南兗十五州郢州之齊安西陽江州
之齊昌新蔡高唐南豫州之歷陽臨江郡土_民罪無輕重悉皆原
宥將帥職司軍人犯法自依常科以理前將軍新安王伯固爲中
領軍進號安前將軍安前將軍中領軍晉安王伯恭爲安南將軍
南豫州刺史壬午興駕親祀太廟甲申廣陵金城隆周遣使來聘
高麗國遣使獻方物二月壬辰朔日有蝕之辛亥興駕親耕籍田
丙辰以中權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征西大將軍郢州
刺史三月癸亥詔曰去歲南川頗言失稔所督田租于今未卽豫
章等六郡太建五年田租可申半至秋豫章又逋太建四年檢首
田稅亦申至秋南康一郡嶺下應接民間尤弊太建四年田租未
入者可特原除庶修墾無廢歲取方實夏四月庚子彗星見辛丑

詔曰敢情懷善有國之令圖拯弊救危聖範之通訓近命師薄伐
義在濟民青齊舊隸膠光部落久患凶戎爭埽有道棄彼農桑忘
其衣食而大軍未接中途止憇胸山黃郭車營布滿扶老攜幼蓬
流草跋旣喪其本業咸事遊手饒饉疾疫不免流離可遣大使精
加慰撫仍出陽平倉穀拯其懸磬并充糧種勸課士女隨近耕種
石籠等屯適意修墾六月壬辰尚書右僕射領國子祭酒周弘正
卒乙巳以中衛將軍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征北將軍南徐州
刺史中護軍衡陽王伯信爲宣毅將軍揚州刺史冬十一月乙亥
詔北討行軍之所並給復十年十二月癸巳平南將軍湘州刺史
始興王叔陵進號鎮南將軍戊戌以吏部尚書王瑒爲尚書右僕
射度支尚書孔奐爲吏部尚書景午安右將軍左光祿大夫王通
加特進

七年春正月辛未與駕親祀南郊乙亥左衛將軍樊毅克潼州城
辛巳與駕親祀北郊二月戊申樊毅克下邳高柵等六城三月辛
未詔豫二兗護徐合霍南司定九州及南豫江郢所部在江北諸
郡置雲旗義士往大軍及諸鎮備防戊寅以新除征西大將軍合
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黃法氈為豫州刺史改梁東徐州為安州
武州為沅州移護州鎮於新昌郡以秦郡屬之盱眙神農二郡還
隸南兗州夏四月景戌有星孛于大魚庚寅監豫州陳桃根於所
部得青牛獻之詔遣還民甲午與駕親祀太廟乙未陳桃根又表
上織成羅文錦被裘各二百首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壬子郢州獻瑞
鍾六月乙卯割譙州之秦郡還隸南兗州分北譙縣置北譙郡
領陽平所屬北護西譙二縣合州之南梁郡隸入譙州六月景戌
為北討將士死王事者克日舉哀壬辰以尚書右僕射王瑒為尚

書右僕射已酉改作雲龍神虎門秋八月壬寅移西陽郡治保
城癸卯周遣使來聘閏九月壬辰都督吳明徹大破齊軍於呂梁
是月甘露頻降樂遊苑丁未與駕幸樂遊苑採甘露宴群臣詔於
苑龍舟山立甘露亭冬十月戊午以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鄱陽
王伯山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安前將軍中領軍新安王伯固為
南徐州刺史進號鎮北將軍信威將軍江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為
雲麾將軍中領軍已巳立皇子叔齊為新蔡王叔文為晉熙王十
一月庚戌以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淳于量為中
軍大將軍十二月景辰以新除雲麾將軍郢州刺史長沙王叔堅
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建安王叔卿為
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宣惠將軍宜都王叔明為東揚州刺史壬戌
以尚書僕射王瑒為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陸縯為

尚書右僕射國子祭酒徐陵爲領軍將軍甲子南康郡獻瑞鍾
八年春正月庚辰西南有紫雲見二月壬申車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吳明徹進位司空丁丑詔江東道太建五年以前租稅夏
調逋在民間者皆原之夏四月甲寅詔曰元戎凱旋群師振旅旌
功策賞宜有饗宴今月十七日可幸樂遊苑設絲竹之樂大會文
武巳未輿駕親祀太廟庚寅尚書左僕射王瑒卒六月癸丑以雲
麾將軍廣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合州刺史進號平北將軍甲寅
以尚書右僕射陸繕爲尚書左僕射新除晉陵太守王克爲尚書
右僕射秋八月丁卯以車騎大將軍司空吳明徹爲南兗州刺史
九月戊戌以皇子叔彪爲淮南王冬十一月乙酉以平南將軍湘
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丁酉分江州晉熙高
唐新蔡三郡爲晉州辛丑以冠軍將軍廬陵王伯仁爲中領軍十

二月丁卯以新除太子詹事徐陵爲右光祿大夫

是歲齊
高緯爲
周所滅

九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祀北郊壬寅以湘州刺史新除中衛將
軍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雲麾將軍建安王叔卿爲湘州刺史
進號平南將軍二月壬午輿駕親耕籍田夏五月景子詔曰朕昧
旦求衣日旰方食思弘億兆用臻俾乂而牧守莅民廉平未洽年
常租賦多致逋餘卽此務農宜弘寬省可起太建以來訖八年流
移叛戶所帶租調七年八年叛義丁五年訖八年叛軍丁六年七
年逋租田米粟夏調綿絹絲石麥等五年訖七年逋貨絹皆悉原
之秋七月乙亥以輕車將軍丹陽尹江夏王伯義爲合州刺史巳
卯百濟國遣使獻方物庚辰大雨震萬安陵華表巳丑震慧日寺
糾及瓦官寺重門一女子於門下震死冬十月戊午司空吳明徹
破周將梁士彥衆數萬于呂梁十二月戊申東宮成皇太子移于

新宮

十年春正月己巳朔以中領軍廬陵王伯仁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翌左將軍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徐陵爲領軍將軍二月甲子北討衆軍敗績於呂梁司空吳明徹及將卒已下並爲周軍所獲三月辛未震武庫景子分命衆軍以備周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大都督總水陸諸軍事明威將軍孫瑒都督荆郢水陸諸軍事進號鎮西將軍右衛將軍樊毅爲大都督督朱沛清口上至荆山緣淮衆軍進號平北將軍武毅將軍任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等衆軍進號寧遠將軍乙酉大赦天下丁酉以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軍將軍淳于量爲南兗州刺史進號車騎將軍夏四月庚戌詔曰懋賞之言明於訓誥挾纊之美著在撫巡近歲薄伐廓清淮泗摧鋒致果文武畢力櫛風沐雨寒暑亟

寘

離念功在茲無忘終食宜班榮賞用酬厥勞應在軍者可並賜爵二級并加賚卹付選即便量處又詔曰惟堯葛衣鹿裘則天爲大伯禹弊衣非食夫子曰無間然故儉德之恭約失者鮮朕君臨宇宙十變年簞盱日勿休乙夜忘寢跋予思治若濟巨川念茲在茲慄同馭朽非貪四海之富非念黃屋之尊導仁壽以寘羣生寧勞役以奉諸已但承梁季亂離斯瘼宮室禾黍有名亡處雖輪奐未覩頗事經營去泰去甚猶爲勞費加以戎車屢出千金日損府帑未克民疲征賦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興言靜念夕惕懷抱垂訓立法良所多慚斷雕爲朴庶幾可慕雉頭之服旣焚弋絺之衣方襲損撤之制前自朕躬草偃風行興以變俗應御府堂署所營造禮樂儀服軍器之外其餘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諸有俸卹並各量減丁巳以新除鎮右將軍新安王伯固爲護軍將軍戊午

樊毅遣軍度淮北對清口築城庚申大雨雹壬戌清口城不守五月甲申太白晝見六月丁卯大雨震大皇寺剎莊嚴寺露盤重陽閣東樓千秋門內槐樹鴻臚府門秋七月戊戌新羅國遣使獻方物乙巳以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袁憲爲吏部尚書八月乙丑朔改秦郡爲義州戊寅隕霜殺稻菽九月壬寅呂平北將軍樊毅爲中領軍乙巳立方明壇于婁湖戊申以中衛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兼王宮_官伯臨盟甲寅輿駕幸婁湖臨誓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也壬戌以宣惠將軍江夏王伯義爲東揚州刺史冬十月戊寅罷義州及琅邪彭城二郡立建興領建安同夏烏山江乘臨沂湖熟等六縣屬揚州戊子以尚書左僕射陸縉爲尚書僕射十一月辛丑以鎮西將軍孫瑒爲郢州刺史十二月乙亥合州廬江蠻田伯興出寇樅陽刺史魯廣達討平之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龍見于南兗州永寧樓側池中二月癸亥輿駕親耕籍田三月丁未詔淮北義人率戶口歸國者建其本屬舊名置立郡縣卽隸近州賦給田宅喚訂一無所預五月乙巳詔曰昔軒轅命于風后力牧放勛咨爾稷契朱虎冕旒垂拱化致隆平爰逮漢列五曹周分六職設官理務各有攸司亦幾期刑措卜世彌永並賴群才用康庶績朕日旻劬勞思弘治要而機事尚擁政道未凝夕惕于懷罔知攸濟方欲仗茲舟楫委成股肱徵名責實取寧多士自今應尚書曹府寺內省監司文案悉付局參議分判其軍國興造徵發選序三獄等事前須詳斷然後啓聞凡諸辯決務令清又約法守制較若畫一不得前後舛互自相矛盾致有枉滯紆意舞文糾聽所知靡有攸赦甲寅詔曰舊律以枉法受賂爲坐雖重直法容賄其制甚輕豈不長被貪殘生其舞弄事涉貨財

寧木尤切今可改不在法受財者科同正盜六月庚辰以鎮前將軍豫章王叔英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景戌以征南將軍江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中權將軍護軍將軍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八月甲子青州義主朱顯宗等率所領七百戶入附丁卯輿駕幸大壯觀閱武戌寅輿駕還宮冬十月甲戌以安前將軍祠部尚書晉安王伯恭爲軍師將軍尚書僕射陸繕爲尚書左僕射十一月辛卯詔曰晝冠弗犯革此澆風孛戮是躋化於薄俗朕肅膺寶命迄將一紀思經邦濟治憂國愛民日昃劬勞夜分輟寢而還淳反朴其道靡階雍熙盛美莫云能致遂乃鞠訊之牒盈於聽覽春欽之人煩於牢犴周成刑措漢文斷獄杵軸空勞邈焉旣遠加以最爾醜徒軼我彭汴淮汝氓庶企踵王畧治兵誓旅義存拯救飛芻挽粟征賦頗煩暑雨祁寒寧忘咨怨兼宿度乖舛次舍違方

若曰之誠責端元首愧心斯積馭朽非懼卽建子令月微陽初動應此嘉辰宜播寬澤可大赦天下甲午周遣柱國梁士彥率衆至肥口戊戌周軍進圍壽陽辛丑以車騎將軍熙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淳于量爲上流水軍都督中領軍樊毅都督北討諸軍事加安北將軍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任忠都督北討諸軍事加平北將軍前豐州刺史臯文美率步騎三千趣陽平郡癸卯任忠率步騎七千趣秦郡景午新除仁威將軍右衛將軍魯廣達率衆入淮是日樊毅領水軍二萬自東關入焦湖武毅將軍蕭摩訶率步騎趣歷陽戊申豫州陷辛亥霍州又陷癸丑以新除中衛大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大都督總督水步衆軍十二月乙丑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州並自拔還京師譙北徐州又陷自是淮南之地盡没于周矣己巳詔

日昔堯舜在上茅屋土階湯禹爲君藜杖韋帶至如甲帳珠絡華
榱璧璫未能雍熙徒聞侈欲朕企仰前聖思求訟平正道多違澆
風又靡至今貴里豪家金鋪玉鳥貧居陋巷蔬食牛衣稱物平施
何其遼遠燿烽未息役賦兼勞文吏姦貪妄動科格重以旗亭關
市稅斂繁多不廣都內之錢非供水衡之費逼過商賈營謀私蓄
靖懷衆弊宜事改張弗弘王道安拯民蠹今可宣勅主衣尚方諸
堂署等自非軍國資須不得繕造衆物後宮僚列若有游長掖庭
啓奏卽皆量遣太子祕戲非會禮經樂府倡優不合雅正並可刪
改市估津稅軍令國章更須詳定唯務平允別觀離宮郊間野外
非值饗宴勿復修治并勅内外文武車馬宅舍皆循儉約勿尚奢
華違我嚴規抑有刑憲所由具爲條格標榜宣示令喻朕心焉癸
酉遣平北將軍沈恪電威將軍裴子烈鎮南徐州開遠將軍徐道

奴鎮刪口前信州刺史楊寶安鎮白下戊寅以中領軍樊毅爲鎮
西將軍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

十二年春正月戊戌以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任忠爲平南將軍南
豫州刺史督緣江軍防事三月壬辰以平北將軍廬陵王伯仁爲
翊左將軍中領軍夏四月癸亥尚書左僕射陸繕卒乙丑以宣毅
將軍河東王叔獻爲南徐州刺史己卯大雩壬午雨五月癸巳以
軍師將軍尚書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爲尚書僕射六月壬戌大風
壞臯門中闔秋八月己未周使持節上柱國鄖州總管榮一作陽郡公
司馬消難以鄖隨溫應土順沔僊岳等九州魯山甌山沌陽應城
平靖武陽上明涓水等八鎮內附詔以消難爲使持節侍中大都
督總督安隨等九州八鎮諸軍事車騎將軍司空封隨郡公給鼓
吹女樂各一部庚申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遣平南

將軍南豫州刺史任忠率衆趣歷陽通直散騎常侍超武將軍陳
慧紀爲前軍都督趣南兗州戊辰以新除司空司馬消難爲大都
督水陸諸軍事庚午通直散騎常侍淳于陵克臨江郡癸酉智武
將軍魯廣達克郭默城甲戌大雨霽景子淳于陵克祐州城九月
癸未周臨江太守劉顯光率衆內附是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
擊三夜乃止景戌改安陸郡爲南司州丁亥周將王廷貴率衆援
歷陽任忠擊破之生擒廷貴等己酉周廣陵義主曹藥率衆入陞
冬十月癸丑大雨雹震十一月己丑詔曰朕君臨四海日旰劬勞
思弘至治未臻斯道而兵車驟出軍費尤煩芻漕控引不能徵賦
夏中亢旱傷農畿內爲甚民失所資歲取無託此則政刑未理陰
陽舛度黎元阻饑君孰與足靖言興念余責在躬宜布惠澤溥沾
氓庶其丹陽吳興晉陵建興義興東海信義陳留江陵等十郡并

謝署卽年田稅祿秩並各原半其丁租半申至來歲秋登十二月
庚辰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河東王叔獻薨

是歲隋
堅墓周

十三年春正月壬午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左光
祿大夫中權將軍護軍將軍鄱陽王伯山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鎮右將軍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爲揚州刺史軍師將軍尚書僕
射晉安王伯恭爲尚書左僕射右將軍丹陽尹徐陵爲中書監領
太子詹事吏部尚書袁憲爲尚書右僕射庚寅呂輕車將軍衛尉
卿宜都王叔明爲南徐州刺史二月甲寅詔賜司馬消難所部周
大將軍田廣等封爵各有差乙亥輿駕親耕籍田夏四月乙巳分
衡州始興郡爲東衡州衡州爲西衡州五月景辰以前鎮西將軍
樊毅爲中護軍六月辛卯以新除中護軍樊毅爲護軍將軍秋九
月癸亥夜大風至自西北發屋拔樹大雷震電冬十月癸未以散

騎常侍丹陽尹毛喜爲吏部尚書護軍將軍樊毅爲鎮西將軍荆
州刺史改鄱陽郡爲吳州壬寅丹丹國遣使獻方物十二月辛巳
彗星見巳亥以翊右將軍衛尉卿沈恪爲護軍將軍

十四年春正月巳酉高宗弗豫甲寅崩于宣福殿時年五十三遺
詔曰朕爰自遘疾曾未浹旬醫藥不瘳便屬大漸終始定分夫復
奚言但君臨寰宇十有四載誠則雖休勿休日慎一日知宗廟之
負重識王業之艱難而邊鄙多虞生民未乂方欲蕩清四海包吞
八荒有志莫從遺恨幽壤皇太子叔寶繼體正嫡年業韶茂纂統
洪基社稷有主羣公卿士文武內外俱罄心力同竭股肱送往事
居盡忠誠之節當官奉職弘翼亮之功務在叶和無違朕意凡厥
終制事從省約金銀之飾不須入壙明器之具皆令用瓦唯使儉
而合禮勿得奢而乖度以日易月既有通規公除之制悉依舊制

在位百司三日一臨四方州鎮五等諸侯各守所職並停奔赴二
月辛卯上謚孝宣皇帝廟號高宗癸巳葬顯寧陵高宗在田之日
有大度幹畧及乎登庸實允天人之望梁室喪亂淮南地並入齊
高宗太建初志復舊境乃運神略授律出師至於戰勝攻取獻捷
相繼遂獲反侵地功實懋焉及周滅齊乘勝略地還達江際矣
史臣曰高宗器度弘厚亦有人君之量焉世祖知冢嗣仁弱弗可
傳於寶位高宗地居姬且世祖情存太伯及乎弗念大事咸悉焉
至於纂業萬機平理命將出師克淮南之地開拓土宇靜謐封國
享國十餘年志大意逸呂梁覆軍大喪師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
由嗚呼蓋德不逮文智不及武雖得失自我無禦敵之略焉

陳書卷五 本紀第五終



陳書卷六



本紀第六

後主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高宗嫡長子也梁承聖二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明年江陵陷高宗遷關右留後主于穰城天嘉三年歸京師立為安成王世子天康元年授寧遠將軍置佐史光大二年為太子中庶子尋遷侍中餘如故太建元年正月甲午立為皇太子十四年正月甲寅高祖崩乙卯始興王叔陵作逆伏誅丁巳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詔曰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攀號擗踊無所迫及朕以哀榮嗣膺寶歷若涉巨川罔知攸濟方賴羣公用匡寡薄思播遺德覃被億兆凡厥遐邇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在位文武及孝悌力田為父後者並賜爵一級孤老

卷之五

鰥寡不能自存者賜穀人五斛帛二匹癸亥以侍中翊前將軍丹陽尹長沙王叔堅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右衛將軍蕭摩訶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樊毅進號征西將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任忠進號鎮南將軍護軍將軍沈恪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平西將軍魯廣達進號安西將軍仁武將軍豐州刺史章大寶爲中護軍乙丑尊皇后爲皇太后宮曰弘範景寅以冠軍將軍晉熙王叔文爲宣惠將軍丹陽尹丁卯立弟叔重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巳巳立妃沈氏爲皇后辛未立皇弟叔儼爲尋陽王皇弟叔慎爲岳陽王皇弟叔達爲義陽王皇弟叔熊爲巴山王皇弟叔虞爲武昌王壬申侍中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伯山進號中權大將軍軍師將軍尚書左僕射晉安王伯恭進號翊前將軍侍中翊右將軍中領軍廬陵王伯仁進號安前將軍鎮南將軍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進號征南將軍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建安王叔卿進號安南將軍以侍中中書監安右將軍徐陵爲左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甲戌設無尋大會於太極前殿三月辛亥詔曰躬推爲勸義顯前經力農見賞事昭往誥斯乃國儲是資民命攸屬豐儉隆替靡不由之夫人賦自古輸藁惟舊沃饒貴于千金磽确至於三易腴瘠旣異盈縮不同詐僞日興簿書歲改稻田使者著自西京不實峻刑聞諸東漢老農懼於祇應俗吏因而侮文輟耒成群游手爲伍永言妨蠹良可太息今陽和在節膏澤潤下宜展春耨以望秋坻其有新闢腴畎進墾蒿萊廣袤勿得度量征租悉皆停免私業久廢咸許占作公田荒縱亦隨肆勤倘良守教耕淳民載酒有茲督課議以賞擢外可爲格班下稱朕意焉癸亥詔曰夫體國經野長世字氓雖因革倘殊弛

此時王
言竟
作書
步涉
矣蓋
自晉
世積

漸使
然非
一朝
矣

張或異至於旁求俊乂爰逮側微用道和羹是隆大厦上智中主咸由此術朕以寡薄嗣膺景祚雖哀疚在躬情慮惛舛而宗社任重黎庶務殷無由自安拱默敢忘康濟思所以登顯髦彥式備周行但空勞宵夢屢勤史卜五就莫來五能不至是用申旦凝慮景夜損懷豈以食玉炊桂無因自達將懷寶迷邦咸思獨善應內外衆官九品以上可各薦一人以會彙征之旨且取備實難舉長或易小大之用明言所施勿得南箕北斗名而非實其有負能仗氣擯壓當時著賓戲以自憐草客嘲以慰志人生一世逢遇誠難亦宜去此幽谷翔茲天路趨銅駝以觀國望金馬而來庭便當隨彼方圓飭之矩矱又詔曰昔睿后宰民哲王御寓雖德稱汪濊明能普燭猶復紆已乞言降情訪道高咨岳牧下聽輿臺故能政若神明事無悔吝朕纂承丕緒思隆大業常懼九重已遠四聰未廣欲

聽昌言不疲痺足若逢廷折無憚批鱗而口柔之辭儻聞於在位腹誹之意或隱於具僚非所以弘理至公緝熙帝載者也內外卿士文武衆司若有智周政術心練治體救民俗之疾苦辯禁網之疎密者各進忠讜無所隱諱朕將虛已聽受擇善而行庶深鑒物情匡我王度已已以侍中尚書左僕射新除翊前將軍晉安王伯恭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新除翊左將軍永陽王伯智爲尚書僕射中護軍章大寶爲豐州刺史夏四月景申立皇子永康公胤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公已下賚帛各有差庚子詔曰朕臨御區宇撫育黔黎方欲康濟澆薄蠲省繁費奢僭乖衷實宜防斷應鏤金銀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屬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疎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蠹患又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民間淫祀祆書諸珍怪事詳爲條制並皆禁絕癸卯詔曰中

歲克定淮泗，爰涉青徐。彼土酋豪，並輸罄誠。款分遣親戚，以爲質任。今舊土淪陷，復成異域。南北阻遠，未得會同。念其分乖，殊有愛戀。夷狄吾民，斯事一也。何獨說禁，使彼離析。外可卽檢任子館，及東館并帶保任在外者，並賜衣糧，頒之酒食。遂其鄉路所之阻遠，便發遣船仗衛送，必令安達。若已預仕宦，及別有事義，不欲去者，亦隨其意。六月癸酉朔，以明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孫瑒爲中護軍。秋七月辛未，大赦天下。是月，江水色赤如血。自京師至于荊州，八月癸未夜，天有聲如風水相擊。乙酉夜亦如之。景戌，以使持節都督緣江諸軍事安西將軍魯廣達爲安左將軍。九月景午，設無尋大會於太極殿，捨身及乘輿御服，大赦天下。辛亥夜，天東北有聲如蟲飛，漸移西北。乙卯，太白晝見。景寅，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司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豫章王

叔英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詔曰：朕以寡薄，嗣守鴻基。哀憚切慮，疹恙纏織。訓俗少方，臨下靡算。懼甚踐冰，慄同馭朽。而四氣易流，三光遄至。纓紱列陛，玉帛克庭。具物匪新，節序疑舊。緬思前德，永慕昔辰。對軒闥而哽心，顧展筵而慄氣。思所以仰遵遺構，俯勵薄躬。陶鑄九流，休息百姓。用弘寬簡，取叶陽和。可大赦天下。改太建十五年爲至德元年。以征南將軍江州刺史新除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爲中衛大將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江州刺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司馬消難進號車騎將軍，宣惠將軍丹陽尹晉熙王叔文爲揚州刺史，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任忠爲領軍將軍，安左將軍魯廣達爲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祠部尚書江總爲吏部尚書。癸卯，立皇子深

爲始安王二月丁丑以始興王叔重爲揚州刺史夏四月戊戌文州刺史李幼榮獻馴象己丑以前輕車將軍揚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爲江州刺史秋八月丁卯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沙王叔堅爲司空九月丁巳天東南有聲如蟲飛冬十月丁酉立皇弟叔平爲湘東王叔敖爲臨賀王叔宣爲陽山王叔穆爲西陽王叔戊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徐陵卒癸巳立皇弟叔儉爲南安王叔澄爲南郡王叔興爲沅陵王叔韶爲岳山王叔純爲新興王十二月景辰頭和國遣使獻方物司空長沙王叔堅有罪免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內有青黃色隆隆若雷聲

二年春正月丁卯分遣大使巡省風俗平南將軍豫州刺史魯廣達進號安南將軍癸巳大赦天下夏五月戊子以尚書僕射永陽王伯智爲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輕車將軍江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爲信威將軍湘州刺史仁威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重爲江州刺史信武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南平王嶷爲揚州刺史吏部尚書江總爲尚書僕射秋七月戊辰以長沙王叔堅爲侍中鎮左將軍壬午太子加元服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爲父後者各賜一級鰥寡癯老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九月癸未太白晝見冬十月己酉詔曰耕鑿自足乃曰淳風貢賦之興其來尚矣蓋由庾極務不獲已而行焉但法令滋章姦盜多有俗尚澆詐政鮮惟良朕日旰夜分矜一物之失所泣辜罪已愧三千之未措望訂初下使彊蔭兼出如聞貧富均起單弱重弊斯豈振窮扇暘之意歟是乃下吏箕歛之苛也故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太建十四年望訂租調逋未入者並悉原除在事百僚辯斷庶務必去

取平允無得便公害民爲已聲績妨紊政道十一月景寅大赦天下壬申盤盤國遣使獻方物戊寅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庚午以鎮左將軍長沙王叔堅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征西將軍荊州刺史樊毅爲護軍將軍守吏部尚書領著作陸瓊爲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袁敬加特進三月辛酉前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夏四月庚戌豐州義軍主陳景詳斬大寶傳首京師秋八月戊子夜老人星見己酉以左民尚書謝伸在爲吏部尚書九月甲戌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袁敬卒冬十月己丑丹丹國遣使獻方物十一月己未詔曰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聖祖述憲章之典並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興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訓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靈寢忘處鞠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愴息今雅道雍熙由庚得所斷琴故

履零落不追閱筭開書無因循復外可詳之禮典改築舊廟蕙房桂棟咸使惟新芳馨潔滌以時饗奠辛巳輿駕幸長干寺大赦天下十二月景戌太白晝見辛卯皇太子出太學講孝經戊戌講畢辛丑釋奠于先師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卿士癸未高麗國遣使獻方物是歲蕭端死子琮代立

四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堯施諫鼓禹拜昌言求之異等久著前徽舉以淹滯復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王之切務朕以寡昧不承鴻緒未明虛已日旰興懷萬機多紊四聰弗達思聞蹇諤採其謀計王公已下各荐所知旁詢管庫爰及輿阜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親加聽覽佇於啓沃中權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伯山進號鎮衛將軍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進號驃騎大將軍鎮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沙王叔堅進號中軍大

將軍安南將軍晉安王伯恭進號鎮右將軍翊右將軍宜都王叔明進號安右將軍二月景戌以鎮右將軍晉安王伯恭為特進景申立皇弟叔謨為巴東王叔顯為臨江王叔坦為新會王叔隆為新寧王夏五月丁巳立皇子莊為會稽王秋九月甲午輿駕幸玄代湖肆作肆艦艦閱武宴群臣賦詩戊戌以鎮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伯山為東揚州刺史智武將軍岳陽王叔慎為丹陽尹丁未百濟國遣使獻方物冬十月癸亥尚書僕射江總為尚書令吏部尚書謝仲為尚書僕射十一月己卯詔曰惟刑止暴惟德成物三才是資百王不改而世無抵角時鮮犯鱗涓橋驚馬弗聞廷爭桃林逸牛未見其旨雖剽悍輕侮理從鉗鈇蠢愚杜默宜肆矜弘政之良哉明慙則哲求諸刑措安可得乎是用屬寤寐以軫懷負黼宸而於邑復茲合璧輪缺連珠緯絳黃鍾獻呂和氣始萌玄英

告中履長在御因時宥過抑乃斯得可大赦天下

禎明元年春正月景子以安前將軍衡陽王伯信進號鎮前將軍安東將軍吳興太守廬陵王伯仁為特進智武將軍丹陽尹岳陽王叔慎為湘州刺史仁武將軍義陽王叔達為丹陽尹戊寅詔曰相皇大庭鼓淳和於曩日姬王羸后被澆風於末載刑書已鑄善化匪融禮義既乖姦宄斯作何其淳朴不反浮華競扇者歟朕居中御物納隍在睠頻恢天網屢絕三邊元元黔庶終罹五辟蓋乃康哉寡薄抑焉法令滋章是用當宁弗怡矜此向隅之意今三元具序萬國朝辰靈芝獻於始陽膏露凝於聿歲從春施令仰乾布德思與九有惟新七政可大赦天下改至德五年為禎明元年乙未地震癸卯以鎮前將軍衡陽王伯信為鎮南將軍西衡州刺史二月丁未以特進鎮右將軍晉安王伯恭進號中衛將軍中書令

建安王叔卿爲中書監丁卯詔至德元年望訂租調遺未入者並
原之秋八月癸卯老人星見丁未以車騎將軍蕭摩訶爲驃騎將
軍九月乙亥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爲驃騎大
將軍庚寅蕭琮所署尚書令太傅安平王蕭巖中軍將軍荊州刺
史義興王蕭瓛遣其都官尚書沈君公詣荊州刺史陳紀請降辛
卯巖等率文武男女十萬餘口濟江甲午大赦天下冬十一月乙
亥割揚州吳郡置吳州割錢塘縣爲郡屬焉景子以蕭巖爲平東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蕭瓛爲安東將軍吳州刺史丁
亥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兼司徒十二月景
辰以前鎮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鎮
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前中衛將軍晉安王伯恭爲中衛將軍
右光祿大夫

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恮爲東陽王恬爲錢塘王是月遣散騎
常侍周羅暎帥兵屯峽口夏四月戊申有群鼠無數自蔡州岸入
石頭渡淮至于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戊午以左民尚書蔡
徵爲吏部尚書是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五月壬午以安前將軍
廬陵王伯仁爲特進甲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如數斗自天墜鎔
所有聲隆隆如雷鐵飛出牆外燒民家六月戊戌扶南國遣使獻
方物庚子廢皇太子胤爲吳興王立軍師將軍揚州刺史始安王
深爲皇太子辛丑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南平王嶷進號鎮南將軍
忠武將軍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彥進號安北將軍會稽王莊爲翊
前將軍揚州刺史宣惠將軍尚書令江總進號中權將軍雲麾將
軍太子詹事袁憲爲尚書僕射尚書僕射謝朏爲特進寧遠將軍
新除吏部尚書蔡徵進號安右將軍甲辰以安右將軍魯廣達爲

中領軍丁巳大風至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城淮渚暴溢漂沒舟
乘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蕃爲吳郡王辛丑以度支尚書領大著作
姚察爲吏部尚書己酉輿駕幸莫府山大校獵十一月丁卯詔曰
夫議獄緩刑皇王之所垂範勝殘去殺仁人之所用心自晝冠旣
息刻吏斯起法令滋章手足無措朕君臨區宇屬當澆末輕重之
典在政未康小大之情興言多愧眷茲狴狴有軫哀矜可克日於
大政殿訊獄壬申以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南平王嶷爲征西將軍
郢州刺史安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彥爲安南將軍江州刺
史軍師將軍南海王虔爲安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景子立皇弟叔
榮爲新昌王叔匡爲太原王是月隋遣晉王廣衆軍來伐自巴蜀
沔漢下流至廣陵數十道俱入緣江鎮戍相繼奏聞時新除湘州
刺史施文慶中書舍人沈客卿掌機密用事並抑而不言故無備

禦

三年春正月乙丑朔霧氣四塞是日隋總管賀若弼自北道廣陵
濟京口總管韓擒虎趣橫江濟采石自南道將會弼軍景寅采石
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內外戒嚴以
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爲都督遣南
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臯文奏將兵鎮南豫州
庚午賀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韓擒虎又陷南豫州文奏敗還至
是隋軍南北道並進後主遣驃騎大將軍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
室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闍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
孔範屯寶田寺己卯鎮東大將軍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
辛巳賀若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南甲申後主遣衆軍與弼
合戰衆軍敗績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散兵力戰不能拒

弼進攻宮城燒北掖門是時韓擒虎率衆自新林至于石子岡任忠出降於擒虎仍引擒虎經朱雀航趣宮城自南掖門而入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內尚書令江總吏部尚書姚察度支尚書袁權前度支尚書王瑗侍中王寬在省中後主聞兵至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于井表憲侍側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又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焉及夜爲隋軍所執景戌晉王廣入據京城三月己巳後主與王公百司發自建業入于長安隋仁壽四年十一月壬子薨於洛陽時年五十二追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謚曰煬葬河南洛陽之芒山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高祖拔起龍啟有雄桀之姿始佐下藩奮英奇之略弭節南海職思靜亂援旗北邁義在勤王掃侯景於

既成拯梁室於已墜天網絕而復續國步屯而更康百神有主不失舊物魏王之延漢鼎祚宋武之反晉乘輿懋績鴻勳無以尚也于時內難未弭外隣勅敵王琳作梗於上流周齊搖蕩於江漢畏首畏尾若存若亡此之不圖遽移天歷雖皇靈有眷何其速也然志度弘遠懷抱豁如或取士於仇讎或擢才於亡命掩其受金之過宥其吠堯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能得其死力故乃決機百勝成此三分方諸鼎峙之雄足以無慙權備矣世祖天姿叡哲清明在躬早預經綸知民疾苦思擇令典庶幾至治德刑並用戡濟艱虞群兇授首疆隣震懾雖忠厚之化未能及遠恭儉之風足以垂訓若不尚明察則守文之良主也臨川年長於成王過微於太甲宣帝有周公之親無伊尹之志明辟不復桐宮遂往欲加之罪其無辭乎高宗爰自在田雅量宏廓登庸御極民歸其厚惠以使下

寬以容衆智勇爭奮師出有名揚旆分麾風行電掃闢土千里奄
有淮泗戰勝攻取之勢近古未之有也既而君侈民勞將驕卒惰
帑藏空竭折衄師徒於是秦人方彊遂窺兵於江上矣李克以爲
吳之先亡由乎數戰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
民未有不亡者也信哉言乎高宗始以寬大得人終以驕侈致敗
文武之業墜于茲矣後主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既屬邦國殄
瘁不知稼穡艱難初懼阽危屢有哀矜之詔後稍安集復扇淫侈
之風賓禮諸公唯寄情於文酒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軸謀謨所
及遂無骨鯁之臣權要所在莫匪侵漁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
耽荒爲長夜之飲嬖寵同豔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衆叛親
離臨機不寤自投於井巽以苟生視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
遐觀列辟纂武嗣興其始也皆欲齊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視五帝

俯協三王然而靡不有初克終蓋寡其故何哉並以中庸之有懷
可移之性口存於仁義心怵於嗜慾仁義利物而道遠嗜欲遂性
而便身便身不可久違道遠難以固志佞諂之倫承顏候色因其
所好以悅導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順流而決壅非夫感靈辰象降
生明德孰能遺其所樂而以百姓爲心哉此所以成康文景千載
而罕遇癸辛幽厲靡代而不有毒被宗社身嬰戮辱爲天下笑可
不痛乎古人有言亡國之主多有才執考之梁陳及隋信非虛論
然則不崇教義之本偏尚淫麗之文徒長澆僞之風無救亂亡之
禍矣

史臣曰後主昔在儲宮早標令德及南面繼業寔允天人之望矣
至於禮樂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藝廣闢四門是以待詔之
徒爭趨金馬稽古之秀雲集石渠且梯山航海朝貢者往往歲至

矣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朝章大典方參議焉文案薄領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陳後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慶沈客卿之徒專掌軍國要務茲黥左道以衰刻爲功自取身榮不存國計是以朝經墮廢禍生隣國斯亦運鍾百六鼎玉遷變非唯人事不昌蓋天意然也

案叔寶恣情聲色極意土木又多殺諫臣不知事大其之國去家之自取之史臣之說魏鄭公一論可爲格言陳室興亡蔽於斯矣

曲爲羅漳蓋其其文也察亦在押客之流故其詞多怨也至此論之歸咎天之意不知

陳書卷六

本紀第六晉及左爲說之與古史法異矣

陳書卷七

列傳第一

高祖章皇后

世祖沈皇后

廢帝王皇后

高宗柳皇后

後主沈皇后

張貴妃

周禮王者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然受命繼體之主非獨外相佐也蓋亦有內德助焉漢魏已來六宮之職因襲增置代不同矣高祖承微接亂光膺天歷以朴素自處故後宮員位多闕世祖天嘉初詔立後宮員數始置貴妃貴嬪貴姬三人以擬古之三夫人又置淑媛淑儀淑容昭



嘉山生園
氏蘭閣

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九人以擬古之九嬪又置婕妤容華充華承徽烈榮五人謂之五職亞於九嬪又置美人才人良人三職其職無員數號為散位世祖性恭儉而嬪嬙多闕高宗後主內職無所改作今之所綴略備此篇

高祖宣皇后章氏諱要兒吳興烏程人也本姓鈕父景明為章氏所養因改焉景明梁代官至散騎侍郎後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而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基功之服則一爪先折高祖先娶同郡錢仲芳女早卒後乃聘后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高祖自廣州南征交趾命后與衡陽王昌隨世祖由海道歸于長城侯景之亂高祖下至豫章后為景所囚景平而高祖為長城縣公后拜夫人及高祖踐祚永定九年立為皇后追贈后父景

明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拜后母蘇安吉縣君二年安吉君卒與后父合葬吳興明年追封后父為廣德縣侯邑五百戶謚曰溫高祖崩后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定計祕不發喪召世祖入纂事在蔡景歷及侯安都傳世祖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官曰慈訓廢帝即位尊后為太皇太后光大二年后下令黜廢帝為臨海王命高宗嗣位太建元年尊后為皇太后二年三月丙申崩于太極殿時年六十五遺令喪事所須並從儉約諸有饋奠不得用牲牢其年四月群臣上謚曰宣太后祔葬萬安陵后親屬無在朝者唯族兄鈕洽官至中散大夫

世祖沈皇后諱妙容吳興武康人也父法深梁安前中錄事參軍后年十餘歲以梁大同中歸于世祖高祖之討侯景世祖時在吳興景遣使收世祖及后景平乃獲免高祖踐祚永定元年后為臨

高宗
廢位
廢位
事見
此稍
詳

川王妃世祖卽位爲皇后追贈后父法深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封建成縣侯邑五百戶謚曰恭追贈后母高綏安縣君謚曰定廢
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官曰安德時高宗與僕射到仲舉舍人劉
師知等並受遺輔政師知與仲舉恒居禁中參決衆事而高宗爲
揚州刺史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高宗權重陰忌之
乃矯勅謂高宗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高宗將出
而諮議毛喜止之曰今若出外便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
翁不可得也高宗乃稱疾召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先入言之於
后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廢帝帝
曰此自師知等所爲非朕意也喜出以報高宗高宗因囚師知自
入見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短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治罪
其夜於獄中賜死自是政無大小盡歸高宗后憂悶計無所出乃

密賂宦者蔣裕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郡反冀因此以圖高宗
安國事覺並爲高宗所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恐連逮黨
與並殺之高宗卽位以后爲文皇后陳亡入隋大業初自長安歸
于江南頃之卒后兄欽隨世祖征伐以功至貞威將軍安州刺史
世祖卽位襲爵建城侯加通直散騎常侍持節會稽等九郡諸軍
事明威將軍會稽太守入爲侍中左衛將軍衛尉卿光大中爲尚
書右僕射尋遷左僕射欽素無技能奉已而已高宗卽位出爲雲
麾將軍義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太建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侍中
特進翊左將軍謚曰成子觀嗣頗有學識官至御史中丞
廢帝王皇后金紫光祿大夫固之女也天嘉元年爲皇太子妃廢
帝卽位立爲皇后廢帝爲臨海王后爲臨海王妃至德中薨后生
臨海嗣王至澤至澤以光大元年爲皇太子太建元年襲封臨海

嗣王尋爲宣惠將軍置佐史陳亡入長安

高宗柳皇后諱敬言河東解人也曾祖世隆齊侍中司空尚書令
貞陽忠武公祖暉有重名於梁代官至祕書監贈侍中中護軍父
偃尚梁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大寶中爲鄱陽太守卒官
后時年九歲幹理家事有若成人侯景之亂后與弟盼往江陵依
梁元帝元帝以長城公主之故待遇甚厚及高宗赴江陵元帝以
后配焉承聖二年后生後主於江陵明年江陵陷高宗遷于關右
后與後主俱留穰城天嘉二年與後主還朝后爲安成王妃高宗
卽位立爲皇后后美姿容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初高宗居鄉
里先娶吳興錢氏女及卽位拜爲貴妃甚有寵后傾心下之每尚
方供奉之物其上者皆推於貴妃而已御其次焉高祖崩始興王
叔陵爲亂後主賴后與樂安君吳氏救而獲免事在叔陵傳後主

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宮曰弘範當是之時新失淮南之地隋師臨
江又國遭天喪後主病瘞不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
防守及百司衆務雖假以後主之命實皆決之於后後主瘡愈乃
歸政焉陳亡入長安大業十一年薨於東都年八十三葬洛陽之
却山后性謙謹未嘗以宗族爲請雖衣食亦無所分遺弟盼大建
中尚世祖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卽位以帝舅加散騎常
侍盼性愚戇使酒嘗因醉乘馬入殿門爲有司所劾坐免官卒於
家贈侍中中護軍后從祖弟莊清警有鑒識太建末爲太子洗馬
掌東宮管記後主卽位稍遷至散騎常侍衛尉卿禎明元年轉右
衛將軍兼中書舍人領雍州大中正自盼卒後太后宗屬唯莊爲
近兼素有名望由是深被恩遇尋遷度支尚書陳亡入隋爲岐州
司馬

後主沈皇后諱菱華儀同三司望蔡貞憲侯君理女也母卽高祖女會稽穆公主主早亡時后尚幼而毀瘠過甚及服畢每至歲時朔望恒獨坐涕泣哀動左右內外咸敬異焉太建三年納爲皇太子妃後主卽位立爲皇后后性端靜寡嗜慾聰敏彊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初後主在東宮而后父君理卒后居憂處於別殿哀毀逾禮後主遇后旣薄而張貴妃寵傾後宮後宮之政並歸之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而居處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唯尋閱圖史誦佛經爲事陳亾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薨后自爲哀辭文甚酸切隋煬帝每所巡幸恒令從駕及煬帝爲宇文化及所害后自廣陵過江還鄉里不知所終后無子養孫姬子胤爲已子后宗族多有顯官事在君理傳后叔君公自梁元帝敗後常在江陵禎明中與蕭嘽蕭巖率衆叛隋歸朝後主擢爲太子詹

事君公博學有才辯善談論後主深器之陳亡隋文帝以其叛已命斬于建康

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家貧父兄以織席爲事後主爲太子以選入宮是時龔貴嬪爲良娣貴妃年十歲爲之給使後主見而說焉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卽位拜爲貴妃性聰惠甚被寵遇後主每引貴妃與賓客遊宴貴妃薦諸宮女預焉後宮等咸德之競言貴妃之善由是愛傾後宮又好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宮中聚諸妖巫使之鼓舞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妃必先知之以白後主由是益重妃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及隋軍陷臺城妃與後主俱入于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貴妃勝於青溪中橋

据張麗華爲高顯所殺廣才恨之而云廣命何廣之恨得此名也史之不信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考覽記書參詳故老云後主初卽位以始

興王叔陵之亂被傷臥于承香閣下時諸姬並不得進唯張貴妃侍焉而柳太后猶居栢梁殿卽皇后之正殿也後主沈皇后素無寵不得侍疾別居求賢殿至德二年乃於光熙殿前起臨春綺綺望仙三閣閣高數丈竝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並以沈檀香木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暎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植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選宮

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誦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而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鑒特聰惠有神采進止閑暇容色端麗每瞻視矚目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於閣上靚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疆記善候人主顏色是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後主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挂於理者但求哀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啓其事而後從容爲言之大臣有不從者亦因而讚之所言無不聽於是張孔之勢薰灼四友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闔宮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貴賈無常綱紀替亂矣

史臣曰詩表關雎之德易著乾坤之基然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若夫作儷天則變贊王化則宜太后有其懿焉

後主紀及此傳親鄭公之語未知思慮何
文時即有此耶抑後人所增益也
史臣之過則以為諱惡之義而以鄭公証其
事之為無淫此亦史家之一法

陳書卷七 列傳第一 終

十晚

魏川世鳳圖
氏圖

陳書卷八

魏川世鳳圖
氏圖

列傳第二

杜僧明

周文育

侯安都

杜周皆降將也高祖倚之安都敗而釋之此高祖之大度也安都我高祖之子以奉世祖而卒不免于賜死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也形貌眇小而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梁大同中盧安興為廣州南江督護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並為安興所啓請與俱行頻征徼獠有功為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材幹預在征伐安興死僧明復副其子子雄及交州土豪李賁反逐刺史蕭諮諮奔廣州臺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罔討賁時春草已生瘴癘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不聽蕭諮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眾並憚役

潰散禁之不可乃引其餘兵退還蕭詧啓子雄及罔與賊交通逗留不進梁武帝勅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並雄豪任俠家屬在南江天合謀於衆曰盧公累代待遇我等亦甚厚矣今見枉而死不能爲報非丈夫也我弟僧明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侯祭孫盧然後待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無恨矣衆咸慷慨曰是願也唯足下命之乃與周文育等率衆結盟奉子雄弟子略爲主以攻刺史蕭暎子略頃城南天合頃城北僧明文育分據東西吏人並應之一日之中衆至數萬高祖時在高要聞事起率衆來討大破之殺天合生擒僧明及文育等高祖並釋之引爲主帥高祖征交阯及討元景仲僧明文育並有功侯景之亂俱隨高宗入援京師高宗於始興破蘭裕僧明爲前鋒擒裕斬之又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被傷高

祖馳往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乘馬與數十人復進衆皆披靡因而乘之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仕又據大阜入瀨石以逼高祖高祖遣周文育爲前軍與僧明擊走之遷仕與寧都人劉奎尚併力將襲南康高祖又令僧明與文育等拒之相持連戰百餘日卒擒遷仕送于高祖軍及高祖下南康留僧明頃西昌督安成廬陵二郡軍事元帝承制授假節清野將軍新州刺史臨江縣子邑三百戶侯景遣于慶等寇南江高祖頃豫章會僧明爲前驅所向克捷高祖表僧明爲長史仍隨東討軍至蔡州僧明率麾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以功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南兗州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五百戶仍領晉陵太守承聖二年從高祖北圍廣陵加使持節遷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餘如故荊州陷高祖使僧明率吳明徹等隨侯瑱西援於江州病卒時年四十六

贈散騎常侍謚曰威世祖卽位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天嘉二年配享高祖廟庭子晉嗣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五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能及義興人周蒼爲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姊並長大困於賦役蒼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爲己子母遂與之及蒼秩滿與文育還都見於太子詹事周捨請製名字捨因爲立名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弘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文育文育不之省也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司州刺史陳慶之與蒼同郡素相善啓蒼爲前軍軍主慶之使蒼將五百人往新蔡懸瓠慰勞白水蠻蠻謀執蒼以入魏

事覺蒼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之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蒼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加贈遺而遣之葬訖會盧安興爲南江督護啓文育同行累征徕獠所在有功除南海令安興死後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爲高祖所敗高祖赦之語在僧明傳後監州王勸以文育爲長流令深被委任勸被伐文育欲與勸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人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旦日辭勸勸問其故文育以告勸乃遣之高祖在高要聞其還也大喜遣人迎之厚加賞賜分麾下配焉高祖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克蘭裕樓歐陽頎皆有

後

功高祖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因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高祖乃表文育爲府司馬。李遷仕之，據大臯，遣其將杜平虜入瀨石，魚梁作城。高祖命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聞平虜敗，留老弱於大臯，悉選精兵自將以攻文育。其鋒甚銳，軍人憚之。文育與戰，遷仕稍却，相持未解。會高祖遣杜僧明來接，別破遷仕水軍，遷仕衆潰，不敢過大臯，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假節，雄信將軍，義州刺史。遷仕又與劉季尚謀拒義軍。高祖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稜築城於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擒遷仕。高祖發自南康，遣文育將兵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遂據其城。累前後功，除游騎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東遷縣侯，邑五百戶。高祖軍至白

茅灣，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爲軍鋒。平南陵、鵲頭諸城，及至姑熟，侯景將侯子鑒戰破之。景平，授通直散騎常侍，改封南移縣侯，邑一千戶。拜信義太守，累遷南丹陽、蘭陵、晉陵太守，智武將軍，散騎常侍。高祖誅王僧辯，命文育督衆軍會世祖於吳興，圍杜龕，克之。又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世祖爲彪所襲，文育時頓城北香巖寺，世祖夜往趨之，因共立柵，頃之，彪又來攻，文育悉力苦戰，彪不能克，遂破平彪。高祖以侯瑱擁據溫州，命文育討之，仍除都督南豫州諸軍事，武威將軍，南豫州刺史，率兵聚淦城，未克。徐嗣徽引齊寇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京，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噪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硯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舫，艦與戰，跳入艦，斬硯，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時。

高祖拒關傲於白城適與文育大會將戰風急高祖曰兵不逆風
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而進衆軍從之風亦
暴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徙頓對之頻戰功最
加平西將軍進爵壽昌縣公并給鼓吹一部廣州刺史蕭勃舉兵
踰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遣其弟
孝勣守郡城自出豫章據于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相會
又遣其別將歐陽頔頓軍苦竹灘傳泰據墟口城以拒官軍官軍
船少孝頃有舫艦三百艘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
羊東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柵時官軍食盡並欲退還
文育不許乃使人間行遣周迪書約爲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
喜許饋糧餉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豫章郡
所立柵僞退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信宿達

芊韶芊韶上流則歐陽頔蕭勃下流則傳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
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歐陽頔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
威將軍周鐵虎與長史陸山水襲頔擒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頔乘
舟而譙以巡傳泰城下因而攻泰克之蕭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
慄莫能自固其將譚世遠斬勃欲降爲人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
徹持勃首以降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高祖遣侯安都助文育攻
之孜降文育孝頃退走新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鎮南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廣衡交等州諸軍事江州刺史王琳
擁據上流詔命侯安都爲西道都督文育爲南道都督同會武昌
與王琳戰於沌口爲琳所執後得逃歸語在安都傳尋殺使持節
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壽昌縣公給鼓吹一部及周
迪破余孝頃孝頃子公颺弟孝勣猶據舊柵扇動南土高祖復遣

文育及周迪黃法蕘等討之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軍來會衆且萬人文育遣吳明徹爲水軍配周迪運糧自率衆軍入象牙江城於金口公颺領五百人僞降謀執文育事覺文育囚之送于京師以其部曲分隸衆軍乃捨舟爲步軍進據三陂王琳遣將曹慶部兵二千人以救孝勸慶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所領徑攻周迪吳明徹軍迪等敗績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害文育以應衆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軍多若取曇朗人人驚懼亡立至矣不如推心以撫之初周迪之敗也棄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迪書文育喜齎示曇朗曇朗害之於座時年五十一高祖聞之卽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愍初文育之據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

下軍人掘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迪敗文育見殺天嘉二年有詔配享高祖廟庭子寶安嗣文育本族兄景曜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

寶安字安民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遊逸好狗馬樂馳騁靡衣媮食文育之爲晉陵以征討不遑之郡令寶安監知郡事尤聚惡少年高祖患之及文育西征敗績繫於王琳寶安便折節讀書與士君子遊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除員外散騎侍郎文育歸復除貞威將軍吳興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徵寶安還起爲猛烈將軍領其舊兵仍令南討世祖卽位深器重之寄以心膂精卒利兵多配焉及平王琳頗有功周迪之破熊曇朗寶安南人窮其餘燼天嘉二年重除雄信將軍吳興太守襲封壽昌縣公三年征留異爲侯安都前軍異平除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四年

授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貞毅將軍南徐州刺史徵爲左衛將軍加信武將軍尋以本官領衛尉卿又進號仁威將軍天康元年卒時年二十九贈侍中左衛將軍謚曰成子翳嗣寶安卒後翳亦爲偏將征歐陽紘平定淮南並有功封江安縣伯邑四百戶歷晉陵定遠二郡太守太建九年卒時年二十四贈電威將軍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世爲郡著姓父文捍少仕州郡以忠謹稱安都貴後官至光祿大夫始興內史秩中二千石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爲五言詩亦頗清靡兼善騎射爲邑里雄豪梁始興內史蕭子範辟爲主簿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高祖入援京邑安都引兵從高祖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克平侯景並力戰有功元帝授猛烈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富川縣子邑三百戶隨高祖鎮京口除蘭陵太守高祖謀襲王僧辯諸將莫有知者

唯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趨石頭高祖自率馬步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弗之覺也石頭城北接崗阜雉堞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逼僧辯臥室高祖大軍亦至與僧辯戰于聽事前安都自內閣出腹背擊之遂擒僧辯紹泰元年以功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高祖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及高祖至以安都爲水軍於中流斷賊糧運又襲秦郡破嗣徽柵收其家口并馬驢輜重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

信餉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等見之。大懼。尋而請
和高祖聽其還北。及嗣徽等濟江。齊之餘軍猶據採石。守備甚嚴。
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獲。明年春。詔安都率兵鎮梁山。以備齊。徐
嗣徽等復入丹陽。至湖熟。高祖追安都。還率馬步拒之於高橋。又
戰於耕壇南。安都率十二騎突其陣。破之。生擒齊儀。同乞伏無勞。
又刺齊將東方老墮馬。會賊騎至。救老獲免。賊北渡蔣山。安都又
與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使從弟曉軍主張纂前犯其陣。曉被槍
墜馬。張纂死之。安都馳往救曉。斬其騎士十一人。因取纂尸而還。
齊軍不敢逼。高祖與齊軍戰於莫府山。命安都領步騎千餘人。自
白下橫擊其後。齊軍大敗。安都又率所部追至攝山。俘獲首虜不
可勝計。以功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給鼓吹一部。又進號平南將
軍。改封西江縣公。仍都督水軍。出豫章。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討蕭

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斬勃。并擒其將歐陽頎。傅泰等。唯余孝頃與
勃子孜猶據豫章之石頭。作兩城。孝頃與孜各據其一。又多設船
艦。夾水而陳。安都至。乃銜枚夜燒其艦。文育率水軍。安都領步騎
登岸。結陣。孝頃俄斷後路。安都乃令軍士多伐松木。豎柵列營。漸
進。頻戰屢克。孜乃降。孝頃奔歸新吳。請人子爲質。許之。師還。以功
進號鎮北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率衆會於武昌。與周文育西
討王琳。將發。王公已下餞於新林。安都躍馬渡橋。人馬俱墮水中。
又坐船內。墜於櫓井。時以爲不祥。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
亦卽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爭。稍不平。軍至郢
州。琳將潘純陁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能克。而王
琳至于弇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往沌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
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績。安都與周文

育徐敬成並爲琳所囚。琳搃以一長鎖繫之，置于榻下，令所親官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湓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許厚賂于晉。子晉乃僞以小船依榻而釣，夜載安都、文育、敬成上峽，入深草中，步投官軍，還都自劾，詔並赦之，復其官爵。尋爲丹陽尹，出爲都督南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南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孝勣。及王琳將曹慶常衆愛等，安都自宮亭湖出松門，躡衆愛後，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安都回取大艦，值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破之，生擒炅、協、孝勣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炅、協敗，乃詣安都降。安都又進軍於禽奇洲，破曹慶常衆愛等，焚其船艦。衆愛奔于廬山，爲村人所殺，餘衆悉平。還軍至南皖，而高祖崩，安都隨世祖還朝，仍與羣臣定議，翼奉世祖。時世祖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

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璽，又手解世祖髮，推就喪次。世祖卽位，遷司空，仍爲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王琳下至柵口，大軍出頓蕪湖，時侯瑱爲大都督，而指麾經略，多出安都。天嘉元年，增邑千戶。及王琳敗走入齊，安都進軍湓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仍別奉中旨，迎衡陽獻王昌。初，昌之將入也，致書於世祖，辭甚不遜。世祖不懌，乃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番，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昌濟漢而薨，以功進爵清遠郡公，邑四千戶。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出其右。」安都父文捍爲始興內史，卒於官。世祖徵安都還京，師爲發喪，尋起復本官，贈其父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拜其母爲清遠國太夫人。仍迎還都，母固求停鄉里，上乃下詔改桂陽之

汝城縣爲廬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爲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曉爲刺史安都第三子秘年九歲上以爲始興內史並令在鄉侍養其年改封安都桂陽郡公王琳敗後周兵入據巴湘安都奉詔西討及留異擁據東陽又奉詔東討異本謂臺軍由錢塘江而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于永康異大恐奔桃枝嶺處嶺谷閒於巖口豎柵以拒王師安都作連城收異躬自接戰爲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摩軍容止不變因其山壠之勢迮而爲堰天嘉三年夏潦水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雉異與第二子忠臣脫身奔晉安安都虜其妻子盡收其人馬甲仗振旅而歸以功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增邑并前五千戶仍還本鎮其年吏民詣闕表請立碑頌美安都功績詔許之自王琳平後安都勲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數招聚

文武之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介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爲之賓客齋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歸安都世祖性嚴察深銜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驕橫每有表啓封訖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侍讌酒酣或其踞傾倚嘗陪樂遊襍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便借供帳水飴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世祖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初重雲殿災安都率將士帶甲入殿帝甚惡之自是陰爲之備又周迪之反朝望當使安都討之帝乃使吳明徹討迪又頻遣臺使案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安都內不自安三年冬遣其別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蔡景歷并

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具奏之，希旨稱安都謀反，世祖慮其不受制，明年春乃除安都爲都督江吳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自京口還都，部伍入于石頭，世祖引安都醢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于尚書朝堂，於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舍人蔡景歷表以示於朝，乃詔曰：昔漢厚功臣，韓彭肇亂，晉倚蕃牧，敦約稱兵，託六尺於龐萌，野心竊發，寄股肱於霍禹，凶謀潛構，追惟往代，挺逆一揆，永言自古，患難同規，侯安都素乏遙圖，本慙令德，幸屬興運，預奉經綸，拔跡行間，假之毛羽，推於偏帥，委以馳逐，位極三槐，任居四嶽，名器隆赫，禮數莫儔，而志唯矜已，氣在陵上，招聚逋逃，窮極輕狡，無賴無行，不畏不恭，受賑專征，剽掠一逞，推轂所鎮，哀歛無厭，寄以徐蕃，接鄰齊境，貿遷禁貨，鬻賣居民，椎埋發掘，毒流泉壤，睚眦僵尸，罔顧彝

年

憲，朕以爰初構，緒頗著功績，飛驂代邸，預定嘉謀，所以淹抑有司，每懷遵養，杜絕百辟，日望自新，款襟期於話言，推丹赤於造次，策馬甲第，羽林息警，置酒高堂，陛戟無衛，何嘗內隱片嫌，去柏人而勿宿，外協猜防，人成臯而不留，而勃戾不悛，驕暴滋甚，招誘文武，密懷異圖，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獲中書舍人蔡景歷啓，稱侯安都去月十日，遣別駕周弘實來景歷私省宿，訪問禁中，具陳反計，朕猶加隱忍，待之如初，爰自北門，遷授南服，受命經停，姦謀益露，今者欲因初鎮，將行不軌，此而可忍，孰不可容，賴社稷之靈，近侍誠慙，醜情彰暴，逆節顯聞，外可詳案舊典，速正刑書，止在同謀，餘無所問，明日於西省賜死，時年四十四，尋有詔宥其妻子，家口葬以士禮，喪事所須，務加資給，初高祖在京城，嘗與諸將醢，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

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慙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安都長子敦年十二為員外散騎侍郎天嘉二年墮馬卒追謚桂陽國愍世子太建三年高宗追封安都為陳集縣侯邑五百戶子亶為嗣安都從弟曉累從安都征討有功官至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東衡州刺史懷化縣侯邑五百戶天嘉三年卒年四十一

史臣曰杜僧明周文育並樹功業成於興運頗牧韓彭足可連類矣侯安都請異向時權踰曩日因之以侵暴加之以縱誕苟曰非夫逆亂奚用免於亡滅昔漢高醜之為賜宋武拉於坐右良有以而然也

陳書卷八

列傳第二終

十六燈下

西川中鳳
氏唐開南

陳書卷九

西川中鳳
氏唐開南

列傳第三

侯瑱

歐陽頎

子純

吳明徹

裴子烈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國人也父弘遠世為西蜀酋豪蜀賊張文萼據白崖山有眾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蕭範命弘遠討之弘遠戰死瑱固請復讐每戰必先鋒陷陣遂斬文萼由是知名因事範範委以將帥之任山谷夷獠不賓附者並遣瑱征之累功授輕車府中兵參軍晉康太守範為雍州刺史瑱除超武將軍馮翊太守範遷鎮合肥瑱又隨之侯景圍臺城範乃遣瑱輔其世子嗣入援京邑京城陷瑱與嗣退還合肥仍隨範徙鎮溢城俄而範及嗣皆

卒瑱領其衆依于豫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瑱懼不自安詐引鐵謀事因而刃之據有豫章之地侯景將于慶南谿地至豫章城邑皆下瑱窮蹙乃降於慶慶送瑱於景景以瑱與己同姓託爲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爲質遣瑱隨慶平定蠡南諸郡及景敗於巴陵景將宋子仙任約等並爲西軍所獲瑱乃誅景黨與以應義軍景亦盡誅其弟及妻子梁元帝授瑒武臣將軍南充州刺史郢縣侯邑一千戶仍隨都督王僧辯討景恒爲前鋒每戰却敵旣復臺城景奔吳郡僧辯使瑒率兵追之與景戰於吳松江大敗景盡獲其軍實進兵錢塘景將謝答仁呂子榮等皆降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鎮于姑孰承聖二年齊遣郭元建出自濡須僧辯遣瑒領甲士三千築壘於東關呂扞之大敗元建除使持節鎮北將軍給鼓吹一部增邑二千戶西魏來寇荊州王僧辯以瑒爲前軍赴援未

至而荊州陷瑒之九江因衛晉安王還都承制以瑒爲侍中使持節都督江晉吳齊四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改封康樂縣公邑五千戶進號車騎將軍司徒陸法和據郢州引齊兵來寇乃使瑒都督衆軍西討未至法和率其部北度入齊齊遣慕容恃德鎮于夏首瑒控引西還水陸攻之恃德食盡請和瑒還鎮豫章僧辯使其弟僧愔率兵與瑒共討蕭勃及高祖誅僧辯僧愔陰欲圖瑒而奪其軍瑒知之盡收僧愔徒黨僧愔奔齊紹泰二年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是時瑒據中流兵甚彊盛又以本事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有入朝意初余孝頃爲豫章太守及瑒鎮豫章乃於新吳縣別立城柵與瑒相拒瑒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瀹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頃自夏及冬弗能克乃長圍守之盡收其禾稼瀹與其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怒率所部攻瀹虜掠瑒軍府妓妾

金玉歸于高祖。瑱既失根本，兵眾皆潰，輕歸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趨淝城，投其將焦僧度。僧度勸瑱投齊，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已，乃詣闕請罪。高祖復其爵位。永定元年，授侍中、車騎將軍。二年，進位司空。王琳至於沌口，周文育、侯安都並沒，乃以瑱為都督，西討諸軍事。瑱至于梁山，世祖即位，進授大尉，增邑千戶。王琳至于柵口，又以瑱為都督。侯安都等並隸焉。瑱與琳相持百餘日，未決。天嘉元年二月，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淩湖之眾，舳舻相次而下，其勢甚盛。瑱率軍進獸檻洲，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岬。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舟艦並壞，沒于沙中，溺死者數十百人。浪大不得還浦，夜中又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泊船，以荻船塞于浦口。又以鹿角繞岬，不敢復出。是時西魏遣大將軍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

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敝。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眾潰，乃率船艦來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軍中。明日，齊人遣兵數萬助琳。琳引眾向梁山，欲越官軍以屯險要。齊儀同劉伯球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恃德子子會領鐵騎二千在蕪湖西岸，博望山南，為其聲勢。瑱令軍中晨炊葍食，分槌盪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眾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發拍中于賊艦。其餘冒突青龍，各相當值。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賊艦，并鎔鐵洒之。琳軍大敗。其步兵在西岬者，自相蹂踐，馬騎並淖于蘆荻中，棄馬脫走，以免者十二三。盡獲其舟艦器械，并禽齊將劉伯球。慕容子會自餘俘馘，以萬計。琳與其黨潘純、隋等乘單舸，艤冒陣走至淝城，猶欲收合離散眾無附者，及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入齊。其年詔以瑱為都

督湘巴郢江吳等五州諸軍事鎮湓城周將賀若敦獨孤盛等寇巴湘又以瑱爲西討都督與盛戰於西江口大敗盛軍虜其人馬器械不可勝數以功授使持節都督湘桂郢巴武沅六州諸軍事湘州刺史改封零陵郡公邑七千戶餘如故二年以疾喪求還朝三月於道薨時年五十二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大司馬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給東園祕器謚曰壯肅其年九月配享高祖廟庭子淨藏嗣淨藏尚世祖第二女富陽公主以公主除員外散騎侍郎太建三年卒贈司徒主簿淨藏無子弟就襲封

歐陽頎字靖世長沙臨湘人也爲郡豪族祖景達梁代爲本州治中父僧寶屯騎校尉頎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篤信著聞於嶺表父喪毀瘠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州郡頻辟不應乃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宦起家信武府中

兵參軍遷平西邵陵王中兵參軍事梁左衛將軍蘭欽之少也與頎相善故頎常隨欽征討欽爲衡州仍除清遠太守欽南征夷獠擒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頎預其功還爲南閣將軍仍除天門太守伐蠻左有功刺史廬陵王蕭續深嘉之引爲賓客欽征交州復啓頎同行欽度嶺以疾終頎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時湘衡之界五十餘洞不賓勅令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頎爲都督悉皆平殄粲啓梁武稱頎誠幹降詔褒賞仍加超武將軍征討廣衡二州山賊侯景構逆粲自解還都征景以頎監衡州京城陷後嶺南互相吞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紹基奪其郡裕以兄欽與頎有舊遣招之頎不從乃謂使云高州昆季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爲跋扈及高祖入援京邑將至始興頎乃深自結託裕遣兵攻頎

高祖援之。裕敗高祖以王懷明為衡州刺史。遷顧為始興內史。高祖之討蔡路養李遷仕也。顧率兵度嶺以助高祖。及路養等平。顧有功。梁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為東衡州。以顧為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東衡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東衡州刺史。新豐縣伯。邑四百戶。侯景平。元帝遍問朝宰。今天下始定。極須良才。卿各舉所知。羣臣未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一人。侍中王褒進曰。未審為誰。帝云。歐陽頌。公正有匡濟之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尋授郢州刺史。欲令出嶺。蕭勃留之。不獲拜命。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衡州諸軍事。忠武將軍。衡州刺史。進封始興縣侯。時蕭勃在廣州。兵彊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為刺史。琳已至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顧別據一城。不往謁勃。閉門高壘。亦不拒戰。勃怒。遣兵襲顧。盡收其貨財。馬仗。尋赦

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荊州陷。顧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顧為前軍都督。頓豫章之苦竹灘。周文育擊破之。擒送于高祖。高祖釋之。深加接待。蕭勃歿後。嶺南擾亂。顧有聲南土。且與高祖有舊。乃授顧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衡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始興縣侯。未至嶺南。顧子紇已克定始興。及顧至。嶺南皆懾伏。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廣交越。成定明。新高合羅。愛建德。宜黃。利安。石雙。十九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持節常侍。侯並如故。王琳據有中流。顧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永定三年。進授散騎常侍。增都督衡州諸軍事。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嗣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邑一千五百戶。又給鼓吹一部。初。交州刺史袁曇綏密以金五百兩寄顧。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為。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也。顧尋為

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在曇緩亦尋卒至是顧並依信
 還之時人莫不嘆服其重然諾如此時顧弟盛為交州刺史次弟
 邃為衡州刺史合門顯貴各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
 前後委積頗有助於軍國焉顧以天嘉四年薨時年六十六贈侍
 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廣州刺史謚曰穆子紇嗣
 紇字奉聖頗有幹略天嘉中除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安
 遠將軍衡州刺史襲封陽山郡公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
 州刺史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進號輕車將軍光大中上流
 蕃鎮並多懷貳高宗以紇久在南服頗疑之太建元年下詔徵紇
 為左衛將軍紇懼未欲就徵其部下多勸之反遂舉兵攻衡州刺
 史錢道戢道戢告變乃遣儀同章昭達討紇屢戰兵敗執送京師
 伏誅時年三十三家口籍没子詢以年幼免

吳明徹字通昭泰郡人也祖景安齊南譙太守父樹梁右軍將軍
 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備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
 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
 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之謂為給已及往田所竟
 如其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
 之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來經墳所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
 時果有此應明徹即樹之最小子也起家梁東宮直後及侯景寇
 京師天下大亂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隣里饒餒乃白諸兄曰
 當今草竊人不圖久奈何有此而不與鄉家共之於是計口平分
 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眾及高祖鎮京口深相要
 結明徹乃詣高祖高祖為之降階執手即席與論當世之務明徹
 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妙頗

以英雄自許高祖深奇之承聖三年授戎昭將軍安州刺史紹泰
 初隨周文育討杜龕張彪等東道平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
 軍南兗州刺史封安吳縣侯高祖受禪拜安南將軍仍與侯安都
 周文育將兵討王琳及衆軍敗沒明徹自拔還京世祖卽位詔以
 本官加右衛將軍王琳敗授都督武沅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武
 州刺史餘並如故周遣大將軍賀若敦率馬步萬餘人奄至武陵
 明徹衆寡不敵引軍巴陵仍破周別軍於雙林天嘉三年授安西
 將軍及周廸反臨川詔以明徹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領豫章太
 守總督衆軍以討廸明徹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世祖聞之遣安
 成王諱怱曉明徹令以本號還朝尋授鎮前將軍五年遷鎮東將
 軍吳興太守及引辭之郡世祖謂明徹曰吳興雖郡帝鄉之重故
 以相授君其勉之及世祖弗豫徵拜中領軍廢帝卽位授領軍將

軍尋遷丹陽尹仍詔明徹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舉之矯
 令出高宗也毛喜知其謀高宗疑懼遣喜與明徹籌焉明徹謂喜
 曰嗣君諒聞萬機多闕外隣疆敵內有大喪殿下親實周邵德冠
 伊霍社稷至重願留中深計慎勿致疑及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
 志詔授明徹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桂武三州諸軍事安南將
 軍湘州刺史給鼓吹一部仍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率兵討皎
 皎平授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太建元年授鎮南將軍四年徵
 爲侍中鎮前將軍餘並如故會朝議北伐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
 策請行五年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仍賜女樂一部明徹總
 統衆軍十餘萬發自京師緣江城鎮相續降款軍至秦郡克其水
 柵齊遣大將尉破胡將兵爲援明徹破走之斬獲不可勝計秦郡
 乃降高宗以秦郡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象文武羽儀其

盛鄉里以為榮進克仁州授征北大將軍進爵南平郡公增邑并
 前二千五百戶次平峽石岸二城進逼壽陽齊遣王琳將兵拒守
 琳至與刺史王貴顯保其外郭明徹以琳初入眾心未附乘夜攻
 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治攻具
 又迨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
 遣大將軍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
 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
 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
 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克生禽王琳王貴顯扶風王可朱渾
 孝裕尚書盧潛左丞李駒駮送京師景和惶懼奔走盡收其駟馬
 輜重琳之獲也其舊部曲多在軍中琳素得士卒心見者皆歔歔
 不能仰視明徹慮其有變遣左右追殺琳傳其首詔曰壽春者古

之都會襟帶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稱要害侍中使持節都
 督征討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平郡開國公明徹
 雄圖克舉宏略蓋世在昔屯夷締構皇業乃掩衡岳用清氛沍實
 吞雲夢卽叙上游今茲蕩定恢我王略風行電掃貔虎武爭馳月陣
 雲梯金湯奪險威陵殊俗惠漸邊氓惟功與能元戎是屬崇摩廣
 賦茂典恒宜可都督豫合建光朔北徐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豫州刺史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戶餘如故詔遣謁者蕭淳風就壽
 陽册明徹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
 成禮而退將卒莫不踴躍焉初秦郡屬南兖州後隸譙州至是詔
 以譙之秦盱眙神農三郡還屬南兖州以明徹故也六年自壽陽
 入朝輿駕幸其第賜鍾磬一部米一萬斛絹布二千匹七年進攻
 彭城軍至呂梁齊遣援兵前後至者數萬明徹又大破之八年進

位司空餘如故又詔曰昔者軍事建旌交鋒作鼓頃日訛謗多事
 舊章至於行陣不相甄別今可給司空大都督鈇鉞龍麾其次將
 各有差尋授都督南北兗南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會
 周氏滅齊高宗將事徐兗九年詔明徹進軍北伐令其世子戎昭
 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惠覺攝行州事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
 梁士彥率眾拒戰明徹頻破之因退兵守城不復敢出明徹仍遣
 清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周遣上大將軍王軌
 將兵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淮口橫流豎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
 船路諸將聞之甚惶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馬主裴子烈議
 曰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於事為允適
 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
 前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勢以退軍冀其獲濟及至清口水勢

漸微舟艦並不得渡眾軍皆濟明徹窮蹙乃就執尋以憂憤遘疾
 卒於長安時年六十七至德元年詔曰李陵矢竭不免請降于禁
 水漲猶且生獲固知用兵上術世罕其人故侍中司空南平郡公
 明徹爰初躡足乞屆元戎百戰百勝之奇決機決死之勇斯亦伴
 於古焉及拓定淮肥長驅彭汴覆勅寇如舉毛掃銳師同沃雪風
 威懾於異俗功效著於同文方欲息駕陰山解鞍瀚海旣而師出
 已老數亦終奇不就結纓之功無辭入褚之屈望封嶠之為易冀
 平翟之非難雖志在屈伸而奄中霜露埋恨絕域甚可嗟傷斯事
 已往累逢肆赦凡厥罪戾皆蒙洒濯獨此孤魂未霑寬惠遂使爵
 土湮沒饗醊無主棄瑕錄用宜在茲辰可追封邵陵縣開國侯食
 邑一千戶以其息惠覺為嗣惠覺歷黃門侍郎以平章大寶功授
 豐州刺史明徹兄子超字逸世少倜儻以幹略知名隨明徹征伐

有戰功官至忠毅將軍散騎常侍桂州刺史封汝南縣侯邑一千戶卒贈廣州刺史謚曰節

裴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梁員外散騎常侍猗之子子烈少孤有志氣遇梁末喪亂因習武藝以驍勇聞頻從明徹征討所向必

先登陷陳官至電威將軍北譙太守岳陽內史海安縣伯邑五百戶至德四年卒

史臣曰高祖撥亂創基光啓天曆侯瑱歐陽頎並歸身有道位貴鼎司美矣吳明徹居將帥之任初有軍功及呂梁敗績為失算也斯以勇非韓白識異孫吳遂使感境喪師金陵虛弱禎明淪覆蓋由其漸焉

十九辰

廿日灯下

陳書卷九 列傳第三 終

西川中興書氏圖印

陳書卷十

西川中興書氏圖印

列傳第四

周鐵虎

程靈洗 子文季

周鐵虎不知何許人也梁世南渡語音儉重膂力過人便馬槊事

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譽板為府中兵參軍譽為廣州刺史以

鐵虎為典寧令譽遷湘州又為臨蒸令侯景之亂元帝於荊州遣

世子方等代譽且以兵臨之譽拒戰大捷方等死鐵虎功最譽委

遇甚重及王僧辯討譽於陣獲鐵虎僧辯命烹之鐵虎呼曰侯景

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乃宥之還其麾下及侯景西上鐵

虎從僧辯克任約獲宋子仙每戰皆有功元帝承制授仁威將軍

潼州刺史封沌陽縣子邑三百戶又從僧辯克定京邑降謝答仁

泛蕭書

泛王僧辯

平陸納於湘州承聖二年以前後戰功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五
百戶仍爲散騎常侍領信義太守將軍如故高祖誅僧辯鐵虎率所
部降因復其本職徐嗣徽引齊寇渡江鐵虎於板橋浦破其水軍
盡獲甲仗船舸又攻歷陽襲齊寇步營竝皆克捷嗣徽平紹泰二
年遷散騎常侍嚴威將軍太子左衛率尋隨周文育於南江拒蕭
勃恒爲前軍文育又命鐵虎偏軍於苦竹灘襲勃前軍歐陽頎又
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敗績鐵虎與文育侯安都竝爲琳所擒
琳引見諸將與之語唯鐵虎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
虎見害時年四十九高祖聞之下詔曰天地之寶所貴曰生形魄
之徒所重唯命至如捐生立節效命酬恩追遠懷昔信宜加等散
騎常侍嚴威將軍太子左衛率潼州刺史領信義太守沌陽縣開
國侯鐵虎器局沈厚風力勇壯北討南征竭志盡力推鋒江夏致
陷凶徒神氣彌雄肆言無撓豈直温序見害方其理髮龐德臨危
猶能瞋自忠貞如此惻愴兼深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
史加封一千戶并給鼓吹一部侯如故天嘉五年世祖又詔曰漢
室功臣形寫宮觀魏朝猛將名配宗祧功烈所以長存世代因之
不朽故侍中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沌陽縣開國侯鐵虎誠節
鯁亮力用雄敵王業初基行間累及垂翅賊壘正色寇庭古之道
烈有識同壯隕身不屈雖隆榮等營魂易遠言追嘉惜宜仰陪壙
寢恭頒饗奠可配食高祖廟庭子瑜嗣時有肝貽馬明字世朗梁
世事鄱陽嗣王蕭範侯景之亂據廬江之東界拒賊臨城柵元帝
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北兗州刺史領廬江太守荊州陷沒歸于
高祖紹泰中復官位封西華縣侯邑二千戶亦隨文育西征王琳
於沌口軍敗明力戰死之贈使持節征西將軍郢州刺史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餘里便騎善遊梁末海寧縣歙等縣及鄱陽宣城郡界多盜賊近縣苦之靈洗素爲鄉里所畏伏前後守長恒使召募少年逐捕劫盜疾景之亂靈洗聚徒據黥歙以拒景景軍據有新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於荊州承制又遣使間道奉表劉神茂自東陽建義拒賊靈洗攻下新安與神茂相應元帝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新安郡諸軍事雲麾將軍蕪州刺史資領新安太守封巴丘縣侯邑五百戶神茂爲景所破景偏帥呂子榮進攻新安靈洗退保黥歙及景敗子榮退走靈洗復據新安進軍建德擒賊帥趙桑乾以功授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戶將軍太守如故仍令靈洗率所部下揚州助王僧辯鎮防遷吳興太守未行僧辯命靈洗從侯瑱西援荊州荊州陷還都高祖誅僧辯靈洗率所領來援其徒力戰於石頭西門軍不利遣使招諭久之乃降高祖深義之紹泰元年授使持節信武將軍蘭陵太守常侍如故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靈洗有功除南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鎮采石隨周文育西討王琳於沌口敗績爲琳所拘明年與侯安都等逃歸兼丹陽尹出爲高唐太原二郡太守仍鎮南陵遷太子左衛率高祖崩王琳前軍東下靈洗於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持節都督南豫州緣江諸軍事信武將軍南豫州刺史侯瑱等敗王琳於柵口靈洗乘勝逐北據有魯山徵爲衛士將軍餘如故天嘉四年周迪重寇臨川以靈洗爲都督自鄱陽別道擊之迪又走山谷間五年遷中護軍常侍如故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宣毅將軍郢州刺史廢帝卽位

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反也遣使招誘靈洗靈洗斬皎使以牋聞朝廷深嘉其忠增其守備給鼓吹一部因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領水軍助防是時周遣其將長胡公拓跋定率步騎二萬助皎攻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退乃出軍躡定定不獲濟江以其衆降因進攻周沔州克之擒其刺史裴寬以功進號安西將軍改封重安縣公增邑并前二千戶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造次之間便加捶撻而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依附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收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伎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資財亦弗儉吝光大二年卒於州時年五十五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壯太建四年詔配享高祖廟庭子文季嗣

文季字少卿幼習騎射多幹略果決有父風弱冠從靈洗征討必前登陷陣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執高祖召陷賊諸將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禮容深爲高祖所賞永定中累遷通直散騎侍郎句容令世祖嗣位除宣惠始興王府限內中直兵參軍是時王爲揚州刺史鎮冶城府中軍事悉以委之天嘉二年除貞毅將軍新安太守仍隨侯安都東討留異異黨向文政據有新安文季率精甲三百輕往攻之文政遣其兄子瓚來拒文季與戰大破瓚軍文政乃降三年始興王伯茂出鎮東州復以文季爲鎮東府中兵參軍帶剡令四年陳寶應與留異連結又遣兵隨周迪更出臨川世祖遣信義太守余孝頃自海道襲晉安文季爲之前軍所向克捷陳寶應平文季戰功居多還轉府諮議參軍領中直兵出爲臨海太守尋乘金翅助父鎮郢城華皎平靈洗及文季並有扞禦之功及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爲超武將軍仍

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毀瘠，甚至。天建二年，為豫章內史，將軍如故，服闋襲封重安縣公。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荊州，征蕭巋，歸與周軍多造舟艦，置於青泥水中。時水長漂疾，昭達乃遣文季共錢道戢輕舟襲之，盡焚其舟艦。昭達因蕭巋等兵稍怠，又遣文季夜入其外城，殺傷甚衆。既而周兵大出，巴陵內史雷道勤拒戰，死之。文季僅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安遠將軍增邑五百戶。五年，都督吳明徹北討秦郡，秦郡前江浦通塗水，齊人竝下大柱為柵，水中乃前遣文季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徹率大軍自後而至，攻秦郡克之。又別遣文季圍涇州，屠其城，進攻盱眙，拔之。仍隨明徹圍壽陽，文季臨事謹急，御下嚴整，前後所克城壘，率皆迮水為堰，土木之功，動踰數萬。每置陣役人，文季必先諸將，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每戰恒為前鋒。齊軍

深憚之，謂為程虎獸，以功除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增邑五百戶。又帶新安內史，進號武毅將軍。八年，為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譙州刺史。其年，又督北徐二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餘竝如故。九年，又隨明徹北討於呂梁，作堰事見明徹傳。十年春，敗績。為周所囚，仍授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渦陽，為邊吏所執，還送長安，死于獄中。後主是時既與周絕，不之知也。至德元年，後主始知之，追贈散騎常侍，尋又詔曰：「故散騎常侍前重安縣開國公文季，纂承門緒，克荷家聲，早歲出軍，雖非元帥，啟行為最。致果有聞，而覆喪車徒，允從黜削，但靈洗之立功，捍禦久而見思。文季之埋魂異域，有足可憫，言念勞舊，傷茲廢絕，宜存廟食，無使餒而可降，封重安縣侯，邑一千戶，以子饗襲封。」

史臣曰：程靈洗父子竝御下嚴苛，治兵整肅，然與衆同其勞苦，匪

私財利士多依焉故臨戎克辦矣

廿九晨時頗苦風疹

陳書卷十 列傳第四終

西川世圖章
氏圖世圖章

陳書卷十一

西川世圖章
氏圖世圖章

列傳第五

黃法氾

淳于量

章昭達

黃法氾字仲昭巴山新建人也少勁捷有膽力步行日三百里距躍三丈頗便書疏開明簿領出入郡中為鄉閭所懼侯景之亂於鄉里合徒眾太守賀詡下江州法氾監知郡事高祖將踰嶺入援建業李遷仕作梗中途高祖命周文育屯于西昌法氾遣兵助文育時法氾出頓新淦縣景遣行臺于慶至豫章慶分兵來襲新淦法氾拒戰敗之高祖亦遣文育進軍討慶文育疑慶兵彊未敢進法氾率眾會之因進克筮屯俘獲甚眾梁元帝承制授超猛將軍

交州刺史資領新淦縣令封巴山縣子邑三百戶承聖三年除明威將軍遊騎將軍進爵爲侯邑五百戶貞陽侯僭位除左驍騎將軍敬帝卽位改封新建縣侯邑如前太平元年割江州四郡置高州以法氈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高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高州刺史鎮于巴山蕭勃遣歐陽頎攻法氈法氈與戰破之永定二年王琳遣李孝欽樊猛余孝頃攻周迪且謀取法氈法氈率兵援迪擒孝頃等三將進號宣毅將軍增邑并前一千戶給鼓吹一部又以拒王琳功授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曇朗於京口反害周文育法氈共周迪討平之語在曇朗傳世祖嗣位進號安南將軍天嘉二年周迪反法氈率兵會都督吳明徹討迪於工塘迪平法氈功居多徵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鎮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儀同鼓吹竝如故未拜尋又改授都督江吳二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六年徵爲中衛大將軍廢帝卽位進爵爲公給扶光大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徙爲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太建元年進號征西大將軍二年徵爲侍中中權大將軍四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南豫州刺史五年大舉北伐都督吳明徹出秦郡以法氈爲都督出歷陽齊遣其歷陽王步騎五萬來援於小峴築城法氈遣左衛將軍樊毅分兵於大峴禦之大破齊軍盡獲人馬器械於是乃爲拍車及步艦堅拍以逼歷陽歷陽人窘蹙乞降法氈緩之則又堅守法氈怒親率士卒攻城施拍加其樓堞時又大兩城肅克之盡誅戍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欵法氈不令軍士侵掠躬自撫勞而與之盟竝放還北以功加侍中改封義陽郡公邑二千戶

其年遷都督合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增邑五百戶七年徙都督豫建光朔合北徐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侍中散騎常侍持節將軍儀同鼓吹扶竝如故八年十月薨時年五十九贈侍中中權大將軍司空謚曰威子玩嗣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也世居京師父文成仕梁爲將帥官至光烈將軍梁州刺史量少善自居處偉姿容有幹略便弓馬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馬令往事焉起家湘東王國常侍兼西中郎府中兵參軍累遷府佐常兼中兵直兵者十餘載兵甲士卒盛於府中荆雍之界蠻左數反山帥文道期積爲邊患中兵王僧辯征之頻戰不利遣量助之量至與僧辯并力大破道期斬其酋長俘虜萬計以功封廣晉縣男邑三百戶授涪陵太守歷爲新興武寧二郡太守侯景之亂梁元帝凡遣五軍入援京邑量預

其一臺城陷量還荊州元帝承制以量爲假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巴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巴州刺史侯景西上攻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辯入據巴陵量與僧辯并力拒景大敗景軍擒其將任約進攻郢州獲宋子仙仍隨僧辯克平侯景承聖元年以功授左衛將軍封謝沐縣侯邑五百戶尋出爲持節都督桂定東西寧等四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安遠護軍桂州刺史荊州陷量保據桂州王琳擁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從間道歸於高祖高祖受禪授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大將軍給鼓吹一部都督刺史竝如故尋進號鎮南將軍仍授都督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嗣位進號鎮南大將軍王琳平後頻請入朝天嘉五年徵爲中撫大將軍常侍儀同鼓吹竝如故量所部將帥多戀本土竝欲逃入山谷不願入朝世祖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界黃洞

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道淹留爲有司所奏免儀同餘竝如故光大元年給鼓吹一部華皎構逆以量爲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西討大都督總率大艦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屬將長胡公拓跋定等以功授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醴陵縣公增邑一千戶未拜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侍中儀同鼓吹竝如故太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給扶三年坐就江陰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尋復加侍中五年徵爲中護大將軍侍中儀同鼓吹扶竝如故吳明徹之西伐也量贊成其事遣第六子岑率所領從軍淮南克定量改封始安郡公增邑一千五百戶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巴南司定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侍中儀同鼓吹扶竝如故七年徵爲中軍大將軍護軍將軍九年以公事免侍中尋復加侍中十年吳明徹陷沒加量使持節都督水陸諸軍事仍授散騎常侍都督南北兗譙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南兗州刺史餘竝如故十三年加左光祿大夫增邑五百戶餘竝如故十四年四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司空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也祖道蓋齊廣平太守父法尚梁揚州議曹從事昭達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嘗遇相者謂昭達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損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宮直後因醉墜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募鄉人援臺城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以當豐京城陷昭達還鄉里與世祖遊因結君臣之分侯景平世祖爲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世祖世祖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優渥超於儕等及高祖討王僧辯令世祖還長城招聚兵衆以備

杜龔頻使昭達往京口稟承計畫僧辯誅後龔遣其將杜泰來攻
 長城世祖拒之命昭達總知城內兵事及杜泰退走因從世祖東
 進軍吳興以討杜龔龔平又從世祖東討張彪於會稽克之累功
 除明威將軍定州刺史是時留異擁據東陽私署守宰高祖患之
 乃使昭達為長山縣令居其心腹永定二年除武康令世祖嗣位
 除員外散騎常侍天嘉元年追論長城之功封欣樂縣侯邑一千
 戶尋隨侯安都等拒王琳于沌口戰于蕪湖昭達乘平虜大艦中
 流而進先鋒發拍中于賊艦王琳平昭達冊勳第二二年除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巴武沅四州諸軍事智武將軍郢州刺史增
 邑并前千五百戶尋進號平西將軍周迪據臨川反詔令昭達便
 道征之及迪敗走徵為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改封邵武縣侯增
 邑并前二千戶常侍如故四年陳寶應納周迪復共寇臨川又以

昭達為都督討迪至東興嶺而迪又退走昭達仍踰嶺頓于建安
 以討陳寶應寶應據建安晉安二郡之界水陸為柵以拒官軍昭
 達與戰不利因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施拍於其上
 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于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甲不動俄而
 暴雨江水大長昭達放筏衝突寶應水柵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
 步軍方大合戰會世祖遣余孝頃出自海道適至因并力乘之寶
 應大潰遂克定閩中盡擒留異寶應等以功授鎮前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初世祖嘗夢昭達升於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醮世
 祖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
 臣節自餘無以奉償尋又出為使持節都督江郢吳三州諸軍事
 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常侍儀同鼓吹如故廢帝即位遷侍中征南
 將軍改封邵陵郡公華皎之反也其移書文檄竝假以昭達為

又頻遣使招之，昭達盡執其使，送于京師。皎平進號征南大將軍，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秩滿徵為中撫大將軍，侍中儀同鼓吹。如故高宗即位，進號車騎大將軍，以還朝遲留，為有司所劾，降號車騎將軍。歐陽紇據有嶺南，反詔昭達都督眾軍討之。昭達倍道兼行，達于始興，紇聞昭達奄至，恒擾不知所為，乃出頓涯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箴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眾大敗，因而擒紇，送於京師。廣州平，以功進車騎大將軍，遷司空，餘竝如故。太建二年，率師征蕭歸于江陵，時蕭歸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戡、程文季等乘輕舟襲之，焚其舟艦。周兵又於峽下南岸築壘，名曰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為橋，以度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為長戟，施於樓

船之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以攻其城，降之。三年，遘疾，薨。時年五十四，贈大將軍，增邑五百戶，給班劍二十人。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有所克捷，必推功將帥，厨膳飲食，竝同於羣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會，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盡羌胡之聲音律安容，竝一時之妙。雖臨對寇敵，旗鼓相望，弗之廢也。四年，配享世祖廟庭。子大寶襲封邵陵郡公，累官至散騎常侍，護軍。出為豐州刺史，在州貪縱，百姓怨酷。後主以太僕卿李暈代之。至德三年四月，暈將到州，大寶乃襲殺暈，舉兵反，遣其將楊通寇建安，建安內史吳慧覺據郡城拒之，通累攻不克，官軍稍近，人情離異。大寶計窮，乃與通俱逃。臺軍主陳景詳率兵追躡大寶，大寶既入山，山路阻險，不復能行，通背負之，稍進，尋為追兵所及，生擒，送都於路死，傳首梟于朱雀航，夷三族。

史臣曰黃法氈淳于量值梁末喪亂劉項未分其有辨明瞻見是非者蓋鮮二公達向背之理位至鼎司亦其智也昭達與世祖鄉壤惟舊義等鄧肅世祖纂曆委任隆重至於戰勝攻取累平寇難斯亦良臣良將一代之吳耿矣

陳書卷十一

列傳第五

終

西川屯園

陳書卷十二

西川屯園

列傳第六

胡穎

徐度

子敬成

杜稜

沈恪

胡穎字方秀吳興東遷人也其先寓居吳興土斷為民穎偉姿容性寬厚梁世仕至武陵國侍郎東宮直前出番禺征討俚洞廣州西江督護高祖在廣州穎仍自結高祖高祖與其同郡接遇甚隆及南征交趾穎從行役餘諸將帥皆出其下及平李賁高祖旋師穎隸在西江出兵多以穎留守侯景之亂高祖克元景仲仍渡嶺援臺平蔡路養李遷仕穎皆有功歷平固遂興二縣令高祖進軍

頓西昌以穎爲巴丘縣令鎮大臯督糧運下至豫章以穎監豫章郡高祖率衆與王僧辯會於白茅灣同討侯景以穎知留府事梁承聖初元帝授穎假節鐵騎將軍羅州刺史封漢陽縣侯邑五百戶尋除豫章內史隨高祖鎮京口齊遣郭元建出關都督侯瑱率師禦之高祖選府內驍勇三千人配穎令隨瑱於東關大破之三年高祖圍廣陵齊人東方光據宿預請降以穎爲五原太守隨杜僧明援光不克退還除曲阿令尋領馬軍從高祖襲王僧辯又隨周文育於吳興討杜龕紹泰元年除假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平元年除持節散騎常侍仁威將軍尋兼丹陽尹高祖受禪兼左衛將軍餘如故永定三年隨侯安都征王琳於宮亭破賊帥常衆愛等世祖嗣位除侍中都督吳州諸軍事宣惠將軍吳州刺史不行尋爲義興太守將軍如故天嘉元年除

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其年六月卒時年五十四贈侍中中護軍謚曰壯二年配享高祖廟庭子六同嗣穎弟鏐亦隨穎將軍穎卒鏐統其衆歷東海豫章二郡守遷員外散騎常侍隨章昭達南平歐陽紇爲廣州東江督護還預北伐除雄信將軍歷陽太守太建六年卒贈桂州刺史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也世居京師少儻不拘小節及長姿貌瓌偉嗜酒好博恒使僮僕屠酤爲事梁始興內史蕭介之郡度從之將領士卒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高祖征交趾厚禮招之度乃委質侯景之亂高祖克定廣州平蔡路養破李遷仕計畫多出於度兼統兵甲每戰有功歸至白茅灣梁元帝授寧朔將軍合州刺史侯景平後追錄前後戰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封廣德縣侯邑五百戶遷散騎常侍高祖鎮朱方除信武將軍蘭陵太守高祖遣衡陽獻

王平荊州，度率所領從焉。江陵陷，閒行東歸。高祖平王僧辯，度與侯安都爲水軍。紹泰元年，高祖東討杜龕，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領宿衛，并知留府事。徐嗣徽任約等來寇，高祖與敬帝還都，時賊已據石頭城市，鄜居民竝在南路，去臺遙遠，恐爲賊所乘，乃使度將兵鎮于冶城寺，築壘以斷之。賊悉衆來攻，不能克。高祖尋亦救之，大敗約等。明年，嗣徽等又引齊寇濟江，度隨衆軍破之於北郊。壇以功除信威將軍、郢州刺史，兼領吳興太守。尋遷鎮右將軍，領軍將軍。徐州緣江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周文育、侯安都等西討王琳，敗績，爲琳所拘，乃以度爲前軍都督，鎮于南陵。世祖嗣位，遷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未拜。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吳郡太守。天嘉元年，增邑千戶，以平王琳功，改封湘東郡公，邑四千戶。秩滿爲侍中、中軍將軍。

出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信安、晉安、建安、九郡諸軍事，鎮東將軍、會稽太守。未行而太尉侯瑱薨于湘州，乃以度代瑱爲都督。湘沅、武、巴、郢、桂六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秩滿爲侍中、中軍大將軍，儀同鼓吹，竝如故。世祖崩，度預顧命，以甲仗五十人入殿省。廢帝卽位，進位司空。華皎據湘州反，引周兵下至沌口，與王師相持，乃加度使持節、車騎將軍、總督步軍，自安成郡由嶺路出于湘東，以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人家口。以歸。光大二年，薨，時年六十，贈太尉，給班劍二十人。謚曰忠肅。太建四年，配享高祖廟庭。子敬成嗣。

敬成，幼聰慧，好讀書，少機警，善占對，結交文義之士，以識鑒知名。起家著作郎。永定元年，領度所部士卒隨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於沌口，敗績，爲琳所繫。二年，隨文育、安都得歸，除太子舍人，遷洗

馬敬成父度爲吳郡太守以敬成監郡天嘉二年遷太子中舍人拜湘東郡公世子四年度自湘州還朝士馬精銳敬成盡領其衆隨章昭達征陳寶應晉安平除貞威將軍豫章太守光大元年華皎謀反以敬成爲假節都督巴州諸軍事雲旗將軍巴州刺史尋詔爲水軍隨吳明徹征華皎皎平還州太建二年以父憂去職尋起爲持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壯武將軍南豫州刺史四年襲爵湘東郡公授太子右衛率五年除貞威將軍吳興太守其年隨都督吳明徹北討出秦郡別遣敬成爲都督乘金翅自歐陽引埭上泝江由廣陵齊人皆城守弗敢出自繁梁湖下淮圍淮陰城仍監北兗州淮泗義兵相率響應一二日間衆至數萬遂克淮陰山陽鹽城三郡并連口胸山二戍仍進攻鬱州克之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雲旗將軍增邑五百戶又進號壯武將軍鎮胸山坐於軍中

輒科訂并誅新附免官尋復爲持節都督安元潼三州諸軍事安州刺史將軍如故鎮宿預七年卒時年三十六贈散騎常侍謚曰思子敞嗣

杜稜字雄盛吳郡錢塘人也世爲縣大姓稜頗涉書傳少落泊不爲當世所知遂遊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暕暕卒從高祖恒典書記侯景之亂命稜將領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軍至豫章梁元帝承制授稜仁威將軍石州刺史上陌縣侯邑八百戶侯景平高祖鎮朱方稜監義興琅邪二郡高祖誅王僧辯引稜與侯安都等共議稜難之高祖懼其泄已乃以手巾絞稜稜悶絕于地因閉於別室軍發召與同行及僧辯平後高祖東征杜龕等留稜與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寇濟江攻臺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稜晝夜巡警綏撫士卒未常解帶賊平以功除通直散騎常侍

右衛將軍丹陽尹永定元年加侍中忠武將軍尋遷中領軍侍中將軍如故三年高祖崩世祖在南院時內無嫡嗣外有彊敵侯瑱侯安都徐度等並在軍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乃與蔡景歷等秘不發喪奉迎世祖事見景歷傳世祖卽位遷領軍將軍天嘉元年以預建立之功改封永城縣侯增邑五百戶出爲雲麾將軍晉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二年徵爲侍中領軍將軍尋遷翊左將軍丹陽尹廢帝卽位遷鎮右將軍特進侍中尹如故光大元年解尹量置佐史給扶重授領軍將軍太建元年出爲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二年徵爲侍中鎮右將軍尋加特進護軍將軍三年以公事免侍中護軍四年復爲侍中右光祿大夫并給鼓吹一部將軍佐史扶竝如故稜歷事三帝竝見恩寵末年不預征役優遊京師賞賜優洽頃之卒于官時年七十贈開

府儀同三司喪事所須竝令資給謚曰成其年配享高祖廟庭子安世嗣

沈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也深沈有幹局梁新渝侯蕭映爲郡將召爲主簿映遷北徐州恪隨映之鎮映遷廣州以恪兼府中兵參軍常領兵討伐俚洞盧子略之反也恪拒戰有功除中兵參軍高祖與恪同郡情好甚暱蕭映卒後高祖南討李贇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東宮直後以嶺南勲除員外散騎侍郎仍令招集宗從子弟侯景圍臺城恪率所領入臺隨例加右軍將軍賊起東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內亦作土山以應之恪爲東土山王晝夜拒戰以功封東興縣侯邑五百戶遷員外散騎常侍京城陷恪閒行歸鄉里高祖之討侯景遣使報恪乃於東起兵相應賊平恪謁高祖於京口卽日授都軍副尋爲郡司馬及高祖謀討王僧辯恪預其謀

時僧辯女婿杜龕鎮吳興高祖乃使世祖還長城立柵備龕又使
恪還武康招集兵衆及僧辯誅龕果遣副將杜泰率衆襲世祖於
長城恪時已率兵士出縣誅龕黨與高祖尋遣周文育來援長城
文育至泰乃遁走世祖仍與文育進軍出郡恪軍亦至屯于郡南
及龕平世祖襲東揚州刺史張彪以恪監吳興郡太平元年除宣
猛將軍交州刺史其年遷永嘉太守不拜復令監吳興郡自吳興
入剡高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
別宮恪乃排闥入見高祖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
見許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更以盪主王
僧志代之高祖踐祚除吳興太守永定二年徙監會稽郡會余孝
頃謀應王琳出兵臨川攻周迪以恪爲壯武將軍率兵踰嶺以救
迪余孝頃聞恪至退走三年遷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智武將軍

吳州刺史便道之鄱陽尋有詔追還行會稽郡事其年除散騎常
侍忠武將軍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
建安晉安新寧信安九郡諸軍事將軍太守如故天嘉元年增邑
五百戶二年徵爲左衛將軍俄出爲都督郢武巴定四州諸軍事
軍師將軍郢州刺史六年徵爲中護軍尋遷護軍將軍光大二年
遷使持節都督荆武祐三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未之鎮
改爲護軍將軍高宗卽位加散騎常侍都督廣衡東衡交越成定
新合羅愛德宜黃利安石雙等十八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
郎將廣州刺史恪未至嶺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險恪不得進朝
廷遣司空章昭達督衆軍討紇紇平乃得入州州罹兵荒所在殘
毀恪綏懷安緝被以恩惠嶺表賴之太建四年徵爲領軍將軍及
代還以途遠不時至爲有司所奏免十一年起爲散騎常侍衛尉

卿其年授平北將軍假節監南兗州十二年改授散騎常侍翊右將軍監南徐州又遣電威將軍裴子烈領馬五百匹助恪緣江防成明年入爲衛尉卿常侍將軍如故尋加侍中遷護軍將軍後主卽位以疾改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時年七十四贈翊左將軍詔給東園祕器仍出舉哀喪事所須並令資給謚曰元子法興嗣

史臣曰胡穎徐度杜稜沈恪並附騏驥而騰躍依日月之光輝始觀王佐之才方悟公輔之量生則肉食終以配饗盛矣哉

陳書卷十二 列傳第六 終

蘇川宅鳳崗氏闔閭開甫

陳書卷十三

蘇川宅鳳崗氏闔閭開甫

列傳第七

徐世譜

魯悉達

周敷

荀朗 子法尚

周昞

徐世譜字興宗巴東魚復人也世居荊州爲主帥征伐蠻蜒至世譜尤敢勇有膂力善水戰梁元帝之爲荊州刺史世譜將領鄉人事蓋侯景之亂因預征討累遷至員外散騎常侍尋領水軍從司徒陸法和討景與景戰於赤亭湖時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生擒景

將任紇景退走因隨王僧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門賊將宋子仙據城降以功除使持節信武將軍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邑五百戶仍隨僧辯東下恒爲軍鋒又破景將侯子鑒於湖熟侯景平後以功除通直散騎常侍衡州刺史資鎮河東太守增邑并前一千戶西魏來寇荊州世譜鎮馬頭岸據有龍州元帝授侍中使持節都督江南諸軍事鎮南將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江陵陷沒世譜東下依侯瑱紹泰元年徵爲侍中左衛將軍高祖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械竝隨機損益妙思出人永定二年遷護軍將軍世祖嗣位如特進進號安右將軍天嘉元年增邑五百戶二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宣城郡諸軍事安西將軍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還爲安前將軍右光祿大夫尋以疾失明謝病不朝四年卒時年五十五

贈本官謚曰桓侯世譜從弟世休隨世譜自梁征討亦有戰功官至員外散騎常侍安遠將軍枳縣侯邑八百戶光大二年隸都督淳于量征華咬卒贈通直散騎常侍謚曰壯

魯悉達字志通扶風郿人也祖斐齊通直散騎常侍安遠將軍衡州刺史陽塘侯父益之梁雲麾將軍新蔡義陽二郡太守悉達幼以孝聞起家爲梁南平嗣王中兵參軍侯景之亂悉達糾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饑饉京都及上川餓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攜老幼以歸焉悉達分給糧廩其所濟活者甚衆仍於新蔡置頓以居之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討侯景景平梁元帝授持節仁威將軍散騎常侍北江州刺史敬帝卽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余孝頃周迪等所在蜂起悉達撫綏五郡甚得民和士卒皆樂爲之用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高

祖亦遣趙知禮授征西將軍江州刺史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不就高祖遣安西將軍沈泰潛師襲之不能克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來攻鬱口諸鎮兵甲甚盛悉達與戰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王琳欲圖東下以悉達制其中流恐爲已患頻遣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連結於齊共爲表裏齊遣清河王高岳助之相持歲餘會裨將梅天養等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千人濟江而歸高祖高祖見之甚喜曰來何遲也悉達對曰臣鎮撫上流願爲蕃屏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沈泰襲臣威亦深矣然臣所以自歸於陛下者誠以陛下豁達大度同符漢祖故也高祖歎曰卿言得之矣授平南將軍散騎常侍北江州刺史封彭澤縣侯世祖卽位進號安左將軍悉達雖仗氣任俠不以富貴驕人雅好詞賦招禮才賢與之賞會遷安南將軍

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過禮因遘疾卒時年三十八贈安左將軍江州刺史謚曰孝侯子覽嗣弟廣達別有傳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也爲郡豪族敷形貌眇小如不勝衣而膽力勁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任氣者咸歸之侯景之亂鄉人周續合徒衆以討賊爲名梁內史始興藩王蕭毅以郡讓續續所部內有欲侵掠於毅敷擁護之親率其黨捍衛送至豫章時觀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城侯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愍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卹送之西上俄而續部下將帥爭權復反殺續以降周迪迪素無簿閱恐失衆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結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大憑仗之漸有兵衆迪據臨川之工塘敷鎮臨川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敷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信武將軍寧州刺史封西豐縣侯邑一千戶高祖受禪王

琳據有上流余孝頃與琳黨李希欽等共圍周迪敷大致人馬以助於迪迪擒孝頃等敷功居多熊曇朗之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萬餘人襲敷徑至城下敷與戰大敗之追奔五十餘里曇朗單馬獲免盡收其軍實曇朗走巴山郡收合餘黨敷因與周迪黃法氈等進兵圍曇朗屠之王琳平授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豫章太守是時南江茵帥竝顧戀巢窟私署令長不受召朝廷未遑致討但羈縻之唯敷獨先入朝天嘉二年詣闕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一部令還鎮豫章周迪以敷素出已下超致顯貴深不平乃舉兵反遣弟方興以兵襲敷敷與戰大破方興仍率衆從都督吳明徹攻迪破之擒其弟方興并諸渠帥詔以敷爲安西將軍臨川太守餘竝如故尋徵爲使持節都督南豫北江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增邑五百戶常侍鼓吹如故五年迪又收合餘衆還襲東興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迪敷又從軍至定川縣與迪相對迪給敷曰吾昔與弟勳力同心宗從匪他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害時年三十五詔曰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緣江諸軍事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西豐縣開國侯敷受任遐征淹時違律虛衿姦詭遂貽喪身但夙著勤誠亟勞戎旅猶深惻愴愍悼於懷可存其茅賦量所賻卹還葬京邑謚曰脫于智安嗣敷兄象共敷據本鄉亦授臨川太守

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陰人也祖延祖梁潁川太守父伯道衛尉卿朗少慷慨有將帥大略起家梁廬陵王行參軍侯景之亂朗招率徒旅據巢湖間無所屬臺城陷後簡文帝密詔授朗雲麾將軍豫州刺史令與外藩討景景使儀同朱子仙任約等頻往征之朗據

山立砦自守，于仙不能克。時京師大饑，百姓皆於江外就食，願更招致部曲，解衣推食，以相賑贍。衆至數萬人。侯景敗於巴陵，朗出自濡須，截景破其後軍。王僧辯東討，朗遣其將范寶勝及弟曉領兵二千助之。侯景平後，又別破齊將郭元建於踟躕山。梁承聖二年，率部曲萬餘家濟江入宣城郡界，立頓。梁元帝授朗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都督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未行而荊州陷。高祖入輔齊，遣蕭軌、東方老等來寇，據石頭城。朗自宣城來赴，因與侯安都等大破齊軍。永定元年，賜爵興寧縣侯，邑二千戶。以朗兄昂爲左衛將軍，弟晷爲太子右衛率。尋遣朗隨世祖拒王琳於南皖。高祖崩，宣太后與舍人蔡景歷秘不發喪。朗弟曉在都微知之，乃謀率其家兵襲臺。事覺，景歷殺曉，仍繫其兄弟。世祖卽位，竝釋之。因厚撫慰，朗令與侯安都等共拒王琳。琳平，遷使持節。

安北將軍散騎常侍都督霍晉合三州諸軍事、合州刺史。天嘉六年卒，時年四十八。贈南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法尚嗣。

法尚少倣儻，有文武幹略。起家江寧令，襲爵興寧縣侯。太建五年，隨吳明徹北伐，尋授通直散騎侍郎。除涇令，歷梁安城太守、禎明中，爲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及隋軍濟江，法尚降于漢東道元帥秦王，入隋，歷邵觀、綿豐四州刺史，巴東、燉煌二郡太守。

周炅，字文昭，汝南安成人也。祖彊，齊太子舍人。梁州刺史。父靈起，梁通直散騎常侍，廬、桂二州刺史，保城縣侯。炅少豪俠，任氣有將帥才。梁大同中，爲通直散騎侍郎，朱衣直閤。太清元年，出爲弋陽太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改授西陽太守，封西陵縣伯。景遣兄子思穆據守齊安，炅率驍勇襲破，思穆擒斬之。以功授持節高州刺

史是時炁據武昌西陽二郡招聚卒徒甲兵甚盛景將任約來據樊山炁與寧州長史徐文盛擊約斬其部將叱羅子通趙迦婁等因乘勝追之頻克約衆殆盡承聖元年遷使持節都督江定二州諸軍事戎昭將軍江州刺史進爵爲侯邑五百戶高祖踐祚王琳擁據上流炁以州從之及王琳遣其將曹慶等攻周迪仍使炁將兵掎角而進爲侯安都所敗擒炁送都世祖釋炁授戎威將軍定州刺史帶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天嘉二年留炁據東陽反世祖召炁還都欲令討異未至而異平炁還本鎮天康元年預平華皎之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太建元年遷持節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五年進授使持節西道都督安勦江衡司定六州諸軍事安州刺史改封龍源縣侯增邑并前一千戶其年隨都督吳明徹北討所向克捷一月之中獲十二城齊遣尚書左丞陸騫以衆二萬出自

巴斬與炁相遇炁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敗騫軍虜獲器械馬驢不可勝數進攻巴州克之於是江北諸城及穀陽士民竝誅渠帥以城降進號和戎將軍散騎常侍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敕追炁入朝初蕭管定州刺史田龍升以城降詔以爲振遠將軍定州刺史封赤亭王及炁入朝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齊遣歷陽王高景安帥師應之於是令炁爲江北道大都督總統衆軍以討龍升龍升使弋陽太守田龍琰率衆二萬陣於亭川高景安於水陵陰山爲其聲援龍升引軍別營山谷炁乃分兵各當其軍身率驍勇先擊龍升龍升大敗龍琰望塵而奔竝追斬之高景安遁走盡復江北之地以功增邑并前二千戶進號平北將軍定州刺史持節都督如故仍賜女妓一部太建八年卒官時年六十四贈司州刺史封武昌郡公謚曰

壯子法僧嗣官至宣城太守

史臣曰彼數子者或驅馳前代或擁據故鄉竝識運知歸因機景附位升列牧爵致通侯美矣昔張耳陳餘自同於至戚周敷周迪亦誓等暱親尋鋒刃而誅殘斯甚夫胡越矣離隙因於勢利何其鄙歟

陳書卷十三 列傳第七終

陳書卷十三

陳書卷十四

陳書卷十四

列傳第八

衡陽獻王昌

南康愍王曇朗

子方泰方慶

衡陽獻王昌字敬業高祖第六子也梁太清末高祖南征李贲命昌與宣后隨沈恪還吳興及高祖東討侯景昌與宣后世祖竝為景所囚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太守時年十六昌容貌偉麗神情秀朗雅性聰辯明習政事高祖遣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為郡又遣吳郡杜之偉授昌以經書昌讀書一覽便誦明於義理剖析如流尋與高祖俱往荊州梁元帝除員外散騎常侍荊州陷又與高祖俱遷關右西魏以高祖故甚禮之高祖即位頻遣使請高宗及昌周人許之而未遣及高祖崩乃遣之是時王琳梗於中

陸

流昌未得還居於安陸王琳平後天嘉元年二月昌發自安陸由
魯山濟江而巴陵王蕭沈等率百僚上表曰臣聞宗子維城隆周
之懋軌封建藩屏有漢之弘規是以卜世斯永式資邢衛鼎命靈
長實賴河楚伏惟陛下神猷光大聖德欽明道高日月德侔造化
往者王業惟始天步有艱叅奉權謨匡合義烈威略外舉神武內
定故以再康禹迹大庇生民者矣及聖武升遐王師遠次皇嗣屢
隔繼業靡歸宗祧危殆綴旒非喻既而傳車言反公卿定策纂我
洪基光昭景運民心有奉園寢克寧后來其蘇復在茲日物情天
意皎然可求王琳逆命逋誅歲久今者連結犬羊乘流縱釁舟旗
野陣綿江蔽陸兵疲民弊杆軸用空中外騷然藩難罔固乃盱食
當朝憑流授書蒼兕既馳長蛇自剪廓清四表澄滌八紘雄圖遐
舉仁聲遠暢德化所覃風行草偃故以功深於微禹道大於惟堯

豈直社稷用寧斯乃黔黎是賴第六皇弟昌近以妙年出質提契
寇手偏隔關徼旋踵末由陛下天倫之愛既深克讓之懷常切伏
以大德無私至公有在豈得徇匹夫之恒情忘王業之大計憲章
故實式遵典禮欽若姬漢建樹賢戚湘中地維形勝控帶川阜扞
城之寄匪親勿居宜啟服衡疑兼崇徽飾臣等參議以昌為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湘州牧封衡陽郡王邑
五千戶加給阜輪三望車後部鼓吹一部班劔二十人啟可奉行
詔曰可三月入境詔令主書舍人緣道迎接景子濟江於中流船
壞以弱薨四月庚寅喪柩至京師上親出臨哭乃下詔曰夫寵章
所以嘉德禮數所以崇親乃歷代之通規固前王之令典新除使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湘州牧衡陽王昌明
哲在躬珪璋早秀孝敬內湛聰睿外宣梁季艱虞宗社顛墜西京

安都殺之也
何故溺
死事在
可疑

淪覆陷身關隴及鼎業初基外蕃逆命聘問斯阻音介莫通睠彼
機橋將隣烏白今者羣公戮力多難廓清輕傳入鄂無勞假道周
朝敦其繼好驂駕歸來欣此朝聞庶歡昏定報施徒語曾莫輔仁
人之云亡殄悴斯在奄焉薨殞倍增傷悼津門之慟空在桓岫之
切不追靜言念之心焉如割宜隆懋典以協徽猷可贈侍中假黃
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揚州牧給東園溫明祕器九旒鑾輅黃
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之儀一依
漢東平憲王齊豫章文獻王故事仍遣大司空持節迎護喪事大
鴻臚副其羽衛殯送所須隨由備辦謚曰獻無子世祖以第七皇
子伯信爲嗣

南康愍王曇朗高祖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休先少倜儻有大
志梁簡文之在東宮深被知遇太清中旣納侯景有事北方乃使
休先召募得千餘人授文德王帥頃之卒高祖之有天下也每稱
休先曰此弟若存河洛不足定也梁敬帝卽位追贈侍中使持節
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武康縣公邑一千戶高祖受禪追贈侍
中車騎大將軍司徒封南康郡王邑二千戶謚曰忠壯曇朗少孤
尤爲高祖所愛寵踰諸子有膽力善綏御侯景平後起家爲著作
佐郎高祖北濟江圍廣陵宿預人東方光據鄉建義乃遣曇朗與
杜僧明自准入泗應赴之齊援大至曇朗與僧明築壘抗禦尋奉
命班師以宿預義軍三萬家濟江高祖誅王僧辯留曇朗鎮京口
知留府事紹泰元年除中書侍郎監南徐州二年徐嗣徽任約引
齊寇攻逼京邑尋而請和求高祖子姪爲質時四方州郡竝多未
賓京都虛弱糧運不繼在朝文武咸願與齊和親高祖難之而重
遣衆議乃言於朝曰孤謬輔王室而使蠻夷猾夏不能戡殄何所

逃責今在位諸賢且欲息肩偃武與齊和好以靜邊疆若違衆議必謂孤惜子姪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且齊人無信窺窬不已謂我浸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爲孤力鬪也高祖慮曇朗憚行或奔竄東道乃自率步騎往京口迎之以曇朗還京師仍使爲質於齊齊果背約復遣蕭軌等隨嗣徽渡江高祖與戰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齊人請割地并入馬牛以贖之高祖不許及軌等誅齊人亦害曇朗于晉陽時年二十八是時旣與齊絕弗之知也高祖踐祚猶以曇朗襲封南康王奉忠莊王祀禮秩一同皇太子天嘉二年齊人結好方始知之世祖詔曰夫追遠慎終抑聞前誥南康王曇朗明哲懋親蕃維是屬人質北齊用紆時難皇運兆興未獲旋反永言歧子日夜不忘齊使始至凶問奄及追懷痛悼兼倍常情宜隆寵數以光恒序可贈待中安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南徐州刺史謚曰愍乃遣兼郎中令隨聘使江德藻劉師知迎曇朗喪柩以三年春至都初曇朗未質於齊生子方泰方慶及將適齊以二妾自隨在北又生兩子方華方曠亦同得還

方泰少麤獷與諸惡少年羣聚遊逸無度世祖以南康王故特寬賞之天嘉元年詔曰南康王曇朗出隔齊庭反身莫測國廟方修奠饗須主可以長男方泰爲南康世子嗣南康王後聞曇朗薨於是襲爵南康嗣王尋爲仁威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太建四年遷使持節都督廣衡交越成定明新合羅德宜黃利安建石崖十九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爲政殘暴爲有司所奏免官尋起爲仁威將軍置佐史六年授持節都督豫章郡諸軍事豫章內史在郡不修民事秩滿之際屢放部曲爲劫又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代至又淹留不還至都詔以爲宗正卿

將軍佐史如故未拜為御史中丞宗元餽所_以王還第十
一年起為寧遠將軍直殿省尋加散騎常侍量置佐史其年八月
高宗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陳於玄武湖
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於瓜步江高宗登玄武門親宴羣臣以
觀之因幸樂遊苑設絲竹會仍重幸大壯觀集眾軍振旅而還是
時方泰當從啟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鍾期等二十人微
服往民間淫人妻為州所錄又率人仗抗拒傷禁司為有司所奏
上大怒下方泰獄方泰初但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則
上刑方泰乃投列承引於是兼御史中丞徐君敷奏曰臣聞王者
之心匪漏網而私物至治之本無屈法而由慈謹案南康王陳方
泰宗屬雖遠幸託段莘刺舉莫成共治罕績聖上弘以悔往許其
錄用宮闈寄切宿衛是尺豈有金門且啟玉輿曉蹕百司馳騫干

隊騰驤憚此翼從之勞妄與晨昏之請翻以危冠淇上袷服桑中
臣子之讐莫斯為大宜從霜簡允寘冬官臣等叅議請依見事解
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謹以白簡奏聞上可其奏尋復本官
爵禎明初遷侍中將軍如故三年隨師濟江方泰與忠武將軍南
豫州刺史樊猛左衛將軍蔣元遜領水軍於白下往來斷遏江路
隋遣行軍元帥長史高穎領船艦泝流當之猛及元遜竝降方泰
所部將士離散乃棄船走及臺城陷與後主俱入關隋大業中為
掖令

方慶少清警涉獵書傳及長有幹略天嘉中封臨汝縣侯尋為給
事中太子洗馬權兼宗正卿直殿省大建九年出為輕車將軍假
節都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秩滿又為散騎常侍兼宗正卿至
德二年進號智武將軍武州刺史初廣州刺史馬靖久居嶺南大

得人心士馬彊盛朝廷疑之至是以方慶為仁威將軍廣州刺史以兵襲靖靖誅進號宣毅將軍方慶性清謹甚得民和四年進號雲麾將軍禎明三年隋師濟江衡州刺史王勇遣高州刺史戴智烈將五百騎迎方慶欲令承制總督征討諸軍事是時隋行軍總管韋洸帥兵度嶺宣隋文帝敕云若嶺南平定留勇與豐州刺史鄭萬頃且依舊職方慶聞之恐勇賣已乃不從率兵以拒智烈智烈與戰敗之斬方慶於廣州虜其妻子王勇太建中為晉陵太守在職有能名方慶之襲馬靖也朝廷以勇為超武將軍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以為方慶聲勢靖誅以功封龍陽縣子及隋軍臨江詔授勇使持節光勝將軍總督衡廣交桂武等二十四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仍入援會京城陷勇因移檄管內徵兵據守使其同產弟鄧暲將兵五千頓于嶺上又遣使迎方慶欲假以為名而

法氏著作
洗氏

自執兵要及方慶敗績虜其妻子收其資產分賞將帥又令其將王仲宣曾孝武迎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伯信懼奔于清遠郡孝武追殺之是時韋洸兵已上嶺豐州刺史鄭萬頃據州不受勇召而高梁女子洗氏舉兵以應隋軍攻陷傍郡勇計無所出乃以其眾降行至荊州道病卒隨贈大將軍宋州刺史歸仁縣公鄭萬頃榮陽人梁司州刺史紹叔之族子也父旻梁末入魏萬頃通達有材幹周武帝時為司城大夫出為溫州刺史至德中與司馬消難來奔尋拜散騎常侍昭武將軍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民表請立碑詔許焉初萬頃之在周深被隋文帝知遇及隋文踐祚常思還北及王勇之殺方慶萬頃乃率州兵拒勇遣使由閒道降于隋軍拜上儀同尋卒

史臣曰獻愍二王聯華霄漢或壞子之曠或猶子之寵而機橋

阻驂駕無由有隔於休辰終之以早世悲夫。

馮嘿庵曰內陳方泰傳上測二字義見本書
二十七卷沈洙傳舊律文也改本不知其言
忽易作刑謬甚今本南史又改上作巨尤
屬可笑案馮氏兄弟讀書以此斯已勤矣
而字無所成豈不惜哉



陳書卷十四 列傳第八

終



陳書卷十五



列傳第九

陳擬擬

陳詳

陳慧紀

陳擬字公正高祖疎屬也少孤貧性質直彊記高祖南征交趾擬
從焉及進討侯景至豫章以擬爲羅州刺史與胡穎共知後事并
應接軍糧高祖作鎮朱方擬除步兵校尉曲阿令紹泰元年授貞
威將軍義興太守二年入知衛尉事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
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高祖踐祚詔曰維城宗子實固有周盤石
懿親用隆大漢故會盟則異姓爲後啟土則非劉勿王所以糾合
枝幹廣樹蕃屏前王懋典列代恒規從子持節員外散騎常侍明

威將軍雍州刺史監南徐州擬持節通直散騎侍郎貞威將軍北
徐州刺史褒從子是炅從孫假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諡假
節信威將軍北徐州刺史吉陽縣開國侯諡假節通直散騎侍郎
信武將軍祏假節散騎侍郎雄信將軍青州刺史廣梁太守諱貞
威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慧紀從孫敬雅敬泰竝枝戚密近劬勞王
室宜列河山以光利建擬可永修縣開國侯褒鍾陵縣開國侯炅
建城縣開國侯炅炅上饒縣開國侯諡虔化縣開國侯諡仍前封祏
豫章縣開國侯諱遂興縣開國侯慧紀宜黃縣開國侯敬雅寧都
縣開國侯敬泰平固縣開國侯各邑五百戶擬尋除輕車將軍兼
南徐州刺史常侍如故其年授通直散騎常侍中領軍三年復以
本官監南徐州世祖嗣位除丹陽尹常侍如故坐事又以白衣知
郡尋復本職天嘉元年卒時年五十八贈領軍將軍凶事所須竝

官資給謚曰定二年配享高祖廟庭子黨嗣

陳詳字文幾少出家爲桑門善書記談論清雅高祖討侯景召詳
令反初服配以兵馬從定京邑高祖東征杜龕詳射下安吉原鄉
故鄣三縣龕平以功授散騎侍郎假節雄信將軍青州刺史資割
故鄣廣德置廣梁郡以詳爲太守高祖踐祚改廣梁爲陳留又以
爲陳留太守永定二年封遂興縣侯食邑五百戶其年除明威將
軍通直散騎常侍三年隨侯安都破王琳將常衆愛於宮亭湖世
祖嗣位除宣城太守將軍如故王琳下據柵口詳隨吳明徹襲淝
城取琳家口不克因入南湖自鄱陽步道而歸琳平詳與明徹竝
無功天嘉元年隨例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除通直散騎常侍
兼右衛將軍三年出爲假節都督吳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吳州刺
史周迪據臨川舉兵詳自州從他道襲迪於濡城別營獲其妻子

迪敗走，詳還復本鎮。五年，周迪復出臨川，乃以詳爲都督，率水步討迪。軍至南城，與賊相遇，戰敗死之。時年四十二。以所統失律，無贈諡。子正理嗣。

陳慧紀，字元方，高祖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負才任氣。高祖平侯景，慧紀從焉。尋配以兵馬，景平從征杜龕。除貞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踐祚，封宜黃縣侯。邑五百戶。除黃門侍郎。世祖卽位，出爲安吉縣令。遷明威將軍、軍副司、空章昭達征安蜀城。慧紀爲水軍都督於荊州，燒青泥船，艦光大元年以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宣遠將軍、豐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戶。太建十年，吳明徹北討，敗績。以慧紀爲持節智武將軍、緣江都督、兗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戶。餘如故。周軍乘勝據有淮南，江外騷擾。慧紀收集士卒，自海道還都。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宣毅將軍、都督郢巴二州諸軍事。郢

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至德二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雲麾將軍、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賜女伎一部。增邑并前三千戶。禎明元年，蕭琮尚書左僕射安平王蕭巖、晉熙王蕭瓛等率其部衆男女二萬餘口，詣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其年以應接功，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征西將軍。增邑并前六千戶。餘如故。及隋師濟江，元帥清河公楊素下自巴峽。慧紀遣其將呂忠肅、陸倫等拒之。戰敗。素進據馬頭。是時隋將韓擒虎及賀若弼等已濟江，據蔣山。慧紀聞之，留其長史陳文盛等居守，身率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乘泂江而下。欲趣臺城。至漢口，爲秦王軍所拒，不得進。因與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頃之，卒。子正平，頗有文學。

史臣曰：詩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綿綿瓜瓞，萬壽之西京。

昔豐沛故人東都亦南陽多顯有以哉

陳書卷十五 列傳第九終



陳書卷十六



列傳第十

趙知禮

蔡景歷

劉師知

謝岐

趙知禮字齊且天水隴西人也父孝穆梁侯官令知禮涉獵文史善隸書高祖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為記室參軍知禮為文瞻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恒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知禮亦多所獻替高祖平侯景軍至白茅灣上表於梁元帝及與王僧辯論述軍事其文竝知禮所製侯景平授中書侍郎封始平縣子邑三百戶高祖為司空以為從侍中郎高

祖入輔遷給事黃門侍郎兼衛尉卿高祖受命遷通直散騎常侍直殿省尋遷散騎常侍守太府卿權知領軍事天嘉元年進爵爲伯增邑通前七百戶王琳平授持節督吳州諸軍事明威將軍吳州刺史知禮沈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世祖輒令璽書問之秩滿爲明威將軍太子右衛率遷右衛將軍領前軍將軍六年卒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謚曰忠子允恭嗣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也祖點梁尚書左民侍郎父大同輕車岳陽王記室參軍掌京邑行選景歷少俊爽有孝行家貧好學善尺牘工草隸解褐諸王府佐出爲海陽令爲政有能名侯景亂興簡文帝爲景所幽景歷與南康嗣王蕭會理謀欲挾簡文出奔事泄見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因客遊京口侯景平高祖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輟文不重改曰

蒙降札書曲垂引逮伏覽循回載深欣暢竊以世求名駿行地能致千里時愛奇寶照車遂有徑寸但雲咸斯奏自輟巴渝杞梓方雕豈聆樛樾仰惟明將軍使君侯節下英才挺茂雄姿秀拔運屬時艱志匡多難振衛歡而綏五嶺滌瀆源而澄九派帶甲十萬殫弩數千誓勤王之師總義夫之力鯨鯢式剪役不踰時氛霧廓清士無血刃雖漢誅祿產舉朝實賴絳侯晉討約峻中外一資陶牧比事論功彼奚足筭加以抗威克服冠蓋通于北門整旆徐左咏歌溢于東道能使邊亭臥鼓行旅路宿巷不拾遺市無異價洋洋乎功德政化曠古未儔諒非膚淺所能殫述是以天下之人向風慕義接踵披衿雜遝而至矣或帝室英賢貴遊令望齊楚秀異荆吳岐嶷武夫則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陸拔山嶽水斷虬龍六鈞之弓左右馳射萬人之劍短兵交接攻壘若文鴛焚艦如黃蓋百戰

百勝貔貅爲羣，文人則通儒博識，英才偉器，雕麗暉煥，摛揆緝藻，子雲不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羸軍却，復有三河辯客，改哀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變反於倏忽，治民如子賤，踐境有成，折獄如仲由，片詞從理，直言如毛遂，能厲主威，銜使若相如，不辱君命，懷忠抱義，感恩徇已，誠斷黃金，精貫白日，海內雄賢，牢籠斯備，明將軍徹鞍下馬，推案止食，申爵以榮之，築館以安之，輕財重氣，卑躬厚士，盛矣哉，盛矣哉，抑又聞之，戰國將相，咸推引賓遊，中代岳牧，竝盛延僚友，濟濟多士，所以成將軍之貴，但量能校實，稱才任使，員行方止，各盡其宜，受委責成，誰不畢力，至如走賤，妄庸人耳，秋冬讀書，終慙專學，刀筆爲吏，竟闕異等，衡門衰素，無所聞達，薄官輕資，焉能遠大，自陽九邁屯，天步艱阻，同彼貴仕，溺於巨寇，亟隣危殆，備踐薄水，今王道中興，慙憂

啟運，獲存微命，足爲幸甚，方歡飲啄，是謂來蘇，然皇鑿未反，宛洛蕪曠，四壁固三軍之餘，長夏無半菽之產，遨遊古人，聊爲借貸，屬此樂土，洵美忘歸，竊服高義，暫謁門下，明將軍降以顏色，二三士友，假其餘論，管蒯不棄，折簡賜留，欲以雞鶩，厠鴛鴻於池沼，將移瓦礫，參金碧之聲價，昔折脇遊秦，忽逢吟採，擔簦入趙，便致留連，今雖羈旅，方之非匹，樊林之賁，何用克堪，但耿耿織蘿，憑喬松以自聳，蠢蠢輕蚋，託驂尾而遠驚，竊不自涯，願備下走，且爲腹背之毛脫，克鳴吠之數，增容改觀，爲幸已多，海不厭深，山不讓高，敢布心腹，惟將軍覽焉，高祖得書，甚加欽賞，仍更賜書報答，卽日板征北府中記室參軍，仍領記室，衡陽獻王時爲吳興郡，昌年尚少，吳興王之鄉里，父老故人，尊卑有數，高祖恐昌年少，接對乖禮，乃遣景歷輔之，承聖中，授通直散騎侍郎，還掌府記室，高祖將討王僧

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也。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僧辯誅高祖輔政，除從事中郎，掌記室如故。紹泰元年，遷給事黃門侍郎，兼掌相府記室。高祖受禪，遷祕書監、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永定二年，坐妻弟劉淹詐受周寶安餉馬爲御史中丞，沈炯所劾，降爲中書侍郎。舍人如故。三年，高祖崩，時外有彊寇，世祖鎮於南院，朝無重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權、杜稜定議，乃秘不發喪，疾召世祖。景歷躬共宦者及內人密營斂服，時旣暑熱，須治梓官，恐斤斧之聲，或聞於外，仍以蠟爲祕器。文書詔誥依舊宣行。世祖卽位，復爲祕書監，舍人如故。以定策功，封新豐縣子，邑四百戶。累遷散騎常侍。世祖誅侯安都，景歷勸成其事。天嘉三年，以功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增邑百戶。常侍舍人如故。六年，坐妻兄劉洽依倚景歷權勢，前後姦訛，并受

歐陽武威餉絹百匹，免官。廢帝卽位，起爲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兼太府卿。華皎反，以景歷爲武勝將軍，吳明徹軍司。皎平，明徹於軍中輒戮安成內史楊文通，又受降人馬仗，有不明。景歷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付治。久之，獲宥，起爲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高宗卽位，遷宣惠豫章王長史，帶會稽郡守，行東揚州府事。秩滿，遷戎昭將軍，宣豫長沙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以疾辭，遂不行。入爲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仍復封邑，遷太子左衛率，常侍舍人如故。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伐，所向克捷。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呂梁，大破之，斬獲萬計。方欲進圖彭城，是時高宗銳意河南，以爲指麾可定。景歷諫稱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高宗惡其沮衆，大怒，猶以朝廷舊臣，不深罪責。出爲宣遠將軍，豫章內史。未行，爲飛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贓汙狼藉。帝令有司按問。

歷但承其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奏曰：臣聞士之行已忠以事上，廉以持身，苟違斯道，刑茲罔赦。謹按宣遠將軍豫章內史新豐縣開國侯景歷，因藉多幸，豫奉興王，皇運權輿，頗參締構。天嘉之世，賊賄狼藉，聖恩錄用，許以更鳴，裂壤崇階，不遠斯復，不能改節，自勵以報曲成，遂乃專擅貪汙，彰於遠近。一則已甚，其可再乎？宜寘刑書，以明秋憲。臣等參議，以見事免，景歷所居官下鴻臚，削爵土，謹奉白簡，以聞。詔曰：可。於是徙居會稽。及吳明徹敗，帝思景歷前言，卽日追還，復以爲征南鄱陽王諮議參軍。數日，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復本封爵。入守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午後，景歷拜日，適值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豫，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是歲，以疾卒官。時年六十，贈太常卿。謚曰敬。十三年，改葬，重贈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高祖廟庭。二年，輿駕親幸其

宅，重贈景歷侍中中撫將軍，謚曰忠敬，給鼓吹一部，并於基所立碑。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敘事，應機敏速，爲當世所稱。有文集三十卷。

劉師知沛國相人也。家世素族，祖奚之，齊晉安王諮議參軍淮南太守，有能政。齊武帝手詔頻頻褒賞。父景彥，梁尚書左丞司農卿，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史，工文筆，善儀體臺閣故事，多所詳悉。梁世歷王府參軍，紹泰初，高祖入輔，以師知爲中書舍人，掌詔誥，是時兵亂之後，禮儀多闕，高祖爲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注竝師知所定焉。高祖受命，仍爲舍人，性疎簡，與物多忤，雖位宦不遷，而委任甚重，其所獻替，皆有弘益。及高祖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服，師知議云：旣稱成服，本備喪禮，靈筵服物，皆悉縞素。今雖

無大行俠御官事。按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着縗斬，惟着縗不異。此即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座須服縗經，中書舍人蔡景歷亦云。雖不悉準，按山陵有凶，吉羽儀成服，唯凶無吉。文武依御，不容獨鳴玉珥貂情禮。二三理宜縗斬，中書舍人江德藻謝岐等，竝同師知議。文阿重議云：檢晉宋山陵儀，靈輿梓宮降殿各侍中奏，又成服儀，稱靈輿梓宮容俠御官及香橙，又檢靈輿梓宮進止儀，稱直靈俠御吉服在吉鹵簿中，又云梓宮俠御縗經在凶鹵簿中，是則在殿吉凶兩俠御也。時以二議不同，乃啟取左丞徐陵決斷。陵云：梓宮附山陵，靈筵附宗廟，有此分判，便驗吉凶。按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竝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爲縗經邪？斷可知矣。若言公卿胥吏竝服縗，直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竝吉，司事者凶，豈容枉經。

而奉華蓋縗衣而升玉輅邪？同博士議師知又議曰：左丞引梓宮附山陵，靈筵附宗廟，必有吉凶二部成服，不容上凶。博士猶執前斷，終是山陵之禮。若龍駕啟殯，鑾輿兼設吉凶之儀，由來本備，準之成服，患有未安。夫喪禮之制，自天子達，按王文憲喪服明記云：官品第三侍靈人二十，官品第四下達士禮侍靈之數，竝有十人，皆白布袴褶，著白絹帽，內喪女侍數如外，而著齊縗，或問內外侍靈是同，何忽縗服有異？答云：若依君臣之禮，則外侍斬，內侍齊，頃世多故，禮隨事省，諸侯以下，臣吏蓋微，至於侍奉，多出義附。君臣之節不全，縗冠之費實闕，所以因其常服，止變帽而已。婦人侍者，皆是卑隸，君妾之道，旣純，服章所以備矣。皇朝之典，猶自不然，以此而推，是知服斬，彼有侍靈，則猶俠御，旣著白帽，理無彤服。且梁昭明儀注，今則見存，二文顯證，差爲成準，且禮出人情，可得消息。

凡人有喪既陳筵几。總帷靈房。變其常儀。蘆箔草履。即其凶禮。室之內。親賓具來。齊斬麻總。差池哭次。玄冠不弔。莫非素服。豈見門生故吏。綃縠間趨。左姬右姜。紅紫相揉。況四海遏密。率土之情。是同。三軍縞素。為服之制。斯言遂使千門旦啟。非塗塗於彤闈。百僚戾止。變服麤於朱戟。而耀金在列。鳴玉節行。求之懷抱。固為未愜。準以禮經。彌無前事。豈可成服之儀。譬以山陵之禮。葬既始終已畢。故有吉凶之儀。所謂成服。本成喪禮。百司外內。皆變吉容。俠御獨不。何謂成服。若靈無俠御。則已有則必應縗服。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宮。祔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直縗。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辰。共在西階。稱為成服。亦無鹵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縗經。案梁昭明太子

薨略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皆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取是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平吉不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或謂與成服有殊。若爾日俠御文武不異。惟侍靈之人。主書宣傳。齊幹應。較悉應不改。蔡景歷又議云。俠御之官。本出五百。爾日備服居廬。仍於本省引上登殿。豈應變服。貂玉若別攝餘官。以克簪珥。則爾日便有不。成服者。山陵自有吉凶。二儀成服。凶而不吉。猶依前議。同劉舍人德藻又議云。愚謂祖塋之辰。始終永畢。達官有追贈。須表恩榮。有吉鹵簿。恐由此義。私家放學。因以成俗。上服本變吉為凶。理不應猶襲統綺。劉舍人引王衛軍喪儀。及檢梁昭明故事。此明據已。審博士左丞。乃各盡事衷。既未取證。須更詢詳。宜諮八座。詹事太常中丞。及中庶諸通。袁樞張種周弘正弘讓沈炯孔奐。特八座以下。竝請案羣議。斟酌舊儀。梁昭明太子喪成服儀。注明文見

存足爲準的成服日侍官理不容猶從吉禮其葬禮分吉自是山陵之時非關成服之日愚謂劉舍人議於事爲允陵重答云老病屬續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傅玄見尤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參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朝賢更申揚推文阿猶執所見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從師知議尋遷鴻臚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初世祖敕師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冬爲十卷起爲中書舍人復掌詔誥天康元年世祖不豫師知與尚書僕射到仲舉等入侍醫藥世祖崩預受顧命及高宗爲尚書令入輔光大元年師知與仲舉等遣舍人殷不佞矯詔令高宗還東府事覺於北獄賜死

謝岐會稽山陰人也父達梁太學博士岐少機警好學見稱於梁世爲尚書金部郎山陰令侯景亂岐流寓東陽景平依於張彪彪在吳郡及會稽庶事一以委之彪每征討恒留岐監郡知後事彪敗高祖引岐參預機密以爲兼尚書右丞時軍旅屢興糧儲多闕岐所在幹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贈通直散騎常侍岐弟嶠篤學爲世通儒史臣曰高祖開業創業尅定禍亂武猛固其立功文幹亦乃展力趙知禮蔡景歷早識攀附預締構之臣焉劉師知博涉多通而闇於機變雖欲存乎節義終陷極刑斯不智矣

陳書卷十六 列傳第十終

蘇州刺史

陳書卷十七

蘇州刺史

列傳第十一

王冲

王通 弟勸

袁敬 兄子樞

王冲字長深琅邪臨沂人也祖僧衍齊侍中父茂璋梁給事黃門侍郎冲母梁武帝妹新安穆公主卒於齊世武帝以冲偏孤深所鍾愛年十八起家梁秘書郎尋為永嘉太守入為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除太尉臨川王府外兵參軍東宮領直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出為招遠將軍衡陽內史遷武威將軍安成嗣王長史長沙內史將軍如故王薨於湘州仍以冲監湘州事入為太子庶子遷給事黃門侍郎天同三年以帝甥賜爵安東亭侯邑一百五

十戶歷明威將軍南郡太守太子中庶子侍中出監吳郡滿歲即
 真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左民尚書出為明威將軍輕車營陽公
 府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事遷平西邵陵王長史轉驃騎廬陵王
 長史南郡太守王薨行州府事梁元帝鎮荊州為鎮西長史將軍
 太守如故冲性和順事上謹肅習於法令政在平理佐藩益人鮮
 有失德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由是推重累居二千石又曉音
 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遊之中聲各藉甚侯景之亂梁元帝於荆
 州承制冲求解南郡以讓王僧辯并獻女妓十人以助軍賞元帝
 授持節督衡桂成合四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衡州刺史元帝第四
 子元良為湘州刺史仍以冲行州事領長沙內史侯景平授翊左
 將軍丹陽尹武陵王舉兵至峽口王琳偏將陸納等據湘州應之
 冲為納所拘納降重授待中中權將軍量置佐史尹如故江陵陷

敬帝為太宰承制以冲為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左光祿大夫尚書
 右僕射遷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將軍如故尋復領丹陽尹
 南徐州大中正給授高祖受禪解尹以本官領左光祿大夫未拜
 改領太子少傅文帝嗣位解少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尋又以本
 官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廢帝即位給親信十人初高祖以冲前代
 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文帝幸司空徐度
 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其見重如此光大元年薨時年七十六贈侍
 中司空謚曰元簡冲有子三十人竝致通官第十二子瑒別有傳
 王通字公達琅邪臨沂人也祖份梁左光祿大夫父琳司空左長
 史琳齊代娶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竝知名通梁世起
 家國子生舉明經為祕書郎太子舍人以帝甥封武陽亭侯累遷
 王府主簿限外記室參軍司徒主簿太子中庶子驃騎廬陵王府

給事中郎中權何敬容府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坐事免侯景之亂
奔于江陵元帝以為散騎常侍遷守太常卿自侯景亂後臺內宮
室竝皆焚燼以通兼起部尚書歸于京師專掌繕造江陵陷敬帝
承制以通為吏部尚書紹泰元年加侍中尚書如故尋為尚書右
僕射吏部如故高祖受禪遷左僕射侍中如故文帝嗣位領太子
少傅天康元年為翊右將軍右光祿大夫量置佐史廢帝即位號
安右將軍又領南徐州大中正太建元年遷左光祿大夫六年加
特進侍中將軍光祿佐史竝如故未拜卒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
謚曰成葬日給鼓吹一部弟質弟固各有傳

勸字公濟通之弟也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
懷梁世為國子周易生射策舉高第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宣惠武
陵王王簿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勸將隨之潘范陽張

續時典選舉勸造續言別續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木地豈可遊外
府乎奏為太子洗馬遷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出為南徐州別駕從
事史天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勸隨例迎候敕勸令從替
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勸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
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為廣州刺史乃以勸為冠軍河
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
勸行廣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案例多貪縱勸獨以清白著聞
入為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西奔江陵元帝承制以為太子中
庶子掌相府管記出為寧遠將軍晉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郡中凋
弊勸為政清簡吏民便安之徵為侍中遷五兵尚書及西魏寇江
陵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入援以勸監湘州江陵陷敬帝
承制以為中書令紹泰元年加侍中高祖為司空以勸兼司空

史高祖爲丞相勸兼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竝如故時吳中遭亂民多乏絕乃以勸兼吳興郡及蕭勃平後又以勸舊在嶺表早有政勳乃授使持節都督廣州等二十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行改爲衡州刺史持節都督竝如故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勸不得之鎮留于大庾嶺天嘉元年徵爲侍中都官尚書未拜復爲中書令遷太子詹事行東宮事侍中竝如故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度支尚書廢帝卽位加散騎常侍太建元年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百姓饑饉以勸爲仁武將軍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勸政績詔許之徵爲中書監重授尚書右僕射領右軍將軍四年五月卒時年六十七贈侍中中書監謚曰溫

袁敬字子恭陳郡陽夏人也祖顛宋侍中吏部尚書雍州刺史父

昂梁侍中司空謚穆公敬純孝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無倦釋褐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江陵淪覆流寓嶺表高祖受禪敬在廣州依歐陽顛及顛卒其子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紇爲陳逆順之理言甚切至紇終不從高宗卽位遣章昭達率衆討紇紇將敗之時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其年徵爲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俄轉司徒左長史尋遷左民尚書轉都官尚書領豫州大中正累遷太常卿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至德三年卒時年七十九贈左光祿大夫謚曰靖德子元友嗣弟泌自有傳兄子樞

樞字踐言梁吳郡太守君正之子也美容儀性沈靜好讀書手不釋卷家世顯貴資產充積而樞獨居處率素傍無交往端坐一室非公事未嘗出遊榮利之懷淡如也起家梁秘書郎歷太子舍人

輕車河東王王儆安前邵陵王中軍宣成王二府功曹史侯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因丁父憂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平侯景鎮京城衣冠爭往造請樞獨杜門靜居不求聞達紹泰元年徵爲給事黃門侍郎未拜除員外散騎常侍兼侍中二年兼吏部尚書其年出爲吳興太守永定二年徵爲左民尚書未至改侍中掌大選事三年遷都官尚書掌選如故樞博聞彊識明悉舊章初高祖長女永世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蕝生子昂王及昂竝卒于梁世高祖受命惟公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王客請詳議欲加蕝駙馬都尉并贈昂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于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趣爲一號齊職儀曰

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爲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昏而醮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旣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高陵宣公主晉武踐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之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據明公主所生旣未及成人之禮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以樞議爲長天嘉元年守吏部尚書三年卽真尋領右軍將軍又領丹陽尹本官如故五年以葬父拜表自解詔賜絹布五十匹錢十萬令塋訖停宅視郡事葬服闋還復本職其年秩滿解尹加散騎常侍將軍尚書竝如故是時侯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竝出於樞其所舉薦多會上言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廢帝卽位遷尚

書左僕射光大元年卒時年五十一贈侍中左光祿大夫謚曰簡懿有集十卷行於世弟憲自有傳

史臣曰王冲王通竝以貴游早升清貫而允蹈禮節篤誠奉上斯為美焉王勣之襟神夷澹袁樞之端操沈寔雖拘放為異而勝槩一揆古所謂名士者蓋在其人乎

二十日

陳書卷十七 列傳第十一 終

陳書卷十七

陳書卷十八

陳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二

沈衆

六人孝非陳室之臣高祖用之無疑鄭之所

袁泌

謂宥其吠堯之罪者不特杜僧明華已也

劉仲威

此在袁泌之下

陸山才

王質

韋載

沈衆字仲師吳興武康人也祖紉梁特進父旋梁給事黃門侍郎衆好學頗有文才起家梁鎮衛南平王法曹參軍太子舍人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衆為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命衆為竹賦賦成奏之帝手教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

詩賦

祖當陽公蕭大心為郢州刺史以衆為限內記室參軍尋除鎮南
 湘東王記室參軍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遷驃騎廬
 陵王諮議參軍舍人如故侯景之亂衆表於梁武帝稱家代所隸
 故義部曲竝在吳興求還召募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
 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京邑頓于小航對賊東府置陣軍
 容甚整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內遙授衆為太子右衛率京城陷衆
 降于景景平西上荊州元帝以為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尋遷
 司徒左長史江陵陷為西魏所虜尋而逃還敬帝承制授御史中
 丞紹泰元年除侍中遷左民尚書高祖受命遷中書令中正如故
 高祖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優渥超於時輩衆性忝膏內
 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
 裳破裂或躬提冠屨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

袍芒屨以麻繩為帶又攜乾魚蔬菜飯獨噉之朝士共謂其所為
 衆性狷急於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以衆素有
 令望不欲顯誅之後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時年五十
 六

袁泌字文洋左光祿大夫敬之弟也清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
 修謹釋褐員外散騎侍郎歷諸王府佐侯景之亂泌欲求為將是
 時泌兄君正為吳郡太守梁簡文板泌為東宮領直令往吳中召
 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率所領赴援京城陷退保東陽景使兵追
 之乃自會稽東嶺出溢城依於鄱陽嗣王蕭範範卒泌乃降景景
 平王僧辯表泌為富春太守兼丹陽尹貞陽侯僭位以泌為侍中
 奉使於齊高祖受禪王琳據有上流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蕭莊達
 琳所及莊僭立以泌為侍中丞相長史天嘉二年泌與琳輔莊至

於柵口琳軍敗衆皆奔散唯必獨乘輕舟送莊達於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令共入齊然後拜辭而歸詣闕請罪文帝深義之尋授寧遠始興王府法曹參軍轉諮議參軍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領豫州大中正聘於周使還授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其中正如故高宗入輔以必爲雲旗將軍司徒左長史光大元年卒年五十八臨終戒其子蔓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輒受贈謚其子述必遺意表請之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質

劉仲威南陽涅陽人也祖虬齊世以國子博士徵不就父之遜荆州治中從事史仲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蕭莊僞署御史中丞隨莊入齊終於鄴中仲威從弟廣德亦好學負才任氣父之享梁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廣德承聖中以

軍功官至給事黃門侍郎湘東太守荊州陷後依於王琳琳平文帝以廣德爲寧遠始興王府限外記室參軍仍領其舊兵尋爲太尉侯瑱湘州府司馬歷樂山豫章二郡太守新安內史光大中假節員外散騎常侍雲旗將軍河東太守太建元年卒於郡時年四十三贈左衛將軍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也祖翁寶梁尚書水部郎父泛散騎常侍山才少個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續續弟綰竝欽重之起家王國常侍遷外兵參軍尋以父疾東歸侍養承聖元年王僧辯授山才儀同府西曹掾高祖誅僧辯山才奔會稽依張彪彪敗乃歸高祖紹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乃以山才爲長史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討尅蕭勃擒歐陽頎計畫多出山才及文育西征王琳留山才監江州事乃鎮豫章文育與侯安都於沌口敗

續余孝頃自新林來寇豫章山才收合餘衆依於周迪擒余孝頃
李孝欽等遣山才自都陽之樂安嶺東道送於京師除中書侍郎
復由樂安嶺緩撫南川諸郡文育重鎮豫章京口山才復爲貞威
將軍鎮南長史豫章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曇朗囚山才等送
于王琳未至而侯安都敗琳將常衆愛於宮亭湖由是山才獲反
除貞威將軍新安太守爲王琳未平留鎮富陽以捍東道入爲員
外散騎常侍遷宣惠始興王長史行東揚州事侯安都討留異山
才率王府之衆從焉異平除明威將軍東陽太守入爲鎮東始興
王長史帶會稽郡丞行東陽州事未拜改授散騎常侍兼度支尚
書滿歲爲真高宗南征周迪以山才爲軍司迪平復職余孝頃自
海道襲晉安山才又以本官之會稽指授方略還朝坐侍宴與蔡
景歷言語過差爲有司所奏免官尋授散騎常侍遷雲旗將軍西

陽武昌二郡太守天康元年卒時年五十八贈右衛將軍謚曰簡
子

王質字子貞右光祿大夫通之弟也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
帝甥封甲口亭侯補國子周易生射策高策起家秘書郎太子舍
人尚書殿中郎遭母憂居喪以孝聞服闋除太子洗馬東宮領直
累遷中舍人庶子太清元年除假節寧遠將軍領東宮兵從貞陽
侯北伐及貞陽敗績質脫身逃還侯景於壽陽構逆質又領舟師
隨衆軍拒之景軍濟江質便退走尋領步騎頓于宣陽門外景軍
至京師質不戰而潰乃剪髮爲桑門潛匿人間及柳仲禮等會援
京邑軍據南岸質又收合餘衆從之京城陷後西奔荊州元帝承
制以質爲右長史帶河東太守俄遷侍中尋出爲持節都督吳州
諸軍事寧遠將軍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荊州陷侯瑱鎮于淝城

與質不協遣偏將羊亮代質且以兵臨之質率所部度信安嶺依于留異文帝鎮會稽以兵助質令鎮信安縣永定二年高祖命質率所部踰嶺出豫章隨都督周文育以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高祖命周文育殺質文育啟請救之獲免尋授散騎常侍晉陵太守文帝嗣位徵守五兵尚書高宗為揚州刺史以質為仁威將軍驃騎府長史天嘉二年除晉安太守高宗輔政以為司徒左長史將軍如故坐公事免官尋為通直散騎常侍遷太府卿都官尚書太建二年卒時年六十贈本官謚曰安子

章載字德基京兆杜陵人也祖叡梁開府儀同三司永昌嚴公父政梁黃門侍郎載少聰慧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答皆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沈敏有器局起家梁邵陵王法曹參軍遷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侯景之

亂元帝承制以為中書侍郎尋為建威將軍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是時僧辯軍于湓城而魯悉達樊俊等各擁兵保境觀望成敗元帝以載為假節都督太原高唐新蔡三郡諸軍事高唐太守仍銜命喻悉達等令出軍討景及大軍東下載率三郡兵自焦湖出柵口與僧辯會於梁山景平除寇軍將軍琅邪太守尋奉使往東陽晉安招撫留異陳寶應等仍授信武將軍義興太守高祖誅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輕兵襲載未至而載先覺乃嬰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所屬縣卒竝高祖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鑊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雨中者則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文育軍稍却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高祖聞文育軍不利乃自將征之尅其水柵仍遣載族弟翽賚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敕載解兵載得書乃以

衆降于高祖。高祖厚加撫慰，卽以其族弟翽監義興郡。所部將帥竝隨才任使，引載恒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城。高祖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卽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命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高祖從其計。永定元年，除和戎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二年，進號輕車將軍，尋加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將軍如故。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太建中卒於家。

時年五十八

徐州刺史，召爲征北參軍，尋監義興郡。永定元年，授貞毅將軍，步兵校尉，遷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閣驍騎之職，舊領營兵，兼統宿衛。自梁代已來，其任踰重，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俠侍翽素有名望，每大事恒令俠侍左右。時人榮之，號曰俠御將軍。尋出爲宣城太守。天嘉二年，預平王琳之功，封清源縣侯，邑二百戶。太建中卒。官贈明霍羅三州刺史。子宏，字德禮，有文學。歷官至永嘉王府諮議參軍，陳亡入隋。

史臣曰：昔鄧禹基於文學，杜預出自儒雅，卒致軍功，名著前代。晉氏喪亂，播遷江左，顧榮郗鑒之輩，溫嶠謝玄之倫，莫非巾褐書生，縉紳素輿，抗敵以衛社稷，立勲而升台鼎。自斯以降，代有其人，但梁室沸騰，懦夫立志，旣身逢際會，見仗於時，主美矣。

八
列傳第十二終

清川中園
氏廟印

陳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三

沈炯

虞荔

弟

馬樞

文章志節
陳代唯此
一人而已

沈炯字禮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記室參軍炯少有雋才為當時所重釋褐王國常侍遷為尚書左民侍郎出為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京師以炯監郡京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遣使召炯委以書記之任炯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遽救之僅而獲免于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為王僧辯所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肅所獲者鐵錢十萬自是羽



鄂川中興錄
氏蘭國師書

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皆上表於江陵勸進僧
 辯令炯製表其文甚工當時莫有逮者高祖南下與僧辯會于白
 茅灣登壇設盟炯為其文及侯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手行
 簡竝殺之炯弟勢其母逃而獲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
 特封原鄉縣侯邑五百戶僧辯為司徒以炯為從事中郎梁元帝
 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荆州陷為西魏所虜魏人甚禮
 之授炯儀同三司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而
 留之恒閉門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嘗獨
 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辭曰臣聞喬山雖
 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既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積蘭
 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罕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
 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

道窮晏駕甲帳珠簾朝零落茂陵玉樹苑出入間陵雲故基共
 原田而靡靡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背承
 明既厭嚴助東嘶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
 非馨敢忘微福奏訖其夜炯夢見有官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
 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
 並獲東嶺紹泰二年至都除司農卿遷御史中丞高祖受禪加通
 直散騎常侍中丞如故以母老表請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
 曰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為養仕不擇
 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自死輕生妻息誅夷昆季冥滅
 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
 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餘臣一
 人前帝知臣之孤篤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頽居草萊又復矜臣溫

清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欲苟違
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
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彛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
問國章前德綢繆始許哀放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
廣求明哲趨超在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
墳土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悽悽之
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于四海弘此季治
寸管求天仰歸惟辰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
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沈孰非涵養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譽
馳咸維情深宛洊日者理切依間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乖侍養
雖周生之思每欲棄官戴禮垂文得遺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
萬幾以卿才爲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基

思弘景業顧茲寡薄兼纏哀疚實勅賢哲同有雍熙豈便釋簡南
闈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歆母從官用覩朝榮不虧家禮尋勅
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初高祖嘗稱焯宜居王
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用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
大雷留異據東境帝欲使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
遣還鄉里收合徒衆以疾卒于吳中時年五十九文帝聞之卽日
舉哀并遣弔祭贈侍中謚曰恭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檢平北
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
倕倕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
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焉胤言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
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卽辟爲

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釋褐梁西中郎行參軍尋署法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製碑奏上帝命勒之于館仍用荔為士林學士尋為司文郎遷通正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唯荔與顧協淡然靖退居于西省俱以文史見知當時號為清白尋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舍人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為中書侍郎貞陽侯授揚州別駕並不就張彪之據會稽也荔時在焉及文帝平彪高祖遺荔書曰喪亂已來賢哲凋散君才用有美聲聞許洛當今朝廷維新廣求英雋豈可棲遲東土獨善其身今令兄子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虛遲也文帝又與書曰君東南有美聲譽洽聞自應翰飛京許共康時弊而削迹丘園保茲獨善豈

使稱空谷之望取必願便爾俶裝且為出都之誅唯遲披觀在于茲日迫切之不得已乃應命至都高祖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書尋領大著作東揚揚州二州大中正庶子如故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管文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沈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故不列于後焉時荔第二弟寄寓於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勅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數往臨視令荔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文帝不許乃令住於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勅中使相望于道又以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能敦布素乃當為高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

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也。蒞終不從。天嘉二年卒。時年五十九。文帝甚傷惜之。贈侍中。謚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世基世南並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慚。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棲遁之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兩頌。帝謂寄兄蒞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岳陽王為會稽太守，引寄為行參軍。遷記室參軍，領郡五官掾。又轉中記室掾。如故在職簡略。

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隨兄蒞入臺，除鎮南湘東王諮議參軍。加貞威將軍。京城陷，遁還鄉里。及張彪往臨川，彊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于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旨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為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鄴騎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為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偽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為假託，使燒寄所臥室。寄安臥不動。親近將

扶寄出師曰誓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
此方信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虞寄
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
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惕陰將
盡常恐卒填溝壑消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得陳丹款願將軍留
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
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
位而不顧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
世往因多難校劔與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
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
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民無
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鑿

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算遠圖發於衷誠者
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群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
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也屢申明詔
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
生異詠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將軍
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採千慮一得請陳愚算願將軍少戢
雷霆除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由生
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
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
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
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彊
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

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
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
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
寶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
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於余孝頃潘純陔李孝欽
歐陽頴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曾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豐
非張綏罪異畢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
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
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
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胆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
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
見矣孰能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

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彊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
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
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
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
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
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彊弱逆順
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
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
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肯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
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此又其事甚明
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
背向爲心修阡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

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頽廢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為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焉之盟朕弗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儔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為寄有民望且優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

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既擒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誅唯寄以先識免禍初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標賫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文帝尋勅都督章昭達以理發遣令寄還朝及至即日引見謂寄曰管寧無恙其慰勞之懷若此頃之文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閣雖未置府僚然須得一人旦夕遊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文帝曰吾自得之乃手勅用寄寄入謝文帝曰所以楚屈脚遊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尋兼散騎常侍聘齊寄辭老疾不行除國子博士頃之又表求解職歸鄉里文帝優旨報答許其東還仍除東揚州別駕寄又以疾辭高宗即位徵授

揚州治中及尚書左丞並不就乃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又辭以疾不任旦夕陪列王是特令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朔望牋修而已天建八年加大中大夫將軍如故十一年卒時年七十五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於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刺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纔暮年數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為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常出遊近寺間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心左或言誓為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製文筆道亂多不存馬樞字夢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事參軍樞數歲而父母俱喪為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

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深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為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眾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將引薦於朝廷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以休樞樞肆志尋覽始將周遍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荔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天嘉元年文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只每秋冬

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為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
 卑辭厚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陽
 王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妨靜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別
 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茨茅而居焉每王公
 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每所居之處盜賊不
 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閭中物常有白鷺一雙巢其
 庭樹馴狎欄廡時集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時
 年六十撰道覺論二十卷行於世

史臣曰沈炯仕於梁室年在知命冀郎署其薄官止邑宰之卑職
 及下筆盟壇屬辭勸表激揚旨趣信文人之偉者歟虞荔之獻籌
 沈密盡其誠款可謂有益明時矣

陳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三終

陳書卷十九

陳書卷二十

陳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四

到仲舉

三人皆文帝寵臣也于廢帝者也

韓子高

華皎

到仲舉字德言彭城武原人也祖坦齊中書侍郎父洽梁侍中仲
 舉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釋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出
 為長城令政號廉平文帝居鄉里嘗請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
 齋內聞城外有簫鼓之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託文
 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內由是祇承
 益恭侯景之亂仲舉依文帝及景平文帝為吳興郡守呂仲舉為
 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為文帝賓客文帝為宣毅將軍以仲舉為長

史尋帶山陰令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邑五百戶三年除都官尚書其年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參掌並如故尋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樞性疎簡不干涉世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六年秩滿解尹是時文帝積年寢疾不親御萬機尚書中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參掌如故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文帝崩高宗受遺詔爲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等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矯宣旨遣高宗還東府事發師知下北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治乃以仲舉爲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爲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旣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

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言其事高宗收子高仲舉及郁並付廷尉詔曰到仲舉庸力小木坐叨顯貴受任前朝榮寵隆赫父參王政子據大邦禮盛外姻勢均戚里而肆此驕閭凌傲百司逼密之初擅行國政排黜懿親欺蔑台衮韓子高蕞爾細微擢自卑末入參禁衛委以心腹蜂蠆有毒敢行反噬仲舉子高共爲表裏陰構姦謀密爲異計安成王朕之叔父親莫重焉受命導揚稟承顧託以朕冲弱屬當保祐家國安危事歸宰輔伊周之重物無異議將相舊臣咸知宗仰而率聚凶徒欲相掩襲屯據東城進逼崇禮規樹仲舉以執國權陵斥司徒意在專政潛結黨附方危社稷賴祖宗之靈姦謀顯露前土虞令陸昉等具告其事並有據驗并尅今日七日縱其凶惡領軍將軍明徹左衛將軍衛尉卿寶安及諸公等又並知其事二三

覺迹彰於朝野。反道背德。事駭聞見。今大愆克殲。罪人斯得。並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罪止仲舉父子及子高三人而已。其餘一從曠蕩。並所不問。仲舉及郁並於獄賜死。時年五十一。郁諸男女。以帝甥獲免。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在京都。景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爲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嬪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還鄉。文帝見而問之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文帝改名之。性恭謹。勤於侍奉。恒執備身。乃及傳酒炙。文帝性急。子高恒會意旨。及長。稍習騎射。頗有膽決。願爲將帥。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甚寵愛之。未嘗離於左右。文帝嘗夢見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文帝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文帝自據有州城。周文育鎮北鄴香嚴寺。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自

北門出。倉卒闇夕。軍人擾亂。文育亦未測文帝所在。唯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於闇中。又往慰勞衆軍。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導入文育營。因共立柵。明日與彪戰。彪將申縉復降。彪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天嘉元年。封文招縣子。邑三百戶。王琳至于柵口。子高宿衛臺內。及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者。子高盡力論進。文帝皆任使焉。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壯武將軍。成州刺史。及征留異。隨侯安都頓桃支嶺。巖下。時子高兵甲精銳。別御一營。單馬入陳。傷項之左。一髻半落。異平。除假節貞毅將軍。東陽太守。五年。章昭達等自臨川征晉安。子高自安泉嶺會于建安。諸將中人馬最爲疆盛。晉安平以功遷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并前四百戶。六年。徵爲右衛將軍。

至都鎮領軍府文帝不豫人侍醫藥廢帝卽位遷散騎常侍右衛如故移頓于新安寺高宗入輔于高兵權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爲衡廣諸鎮光大元年八月上虞縣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高宗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平旦入省執之送廷尉其夕與到仲舉同賜死時年三本父延慶及子弟並原宥延慶因子高之寵官至給事中山陰令華皎晉陵暨陽人世爲小吏皎梁代爲尚書比部令史侯景之亂事景黨王偉高祖南下文帝爲景所囚皎遇文帝甚厚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皎爲都錄事軍府穀帛多以委之皎聰慧勤於簿領及文帝平杜龕仍配以人馬甲仗猶爲都錄事御下分明善於撫養時兵荒之後百姓饑饉皎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因稍擢爲暨陽山陰二縣令文帝卽位除開遠將軍左軍將軍天嘉元年封懷

仁縣伯邑四百戶王琳東下皎隨侯瑱拒之琳平鎮溢城知江州事時南州守宰多鄉里酋豪不遵朝憲文帝令皎以法馭之王琳奔散將卒多附於皎三年除假節通直散騎常侍仁武將軍新州刺史資監江州尋詔督尋陽太原高唐南北新蔡五郡諸軍事尋陽太守假節將軍州資監如故周迪謀反遣其兄子伏甲於船中僞稱賈人欲於溢城襲皎未發事覺皎遣人逆擊之盡獲其船仗其年皎隨都督吳明徹征迪迪平以功授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臨川太守進爵爲侯增封并前五百戶未拜入朝仍授使持節都督湘巴等四州諸軍事湘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皎起自下吏善營產業湘川地多所出所得並入朝廷糧運竹木委輸甚衆至于油蜜脯菜之屬莫不營辦又征伐川洞多致銅鼓生口並送于京師廢帝卽位進號安南將軍改封重安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文帝

以湘州出杉木舟使皎營造大艦金翅等二百餘艘并諸水戰之具欲以入漢及峽韓子高誅後皎內不自安繕甲聚徒厚禮所部守宰高宗頻命皎送大艦金翅等推遷不至光大元年密啓求廣州以觀時主意高宗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亦遣使句引周兵又崇奉蕭歸爲主士馬甚盛詔乃以吳明徹爲湘州刺史實欲以輕兵襲之是時慮皎先發乃前遣明徹率衆三萬乘金翅直趨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以繼之又令假節冠武將軍楊文通別從安城步道出茶陵又令巴山太守黃法慧別從宜陽出澧陵往掩襲出其不意并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等參謀討賊是時蕭歸遣水軍爲皎聲援周武又遣其弟衛國公宇文直率衆屯魯山又遣其柱國長胡公拓跋定人馬三萬攻圍郢州蕭歸授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內史任蠻

奴巴陵內史潘智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杜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並隸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爲之且帝恐上流宰守並爲皎扇惑乃下詔曰賊皎與皂微賤特逢獎擢任據藩牧屬當寵寄背斯造育興構姦謀樹立蕭氏盟約彰露鳩毒存心志危宗社扇結邊境驅逼士庶蟻聚巴湘豕突鄢郢逆天反地人神忿嫉征南將軍量安南將軍明徹郢州刺史靈洗受律專征備盡心力撫勞驍勇舟師俱進義烈爭奮兇惡奔殄獻捷相望重氛載廓言念泣罪思與惟新可曲赦湘巴二州凡厥爲賊所逼制預在兇黨悉皆不問其賊主帥節相並許開恩出首一同曠蕩先是詔又遣司空徐度與楊文通等自安成步出湘東以襲皎後時皎陣于巴州之白螺列舟艦與王師相持未決及聞徐度趨湘州乃率兵自巴郢因便風下戰淳于量吳明徹等募軍中小艦多賞金

銀令先出當賊大艦受其拍賊艦發拍皆盡然後官軍以大艦拍之賊艦皆碎没于中流賊又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賊軍大敗皎乃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城徑奔江陵拓跋定等無復船渡步趨巴陵巴陵城邑爲官軍所據乃向湘州至水口不得濟食且盡詣軍請降俘獲萬餘人馬四千餘匹送于京師皎黨曹慶錢明潘智虔魯閑席慧略等四十餘人並誅唯任蠻奴章昭裕曹宣劉廣業獲免戴僧朔吳郡錢塘人也有膂力勇健善戰族兄右將軍僧錫甚愛之僧錫年老征討恒使僧朔領衆平王琳有功僧錫卒仍代爲南丹陽太守鎮采石從征留異侯安都於巘下出戰爲賊斫傷僧朔單刀步援以功除壯武將軍北江州刺史領南陵太守又從征周迪有功遷巴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至是同皎爲逆伏誅於江陵曹慶本王琳將蕭莊僞署左衛將軍吳州刺史部領亞於潘純陶琳敗文帝以配皎官至長沙太守錢明本高祖主帥後歷湘州諸郡守潘智虔純陶之子少有志氣年二十爲巴陵內史魯閑吳郡錢塘人席慧略安定人閑本張彪主帥慧略王琳部下文帝皆配于皎官至郡守並伏誅章昭裕昭達之弟劉廣業廣德之弟曹宣高祖舊臣任蠻奴嘗有密啓於朝廷由是並獲宥

史臣曰韓子高華皎雖復瓶筓小器興臺末品文帝鑒往古之得人救當今之急弊達聰明目之術安黎和衆之宜寄以腹心不論曹闕皎早參近昵嘗預艱虞知其無隱賞以悉力有見信之誠非可疑之地皎據有上游忠於文帝仲舉子高亦無爽於臣節者矣

陳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四 終

西川中鳳樓氏圖印

陳書卷二十一

西川中鳳樓氏圖印

列傳第十五

謝哲

蕭乾

謝嘏

張種

王固

孔奐

蕭允

弟引

謝哲字穎豫陳郡陽夏人也祖肫梁司徒父諲梁右光祿大夫哲美風儀舉止醞藉而襟情豁然為士君子所重起家梁祕書郎累遷廣陵太守侯景之亂以母老因寓居廣陵高祖自京口渡江應

接郭元建哲乃委質深被敬重高祖爲徐州刺史表哲爲長史荆
州陷高祖使哲奉表於晉安王勸進敬帝承制徵爲給事黃門侍
郎領步兵校尉貞陽侯僭位以哲爲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敬帝
卽位遷長兼侍中高祖受命遷都官尚書豫州大中正吏部尚書
出爲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入爲中書令世祖嗣位爲太子詹事出
爲明威將軍衡陽內史秩中二千石遷長沙太守將軍加秩如故
還除散騎常侍中書令廢帝卽位以本官領前將軍高宗爲錄尚
書引爲侍中仁威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光大元年卒時年五十
九贈侍中中書監謚康子

蕭乾字思暢蘭陵人也祖疑齊丞相豫章文獻王父子範梁祕書
監乾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年九歲召補國
子周易生梁司空袁昂時爲祭酒深敬重之十五舉明經釋褐東

中郎湘東王法曹參軍遷太子舍人建安侯蕭正立出鎮南豫州
又板錄事參軍累遷中軍宣城王中錄事諮議參軍侯景平高祖
鎮南徐州引乾爲貞威將軍司空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太子家
令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是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
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
保高祖甚患之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并觀虛實將發高祖謂乾
曰建晉恃嶮好爲姦宄方今天下初定難便出兵昔陸賈南征趙
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况卿坐鎮雅俗
才高昔賢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旣至曉以逆順所在渠
帥並率部衆開壁款附其年就除貞威將軍建安太守天嘉二年
留異反陳寶應將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
單使臨郡素無士卒力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守案並

爲寶應迫脅受其署置乾獨不爲屈徙居郊野屏絕人事及寶應平乃出詣都督韋昭達昭達以狀表聞世祖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光大元年卒謚曰靜子

謝嘏字含茂陳郡夏陽人也祖瀟齊金紫光祿大夫父舉梁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嘏風神清雅頗善屬文起家梁祕書郎稍遷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出爲建安太守侯景之亂嘏之廣州依蕭勃承聖中元帝徵爲五兵尚書辭以道阻轉授智武將軍蕭勃以爲鎮南長史南海太守勃敗還至臨川爲周迪所留久之又度嶺之晉安依陳寶應世祖前後頻召之嘏崎嶇寇虜不能自拔及寶應平嘏方詣闕爲御史中丞江德藻所舉劾世祖不加罪責以爲給事黃門侍郎尋轉侍中天康元年以公事免尋復本職光大元年爲信威將軍中衛始興王長史遷中書令豫州大中正都官尚書領羽林監中正如故大建元年卒贈侍中中書令謚曰光子有文集行於世二子儼伸儼官至散騎常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出監東揚州禎明二年卒於會稽贈中護軍

張種字士苗吳郡人也祖辯宋司空右長史廣州刺史父略梁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不妄交遊傍無造請時人爲之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存其風仕梁王府法曹遷外兵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爲中軍宣城王府主簿種時年四十餘家貧求爲始豐令入除中衛西昌侯府西曹掾時武陵王爲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爲征西東曹掾種辭以母老抗表陳請爲有司所奏坐黜免侯景之亂種奉其母東奔久之得達鄉里俄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獲時葬服制雖畢而居處飲食恒若在喪及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狀奉聞起

爲貞威將軍治中從事史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卽吉僧辯又以種年老傍無胤嗣賜之以妾及居處之具貞陽侯僭位除廷尉卿太子中庶子敬帝卽位爲散騎常侍遷御史中丞領前軍將軍高祖受禪爲太府卿天嘉元年除左民尚書二年權監吳郡尋徵復本職遷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公事免白衣兼太常卿俄而卽真廢帝卽位加領右軍將軍未拜改領弘善宮衛尉又領揚東揚二州大中正高宗卽位種爲都官尚書領左驍騎將軍遷中書令驍騎中正並如故以疾授金紫光祿大夫種沈深虛靜而識量宏博時人皆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曰臣種器懷沈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克壯其猷宜居左執其爲時所推重如此太建五年卒時年七十贈特進謚曰元子種仁恕寡欲雖歷居顯位而家產屢空終日宴然不以爲病太建初女爲始興

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侯秩嘗於無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出曝日遂失之世祖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種弟稜亦清靜有識度官至司徒左長史太建十一年卒時年七十贈光祿大夫種族子維才齊護軍孫冲之少孤介特立仕爲尚書金部郎中遷右丞建康令太府卿揚州別駕從事史兼散騎常侍使于周還爲司農廷尉卿所歷並以清白稱

王固字子堅左光祿大夫通之弟也少清正頗涉文史以梁武帝甥封莫口亭侯舉秀才起家梁祕書郎遷太子洗馬掌東宮管記丁所生母憂去職服闋除丹陽尹丞侯景之亂奔于荊州梁元帝承制以爲相國戶曹屬掌管記尋聘于西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遷太子中庶子尋爲貞威將軍安南長史尋陽太守荊州陷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紹泰元年徵

王固通
以一鱗
不獲

為侍中不就永定中移居吳郡世祖以固清靜且欲申以婚姻天
嘉二年至都拜國子祭酒三年遷中書令四年又為散騎常侍國
子祭酒其年以固女為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即位授侍中金
紫光祿大夫時高宗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姝媪恒往來禁中頗宣
密旨事洩比將伏誅高宗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潔止免所居
官禁錮太建二年隨例為招遠將軍宣惠豫章王諮議參軍遷太
中大夫太常卿南徐州大中正七年卒官時年六十三贈金紫光
祿大夫喪事所須隨由資給至德二年改葬謚曰恭子固清虛寡
欲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
禪晝誦佛經兼習成實論義而於玄言非所長嘗聘于西魏因宴
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於昆明池魏人以南人
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子寬官至司徒左長

史侍中

書籍

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琇之齊左民尚書吳興太守祖
珩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父稚孫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金龜
數歲而孤為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
國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奐討論深相歎服乃執奐手曰昔伯喈墳
素悉與仲宣吾嘗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
州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宣惠湘東王行參軍並不就
又除鎮西湘東王外兵參軍入為尚書倉部郎中遷儀曹侍郎時
左民郎沈炯為飛書所謗將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
理之竟得明白丹陽尹何敬容以奐剛正請補功曹史出為南昌
侯相值侯景亂不之官京城陷朝士並被拘繫或薦奐於賊帥侯
子嬰子嬰命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景軍士悉恣其凶威子

鑿景之腹心委任又重朝士見者莫不卑俯屈折與獨敖然自若無所下或諫免曰當今亂世人思苟免獯羯無知豈可抗之以義免曰吾性命有在雖未能死豈可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剽掠子女拘逼士庶免每保持之得全濟者甚眾尋遭母憂哀毀過禮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之喪唯免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持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免爲左西曹掾又除丹陽尹丞梁元帝於荊州卽位徵免及沈炯並令西上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勅報僧辯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僧辯爲揚州刺史又補揚州治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免博物彊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表書翰皆出於免高祖作相除司徒右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等來寇軍至

後湖都邑騷擾又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京師乃除免爲貞威將軍建康令時累歲兵荒戶口流散勅敵忽至徵求無所高祖尅日決戰乃令免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且食訖棄其餘因而決戰遂大破賊高祖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二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舊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免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免居處素儉乃餉衣一襲毼被一具免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溫飽耳勞卿厚意幸勿爲煩初世祖在吳中聞免善政及踐祚徵爲御史中丞領揚州大中正免性剛直善持理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深達治體每所敷奏上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免決之遷散騎常侍

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掌詔誥揚東揚二州大中正天嘉四年重
除御史中丞尋爲五兵尚書常侍中正如故時世祖不豫臺閣衆
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共負決之及世祖疾篤負與高宗及仲舉并
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世祖嘗謂負等曰
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
殷法卿等須遵此意負乃流涕歔欷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
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阿
衡宰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世祖曰古之遺直廢
見於卿天康元年乃用負爲太子詹事二州中正如故世祖崩廢
帝卽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光大二年出爲信武將軍南中郎
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高宗卽位進號仁威將軍雲麾
始興王長史餘並如故負在職清儉多所規正高宗嘉之賜米五

百斛并累降勅書殷勤勞問太建三年徵爲廷支尚書領右軍將
軍五年改領太子中庶子與左僕射徐陵參掌尚書五條事六年
遷吏部尚書七年加散騎常侍八年改加侍中時有事北討尅復
淮泗徐豫酋長降附相繼封賞選叙紛紜重疊負應接引進門無
停賓加以鑒識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縉紳莫不悅伏性
耿介絕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
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負曰袞章之職本以德舉未
必皇枝因抗言於高宗高宗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
鄱陽王後負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
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負負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
園綺之賢輔弼儲宮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後主後主深以爲恨乃
自言於高宗高宗將許之負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

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卽如卿言誰當居此矣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矣又奏曰宋朝范曄卽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後主固爭之帝卒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其梗正如此初後主欲官其私寵以屬與與不從及右僕射陸繕遷職高宗欲用與已草詔訖爲後主所抑遂不行九年遷侍中中書令領左驍騎將軍揚東揚豐三州大中正十一年轉太常卿侍中中正並如故十四年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未拜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薪紹忠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官至太子洗馬儀同鄱陽王東曹掾蕭允字叔升佐蘭陵人也曾祖思話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

書右僕射封陽穆公祖惠禧散騎常侍太府卿左民尚書父介梁侍中都官尚書允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醞藉動合規矩起家邵陵王法曹參軍轉湘東王主簿遷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官坊景軍人敬而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散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答曰夫性命之道自有常分豈可逃而獲免乎但患難之生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

論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弗爲也乃閉門靜處并日而食卒免於患侯景平後高祖鎮南徐州以書召之允又辭疾永定中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天嘉三年徵爲太子庶子三年除稜威將軍丹陽尹丞五年兼侍中聘于周還拜中書侍郎大匠卿高宗卽位遷

黃門侍郎五年出爲安前晉安王長史六年晉安王爲南豫州允復爲王長史時王尚少未親民務故委允行府州事入爲光祿卿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鎮湘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景歷子徵修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爲列曹何爲方復辛苦在外允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於榮勢如此至德三年除中衛豫章王長史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光勝將軍司徒左長史安德宮少府鎮衛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爲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廬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爲異代之交爲詩以叙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曰卿世與蕭允相知此公志操何如徵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其年拜光祿大夫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是時朝士至長安者例並授

官唯允與尚書僕射謝佾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並厚賜錢帛尋召疾卒於長安時年八十四弟引

引字叔

一作升

休方正有器局望之儼然雖造次之間必由法度性聰敏

博學善屬文釋褐著作佐郎轉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朝士多往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與郡遺愛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於是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頤爲衡州刺史引往依焉頤後遷爲廣州病死子紇領其衆引每疑紇有異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舉兵反時京都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皆惶駭唯引恬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取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已以行義亦復何憂懼乎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高宗召引問嶺表事引具陳始末帝甚悅

卽日拜金部侍郎引善隸書爲當時所重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竟解何也引曰此乃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天建七年加戎昭將軍九年除中衛始興王諮議參軍兼金部侍郎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左右近臣無所造請高宗每欲遷用輒爲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乃轉引爲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弓弩稍箭等事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牣頻加中書侍郎貞威將軍黃門郎十二年吏部侍郎缺所司屢舉王寬謝燮等帝並不用乃中詔用引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兵甲精練每年深入俚洞又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高宗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引奉密旨南行外託收督賂物既至番禺靖卽悟旨盡遣兄弟下都爲質還至瀟水

而高宗崩後主卽位轉引爲中庶子以疾去官明年京師多盜乃復起爲貞威將軍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宦官李善度蔡勝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時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小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時年五十八子德言最知名引宗族子弟多以行義知名弟彤以恬靜好學官至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密字士機幼而聰敏博學有文詞祖琛梁特進父遊少府卿密太建八年兼散騎常侍聘于齊歷位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史臣曰謝王張蕭咸以清淨爲風文雅流譽雖更多難終克成名與譽諤在公英颺振俗詳其行事抑古之遺愛矣固之蔬菲蟬蛻斯乃出俗者焉猶且致絀於黜免有懼於傾覆是知上官博陸之

權勢閭鄧梁竇之震動吁可畏哉

廿九夜灯下內孔真傳缺二葉俟補 補

陳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五

蘇州中鳳圖
氏國南國

陳書卷二十二

蘇州中鳳圖
氏國南國

列傳第十六

陸子隆

錢道戢

駱牙

陸子隆字興世吳郡吳人也祖敞之梁嘉興令父懷封氏令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起家東宮直後侯景之亂於鄉里聚徒是時張彪為吳郡太守引為將帥彪徙鎮會稽子隆隨之及世祖討彪彪將沈泰吳寶真申縉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世祖義之復使領其部曲板為中兵參軍歷始豐永興二縣令世祖嗣位子隆領甲仗宿衛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於沌口王琳平授左中郎將天嘉元年封益陽縣子邑三百戶出為高唐郡太守二年除明威將軍廬

陵太守時周迪據臨川反東昌縣人修行師應之率兵以攻子隆
 其鋒甚盛子隆設伏於外仍閉門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將
 擊之行師大敗因乞降子隆許之送于京師四年周迪引陳寶應
 復出臨川子隆隨都督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因隨昭達踰東興嶺
 討陳寶應軍至建安以子隆監郡寶應據建安之湖際以拒官軍
 子隆與昭達各據一營昭達先與賊戰不利亡其鼓角子隆聞之
 率兵來救大破賊徒盡獲昭達所亡羽儀甲仗晉安平子隆功最
 遷假節都督武州諸軍事將軍如故尋改封朝陽縣伯邑五百戶
 廢帝即位進號智武將軍加貞外散騎常侍餘如故華皎據湘州
 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頻遣使招誘子隆不從皎因遣兵
 攻之又不能尅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以襲其後因與王師相
 會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武州諸軍事進爵為侯增邑并前

七百戶尋遷都督荆信祐三州諸軍事宣毅將軍荆州刺史持節
 常侍如故是時荆州新置治于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建城郭綏
 集夷夏甚得民和當時號為稱職三年吏民詣都上表請立碑頌
 美功績詔許之太建元年進號雲麾將軍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贈
 散騎常侍謚曰威子之武嗣之武年十六領其舊軍隨吳明徹北
 伐有功官至王府主簿弘農太守仍隸明徹明徹於呂梁敗績之
 武逃歸為人所害時年二十一子隆弟子才亦有幹略從子隆征
 討有功除南平太守封始興縣子邑三百戶從吳明徹北伐監安
 州鎮于宿預除中衛始興王諮議參軍遷颺猛將軍信州刺史太
 建十三年卒時年四十二贈員外散騎常侍

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也父景深梁漢壽令道戢少以孝行
 著聞及長頗有幹略高祖微時以從妹妻焉從平盧子略於廣州

將軍

除濱江令高祖輔政遣道戡隨世祖平張彪于會稽以功拜直閣
仍領甲卒三千隨侯安都鎮防梁山尋領錢塘餘杭二縣令永定
三年隨世祖鎮于南皖口天嘉元年又領剡令鎮于縣之南巖尋
為臨海太守鎮巖如故侯安都之討留異也道戡帥軍出松楊以
斷其後異平以功拜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輕車將軍都督東西二
衡州諸軍事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光大元年增邑并前七百戶
高宗即位徵歐陽紇入朝紇疑懼乃舉兵來攻衡州道戡與戰却
之及都督章昭達率兵討紇以道戡為步軍都督由閒道斷紇之
後紇平除左衛將軍太建二年又隨昭達征蕭端於江陵道戡別
督眾軍與陸子隆焚青泥舟艦仍為昭達前軍攻安蜀城降之以
功加散騎常侍仁威將軍增邑并前九百戶其年遷仁威將軍吳
興太守未行改授使持節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王

陳書卷二十三

蜀川毛國
氏國回陳

列傳第十七

沈君理

王瑒

陸縉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僧嬰梁左民尚書父廵素與高祖相
善梁太清中為東陽太守侯景平後元帝徵為少府卿荊州陷蕭
譽署金紫光祿大夫君理美風儀博涉經史有識鑒起家湘東王
法曹參軍高祖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自東陽謁于高祖高祖器之
命尚會稽長公主辟為府西曹掾稍遷中衛豫章王從事中郎尋
加明威將軍兼尚書吏部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監吳郡高祖受
禪拜駙馬都尉封永安亭侯出為吳郡太守是時兵革未寧百姓

荒弊君國之用威資東境君理招集士卒修治器械民下悅附深以幹理見稱世祖嗣位徵為侍中遷守左民尚書未拜為明威將軍丹陽尹天嘉三年重授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尋改前軍將軍四年侯安都徙鎮江州以本官監南徐州六年出為仁威將軍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君理因自請往荊州迎喪柩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令長兄君嚴往焉及還將葬詔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謚曰敬子其年起君理為信威將軍左衛將軍又起為持節都督東衡衡二州諸軍事仁威將軍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又起為明威將軍中書令前後奪情者三並不就天建元年服闋除太子詹事行東宮事遷吏部尚書二年高宗以君理女為皇太子妃賜爵望蔡縣侯邑五百戶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侍中如故其年有疾輿駕親臨視九月卒時年四十四

師北討道戢與儀同黃法氈圍歷陽歷陽城平因以道戢鎮之以功加雲麾將軍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其年十一月遘疾卒時年六十三贈本官謚曰肅子邈嗣

駱牙字旗門吳興臨安人也祖祕道梁安成王田曹參軍父祿鄱陽嗣王中兵參軍事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必將遠致梁太清末世祖嘗避地臨安牙母陵觀世祖儀表知非常人賓待甚厚及世祖為吳興太守引牙為將帥因從平杜龕張彪等每戰輒先鋒陷陣勇冠眾軍以功授直閣將軍太平二年以母憂去職世祖鎮會稽起為山陰令永定三年除安東府中兵參

明

軍出鎮冶城尋從世祖拒王琳於南皖世祖即位授假節威虜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常安縣侯邑五百戶尋為臨安令遷越州刺史餘並如故初牙母之卒也于時饑饉兵荒至是始葬詔贈牙母

常安國大夫人謚曰恭。遷牙爲貞威將軍晉陵太守。三年以平同
迪之功遷冠軍將軍臨川內史。天建三年授安遠將軍衡陽內史。
未拜徙爲桂陽太守。八年還朝。遷散騎常侍入直殿省。十年授豐
州刺史。餘並如故。至德二年卒。時年五十七。贈安遠將軍廣州刺
史子義嗣。

史臣曰：陸子隆錢道戢或舉門願從，或舊齒樹勳，有統領之未充，
師旅之寄。至於受任藩屏，功績並著，美矣。駱牙識真有奉，知世祖
天授之德，蓋張良之亞。歟。牙母智深先覺，符柏谷之禮。君子知鑒
識弘遠，其在茲乎。

陳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六 終

豐川中鳳圖
氏圖西南由

九詔贈侍中太子少傅喪事所須隨由資給。重贈翊左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謚曰貞憲。君理子遵儉早卒。以弟君高子遵
禮爲嗣。君理第五叔邁亦方正有幹局。仕梁爲尚書金部郎。永定
中累遷中書侍郎。天嘉中歷太僕廷尉。出爲鎮東始興王長史。會
稽郡丞。行東揚州事。光大元年除尚書吏部郎。太建元年遷爲通
直散騎常侍侍東宮。二年卒。時年五十二。贈散騎常侍。君理第六
弟君高字季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以家門外戚。早居清顯。歷
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高宗司空府從事中郎。廷尉卿。太建元年
東境大水。百姓饒弊。乃以君高爲貞威將軍吳令。尋除太子中庶
子尚書吏部郎衛尉卿。出爲宣遠將軍平南長沙王長史南海太
守。行廣州事。以女爲王妃。固辭不行。復爲衛尉卿。八年詔授持節
都督交廣等十八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嶺

南俚獠世相攻伐君高本文吏無武幹推心撫御甚得民和十年卒于官時年四十七贈散騎常侍謚曰祁子

王瑒字子璵司空冲之第十二子也沈靜有器局美風儀舉止醜藉梁大同中起家祕書郎遷太子洗馬元帝承制徵爲中書侍郎直殿省仍掌相府管記出爲東宮內史遷太子中庶子丁所生母憂歸于丹陽江陵晉梁敬帝承制除仁威將軍尚書吏部郎中貞陽侯僭位以敬帝爲太子授瑒散騎常侍侍東宮尋遷長史兼侍中高祖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永定元年遷守五兵尚書世祖嗣位授散騎常侍領太子庶子侍東宮遷領左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常侍侍中如瑒爲侍中六載父冲嘗爲瑒辭領中庶子世祖顧謂冲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政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廢帝嗣位以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光大元年以父憂去職高宗卽位太

建元年復除侍中領左驍騎將軍遷度支尚書領羽林監出爲信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行州府事未行遷中書令尋加散騎常侍除吏部尚書常侍如故瑒性寬和及居選職務在清靜謹守文案無所抑揚尋授尚書右僕射未拜加侍中遷左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瑒兄弟三十餘人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遍及近親敦誘諸弟並稟其規訓太建六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侍中特進護軍將軍喪事隨所資給謚曰光子瑒第十三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早歷清顯年五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於齊以陳郡袁靈爲副齊以王琳之故執而囚之齊文宣帝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並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憫其無辜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詔復侍中頃之卒時年四十贈本官謚曰貞子

陸繕字士儒一作繕吳郡吳人也祖惠曉齊太常卿父儵梁御史中丞繕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起家梁宣惠武陵王法曹參軍承聖中授中書侍郎掌東宮管記江陵陷繕微服遁還京師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不就高祖引繕為司徒司馬遷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永定元年遷侍中時留異擁割東陽新安人向文政與異連結因據本郡朝廷以繕為貞威將軍新安太守世祖嗣位徵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世祖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其趨步躡履皆令習繕規矩除尚書吏部郎中步兵如故仍侍東宮陳寶應平後出為貞毅將軍建安太守秩滿為散騎常侍御史中丞猶以父之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解宇徙居之太建初遷度支尚書侍中太子詹事行東宮事領揚州大中正及太

子親莅庶政解行事加散騎常侍改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尋遷左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更為尚書僕射領前將軍重授左僕射領揚州大中正別勅令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三贈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太子以繕東宮舊臣特賜祖奠繕子辯惠年數歲詔引入殿內辯惠應對進止有父風高宗因賜名辯惠字敬仁云繕兄子見賢亦方雅高宗為揚州牧乃以為治中從事史深被知遇歷給事黃門侍郎長沙鄱陽二王長史帶尋陽太守少府卿太建十年卒時年五十贈廷尉卿謚曰平子

史臣曰夫衣冠雅道廊廟嘉猷諒以操履敦修局宇詳正經曰容止可觀詩言其儀爾忒彼三子者其有斯風焉

陳書卷二十四

晉書卷二十四
陳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八

周弘正

弟弘直
弘直子確

袁憲

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城人晉光祿大夫顓之九世孫也祖頤齊中書侍郎領著作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為叔父侍中護軍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神情穎悟清理警發後世知各當出吾右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周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其日淺弗之許焉博士到洽議曰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講一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起家梁太學博士晉安王為丹陽尹引為主簿出為鄞令

丁母憂去職服闋歷曲阿安吉令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正書
省以弘正爲司義侍郎大通二年梁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
得立乃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弘正乃奏記曰竊聞撝謙之象起於
羲軒爰畫揖讓之源生於堯舜禪受其來尚矣可得而詳焉夫以
廟堂汾水殊途而同歸稷契曾許異名而一貫出者稱爲元首處
者謂之外臣莫不內外相資表裏成治斯蓋萬世同規百王不易
者也暨于三王之世寢以陵夷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乃至七國爭
雄劉項競逐皇漢扇其俗有晉揚其波謙讓之道廢多歷年所矣
夫文質遞變澆淳相革還樸反古今也其時伏惟明大王殿下天
挺將聖聰明神武百辟冠冕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下明詔
以大王爲國之儲副乃天下之本焉雖復夏啓周誦漢儲魏兩此
數君者安足爲大王道哉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

臧大賢之節逃王輿而弗乘乘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
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能使無爲
之化復興于邃古讓主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盛歟豈不盛歟弘
正陋學書生義慙稽古家自汝穎世傳忠烈先人決曹掾燕抗辭
九諫高節萬乘正色三府雖盛德之業將絕而狂直之風未墜是
以敢布腹心肆其愚瞽如使芻言野說少陳於聽諫縱復委身烹
鼎之下絕命肺石之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其抗直守正皆此類
也累遷國子博士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
野焉弘正啓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曰臣聞
易稱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可見矣自非
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
絕韋編於漆字軒轅之所聽榮作遺玄珠於赤水伏惟陛下一日萬

機匪勞神於瞬息，凝心妙本，常自得於天真。聖智無以隱其幾，深明神無以淪其不測。至若爻畫之苞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抵掌以終年，莫有試遊其藩，未嘗一見其淡。自制旨降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渙曾冰於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宣授，後進誥誥，不無傳業。但乾坤之蘊未剖，繫表之妙莫詮。使一經深致，尚多所惑。臣不涯庸淺，輕率短陋，謹與受業諸生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於乾坤二繫，象爻未啓，伏願聽覽之。閑曲垂提訓，得使微臣鑽仰，成其篤習。後昆好事，專門有奉，自惟多幸。灌沐道於堯年，肄業終身，不知老之將至。天尊不聞而冒陳請，冰谷寘懷，罔識攸厝。詔答曰：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奧，東魯絕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聖。自商瞿稟承，子庸傳授，篇簡湮沒，歲月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梁丘擅

先見
瑯琊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荆山之寶，各盡玄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略。近搢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別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小暇，試當討論。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厄運數年，當有兵起。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梁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京城陷，弘直為衡陽內史。元帝在江陵，遺弘直書曰：適有都信，賢兄博士平安。但京師搢紳無不附逆，王克已為家臣，陸緬身充卒伍，唯有周生確乎不拔言。及西軍潺湲掩淚，恒思吾至，如望歲焉。松栢後凋一人而已。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弘正與弘讓自拔迎軍，僧辯得之甚喜。即日啓元帝，元帝手書與弘正曰：黷醜逆亂，寒暑亟離，海內相識，零落盡韓非之智，不免秦獄。劉歆之學，猶弊亡新，音塵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訪山東而尋子雲。

問關西而求伯起。遇有今信。力附相聞。遲比來郵慰。其延佇仍。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兩周。今古一時。足為連類。及弘正至。禮數甚優。朝臣無與比者。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民尚書。尋加散騎常侍。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及侯景平。僧辯啓送祕書圖籍。敕弘正。讐校。時朝議遷都。朝士家在荊州者。皆不欲遷。唯弘正與僕射王東。言於元帝曰。若東修以上。諸士大夫。微見今古者。知帝王所都。本無定處。無所與疑。至如黔首萬姓。若未見輿駕入建業。誰是死國諸王。未各天子。今宜赴百姓之心。從四海之望。時荆陝人士。咸云。王周皆是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若東人勸東。謂為非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良策。元帝乃大

笑之。竟不遷都。及江陵陷。弘正遁園而出。歸於京師。敬帝以為大司馬。王僧辯長史。行揚州事。太平元年。授侍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高祖受禪。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高宗。三年。自周還。詔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慈訓太僕。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總知五禮事。仍授太傅。長史。加明威將軍。高宗即位。遷特進。重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加扶太建五年。授尚書右僕射。祭酒。中正如故。尋勅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朝廷舊臣。德望素重。於是降情屈禮。橫經講益。有師資之敬焉。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學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六年。卒于官。時年七十九。詔曰。追遠褒德。抑有恒規。故尚書右僕射。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弘正。識宇凝深。藝業通備。辭林義府。國老民宗。道映庠門。望高禮閣。卒然殂殞。朕用惻然。可贈侍中。

中書監喪事所須量加資給便出臨哭謚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
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兩卷集
二十卷行于世子墳官至吏部郎弘正二弟弘讓弘直弘讓性簡
素博學多通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解褐梁太學博士稍遷西中郎湘東王外
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懔平原劉綏沛郡劉毅同掌書
記入爲尚書儀曹郎湘東王出鎮江荆二州累除錄事諮議參軍
帶柴桑當陽二縣令及梁元帝承制授假節英果將軍世子長史
尋除智武將軍衡陽內史遷貞毅將軍平南長史長沙內史行湘
州府州事湘濱縣侯邑六百戶歷邵陵零陵太守雲麾將軍昌州
刺史王琳之舉兵也弘直在湘州琳敗乃還朝天嘉中歷國子博
士廬陵王長史尚書左丞領羽林監中散大夫祕書監掌國史遷

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建七年遇疾且卒乃遺疏勅其
家曰吾今年已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
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稱
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絕已後便買市中見木材必須小形者
使易提挈歛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
裙衫故履旣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烟棺內唯安白
布手巾簾香爐而已其外一無所用卒于家時年七十六有集二
十卷子確

確字士潛美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世父弘正特
所鍾愛解褐梁太學博士司徒祭酒晉安王主簿高祖受禪除尚
書殿中郎累遷安成王限內記室高宗卽位授東宮通事舍人丁
母憂去職及歐陽紇平起爲中書舍人命於廣州慰勞服闋爲太

常卿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太子家令以父憂去職尋起爲貞威將軍吳令確固辭不之官至德元年授太子左衛率中書舍人遷散騎常侍加貞威將軍信州南平王府長史行揚州事爲政平允稱爲良吏遷都官尚書禎明初遘疾卒于官時年五十九詔贈散騎常侍太常卿官給喪事

袁憲字德章尚書左僕射樞之弟也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每有新議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官制自憲時年十四被召爲國子正言生謁祭酒到漑漑目而送之愛其神彩在學一歲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侯一作侯弘正會弘正將登講坐弟子畢

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安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與贖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於是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安曰恣卿所問勿以童稚相期時學衆滿堂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請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咨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爲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修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耶學司衙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漑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漑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卽梁簡文之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祕書郎太清二年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毀過禮帝承制徵授尚書殿中郎高祖梓相除司

徒戶曹永定元年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黃門侍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四年詔復中書侍郎直侍中省太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仍知太常事二年轉尚書吏部侍郎尋除散騎常侍侍東宮三年遷御史中丞領羽林監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叔英由是坐免黜自是朝野皆嚴憚焉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卽伺閑暇常爲上言之其所申理者甚衆嘗陪醮承香閣賓退之後高宗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高宗目憲而謂俊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五年入爲侍中六年除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不拜改授明威將軍南康內史九年秩滿除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尋而爲真憲以久居清顯累表自求解任高宗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十三年

僕射

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子爲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內目簡懿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及高宗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摩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瘡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情囁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旨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邑四百戶領太子中庶子餘並如故尋除侍中信威將軍太子詹事至德元年太子加元服二年行釋奠之禮憲於是表請解職後主不許給扶二人進號雲麾將軍置佐史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凡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而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賞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嗣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夏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

事歎曰袁德章實骨鯁之臣卽日詔爲尚書僕射禎明元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官城北掖門宮衛皆散走朝士稍各引去惟憲衛侍左右後主謂憲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柏後凋也後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俟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後堂景陽殿入後主投下井中憲拜哭而出京城陷入于隋隋授使持節昌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詔授晉王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城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祕書丞國子司業

史臣曰梁元帝稱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信哉斯言也觀其雅量標舉尤善玄言亦一代之國師矣袁憲風格整峻徇義履道韓

子稱爲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終始良可嘉焉

廿九日灯下

表憲之於陳室爵尊望優既不能先事納忠效龍比之行復不能潔身避亂全由吏之操至理極勢窮乃勸後主以梁武之事迂矣至其身事二姓恬不爲耻贈謚寵渥毫無忤容史臣以爲徇義無二心何義乎孟氏以爲養其一指而失肩背其惡之謂矣此義不明亘後世亂臣賊子接迹于世也

廿日晨追書



陳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八 終

西川中鳳鳴
氏圖印

陳書卷二十五

西川中鳳鳴
氏圖印

列傳第十九

裴忌

孫瑒

裴忌字無畏河東聞喜人也祖髦梁中散大夫父之平儻有志
略召補文德主帥梁普通中衆軍北伐之平隨都督夏侯克定
渦潼以功封費縣侯會衡州部民相聚寇抄詔以之平爲假節超
武將軍都督衡州五郡征討諸軍事及之平至卽皆平殄梁武帝
甚嘉賞之元帝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晉陵太守世祖
卽位除光祿大夫慈訓官衛尉並不就乃築山築池植以卉木居
處其中有終焉之志天康元年卒贈仁威將軍光祿大夫謚曰僖
子忌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爲當時所稱解褐梁豫章王法曹

參軍侯景之亂，思招集勇力，隨高祖征討，累功爲寧遠將軍。及高祖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高祖遣黃他率衆攻之。僧智出兵於西昌門拒戰，他與相持不能克。高祖謂思曰：「三吳奧壤，舊稱饒沃，雖凶荒之餘，猶爲殷盛。而今賊徒扇聚，天下搖心，非公無以定之。」宜善思其策。思乃勒部下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趨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思入據其郡。高祖嘉之，表授吳郡太守。高祖受禪，徵爲左衛將軍。天嘉初，出爲持節南康內史。時義安太守張紹賓據郡反，世祖以思爲持節都督嶺北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還除散騎常侍、司徒左長史。五年，授雲麾將軍、衛尉卿，封東興縣侯，邑六百戶。及華皎稱兵，上流高宗時爲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思總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及皎平，高祖卽位，太建元年，授東陽太守，改封樂安縣侯，邑一千

戶。四年，入爲太府卿。五年，轉都官尚書。吳明徹督衆軍北伐，詔思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軍師將軍、豫州刺史。思善於緩撫，甚得民和。改授使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譙州刺史。未及之官，會明徹受詔進討彭沛，以思爲都督。與明徹犄角俱進，呂梁軍敗，陷于周。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時年七十三。

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也。祖文惠，齊越騎校尉，清遠太守。父循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瑒少儻好謀略，博涉經史，尤便書翰。起家梁輕車臨川嗣王行參軍，累遷爲安西邵陵王水曹中兵參軍事。王出鎮郢州，瑒盡室隨府，甚被賞遇。太清之難，授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辯之討侯景也，王琳爲前軍，琳與瑒同門，乃表薦爲戎昭將軍、宜都太守。仍從僧辯救徐文盛於武昌。會郢州陷，乃留軍鎮巴陵，修戰守之備。俄而侯景兵至，日夜攻圍。瑒督所部兵

悉力拒戰賊衆奔退瑒從大軍沿流而下及克姑孰瑒力戰有功除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一千戶尋授假節雄信將軍衛陽內史未及之官仍遷衡州平南府司馬破黃洞蠻賊有功除東莞太守行廣州刺史尋除智武將軍監湘州臺敬帝嗣位授持節仁威將軍巴州刺史高祖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爲太府卿加通直散騎常侍及王琳入寇以瑒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荆巴武湘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總留府之任周遣大將史寧率衆四萬乘虛奄至瑒助防張世責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男女三千餘口周軍又起土山高梯日夜攻逼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時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瑒親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皆爲之用命周人苦攻不能克乃矯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僞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具樓

雉器械一朝嚴設周人甚憚焉及聞大軍敗王琳乘勝而進周兵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集其將士而謂之曰吾與王公陳力協義同獎梁室亦已勤矣今時事如此天可違乎遂遣使奉表詣闕天嘉元年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邑一千戶瑒懷不自安乃固請入朝徵爲散騎常侍中領軍未拜而世祖從容謂瑒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卿豈有意乎仍改授持節安東將軍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及將之鎮乘輿幸近畿餞送鄉里榮之秩滿徵拜散騎常侍中護軍鼓吹如故留異之反東陽詔瑒督舟師進討異平遷鎮右將軍常侍鼓吹並如故頃之出爲使持節安東將軍建安太守光大中以公事免尋起爲通直散騎常侍高宗卽位以瑒功名素著深委任焉太建四年授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出鎮公安瑒增修城池懷服

邊遠爲隣境所憚居職六年又以事免更爲通直散騎常侍及吳明徹軍敗呂梁授使持節督緣江水陸諸軍事鎮西將軍給鼓吹一部尋授散騎常侍都督荆郢巴武湘五州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鼓吹並如故十二年坐壇場交通抵罪後主嗣位復除通直散騎常侍兼起部尚書尋除中護軍復辭邑入爲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加散騎常侍遷侍中祠部尚書後主頰幸其第及著詩賦述勲德之美展君臣之意焉又爲五兵尚書領右軍將軍侍中如故以年老累乞骸骨優詔不許禎明元年卒官時年七十二後主臨哭盡哀贈護軍將軍侍中如故給鼓吹一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量加資給謚曰桓子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物散之親友其自居處頗失於奢豪庭院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

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菱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爲學者所稱而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與皇寺明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又巧思過人爲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及卒尚書令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鑄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瑒二十子咸有父風世子讓早卒第二子訓頗知名歷臨湘令直閣將軍高唐太守陳亡入隋史臣曰在梁之季寇賊寔繁高祖建義杖旗將寧區夏裴忌早識攀附每預戎麾摧鋒却敵立功者數矣孫瑒有文武幹略見知時

主及行軍用兵師司馬之法至於戰勝攻取屢著勲庸加以好施接物士咸慕向然性不循恒頻以罪免蓋亦陳湯之徒焉

陳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九終

晉川中圖書
氏蘭同甫

陳書卷二十六

晉川中圖書
氏蘭同甫

列傳第二十

徐陵 子儉 份 儀 弟孝克

徐陵字孝穆東海郟人也祖超之齊鬱林太守梁員外散騎常侍父擣梁戎昭將軍太子左衛率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左肩上巳而誕陵焉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惠雲法師每嗟陵早成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文十二通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梁普通二年晉安王為平西將軍寧蠻校尉父擣為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大通二年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為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汙因

及行用 卷五

坐免久之起爲南平王府行參軍遷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爲序又令于少傅府述所製莊子義尋遷鎮西湘東王中記室參軍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卽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及侯景寇京師陵父攜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憂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曰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况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斜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所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虜之世觀河拜洛之年

則有日昃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圻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於荊州刺史湘東王攄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徒雍朞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脊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尋陽經塗何幾至於鎬鎬曉漏的的宵烽隔淑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蓋遙憶溢城峯號香鑪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匯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

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駝之街于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欵附，非復危拜。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差。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黍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列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鑿。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櫟之儀。微騎閒行，寧望輶軒之

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冢磔虫，尤千刀剗。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寇讐。佩弭腰鞬，爲其阜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彘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讐憾。政復殖筋，臨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公主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萋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爲草萊。霸陵回首，俱霑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讐。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醜筮。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

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群凶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邪爲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爲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彛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臯，家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秘事，並若雲霄。英俊許謨，寧非帷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閒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興之姦。關路鷄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狗僕之尤，追肆寒山之

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旆，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恩旣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憊，翻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鍾鼓。况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友，吾知其決。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

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囿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
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
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低，空怒天王
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繫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
高例也。至於雙嶠，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
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
客。其外膏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
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媵媚。曹
屈詐以羈縻。於軫歲到於句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
戲已深。共盡遊談，雅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有叔世
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
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從君親以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

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清，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
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源出空桑。
行路含情，猶其相慰。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
國。况乎欽承有道，駿駕前王。郎吏明經，鳴鳶知禮。巡省方化，咸問
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者耄。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
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
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齟舌。是所不圖也。非所
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
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饒
民。臺署郎官，俱餒墻壁。况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
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
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

贊經綸非豹非貌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謬謬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齟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干祈以屢哽慟增深遵彥竟不報晝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也及淵明之入僧辯得陵大喜接待饋遺其禮甚優以陵爲尚書吏部郎掌詔誥其年高祖率兵誅僧

辯仍進討韋載時任約徐嗣徽乘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乃往赴約及約等平高祖釋陵不問尋以爲貞威將軍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于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高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左丞如故天嘉初除太府卿四年遷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顛爲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叔敷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爲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歛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絲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誼競不已者陵乃爲書宣示曰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大

子古禍
亂世
此
同轍

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曄、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邪？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眾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玘，廢帝即位，高宗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

議。高宗纂曆，封建昌縣侯，邑五百戶。太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勣等，高宗召陵入內殿，曰：卿何為固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史王勣太平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高宗苦屬之，陵乃奉詔。及朝議北伐，高宗曰：朕意已決，卿可舉元帥，眾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於是爭論累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對曰：定策出自聖衷，非臣之力也。其年加侍中，餘並如故。七年，領國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又除領

軍將軍八年加翊右將軍太子詹事置佐史俄遷右光祿大夫餘並如故十年重爲領軍將軍尋遷安右將軍丹陽尹十三年爲中書監領太子詹事給鼓吹一部侍中將軍右光祿中正如故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高宗亦優之乃詔將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卽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餘如故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七詔曰慎終有典抑乃舊章令德可甄諒宜追遠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侯陵弱齡學尚登朝秀穎業高名章文曰詞宗朕近歲承華特相引狎雖多臥疾方期克壯奄然殞逝震悼于懷可贈鎮右將軍特進其侍中左光祿鼓吹侯如故并出舉哀喪事所須量加資給謚曰章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戶送米至于水次陵親戚有貧賈者皆令取之數

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小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惠之相也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尤錫尤美爲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之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有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衆幼而修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正重其爲人妻以女梁太清初起家豫章王府行參軍侯景亂陵使魏未反儉時年二十一攜老幼避于江陵梁元帝聞其名召爲尚書金部郎中嘗侍

宴賦詩元帝歎賞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江陵陷復還於京師永定初爲太子洗馬遷鎮東從事中郎天嘉三年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高宗令儉持節喻旨紇初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轉禍爲福未爲晚也紇默然不答懼儉沮其衆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遣人守衛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乃遣儉從間道馳還高宗乃命章昭達率衆討紇仍以儉悉其形勢勅儉監昭達軍紇平高宗嘉之賜奴婢十人米五百斛除鎮北都陽王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累遷國子博士大匠卿餘並如故尋遷黃門侍郎轉太子中庶子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以公事免尋起爲中衛始興王限外諮議參軍

兼中書舍人又爲太子中庶子遷貞威將軍太子左衛率舍人如故後主立授和戎將軍宣惠晉熙王長史行丹陽郡國事俄以父憂去職尋起爲和戎將軍累遷尋陽內史爲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爲御史中丞儉性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亦爲儉所糾劾後主深委任焉又領右軍禎明二年卒份少有父風年九歲爲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解褐爲祕書郎轉太子舍人累遷豫章王主簿太子洗馬出爲海鹽令甚有治績秩滿入爲太子洗馬份性孝悌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太建二年卒時年二十二儉少聰警以周易生舉高第爲祕書郎出爲烏傷令禎明初遷尚書殿中郎尋兼東宮學士陳亡入隋開皇九年隱于錢塘之赭山煬帝召爲

學士尋除著作郎大業四年卒

孝克陵之第三弟也少爲周易生有口辯能談玄理既長遍通五經博覽史籍亦善屬文而文不逮義梁太清初起家爲太學博士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京邑大饑餓死者十八九孝克養母餽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臧質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之曰今饑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弗之許也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供養孝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孝克默然無答於是歸

俗更爲夫妻後東遊居于錢塘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且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郊令非其好也尋復去職大建四年徵爲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高宗甚嘉其操行六年除國子博士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尋爲真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高宗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還以遺母斌以實啓高宗嗟嘆良久乃勅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卽都

官之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爲真正所致孝克性清素而好施惠故不免饑寒後主勅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得隨盡二年爲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關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之後孝克遂常啜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焉開皇十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時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氣隣里皆驚異之子萬載仕至晉安王功曹史太子洗馬

史臣曰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稟天地之靈聰明特達籠罩今古及締構興王遭逢泰運位隆朝宰獻替謀猷益亮直存矣孝克砥身厲行養親逾禮亦參閔之志歟

卅日夜是日客至不一爰有起羞之禍學道人亟宜爲戒

陳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終



陳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江總

姚察

江總察之

溪友故其

辭多諱

若察傳

乃其家狀

耳行書
取南史
讀之

江總字總持濟陽南考城人也晉散騎常侍統之十世孫五世祖湛

宋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忠簡公祖蔣梁光祿大夫有名當

代父紉本州迎主簿少居父憂以毀卒在梁書孝行傳總七歲而

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勳名重當時特所鍾

愛嘗謂總曰爾操行殊異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

學有辭采家傳賜書數千卷總晝夜尋讀未嘗輟手年十八解褐

宣惠武陵王府法曹參軍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開府置佐史

並以貴胄充之仍除敬容府主簿遷尚書殿中郎梁武帝撰正言

始畢製述懷詩總預同此作帝覽總詩深降嗟賞仍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會之遴嘗酬總詩其略曰上位居崇禮寺署隣栖息忌聞曉騶唱每畏晨光絕高談意未窮晤對賞無極探急共遨遊休沐忘食曷用銷鄙吝枉趾覲顏色下上數千載揚摧吐胸臆其爲通人所欽挹如此遷太子洗馬又出爲臨安令還爲中軍宣城王府限內錄事參軍轉太子中舍人及魏國通姪勅以總及徐陵攝官報聘總以疾不行侯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總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懇於龍華寺乃製修心賦略序時事其辭曰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于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構也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昔莅

此邦卜居山陰都陽里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基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連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用曉修經戒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積水月不意華戎莫辨朝市傾流此傷情情可知尖啜泣濡翰豈據鬱結展後生君子憫余此槩焉嘉南斗之分次肇東越之靈祕表檜風於韓什著鎮山於周記蘊大禹之金書鑄暴秦之在字太史來而探穴鍾離去而開筭信竹箭之爲珍何瓠瓠之罕值奉盛德之鴻祀寓安禪之古寺寔豫章之舊圃成黃金之勝地遂寂默之幽心若鏡中而遠尋面會阜之趨忽邇平湖之迥深山條偃蹇水葉侵淫挂猿朝落饑颯夜吟菓叢藥苑桃蹊橘林捎雲拂日結暗生陰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間之荒雜望島嶼之邈回面江源之重沓泛流月之夜迴曳光煙之曉匝風引蜩而嘶諫雨鳴林而修颺鳥稍狎而知來雲無情

而自合爾迺野開靈塔地築禪居喜園迨邁樂樹扶疎經行籍州
宴坐臨渠持戒振錫度影甘蔬堅固之林可喻寂滅之場甞如異
曲終而悲起非木落而悲始豈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揚已鍾風
雨之如晦倦鷄鳴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棲憑調御之遺旨折四辯
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纏之繫縛祛五惑之塵滓久遺榮於
勢利庶忘累於妻子感意氣於疇日寄知音於來祀何遠客之可
悲知自憐其何已總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總又自會稽往依焉
梁元帝平侯景徵總爲明威將軍始興內史以郡秩米八百斛給
總行裝會江陵陷遂不行總自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
書侍郎徵還朝直侍中省累遷司徒右長史掌東宮管記給事黃
門侍郎領南徐州大中正授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東宮中
正如故遷左民尚書轉太子詹事中正如故以與太子爲長夜之
飮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微行總舍上怒免之尋爲侍中領左驍
騎將軍復爲左民尚書領左軍將軍未拜又以公事免尋起爲散
騎常侍明烈將軍司徒左長史遷太常卿後主卽位除祠部尚書
又領左驍騎將軍參掌選事轉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尋遷尚書僕
射參掌如故至德四年加宣惠將軍量置佐史尋授尚書令給鼓
吹一部加扶餘並如故策曰於戲夫文昌政本司會治經韋彪謂
之樞機李固方之斗極況其五曹斯綜百揆是諧同象宰之司專
臺閣之任惟爾道業標峻寓量弘深勝範清規風流以爲准的辭
宗學府衣冠以爲領袖故能師長六官具瞻允塞明府八座儀形
載遠其端朝握揆朕所望焉往欽哉懋建爾徽猷亮采我邦國可
不慎歟禎明二年進號中權將軍京城陷入隋爲上開府開皇十
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總嘗自叙其略曰歷升清顯備位朝

列不邀世利不涉權幸嘗撫躬仰天太息曰莊青翟位至丞相無
迹可紀趙元叔爲上計吏光乎列傳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于
預一事悠悠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太建
之世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後主昔在東朝留
意文藝夙荷昭晉恩紀契濶嗣泣之日時寄謬隆儀形天府蓋正
庶績八法六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策荀公會曰周之冢宰今之
尚書令也况復才未半古尸素若茲晉太尉陸玩云以我爲三公
知天下無人矣軒冕儻來之一物豈是預要乎弱歲歸心釋教年
二十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
上人遊款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
不能蔬菲尚染塵勞以此負愧平生取總之自叙時人謂之實錄
總篤行義寬和溫裕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淨豔

如此何用
受苦薩
戒豈不
愧死

故爲後主所愛幸多有側篇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後主之
世總當權幸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瑗
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
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有文集三十卷並行於世焉長子
溢字深源頗有文辭性傲誕恃勢驕物雖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
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洗馬中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爲
秦王文學第七子灌駙馬都尉祕書郎隋給事郎直祕書省學士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也九世祖信吳太常卿有名江左察幼
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六歲誦書萬餘言弱不好弄博奕雜戲初不
經心勤苦厲精以夜繼日年十二便能屬文父上開府僧坦知名
梁武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爲遊學之資察
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

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除南郡王行參軍兼尚書駕部郎值梁室喪亂於金陵隨二親還鄉里時東土兵荒人饑相食告糴無處察家口既多並採野蔬自給察每崎嶇艱阻求請供養之資糧粒恒得相繼又常以已分減推諸弟妹乃至故舊乏絕者皆相分卹自甘唯藜藿而已在亂離之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荊州即位父隨朝士例往赴西臺元帝授察原鄉令時邑境蕭條流亡不反察輕其賦役勸以耕種於是戶口殷盛民至今稱焉中書侍郎領著作杜之偉與察深相眷遇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永定初拜始興王府功曹參軍尋補嘉德殿學士轉中衛儀同始興王府記室參軍吏部尚書徐陵時領著作復引為史佐及陵讓官致仕等表並請察製焉陵見歎曰吾弗逮也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

除散騎侍郎左通直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者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于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聘道里記所敘事甚詳使還補東宮學士于時濟陽江總吳國顧野王陸瓊從弟瑜河南褚玠北地傅緯等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察每言論製述咸為諸人宗重儲君深加禮異情越羣僚宮內所須方幅手筆皆侍察立草又數令共野王遞相策問恒蒙賞激遷尚書祠部侍郎此曹職司郊廟昔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宮縣之樂八佾之舞爾後因循不革梁武帝以為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宮縣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高宗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帝為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並即注同察乃博引經籍獨據羣議據梁樂為是當時驚駭莫不慙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

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拜宣惠宜都王中錄事參軍，帶東宮學士。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事，固辭不免。後主纂業，勅兼東宮通事舍人。將軍知撰史如故。又勅專知優冊諡議等文筆。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餘並如故。初，梁季淪沒，父僧坦入于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勅申專加譬抑。尠後，又遣申宣旨，誠喻曰：「知比哀毀過禮，甚用爲憂。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以存禮制。憂懷旣深，故有此及。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志在終喪，頻有陳讓，並抑而不許。又推表其略曰：「臣私門豐禍，併罹殃罰。偷生晷漏，冀申請禮，而疋疹相仍，苴藁穢質，非復人流。將畢苦壤，豈期朝恩曲覃。被之纓紱，尋斯寵服。彌見慙覲，且宮闈祕奧，趨奏便繁。寧可以茲荒毀，所宜叨預。伏願至德孝治，矜其理奪，使殘魂喘息，以遂餘生。」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行業淳深，聲譽素顯，理狗情禮。未膺刀筆，但參務承華良所期。寄允茲抑奪，不得致辭也。」俄勅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旣累居憂服，兼齋素日久，自免憂後，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見察柴瘠過甚，爲之動容。乃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旣蔬菲歲久，可停持長齋。又遣度支尚書王瑗宣旨，重加慰喻，令從晚食。手勅曰：「卿羸瘠如此，齋菲累年，不宜一飯。有乖將攝，若從所示，甚爲佳也。察雖奉此勅，而猶敦宿誓。又詔授祕書監，領著作如故。乃累進讓，並優答不許。察在祕書省，大加刪正。又奏撰中書表集，拜散騎常侍。尋授度支尚書。旬月遷吏部尚書，領著作。並如故。察旣博極墳

素尤善人物至於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娶興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且澄鑒之職時人久以梓匠相詐及遷選部雅允朝望初吏部尚書蔡徵移中書令後主方擇其人尚書令江總等咸共薦察勅答曰姚察非唯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清修典選難事今得之矣乃神筆州詔讀以示察察辭讓甚切別日召入論選事察垂涕拜請曰臣東臯賤族身才庸近情忘遠致念絕修途頃來忝竊久知逾分特以東朝攀奉恩紀謬加今日叨濫非由才舉縱陛下特升庸薄其如朝序何臣九世祖信名高往代當時纔居選部自後罕有繼蹤臣遭逢成擢沐浴恩造累致非據每切妨賢目雖無識頗知審已言行所踐無期榮貴豈意銓衡之重妄委非才且皇明御歷事高昔代羽儀世胄惟幄名臣若授受得宜方爲稱職臣夙陶教義必知不可後主曰選衆之舉僉議所歸昔毛玠雅

量清恪盧毓心平體正王蘊銓量得地山濤舉不失才就卿而求必兼此矣且我與卿雖君臣禮隔情分殊常藻鏡人倫良所期寄亦以無慙則慙也察自居顯要甚勵清潔且廩錫以外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旣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猶冀受納察厲色驅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饋遺陳滅入隋開皇九年詔授祕書丞別勅成梁陳二代史又勅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菲別印乃獨谷入內殿賜菓菜乃指察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往歲之聘周也因得與父僧坦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爲之歔歔察幼年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及官陳祿俸皆捨寺起造并追爲禪師樹碑文甚道

麗及是遇見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書此寺禪齋誦覽之愴然乃用
蕭韻述懷爲誦詞又哀切法俗益以此稱之丁後母杜氏喪解職
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戶上仁壽二年詔曰前祕書丞北絳郡
開國公姚察彊學待問博極羣典修身立德白首不渝雖在哀疾
宜奪情禮可負外散騎常侍封如故又勅侍晉王昭讀煬帝初在
東宮數被召見訪以文籍卽位之始詔授太子內舍人餘並如故
車駕巡幸恒侍從焉及改易衣冠刪正朝式切問近對察一人而
已年七十四大業二年終于東都遺命薄葬務從率儉其略曰吾
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斂以法服並宜用布上周於身又恐汝
等不忍行此必不爾須松板薄棺纔可周身主周於棺而已葬日
止輿車卽送厝舊塋北吾在梁世當時年十四就鍾山明慶寺尚
禪師受菩薩戒自爾深悟苦空頗知回向矣嘗得留連山寺一去

此人蔬菲
五十年比
江人差勝
然身事
二地虛耶
吾矣
及知一切
空射向
用更作
隨官

忘歸及仕陳代諸名流遂許與聲價兼時主恩遇官途遂至通顯
自入朝來又蒙恩渥旣牽纏人世素志弗從且吾習蔬菲五十餘
年旣歷歲時循而不失瞑目之後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
水六齋日設齋食菓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願讀一藏
經並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
體柔軟顏色如恒兩宮悼惜賙贖甚厚察性至孝有人倫鑒識冲
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終日恬靜唯以書記爲樂於墳籍無所不
觀每有製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富博且專志著書白首不
倦手自抄撰無時暫輟尤好研覈古今覬正文字精采流騰雖老
不衰兼諳內典所撰寺塔及衆僧文章特爲綺密在位多所稱
引一善可錄無不賞薦若非分相干咸以理遣盡心事上知無不
爲侍奉機密未嘗洩漏且任遇已隆衣冠攸屬深懷退靜避於

勢清潔自處。貨產每虛。或有勸營生計。笑而不答。穆於親屬。篤於舊故。所得祿賜。咸充周卹。後王所製文章。卷軸甚多。乃別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判定。察亦推心奉上。事在無隱。後主嘗從容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雅。精當自古。猶難輩匹。在於今世。足爲師範。且訪對甚詳。明聽之。使人忘倦。察每製文章。勅便索本。上曰。我于姚察文章。非唯翫味無已。故是一宗匠。徐陵名高一代。每見察製述。尤所推重。嘗謂子儉曰。姚學士德學無前。汝可師之也。尚書令江總與察尤篤厚善。每有製作。必先以簡察。然後施用。總爲詹事時。嘗製登宮城五百字詩。當時副君及徐陵以下諸名賢。並同此作。徐公後謂江曰。我所和弟五十韻。寄弟集內。及江編次文章。無復察所和本。述徐此意。謂察曰。高才碩學。賤光拙文。今須公所和五百字。用偶徐侯章也。察謙遜未付。江曰。若不得公此製。

僕詩亦須棄本。復垂徐公所寄。豈得見令兩失。察不獲已。乃寫本付之。爲通人推挹。例皆如此。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悉窮該博。并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察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文帝開皇之時。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上今在內殿。梁陳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誠約。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泣涕奉行。思廉在陳。爲衡陽王府法曹參軍。轉會稽王主簿。入隋。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大業初。內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陳二代史。自爾以來。稍就補續。

史臣曰。江總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史臣先臣。稟茲令德。光斯百行。可以厲風俗。可以厚人倫。至於九流七略之書。名山石室之紀。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

研旨與遍探坎井故道冠人師搢紳以為準的既歷職貴顯國典
朝章古今疑議後主皆取先臣斷決焉

八月朔灯下

錢生曰當梁陳之季其士大夫薄于廉耻朝為
陳臣暮就隨職曾不知有君臣父子之義而乃
妄假佛法自稱玄達不知亂臣賊子天地尚
且不容如來豈為通數哉國家之末有一儒
生黃毓願者為雲棲蓮公高足弟子因亡
起義自絕于獄結跣長逝曾無痛苦此為真
佛子亦為真忠臣若大臣而回面汗行身更數
姓其繼復假佛面妄談釋典是率天下而為
無父無君者學佛之徒也豈三界大師而反容此

陳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不肖之人

必不照矣

陳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二

世祖九王

高宗三十九王

後主十一子

世祖十三男沈皇后生廢帝始興王伯茂嚴淑媛生都陽王伯山
晉安王伯恭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劉昭華生衡陽王伯信王充
華生廬陵王伯仁張修容生江夏王柏義韓修華生武陵王伯禮
江貴妃生永陽王伯智孔貴妃生桂陽王伯謀其伯固犯逆別有
傳二男早卒本書無名

始興王伯茂字鬱之世祖第二子也初高祖兄始興昭烈王道談
仕於梁世為東宮直閣將軍侯景之亂領弩手二十援臺於城中

晉世祖九王
高宗三十九王
後主十一子

中流矢卒紹泰二年追贈侍中使持節都督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封義興郡公諡曰昭烈高祖受禪重贈驃騎大將軍太傅揚州牧改封始興郡王邑二千戶王生世祖及高宗高宗以梁承聖末遷于關右至是高祖遙以高宗襲封始興嗣王以奉昭烈王祀永定三年六月高祖崩是月世祖入纂帝位時高祖在周未還世祖以本宗乏饗其年十月下詔曰日者皇基肇建封樹枝戚朕親地攸在特啓大邦弟項嗣承門祀雖土宇開建薦饗莫由重以遭家不造閔凶夙遘儲貳遐隔轄車未返猥以眇身膺茲景命式循龜鼎冰谷載懷今既入奉太宗事絕藩裸始興國廟蒸嘗無主瞻言霜露感尋慟絕其徙封嗣王項爲安成王封第二子伯茂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庶申罔極之情永保山河之祚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於是尚書

八座奏曰夫增崇徽號飾表車服所以闡彰厥德下變民望第二皇子新除始興王伯茂體自尊極神姿明穎玉映騰辰蘭芬綺歲清暉美譽日茂月升道鬱平河聲超袞植皇情追感聖性天深以本宗闕緒纂承藩嗣雖珪社是膺而戎章未襲豈所以光崇膺極寵樹皇枝臣等參議宜加寧遠將軍置佐史詔曰可尋除使持節都督南琅邪彭城二郡諸軍事彭城太守天嘉二年進號宣惠將軍揚州刺史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世祖深愛重之是時征北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于秘府世祖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甚得右軍之法三年除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廢帝卽位時伯茂在都劉師知等矯詔出高宗也伯茂勸成之師知等誅後高宗恐伯茂扇動

朝廷光大元年乃進號中衛將軍令入居禁中專與廢帝遊處是時四海之望咸歸高宗伯茂深不平日夕憤怨數肆惡言高宗以其無能不以為意及建安人蔣裕與韓子高等謀反伯茂並陰豫其事二年十一月皇太后令黜廢帝為臨海王其日又下令曰伯茂輕薄爰自弱齡辜負嚴訓彌肆凶狡常以次居介弟宜秉國權不涯年德逾逞狂躁圖為禍亂扇動官闈要招麓險缺望臺閣嗣君喪道由此亂階是諸凶德咸作謀主允宜罄彼司甸刑斯劇人言念皇支尚懷悲懣可特降為温麻侯宜加禁止別遣就第不意如此言增滋歎時六門之外有別館以為諸王冠婚之所名為婚第至是命伯茂出居之於路遇盜殞于車中時年十八

山受封世祖欲重其事夫嘉元年七月景辰尚書八座奏曰臣聞本枝惟允宗周之業以弘盤石既建皇漢之基斯遠救能協宣五運規範百王式固靈根克隆卜世第三皇子伯山發睿德於昭年表岐姿於州日光昭丹掖暉映青闈而玉圭未秉金錫靡駕豈所以敦序維翰建樹藩戚臣等參議宜封鄱陽郡王詔曰可乃遣散騎常侍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于太廟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大社其年十月上臨軒策命之曰於戲夫建樹藩屏翼獎王室欽若前典咸必由之惟爾夙挺珪璋坐知孝敬令德茂親食譽所集啓建大邦寔惟倫序是用敬遵民瞻錫此圭瑞往欽哉其勉樹聲業永保宗社可不慎歟策訖敕命王公已下並醮於王策仍授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六年為緣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天康元年進號鎮北將軍高宗輔政不欲令伯山

處邊光大元年徙爲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太建元年徵爲中衛將軍中領軍六年又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尋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十一年入爲護軍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給鼓吹并扶後主卽位進號中權大將軍至德四年出爲持節都督東揚豐二州諸軍事東揚州刺史加侍中餘並如故禎明元年丁所生母憂去職明年起爲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劔十人三年正月薨時年四十伯山性寬厚美風儀又於諸王最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朝廷有冠婚饗醮之事恒使伯山爲主及丁所生母憂居喪以孝聞後主嘗幸吏部尚書蔡徵宅因往弔之伯山號慟殆絕因起爲鎮衛將軍仍謂羣臣曰鄱陽王至性可嘉又是西第之長豫章已兼司空其亦須遷太尉未及發詔而伯山薨尋值陳亡遂無贈謚長子君範大建中拜鄱陽國世子尋爲貞威將軍晉陵太守

未襲爵而隋師至是時宗室王侯在都者百餘人後主恐其爲變乃並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而又陰爲之備及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因從後主入關至長安隋文帝並配于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初君範與尚書僕射江總友善至是總贈君範書五言詩以叙他鄉離別之意辭甚酸切當世文士咸諷誦之大業二年隋煬帝以後主第六女女嫺爲貴人絕愛幸因召陳氏子弟盡還京師隨力叙用由是並爲守宰遍於天下其年君範爲溫令

一女子之利人如此哀哉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世祖第六子也天嘉六年立爲晉安王尋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佐史時伯恭年十餘歲便留心政事官曹治理太建元年入爲安前將軍中護軍遷中領軍尋爲中衛將軍揚州刺史以公事免四年起爲安左將軍尋爲鎮右將軍持進給

扶六年出爲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九年入爲安前將軍祠部尚書十一年進號軍師將軍尚書右僕射十二年遷僕射十三年遷左僕射十四年出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未拜至德元年爲侍中中衛將軍光祿大夫丁所生母憂去職禎明元年起爲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置佐史扶並如故三年入關隋大業初爲成州刺史太常卿

衡陽王伯信字孚之世祖第七子也天嘉元年衡陽獻王昌自周還朝於道薨其年世祖立伯信爲衡陽王祀尋爲宣惠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太建四年爲中護軍六年爲宣毅將軍揚州刺史尋加侍中散騎常侍十一年進號鎮前將軍太子詹事餘並如故禎明元年出爲鎮南將軍西衡州刺史三年隋軍濟江與臨汝侯方慶並爲西衡州刺史王勇所害事在方慶傳

廬陵王伯仁字壽之世祖第八子也天嘉六年立爲廬陵王太建初爲輕車將軍置佐史七年遷冠軍將軍中領軍尋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十二年爲翊左將軍中領軍禎明元年加侍中國子祭酒領太子中庶子三年入關卒于長安長子番先封湘濱侯隋大業中爲資陽令

江夏王伯義字堅之世祖第九子也天嘉六年立爲江夏王太建初爲宣惠將軍東揚州刺史置佐史尋爲宣毅將軍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合霍二州諸軍事合州刺史十四年徵爲侍中忠武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禎明三年入關遷于瓜州於道卒長子元基先封湘潭侯隋大業中爲穀熟縣令

武陵王伯禮字用之世祖第十子也天嘉六年立爲武陵王太建初爲雲旗將軍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吳興太守在郡恣行暴掠

驅錄民下逼奪財貨前後委積百姓患之大建九年爲有司所劾上曰王年少未達治道皆由佐史不能匡弼所致特降軍號後若更犯必致之以法有司不言與同罪十一年春被代徵還伯禮遂遷延不發其年十月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徐君敷奏曰臣聞車屢不俟君命之通規夙夜匪懈臣子之恒節謹案雲旗將軍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昔擅英猷久馳令問惟良寄重粉鄉是屬聖上愛育黔黎留情政本共化求瘼早赴皇心遂復稽緩歸驂取移涼燠運回去鷁空淹載路淑慎未彰違惰斯在繩愆檢迹以爲懲戒臣等參議以見辜免伯禮所居官以王還第謹以白簡奏聞詔曰可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散騎侍郎臨洮太守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世祖第十二子也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

大建中立爲永陽王尋爲侍中加明威將軍置佐史尋加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左僕射出爲使持節都督東揚豐二州諸軍事平東將軍領會稽內史至德二年入爲侍中翊左將軍加特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岐州司馬遷國子司業

桂陽王伯謀字深之世祖第十三子也太建中立爲桂陽王七年爲明威將軍置佐史尋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十年加侍中出爲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東中郎將吳興太守十一年加散騎常侍至德元年薨子艷嗣大業中爲番禺令

高宗四十二男柳皇后生後主彭貴人生始興王叔陵曹淑華生豫章王叔英何淑儀生長沙王叔堅宜都王叔明魏昭容生建安王叔卿錢貴妃生河東王叔獻劉昭儀生新蔡王叔齊袁昭容生晉熙王叔文義陽王叔達新會王叔坦王姬生淮南王叔彪巴山

王叔雄吳姬生始興王叔重徐姬生尋陽王叔儼淳于姬生岳陽
王叔慎王修華生武昌王叔虞韋修容生湘東王叔平施姬生臨
賀王叔敖沅陵王叔興曾姬生陽山王叔宣楊姬生西陽王叔穆
申婕妤生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岳山王叔韶太原王叔匡袁
姬生新興王叔純吳姬生巴東王叔謨劉姬生臨海王叔顯秦姬
生新寧王叔隆新昌王叔榮其皇子叔獻叔忠叔弘叔毅叔訓叔
武叔處叔封等八人並未及封叔陵犯逆別有傳三子早卒本書
無名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高宗第三子也少寬厚仁愛天嘉元年封建
安侯太建元年改封豫章王仍爲宣惠將軍都督東揚州諸軍事
東揚州刺史五年進號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十一年爲鎮前將
軍江州刺史後主卽位進號征南將軍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中衛

點

大將軍餘並如故四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禎明元年給鼓吹一部
班劔十人其年遷司空三年隋師濟江叔英知石頭軍戍事尋令
入屯朝堂及六軍敗績降于隋將韓擒虎其年入關隋大業中爲
涪陵太守長子弘至德元年拜豫章國世子

長沙王叔堅字子成高宗第四子也母本吳中酒家隸高宗微時
嘗往飲遂與通及貴召拜淑儀叔堅少傑黠凶虐使酒尤好數術
卜筮祝禁鎔金琢玉並究其妙天嘉中封豐城侯太建元年立爲
長沙王仍爲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四年爲宣毅將軍江州刺史置
佐史七年進號雲麾將軍郢州刺史未拜轉爲平越中郎將廣州
刺史尋爲平北將軍合州刺史八年復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十
一年入爲翊左將軍丹陽尹初叔堅與始興王叔陵並招聚賓客
各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

爭道而鬪至有死者及高宗弗豫叔堅叔陵等並從後主侍疾叔陵陰有異志乃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及高宗崩倉卒之際又命其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及翌日小歛叔陵袖劍藥刀趨進斫後主中項後主悶絕于地皇太后與後主乳母樂安君吳氏俱以身捍之獲免叔堅自後扼叔陵擒之并奪其刀將殺之問後主曰卽盡之爲待也後主不能應叔陵舊多力須臾自奮得脫出雲龍門入于東府城召左右斷青溪橋道放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馬仍自被甲着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是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乃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馬申以後主命召蕭摩訶令討之卽日擒其將戴洙譚騏驎等送臺斬于尚書閣下持其首徇于東城叔陵恒擾不知

所爲乃盡殺其妻妾率左右數百人走趨新林摩訶追之斬于丹陽郡餘黨悉擒其年以功進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尋遷司空將軍刺史如故是時後主患劓不能視事政無大小悉委叔堅決之於是勢傾朝廷叔堅因肆驕縱事多不法後主由是疎而忌之孔範管斌施文慶之徒並東宮舊臣日夜陰持其短至德元年乃詔令卽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史未發尋有詔又以爲驃騎將軍重爲司空實欲去其權勢叔堅不自安稍怨望乃爲左道厭魅以求福助刻木爲偶人衣以道士之服施機關能拜跪晝夜於日月下醮之祝詛於上其年冬有人上書告其事案驗並實後主召叔堅囚于西省將殺之其夜令近侍宣敕數之以罪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旣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於九泉之下後主感

其前功乃赦之特免所居官以主還第尋起爲侍中鎮左將軍二年又給鼓吹油幢車三年出爲征西將軍荊州刺史四年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禎明二年秩滿還都三年入關遷于瓜州更名叔賢叔賢素貴不知家人生產至是與妃沈氏酤酒以傭保爲事隋大業中爲遂寧郡太守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高宗第五子也性質直有材器容貌甚偉太建四年立爲建安王授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七年爲雲麾將軍郢州刺史置佐史九年進號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後主卽位進號安南將軍又爲侍中鎮右將軍中書令遷中書監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都官郎上黨通守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高宗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弱狀似婦人太建五年立爲宜都王尋授宣惠將軍置佐史七年授東中郎

將東揚州刺史尋爲輕車將軍衛尉卿十三年出爲使持節雲麾將軍南徐州刺史又爲侍中翌右將軍至德四年進號安右將軍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鴻臚少卿

河東王叔獻字子恭高宗第九子也性恭謹聰敏好學太建五年立爲河東王七年授宣毅將軍置佐史尋爲散騎常侍軍師將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十二年薨年十三贈侍中中撫將軍司空諡曰康簡子孝寬嗣孝寬以至德元年襲爵河東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汝城令

新蔡王叔齊字子肅高宗第十一子也風彩明贍博涉經史善屬文太建七年立爲新蔡王尋爲智武將軍置佐史出爲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至德二年入爲侍中將軍佐史如故禎明元年除國子祭酒侍中將軍佐史如故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尚書主客郎

晉熙王叔文字子才高宗第十二子也性輕險好虛譽頗涉書史
太建七年立爲晉熙王尋爲侍中散騎常侍宣惠將軍置佐史進
號輕車將軍揚州刺史至德元年授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
刺史二年遷信威將軍督湘衡武桂四州諸軍事湘州刺史禎明
二年秩滿徵爲侍中宣毅將軍佐史如故未還而隋軍濟江破臺
城隋漢東道行軍元帥秦王至于漢口時叔文自湘州還朝至巴
州乃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致書於秦王曰竊以天無二日晦
明之序不差土無二王尊卑之位乃別今車書混壹文軌大同敢
披丹款申其屈膝秦王得書因遣行軍吏部柳莊與元帥府僚屬
等往巴州迎勞叔文叔文於是與畢寶荊州刺史陳紀及文武將
吏赴于漢口秦王並厚待之置于賓館隋開皇九年三月衆軍凱
旋文帝親幸溫湯勞之叔文與陳紀周羅暉荀法尚等并諸降人

見于路次數日叔文從後主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
籍等並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隨晉王秦王等獻凱而入列于
廟庭明日隋文帝坐于廣陽門觀叔文又從後主至朝堂南文帝
使內史令李德林宣旨責其君臣不能相弼以致喪亾後主與其
羣臣並慙懼拜伏莫能仰視叔文獨欣然而有自得之志旬有六
日乃上表曰昔在巴州已先送款已知此情望異常例文帝雖嫌
其不忠而方欲懷柔江表乃授開府拜宜州刺史

淮南王叔彪字子華高宗第十三子也少聰慧善屬文太建八年
立爲淮南王尋位侍中仁威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
安

始興王叔重字子厚高宗第十四子也性質朴無伎藝高宗崩始
興王叔陵爲逆誅歿其年立叔重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後至德

元年爲仁威將軍揚州刺史置佐史二年加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太府少卿卒

尋陽王叔儼字子思高宗第十五子也性凝重舉止方正後主卽位立爲尋陽王至德元年爲侍中仁武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

關尋卒

岳陽王叔慎字子敬高宗第十六子也少聰敏十歲能屬文太建十四年立爲岳陽王時年十一至德四年拜侍中智武將軍丹陽尹是時後主尤愛文章叔慎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陪侍每應詔賦詩恒被嗟賞禎明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智武將軍湘州刺史三年隋師濟江破臺城前刺史晉熙王叔文還至巴州與巴州刺史畢寶荊州刺史陳紀並降隋行軍元帥清河公楊素兵下荆門別遣其將龐暉將兵略地南

至湘州城內將士莫有固志剋日請降叔慎乃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是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令數百人屯于城門自將左右數十人入于廳事俄而伏兵發縛暉以徇盡擒其黨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兵至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赴難未至隋遣中平公薛胄爲湘州刺史聞龐暉死乃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胄兵次鵝羊山叔慎遣正理及樊通等拒之因大合戰自旦至于日昃隋軍迭息迭戰而正理兵少不敵於是大敗胄

思當作
是

唐臣

乘勝入城生擒叔慎是時鄔居業率其衆自武州來赴出橫橋江
聞叔慎敗績乃頓于新康口隋總管劉仁恩兵亦至橫橋據水置營
相持信宿因合戰居業又敗仁恩虜叔慎正理居業及其黨與十
餘人秦王斬之于漢口叔慎時年十八

義陽王叔達字子聰高宗第十七子也太建十四年立爲義陽王
尋拜仁武將軍置佐史禎明元年除丹陽尹三年入關隋大業中
爲內史至絳郡通守

巴山王叔雄字子猛高宗第十八子也太建十四年立爲巴山王
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高宗第十九子也太建十四年立爲武昌王
尋爲壯武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隋大業中爲高苑令

湘東王叔平字子康高宗第二十子也至德元年立爲湘東王禎

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湖蘇令

臨賀王叔敖字子仁高宗第二十一子也至德元年立爲臨賀王
尋爲仁武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初拜儀同三司

山陽王叔宣字子通高宗第二十二子也至德元年立爲山陽王
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涇城令

西陽王叔穆字子和高宗第二十三子也至德元年立爲西陽王
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南安王叔儉字子約高宗第二十四子也至德元年立爲南安王
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高宗第二十五子也至德元年立爲南郡王
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靈武令

沅陵王叔興字子推高宗第二十六子也至德元年立爲沅陵王

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給事郎

岳山王叔韶字子欽高宗第二十七子也至德元年立爲岳山王尋爲智武將軍置佐史四年除丹陽尹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新興王叔純字子共高宗第二十八子也至德元年立爲新興王

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河北令

巴東王叔謨字子軌高宗第二十九子也至德四年立爲巴東王

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岍陽令

臨海王叔顯字子明高宗第三十子也至德四年立爲臨海王禎

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鶉觚令

新會王叔坦字子開高宗第三十一子也至德四年立爲新會王

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涉令

新寧王叔隆字子遠高宗第三十二子也至德四年立爲新寧王

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新昌王叔榮字子徹高宗第三十三子也禎明二年立爲新昌王

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內黃令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高宗第三十四子也禎明二年立爲太原王

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壽光令

後主二十二男張貴妃生皇太子深會稽王莊孫姬生吳興王胤

高昭儀生南平王疑呂淑媛生永嘉王彥邵陵王範龔貴嬪生南

海王虔錢塘王恬張淑華生信義王祗徐淑儀生東陽王恮孔貴

人生吳郡王蕃其皇子總觀明綱統冲洽縉綽威辯十一人並未

及封

皇太子深字承源後主第四子也少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以母張貴妃故特爲後主所愛至德元年

封始安王邑二千戶尋為軍師將軍揚州刺史置佐史禎明二年皇太子胤廢後主乃立深為皇太子三年隋師濟江六軍敗績隋將韓擒虎自南掖門入百僚逃散深時年十餘歲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焉隋軍排閤而入深使宣令勞之曰軍旅在途不乃勞也軍人咸敬焉其年入關隋大業中為掾太守

吳興王胤字承業後主長子也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于東宮母孫姬因產卒沈皇后哀而養之以為己子時後主年長未有胤嗣高宗因命以為嫡孫其日下詔曰皇孫初誕國祚方熙思與羣臣共同斯慶内外文武賜帛各有差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十里封為永康公後主即位立為皇太子胤性聰敏好學執經肄業終日不倦博通大義兼善屬文至德二年躬出太學講孝經講畢又釋奠於先聖先師其日設金石之樂於太學王公卿士及太學生並預

宴是時張貴妃孔貴嬪並愛幸沈皇后無寵而近侍左右數於東宮往來太子亦數使人至后所後主疑其怨望甚惡之而張孔二貴妃又日夜構成后及太子之短孔範之徒又於外合成其事禎明二年廢為吳興王仍加侍中中衛將軍三年入關卒于長安南平王疑字承嶽後主第二子也方正有器局年數歲風采舉動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為南平王尋除信武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置佐史遷揚州刺史進號鎮南將軍尋為使持節都督郢荆湘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郢州刺史未行而隋軍濟江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永嘉王彥字承懿後主第三子也至德元年立為永嘉王尋為忠武將軍南徐州刺史進號安南將軍授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江巴東衡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未行隋師濟江禎明三

年入關隋大業中爲襄武令

南海王虔字承恪後主第五子也至德元年立爲南海王尋爲武毅將軍置佐史進號軍師將軍禎明二年出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入關隋大業中爲涿令

信義王祗字承敬後主第六子也至德元年立爲信義王尋爲壯武將軍置佐史授使持節都督智武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通議郎

邵陵王兢字承檢後主第七子也禎明元年立爲邵陵王邑一千戶尋爲仁武將軍置佐史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國子監丞會稽王莊字承肅後主第八子也容貌最陋性嚴酷數歲左右有不如意輒剝刺其面或加燒熱以母張貴妃有寵後主甚愛之至德四年立爲會稽王尋爲翊前將軍置佐史除使持節都督揚州

諸軍事揚州刺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會昌令

東陽王恮字承厚後主第九子也禎明二年立爲東陽王邑一千戶未拜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通議郎

吳郡王蕃字承廣後主第十子也禎明二年封吳郡王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涪城令

錢塘王恬字承俊後主第十一子也禎明二年立爲錢塘王邑一千戶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江左自西晉相承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爲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置司馬一人次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置將軍一人餘官亦准此爲差高祖受命自永定訖于禎明唯衡陽王昌特加殊寵至五千戶殘餘大國不過二千戶小國卽千戶而舊史殘缺不能別知其國戶數故綴其遺事附于此

史臣曰世祖高宗後主並建藩屏以樹懿親固乃本根隆斯盤石
鄱陽王伯山有風采德器亦一代令藩矣岳陽王叔慎屬社稷傾
危情哀家國竭誠赴敵志不圖生嗚呼古之忠烈致命斯之謂也

初三日灯下

陳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二 終



陳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陳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宗元饒

司馬申

毛喜

蔡徵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學，以孝敬聞。仕梁世，解褐本州主簿。遷征南府行參軍，仍轉外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爲主簿。高祖受禪，除晉陵令。入爲尚書功論郎。使齊，還爲廷尉正。遷太僕卿，領本邑大中。中書通事舍人。尋轉廷尉卿，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時高宗初卽位，軍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咨之。臺省號爲稱職。遷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時合

州刺史陳裒贓汙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曰臣聞建旗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是肆徵賦無狀天網雖疎茲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臣裒因藉多幸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無德無功坐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尅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彌俟寬惠應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稟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愧王忱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寘以嚴科實惟明憲臣等參議請依旨免裒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選左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遂可其奏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並驕蹇放橫元饒案奏之皆見削黜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治體吏有犯法政不便

民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糾正多所裨益遷貞威將軍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民租課存問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荆雍湘巴武五州大中正尋以本官重領尚書左丞又爲御史中丞歷左民尚書右衛將軍領前將軍吏部尚書太建十三年卒年六十四詔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官給喪事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玄通梁尚書左民郎申早有風槩十四便善奕棋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仲舉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子春素知申卽於坐所呼與對奕申每有妙思异觀而竒之因引申遊處梁邵陵王爲丹陽尹以申爲主簿屬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菜食終身梁元帝承制起爲開遠將軍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

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籌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韃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僧辯之討陸納也申在軍中于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蒙楯而前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申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除散騎侍郎詔泰初遷儀同侯安都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除安東臨川王諮議參軍天嘉三年遷征北諮議參軍兼廷尉監五年除鎮東諮議參軍兼起部郎出爲戎昭將軍江乘令甚有治績入爲尚書金部郎遷左民郎以公事免太建初起爲貞威將軍征南鄱陽王諮議參軍九年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巢于縣庭秩滿頃之預東宮賓客尋兼東宮通事舍人遷員外散騎常侍舍人如故及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據東府申馳名右衛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因入城中收其府庫後主深嘉之以功除太子左衛率

封文始縣伯邑四百戶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右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以疾還就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下詔曰慎終追遠欽若舊則闔棺定謚抑乃前典故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文始縣開國伯申忠肅在公清正立已治繁處約投軀殉義朕任寄情深方康庶績奄然化往傷惻于懷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爲侯增邑爲五百戶謚曰忠給朝服一具衣一襲尅日舉哀喪事所須隨由資給及葬後主自製誌銘辭情傷切卒章曰嗟乎天不與善殲我良臣其見幸如此申歷事三帝內掌機密至於倉卒之間軍國大事指麾斷決無有滯留子琇嗣官至太子舍人

毛喜字伯武滎陽武人也祖稱梁散騎侍郎父栖忠梁尚書比部侍郎中權司馬喜少好學善草隸起家梁中衛西昌侯行參軍

尋遷記室參軍高祖素知於喜及鎮京口命喜與高宗俱往江陵仍勅高宗曰汝至西朝可諮稟毛喜喜與高宗同謁梁元帝即以高宗爲領直喜爲尚書功論侍郎及江陵陷喜及高宗俱遷關右世祖卽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高宗反國喜於郢州奉迎又遣喜入關以家屬爲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主還天嘉三年至京師高宗時爲驃騎將軍仍以喜爲府諮議參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世祖嘗謂高宗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兒宜用叔爲稱高宗以訪于喜喜卽條牒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啟世祖世祖稱善世祖崩廢帝冲昧高宗錄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知朝望有歸乃矯太后令遣高宗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措言喜卽馳入謂高宗曰陳有天下日淺海內未

夷兼國禍併鍾萬邦危懼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計令王入省方當共康庶績比德伊周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加三思以喜之愚須更聞奏無使姦賊得肆其謀竟如其策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喜請高宗曰宜簡選人馬配與子高并賜鐵炭使修器甲高宗驚曰子高謀反卽欲收執何爲更如是邪喜荅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一作順一作然甚輕狎恐不時授首脫其稽誅或愆王度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高宗深然之卒行其計高宗卽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國機密高宗將議北伐勅喜撰軍制凡十三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尋遷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以定策功封東昌縣侯邑五百戶又以本官行江夏武陵桂陽三王府國事太建三年丁母憂去職詔追贈喜母庾氏東昌國太夫人賜

布五百匹。錢三十萬。官給喪事。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杜綱圖其墓田。高宗親與綱案圖指畫。其見重如此。尋起爲明威將軍。右衛舍人如故。改授宣遠將軍。義興太守。尋以本號入爲御史中丞。服闋加散騎常侍。五兵尚書。參掌選事。及衆軍北伐。得淮南地。喜陳安邊之術。高宗納之。卽日施行。又問喜曰。我欲進兵彭汴。於卿意如何。喜對曰。臣實才非智者。安敢預兆未然。以淮左新平。邊民未久。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豈以弊卒疲兵。復加深入。且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兵復約。然後廣募英奇。順時而動。斯久長之術也。高宗不從。後吳明徹陷周。高宗謂喜曰。卿之所言。驗於今矣。十二年。加侍中。十三年。授散騎常侍。丹陽尹。遷吏部尚書。常侍如故。及高宗崩。叔陵構逆。勅中庶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又加

此江左興亡之本也

只此一語妙
空之爲人
可知矣

侍中。增封并前九百戶。至德元年。授信威將軍。永嘉內史。加秩中二千石。初。高宗委政於喜。喜亦勤心納忠。多所匡益。數有諫諍。事並見從。由是十餘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唯略地淮北。不納喜謀。而吳明徹竟敗。高宗深悔之。謂袁憲曰。不用毛喜計。遂令至此。朕之過也。喜旣益親。乃言無回避。而皇太子好酒德。每共幸人。爲長夜之宴。喜嘗爲言。高宗以誠太子。太子陰患之。至是稍見疎遠。初。後主爲始興王所傷。及瘡愈。而自慶置酒於後殿。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而命喜于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喜升階。佯爲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疑之。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疾。但欲阻我。懼宴非我所爲。故姦詐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讐。可乎。對曰。終不爲官用。願如聖旨。傳綽爭之。曰。不然。若許報讐。

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乃以喜爲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俸政弘清靜民吏便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相接而素無備禦喜乃修治城隍嚴飾器械又遣所部松陽令周磻領千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禎明元年徵爲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喜在郡有惠政乃徵入朝道路追送者數百里其年道病卒時年七十二有集十卷子處冲嗣官至儀同從事中郎中書侍郎

蔡徵字希祥侍中中撫軍將軍景歷子也幼聰敏精識彊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褚翔翔字仲舉嗟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持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爲有王祥之性更名徵字希祥梁承聖初高宗爲南徐州刺史召補迎主簿尋授太學博士天嘉初遷始興王

府法曹行參軍歷外兵參軍尚書主客郎所居以幹理稱太建初遷太子少傅丞新安王主簿通直散騎侍郎晉安王功曹史太子中舍人兼東宮領直中舍人如故丁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新豐縣侯授戎昭將軍鎮右新安王諮議參軍至德二年遷廷尉卿尋爲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掌詔誥尋授左民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禮事尋加寧遠將軍後主器其材幹任寄日重遷吏部尚書安右將軍每十日一往東宮於太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勅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決俄有勅遣徵收募兵士自爲部曲徵善撫卹得物情旬月之間衆近一萬徵位望旣重兼聲勢熏灼物議咸忌憚之尋徙爲中書令將軍如故中令清簡無事或云徵有怨言事聞後主後主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有固諫者獲免禎明三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權知中領

軍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決戰於鍾山南崗勅徵守宮城西北大營尋令督衆軍戰事城陷隨例入關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官宦皇家戚屬及當朝制度憲章儀軌戶口風俗山川土地問無不對然性頗便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啟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所啟拜訖卽追還徵不修廉隅皆此類也隋文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言輒會旨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尚書民部儀曹郎轉給事卒時年六十七子翼治尚書官至司徒屬德教學士入隋爲東宮學士

史臣曰宗元饒夙夜匪懈濟務益時司馬申清恪在朝攻苦立行加之以忠節美矣毛喜深達事機匡贊勝左蔡徵聰敏才贍而擅

權自躓惜哉

九月十八日灯下畢此前數日以讀
作書史同故

陳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終

陳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四

黃川宅鳳臺
氏蘭田周甫

蕭濟

陸瓊

子從典

顧野王

傅縡

章華

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博通經史諮梁武帝左氏疑義三十餘條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太常卿南陽劉之遴並與濟討論纘等莫能抗對解褐梁祕書郎遷太子舍人預平侯景之功封松陽縣侯邑五百戶及高祖作鎮徐方以濟為明威將軍征北長史承聖二年徵為中書侍郎轉通直散騎常侍世祖為會稽太守又以濟為宣毅府長史遷司徒左長史世祖即位授侍中尋遷太

府卿丁所生母憂不拜濟毗佐二主恩遇甚篤賞賜加於凡等歷
守蘭陵陽羨臨津臨安等郡所在皆著聲績太建初入為五兵尚
書與左僕射徐陵特進周弘正度支尚書王瑒散騎常侍表憲俱
侍東宮復為司徒長史尋授度支尚書領羽林監遷國子祭酒領
羽林如故加金紫光祿大夫兼安德宮衛尉尋遷仁威將軍揚州
長史高宗嘗勅取揚州曹專躬自省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雲
乃顧謂左右曰我本期蕭長史長於經傳不言精練繁劇乃至於
此遷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復為金紫光祿大夫未拜而卒時年六
十六詔贈本官官給喪事

陸瓊字伯玉吳郡吳人也祖完梁琅邪彭城二郡丞父雲公梁給
事黃門侍郎掌著作瓊幼聰惠稍思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采
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基品到灑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

八歲於容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有勅召見瓊
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襲
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及侯景作逆携母避地于縣
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永定中州舉秀才天
嘉元年為寧遠始興王府法曹行參軍尋以本官兼尚書外兵郎
以文學轉兼殿中郎滿歲為真瓊素有令名深為世祖所賞及討
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勅付瓊遷新安王文學
掌東宮管記及高宗為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高
宗曰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
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
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太建元年重以本官掌東宮管記除太子
庶子兼通事舍人轉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長沙王為江州刺史不

循法度高宗以王年少授瓊長史行江州府國事帶尋陽太守瓊以母老不欲遠出太子亦固請留之遂不行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羽林監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又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俄授散騎常侍兼度支尚書領揚州大中正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奉梁武帝勅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諧諛雅鑒人倫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餽卒右僕射表憲舉瓊高宗未之用也至是居之號為稱職後主甚委任焉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恒謝病不視事俄丁母憂去職初瓊之侍東宮也母隨在官舍後主賞賜優厚及

此人所信故

喪柩還鄉詔加賻贈并遣謁者黃長貴持冊奠祭後主又自製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時年五十詔贈領軍將軍官給喪事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長子從宜仕至武昌王文學第三子從典字由儀幼而聰敏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從典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年十三作柳賦其詞甚美瓊時為東官管記宮僚並一時俊偉瓊示以此賦咸竒其異才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家中墳籍皆付從典從典乃集瑜文為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羣書於班史尤所屬意年十五本州舉秀才解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時後主賜僕射江總并其父瓊詩總命從典為謝啟俄頃便就交華理暢總甚異焉尋授信義王文學轉太子洗馬又遷司徒左西掾兼東宮學士丁父憂去職尋起為德教學士固辭不就後主勅留一員以待從典俄屬金陵淪

沒隨例遷關右仕隋爲給事郎兼東宮學士又除著作佐郎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值隋末喪亂寓居南陽郡以疾卒時年五十七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郎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嘗製日賦領軍朱异見而竒之年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竒字無所不通梁大同四年除太學博士遷中領軍臨賀王府記室參軍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數百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體素清

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京城陷野王逃會稽尋往東陽與劉歸義合軍據城拒賊侯景卒太尉王僧辯深嘉之使監海鹽縣高祖作宰爲金威將軍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尋轉府議諮參軍天嘉元年勅補撰史學士尋加招遠將軍光大元年除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大建二年遷國子博士後主在東宮野王兼東宮管記本官如故六年除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宮僚有濟陽江總吳國陸瓊北地傅緯吳興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遷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餘官並如故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詔贈秘書監至德二年又贈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朝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厥精力行皆人所莫及第三弟充國早卒野王

撫養孤幼恩義甚厚其所撰著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璠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紀一卷玄象表一卷並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

傅緯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彝梁臨沂令緯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梁太清末攜母南奔避難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後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緯肆志尋閱因博通羣書王琳聞其名引爲府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世祖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緯啟謝詞理優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世祖名爲撰史學士除司空府記室參軍遷驃騎安成王中記室撰史如故緯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惠明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高法師著

無評論以詆之緯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其略曰無評論言比有弘三論者雷同訶詆恣言罪狀歷毀諸師非斥衆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懷而競獨勝方學數論更爲讐敵讐敵旣構評鬪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歟大苦聚集荅曰三論之興爲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大化流而不擁玄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搏運蹇乘決羽豈能缺望其間哉頃代澆薄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營造枝葉徒繁本源日翳一師解釋復異一師更改舊宗各正新意同學之中取寤復別如是展轉添糝倍多總而用之心無的准擇而行之何者爲正豈不渾沌傷竅嘉樹弊牙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虵以無當之卮同畫地之餅矣其於失

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覩緣余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恍杳冥或彌綸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深乎不可量卽事而非遠凡相酬對隨理詳覈有何嫉詐干犯諸師且諸師所說爲是可毀爲不可毀若可毀者毀故爲衰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且教有大小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耶斯則褒貶之事從弘放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耶且忿恚煩惱凡夫恒性失理之徒率皆有此豈可以三修未愜六師懷恨而蘊涅槃妙法永不宜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旣極恬淡之寤自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亦異或有辭意相反或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已行無諍外不違而內平等譬敵鬪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鬪諍者所畏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導則不如此卽習行於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旣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阿毀之曲盛於茲矣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排拂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諍若以偏著之心說於中論亦得有諍固知諍與不諍偏在一法答曰攝山大師賞無諍矣但法師所賞未衷其節彼靜守幽谷寂介無爲凡有訓勉莫匪同志從容語嘿物無間然故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敷暢地勢不然處王城之隅居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客唇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目張膽被堅執銳騁異家徼別解窺伺閒隙邀冀長短與相酬對摘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倚撥同異發過疵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爲病益知未達若令

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爲法師所貴耶。法師又言吾願自
評以通道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在評與不評讓與不讓也。
此語直是人間所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爲可讓也。若他
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
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致垂但須息守株
之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旨言評與不評偏在一法何爲
獨褒無評耶。詎非矛盾無評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生於心
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偏著爲失
言無是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爲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爲失
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存勝者
乎。斯則矜我爲得棄他之失卽有取舍大生是非便是增評。荅曰
言爲心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由心實

如來說至於心造僞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
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事非一聖人所以曲
陳教誡深致防杜說見在之殃咎叙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甚於
日月猶有忘愛軀冒峻制蹈湯炭甘齏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
無評之作而回首革音耶。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
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亦無所苞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
之耳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已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則聖
人勝他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介於彼於此何所
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劍極夜擊板瞑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
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論說而
使我謙退。此謂鶴鵬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窺藪澤而求之嗟乎
丈夫當弘斯道矣無評論言無評之道通於內外子所言須評者

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爲子言之，何則？若依外典書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于此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來不諍，是物之真矣。荅曰：諍與無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來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爲前；居前而望後，則爲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爲彼，此呼彼爲彼，彼此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言之，萬事可知矣。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恒守邪？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牢穽受羈，繼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爲也，無不爲也，善惡不能偕，而未曾離善惡。生歿不能至，亦終然在生歿，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桎之不脫，愍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示，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求有類，雖鱗角難

成象形，易失，寧得不髣髴遐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而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校，我思惟，以此而言亦爲疎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真僉，亦可是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覩，安得肆習，矜盡情性而生譏，誚乎正應虛已而遊乎世，俛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水咸見，清風在林，羣籟畢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堂堂乎，豈復見有諍爲非，無諍爲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俱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弟子疲唇舌，消晷漏，唯對於明道戲論於糟粕哉。必欲且考真僞，覲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筵以觀其妙矣。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除散騎侍郎，鎮南始興王諮議參

軍兼東宮管記歷太子庶子僕兼管記如故後主卽位遷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緯爲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州沈思者亦無以加焉甚爲後主所重然性木彊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便佞親幸專制衡軸而緯益疎文慶等因共譖緯受高麗使金後主收緯下獄緯素剛因憤恚乃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賂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玉氣自斯而盡書奏後王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緯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緯對曰臣心如面臣面

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歿獄中時年五十五有集十卷行於世時有吳興章華字仲宗家世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遊處頗覽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乃遊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頎爲廣州刺史署爲南海太守及歐陽紇敗乃還京師太建中高宗使吏部侍郎蕭引喻廣州刺史馬靖令人入子爲質引奏華與俱行使還而高祖崩後主卽位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抵之乃除大市令旣雅非所好乃辭以疾鬱鬱不得志頑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卽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祀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邪昇之朝廷今壇場日蹙隋軍壓境陛

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臺矣書奏後主大怒卽日命斬之

史臣曰蕭濟陸瓊俱以才學顯著顧野王博極羣典傅綽聰警特達並一代之英靈矣然綽不能循道進退遂寘極網悲夫

古云興亡貴賤諫臣又云殺諫臣者

必亡其國也後主之殺傅縡章

華此集討之不為也而史臣反以

不能循道進退謂之何其戾歟窺

其意為如江總姚察諸人之降

陳書卷三十四列傳第二十四終

如野若也

陳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蕭摩訶

子世廉

四人皆古士周敬將也

任忠

樊毅

弟猛

魯廣達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也祖觀梁右將軍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姑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高祖赴援京師路養起兵拒高祖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于侯安都安都遇之甚厚自此常隸安都征討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爲寇高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

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矣。」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因稍解去。安都乃免。天嘉初，除本縣令，以平留異、歐陽紇之功，累遷巴山太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示其形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著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乃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退走，以功授明毅將軍，員外散

騎常侍，封廉平縣伯，邑五百戶，尋進爵爲侯，轉太僕卿。餘如故。七年，又隨明徹進圍宿預，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人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軍衆大潰，以功授持節武毅將軍，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率衆爭呂梁，戰於龍晦。時忻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軍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鑣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王軌始鑣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爲虜矣。」明徹乃奮髯曰：「舉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於明徹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引步卒乘馬，舉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

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辱，專征不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蹙寔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率馬軍夜發，先是周軍長圍，既合，又於要路下伏，數重。摩訶選精騎八十，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南。高宗詔徵還，授右衛將軍。十一年，周兵寇壽陽。摩訶與樊毅等衆軍赴援，無功而還。十四年，高宗崩，始興王叔陵於殿內手刃後主，傷而不死。叔陵奔東府城，時衆心猶預，莫有討賊者。東宮舍人司馬申啟後主，馳召摩訶入見。受勅，乃率馬步數百先越東府城西門屯軍。叔陵惶遽，自城南門而出。摩訶勒兵追斬之，以功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封綏遠郡公。邑三千戶。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閣廳事，置鴟尾。

後主特賜摩訶開黃閣門，施行馬廳事寢堂，並置鴟尾。仍以其女爲皇太子妃。會隋總管賀若弼鎮廣陵，窺覷江左。後主委摩訶備禦之任，授南徐州刺史。餘並如故。禎明三年正月，元會徵摩訶朝賀。若弼乘虛濟江，襲京口。摩訶請兵逆戰，後主不許。及若弼進軍鍾山，摩訶又請曰：賀若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其壘漚未堅，人情惶懼，出兵掩襲，必大克之。後主又不許。及隋軍大至，將出戰。後主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後主多出金帛，頒賞諸軍。令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崗，居衆軍之南。偏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次之。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觀望形勢。及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却。俄而復振，更分軍趣北。

突諸將孔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摩訶無所用力焉為隋軍所執及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弼曰今為囚虜命在斯須願得一見舊生歎無所恨弼哀而許之摩訶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處取食而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其年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從漢王諒詣并州同諒作逆伏誅時年七十二摩訶訥於語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口性好射獵無日不畋遊及安都東征西伐戰勝攻取摩訶功實居多于世廉少警俊敢勇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實故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為之歔歔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叔陵之功為巴陵內史摩訶之戮也其妻子先已籍沒智深收摩訶屍手自殯斂哀感行路君子義之潁川陳禹亦隨摩訶征討聰敏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為鄉黨所齒及長譎詭多計略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郟陽王蕭範為合州刺史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每戰却敵會士人胡通聚眾寇抄範命忠與主師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眾入援會京城陷旋戍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王琳立蕭莊署忠為巴陵太守琳敗還朝遷明毅將軍安湘太守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豫寧太守衡陽內史華皎之舉兵也忠預其謀及皎平高宗以忠先有密啟於朝廷釋而不問太建初隨章昭達討歐陽訖

於廣州以功授直閣將軍遷武毅將軍廬陵內史秩滿入爲右軍將軍五年衆軍北伐忠將兵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安於大峴逐北至東關仍克其東西二城進軍斬誰並拔之徑襲合肥入其郭進克霍州以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邑五百戶呂梁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尋詔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緣淮衆軍進號寧遠將軍霍州刺史入爲左衛將軍十一年加北討前軍事進號平北將軍率衆步騎趣秦郡十二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率步騎趣歷陽周遣王延貴率衆爲援忠大破之生擒延貴後主嗣位進號鎮南將軍給鼓吹一部入爲領軍將軍加侍中改封梁信都郡公邑三千戶出爲吳興內史加秩中二千石及隋兵濟江忠自吳興入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以下於內殿定議

忠執議曰兵家稱客主異勢客貴速戰主貴持重宜且益兵堅守宮城遣水軍分向南豫州及京口道斷寇糧運待春水長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公流赴援此良計矣衆議不同因遂出戰及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狀啟云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後主信之勅忠出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卽當奉迎後主令宮人裝束以待忠久望不至隋將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乃率數騎往石子崗降之仍引擒虎軍共入南掖門臺城陷其年入長安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卒時年七十七子幼武官至儀同三司時有沈客卿者吳興武康人性便佞忍酷爲中書舍人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爲事由是自進有施文慶者吳興烏程人起自微賤有吏用後主拔爲主書遷中書舍人俄擢爲湘州刺史未及之官會隋軍來伐四方州鎮相繼以聞文慶客卿俱掌機密外有表啟

皆由其呈奏文慶心悅湘州重鎮冀欲早行遂與客卿共爲表裏抑而不言後主弗之知遂以無備至于敗國一人之罪也隋軍旣入並戮之前關。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興梁散騎常侍仁威將軍司州刺史魚復縣侯父文熾梁散騎常侍信武將軍益州刺史新蔡縣侯毅累葉將門少習武善射侯景之亂毅率部曲隨叔父文皎援臺文皎於青溪戰歿毅將宗族子弟赴江陵仍隸王僧辯討河東王蕭譽以功除假節威戎將軍右中郎將代兄俊爲梁興太守領三州遊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軍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營中將士皆驚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命衆乃定焉以功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貞威將軍封夷道縣伯食邑三百戶尋除天門太守進爵爲侯

增邑并前一千戶及西魏圍江陵毅率兵赴援江陵陷爲岳陽王所執久之遁歸高祖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齊太尉侯瑒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還朝天嘉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仍隨侯瑒進討巴湘累遷武州刺史太建初轉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邑一千戶入爲左衛將軍五年衆軍北伐毅率衆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於潁口齊拔滄陵又破之七年進克潼州下邳高柵等六城及呂梁喪師詔以毅爲大都督進號平北將軍率衆渡淮對清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城壞毅全軍自拔尋遷中領軍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將兵圍壽陽詔以毅爲都督北討前軍事率水軍入焦湖尋授鎮西將軍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十二年進督河漢諸軍事以公事免十三年徵授中護軍尋遷護軍將軍荊州刺史後主卽位進號征西將軍改封逍遙郡公邑

三千戶餘並如故入爲侍中護軍將軍及隋兵濟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須銳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京城陷隨例入關頃之卒

猛字智武毅之弟也幼倣儻有幹略既壯便弓馬膽氣過人青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虜短兵接殺傷甚衆臺城陷隨兄毅西上京累戰功爲威戎將軍梁安南侯蕭方矩爲湘州刺史以猛爲司馬會武陵王蕭紀舉兵自漢江東下方矩遣猛率湘郢之卒隨都督陸法和進軍以拒之時紀已下樓船戰艦據巴江爭峽口相持久之不能決法和揣紀師老卒惰因令猛率驍勇三千輕舸百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紀衆倉卒驚駭不及整列皆棄艦登岸赴水死者以千數時紀心膂數百人猶在左右猛將部曲三

千餘人蒙楯橫戈直登紀舟瞋目大呼紀侍衛皆披靡相枕藉不敢動猛手擒紀父子三人斬於船中盡收其船艦器械以功授游騎將軍封安山縣伯邑一千戶仍進軍撫定梁益蜀境悉平軍還遷持節散騎常侍輕車將軍司州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二千戶永定元年周文育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獲琳乘勝將略南中諸郡遣猛與李季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周迪軍敗爲迪所執尋遁歸王琳王琳敗還朝天嘉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永陽太守遷安成王府司馬光大元年授壯武將軍廬陵內史太建初遷武毅將軍始興平南府長史領長沙內史尋隸章昭達西討江陵潛軍入峽焚周軍船艦以功封富川縣侯邑五百戶歷散騎常侍遷使持節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宣遠將軍荊州刺史入爲左衛將軍後主卽位增邑并前一千戶餘並如故至德四年授使持節都督

南豫州諸軍事。忠武將軍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虎之濟江也。猛在京師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虎進軍攻陷之。巡及家口。並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爲水軍於白下。遊奕以禦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軍。懼其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又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于隋。

魯廣達字遍覽。吳州刺史。悉達之弟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虛心愛士。賓客或自遠而至。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多。釋褐梁邵陵王國右常侍。遷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叅軍。侯景之亂。與兄悉達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假節壯武將軍。晉州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廣達出境候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衆隨僧辯。景平。加員外散騎常侍。餘如故。高祖受禪。授征遠將軍東海太守。尋徙爲桂陽太守。固

辭不拜。入爲員外散騎常侍。除假節信武將軍北新蔡太守。隨吳明徹討周迪於臨川。每戰功居最。仍代兄悉達爲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邑五百戶。光祿大夫。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率衆軍進討。軍至夏口。皎舟師疆盛。莫敢進者。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戰艦既交。廣達憤怒大呼。登艦樓獎勵士卒。風急艦轉。樓搖動。廣達足跌墮水。沈溺久之。因救獲免。皎平。授持節智武將軍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州刺史。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拓定安蜀等諸州。

鎮時周氏將圖江左。大造舟艦於蜀。并運糧青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火焚之。以功增封并前二千戶。仍還本鎮。廣達爲政簡要。推誠任下。吏民便之。及秩滿。皆詣闕表請。於是詔留二年。五年。衆軍北伐。略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會於大峴。大破之。斬其

忠光元
年也
者誤
福大
天百

敷城主張元範虜獲不可勝數進克北徐州乃授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入爲右衛將軍八年出爲北兗州刺史遷晉州刺史十年授使持節都督合霍二州諸軍事進號仁威將軍合州刺史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將兵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毅左衛將軍任忠等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衆入淮爲犄角以擊之周軍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兗晉等各自拔諸將並無功盡失淮南之地廣達因免官以侯還第十二年與豫州刺史樊毅率衆北討克郭默城尋授使持節平西將軍都督郢州以上十州諸軍事率舟師四萬頓江夏周安州總管元景將兵寇江外廣達命偏師擊走之後主卽位入爲安左將軍尋授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至德二年授安南將軍徵拜侍中又爲安左將軍改封綏越郡公封邑如前尋爲中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率衆於白土

崗南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胄手執桴鼓率勵敢死冒刃而前隋軍退走廣達逐北至營殺傷甚衆如是者數四焉及弼攻敗諸將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於是乃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愴本朝淪覆遭疾不治尋以憤慨卒時年五十九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爲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義來不作負恩生總又製廣達墓銘其略曰災流淮海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亡爪牙背義介冑無良獨標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霜懷恩感報撫事何忘初隋將韓擒虎之濟江也廣達長子世真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兵京師乃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之

曰世真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乎加賜黃金卽日還營廣達有隊主楊季辯時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辯揮刃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史臣曰蕭摩訶氣冠三軍當時良將雖無智略亦一代匹夫之勇矣然口訥心勁恂恂李廣之徒歟任忠雖勇決疆斷而心懷反覆誣給君上自贖其惡鄙矣至於魯廣達全忠守道殉義忘身蓋亦陳代之良臣也

廿三灯下

陳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終

翰山書局藏
氏書

陳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六

翰

翰山書局藏
氏書

孝行

殷不害

弟不佞

謝貞

司馬暘

子延義

張昭

弟純

王知玄

此陳書第一
一篇文萃

孔子曰夫聖人之德何以加於孝乎孝者百行之本人倫之至極也凡在性靈孰不由此若乃奉生盡養送終盡哀或泣血三年絕漿七日思蓼莪之慕切追顧復之恩深或德感乾坤誠貫幽顯在於歷代蓋有人矣陳承梁室喪亂風漓化薄及迹隱閭閻無聞視聽今之採綴以備闕云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任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中兵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各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廷尉平不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遷鎮西府記室參軍尋以本官兼東宮通事舍人是時朝廷政事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掌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又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被褥單複畢備七年除東宮步兵校尉太清初遷平北府諮議參軍舍人如故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景兵士皆羌胡雜種衝突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

恐辟易惟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及簡文爲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簡文夜夢吞一塊土意甚不悅以告不害不害曰昔晉文公出奔野人遺之塊卒反晉國陛下此夢事符是乎簡文曰若天有徵冀斯言不妄梁元帝立以不害爲中書郎兼廷尉卿因將家屬西上江陵之陷也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失母所在於時甚寒冰雪交下老弱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道路遠近尋求無所不至遇見死人溝水中卽投身而下扶捧閱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聲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屍不害憑屍而哭每舉音輒氣絕行路無不爲之流涕卽於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朝其年詔除司農卿尋遷光祿大夫八年加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養疾後

主卽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禪
明三年京城陷僧首來迎不害道病卒時年八十五

不佞字季卿不害弟也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
吏術仕梁起家爲尚書中兵郎甚有能稱梁元帝承制授戎昭將
軍武陵王諮議參軍承聖初遷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姓流移不
佞巡撫招集緝負而至者以千數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久
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高祖受
禪起爲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之江陵迎母喪柩
歸塋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
栢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世祖卽位除尚書左民郎不就後爲
始興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世祖崩廢帝
嗣位高宗爲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爲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
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右丞王
暹等謀矯詔出高宗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
敕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免
其官而已高宗卽位以爲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加招遠將軍尋
除大匠卿未拜加員外散騎常侍又兼尚書右丞俄遷通直散騎
常侍右丞如故太建五年卒時年五十六詔贈秘書監第三兄不
疑次不占次不齊竝早亡不佞最小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
祿俸不入私室長子梵童至尚書金部郎

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也祖綬梁著作佐郎
太子舍人父藺正員外郎兼散騎常侍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
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
亦不食徃徃如是親族莫不奇之母王氏授貞論語孝經讀訖便

誦八歲嘗爲春日閒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由是名輩知之年十三略通五經大旨尤善左氏傳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于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父藺居母阮氏憂不食泣血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鬪乃共往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謂貞曰孝子旣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邪自後少進餽粥太清之亂親屬散亡貞於江陵陷沒髡逃難番禺貞母出家於宣明寺及高祖受禪髡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大建五年貞乃還朝除智武府外兵參軍事俄遷尚書駕部郎中尋遷侍郎及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貞不得已乃行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度叔陵將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於王每有宴遊輒辭以疾未嘗

高公考子

卓在天學

後主愛文士
如此

參預叔陵雅欽重之弗之罪也俄而高宗崩叔陵肆遊府僚多相連逮唯貞與卓獨不坐後主仍詔貞入掌中宮管記遷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嘗因宴席問確曰卿表自製邪確對曰臣表謝貞所作後主因敕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處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至德二年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啟固辭敕報曰省啟具懷雖知哀癯終不能之官舍時尚書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感勵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

如何吏部尚書吳興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察往省之間以後事貞曰孤子豐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麤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卽日迷喘時不可移便爲永訣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耳是夜卒敕賻米一百斛布三十匹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因啟曰貞有一子年六歲卽有敕長給衣糧初貞之病亟也遺疏告族子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踏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空薄累致清階縱其殞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棘晷漏將盡歛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屍陀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耳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靈車覆以葦茨坎山而埋之又吾終尠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卽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初貞在周嘗侍趙王讀王卽周武帝之愛弟也厚相禮遇王嘗聞左右說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使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王果出因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帝奇王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所有集值兵亂多不存

司馬暲字文昇河內温人也高祖晉侍中光祿勳柔之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之後父子產梁尚書水部侍郎岳陽太守卽梁武帝之外兄也暲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孺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二一作旬每至號慟必致悶絕內外親戚皆懼其不勝喪父子產每曉喻之逼進餽粥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暲羸瘦歎息良久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面顏

憔悴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羅兒卽高小字也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逾其廬于墓側一日之內唯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高結廬數載林狼絕迹常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新林至今猶傳之承聖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瘞殞失所高以宮臣乃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曰昔王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豈越就誅藥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卽敕荊州以禮安厝太建八年自周還朝高宗特降殊禮賞賜有加除宜都王諮議參軍事徙安德宮長秋卿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司州大中正卒于官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少沈敏好學江陵之陷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高還都延義乃躬負靈襯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皆皸瘃及至都以中風冷遂致孿癢數年方愈稍遷鄱陽王錄事參軍沅陵王友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禮無違者父煥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竝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至嘔血隣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見者莫識焉家貧未得大塋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竝因毀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苦癩年竝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絕

高宗世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于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父憂哀毀而卒高宗嘉之詔改其所居清苦里爲孝家里

史臣曰人倫之德莫大於孝是以報本反始盡性窮神孝乎惟孝不可不勗矣故記云塞乎天地盛哉

陳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六 終

二十晚

蘇州府志

陳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

蘇州府志

儒林

沈文阿

沈洙

戚袞

鄭灼

張崖 陸詡 沈德威 賀德基

全緩

張譏

顧越

沈不害

王元規

陸慶

蓋今儒者本因古之六學斯則王教之典籍作以學先聖所以明

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自此缺矣漢

武帝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其傳業者甚衆

焉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魏晉浮蕩儒教淪歇公卿士庶罕通經

業矣宋齊之間國學時復開置梁武帝開五館建國學總以五經

教授唯國學乃經林缺經各置助教云武帝或紆鑾駕臨幸庠序

釋奠先師躬親試胄申之醮語勞之束帛濟濟焉斯蓋一代之盛

矣高祖創業開基承前代離亂衣冠殄盡寇賊未寧既日不暇給

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今之採綴

蓋亦梁之遺儒云

沈文阿字國衛吳興武康人也父峻以儒學聞於梁世授桂州刺

史不行文阿性剛彊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

舅王憲與竝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採先儒異同自爲義疏

治三禮三傳察孝廉爲梁臨川王國侍郎累遷兼國子助教五經

博士梁簡文在東宮引爲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交

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招募士率人援京

師城陷與張嶷共保吳興嶷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

甚急文阿窮迫不知所出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便自投而下

折其左臂及景平高祖以文阿州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陵郡紹泰

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亂臺閣

故事無有存者文阿父峻梁武世嘗掌朝儀頗有遺稿於是斟酌

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高祖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高祖大怒

發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卽面縛鎖頸

致於高祖高祖視而笑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高祖崩文阿與

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世祖卽皇帝位尅日謁廟尚書右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民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王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且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旣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之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卽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玉也奠贄旣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

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歡欣今君臣吞哀萬民抑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三宿三咤上宗曰饗斯蓋祭儉受福寧謂賀酒邪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一詔贈廷尉卿文阿所撰儀禮八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竝行於世諸儒多傳其學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稚梁餘杭令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遊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彊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解巾梁湘東王國左常侍轉

中軍宣城王限內參軍板仁威臨賀王記室參軍遷尚書祠部郎中時年益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世祖在焉親就習業及高祖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高祖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歷陽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久而未返此月晦卽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爲至月未除靈內外卽吉爲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王衛軍云久不應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極葬者耳孝軌旣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爲未允中原淪

陷已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祭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旣失亡屍柩葬禮無期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竝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綵此竝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戎狄難親還期未尅愚謂宜依東關故事在此國內者竝應釋除綵麻毀靈附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流播絕域情禮莫申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廷自應爲之限制以義斷恩通訪博識折之禮衷德藻依洙議奏可世祖卽位遷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讀尋兼尚書左丞領揚州大

中正遷光祿卿侍讀如故廢帝嗣位重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遷戎昭將軍輕車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帶琅邪彭城二郡丞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高宗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曰未知獄所測人有幾人款幾人不款須前責取人名及數并其罪目然後更集得廷尉監沈仲由列稱別則已後有壽羽兒一人坐殺壽慧劉磊渴等八人坐偷馬仗家口渡北依法測之限訖不款劉道朔坐犯七改偷依法測立首尾二日而款陳法滿坐被使封藏阿法受錢未及上而款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正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全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

近代已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懼之上無人不屈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爲衷若謂小促前期致罪不伏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恹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彊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熱身無完膚戴就熏鏃竝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揀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於事爲允舍人盛權議曰比部范泉新制尚書周弘正明議咸允虞書惟輕之旨殷頌敷正之旨尋廷尉監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後凡有獄十一人其所測者十人款者唯一愚謂染罪之囚獄官宜明加辨析窮考事理若罪有可疑自宜啟審分判幸無濫測若罪有實驗乃可啟審測立此則枉直有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

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
到其抵隱之意竊尋舊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寬優十中不
款者九參會兩文寬猛實異處當列上未見釐革愚謂宜付典法
更詳處當列上之文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
爲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冲之暉之父子
漏經竝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
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
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勒令
檢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時之用不等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
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古今之閒參會二
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竝依今之夏至
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上多昔四刻卽用今漏則冬至

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
漏短而爲捍獄囚無以在夜而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衆議以
爲宜依范泉前制高宗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
議曰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佳
以會優劇卽同牒請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洙以
太建元年卒時年五十二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祖顯齊給事中父霸梁臨賀王府中
兵參軍袞少聰慧遊學京都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
中大義略備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袞對
高第仍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
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
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卽宜隨屍而殯其爲

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梁簡文在東宮，召袁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談摛辭辯縱橫，難以答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時袁說朝聘義，摛與往復，袁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尋除員外散騎侍郎。又遷員外散騎常侍，敬帝承制出為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也，暹袞俱行。後自鄴下道還，又隨程文季北伐。呂梁軍敗，袞沒于周。久之得歸，仍兼國子助教。除中衛始興王府錄事參軍。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袞於梁代撰三禮義記，值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是夜畢以上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祖惠，梁衡陽太守。父季徽，通直散騎侍郎。建安令灼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梁中大通五年，釋褐奉朝請，累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

軍轉平西邵陵王府記室。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自義學士，承聖中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尋為威戎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高祖世祖之世，歷安東臨川鎮北鄱陽二王府諮議參軍。累遷中散大夫。以本職兼國子博士。未拜，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八。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墜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灼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菰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

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仕梁歷王府中記室。天嘉元年為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出為丹陽令。王府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宗元饒表薦為國子博士。

陸謝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國表來講禮博士詔令謂
行遷除給事中定陽令天嘉初侍始興王伯茂讀遷尚書祠部郎
中

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
亂離而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天嘉元年徵出都侍太子講禮傳訓
授太學博士轉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卽講授道俗受業者數
十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尋爲尚書儀曹郎後爲
祠部郎俄丁母憂去職禎明三年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年五十
五卒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並有名
當世德基少遊學于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
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

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
遺耳德基問姬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居以傳授
累遷尚書祠部郎德基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時論
美其不墜焉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塘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翫得
其精微梁太清初歷王國侍郎奉朝請俄轉國子助教兼司義郎
專講詩易紹泰元年除尚書水部郎太建中累遷南始興王府諮
議參軍隨府詣湘州以疾卒時年七十四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
玄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散騎侍郎太子洗馬父仲
悅梁廬陵王府錄事參軍尚書祠部郎中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
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爲先輩

推服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
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
進諮審循環辭令温雅梁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表卿稽
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絲經帕卽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具以
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服闋召
補湘東王國左常侍轉田曹參軍遷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
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
召譏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猶侍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老莊
梁臺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景平歷臨安令高祖受禪除太常
丞轉始興王府刑獄參軍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國
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乃
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

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
舉座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座見張譏在席使人凜然
高宗世歷建安王府記室參軍兼東宮學士轉武陵王限內記室
學士如故後王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王親
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
仍令於温文殿講莊老高宗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王嗣
位領南平王府諮議參軍東宮學士尋遷國子博士學士如故後
王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召譏豎義時
索麈尾未至後王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謂羣臣曰
此卽是張譏後事禎明三年入隋終於長安時年七十六譏性恬
靜不求榮利常慕閒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
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本法雲寺沙門慧休至

直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又撰遊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敕人就其家寫入秘閣。子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思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坡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越少孤，以勤苦自立，聰慧有口辯，說毛氏詩，傍通繫義。梁太子詹事周捨甚賞之，解褐揚州議曹史。兼太子左率丞，越於義理精明，尤善持論，與會稽賀文發俱為梁南平王偉所重，引為賓客，尋補五經博士。紹泰元年，遷國子博士。世祖即位，除始興王諮議參軍，侍東宮，讀世祖以越篤老，厚遇之，除給事黃門侍郎。又領國子博士，侍讀如故。廢帝嗣立，除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華

皎之構逆也。越在東陽，或譖之於高宗，言其有異志，詔下獄，因坐免。太建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八。時有東陽龔孟舒者，亦治毛氏詩，善談名理。梁武世仕至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承聖中，兼中書舍人。天嘉初，除員外散騎常侍，兼國子助教。太中大夫。太建中卒。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祖總，齊尚書祠部郎。父懿，梁邵陵王參軍。不害幼孤而修立，好學，十四召補國子生，舉明經，累遷梁太學博士，轉廬陵王府刑獄參軍、長沙王府諮議。帶汝南令。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曰：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啟

導心靈譬彼染豔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甲高有序忠孝之理
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
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
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剝戎狄外侵
姦回內興朝聞鼓鼙夕焰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夷五典九
丘湮滅逾乎帷蓋成均自斯墜業瞽宗於是不修衰成之禍弗陳
裸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踰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
丈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曆升統握鏡臨寓道洽
寰中威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
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紆迹儒宮選公卿門子皆入于學助
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衽友領矩步濟濟成林如
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於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

揚庭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輔莅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轡
駕列庭青紫捨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
不墜暨乎兩晉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縱
生知無待審喻猶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奠爵前師肅若舊典昔
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列深以炯戒況
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闡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
儒風弗興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弊輕獻
瞽言伏增悚惕詔答曰省表聞之自舊章弛廢微言將絕朕嗣膺
寶業念在緝熙而兵革未息軍國草創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滅
卿才思優洽文理可求弘惜大體殷勤名教付外詳議依事施行
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八首合二十八曲行之樂府五
年除贛令人爲尚書儀曹郎遷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治五禮掌

策文謚議太建中除仁武南康嗣王府長史行丹陽郡事轉員外散騎常侍光祿卿尋爲戎昭將軍明威武陵王長史行吳興郡事俄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三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治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解褐揚州主簿尋兼文林著士歷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禎明三年入隋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寶齊員外散騎常侍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彊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

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孤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元規少好學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梁中大通元年詔策春秋舉高第時名儒咸稱賞之起家湘東王國左常侍轉員外散騎侍郎簡文之在東宮引爲賓客每令講論甚見優禮除中軍宣城王府記室參軍及侯景寇亂攜家屬還會稽天嘉中除始興王府功曹參軍領國子助教轉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助教如故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親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賞賜優厚遷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啟請執經時論以爲榮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枌無復

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丁母憂去職服闋除鄱陽王
府中錄事參軍俄轉散騎侍郎遷南平王府限內參軍王爲江州
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禎明
三年入隋爲秦王府東閣祭酒年七十四卒於廣陵元規著春秋
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
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名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遍
知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釋褐梁武陵王國右常侍歷
征西府墨曹行參軍除婁令值梁季喪亂乃單心釋典經論靡不
該究天嘉初徵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
名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
乃微服往榮第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
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竝不就乃
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由是傳經受業者益鮮焉
史臣曰夫砥身勵行必先經術樹國崇家率由茲道故王政因之
而至治人倫得之而攸序若沈文阿之徒各專經授業亦一代之
鴻儒焉文阿加復草創禮儀蓋叔孫通之流亞矣

廿二

十月初七日燈下時久

晴得雨

陳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終

西華書局藏

列傳第二十八

陳書三十四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文學

杜之偉

顏晃

江德操

庾持

許亨

褚玠

岑之敬

陸琰 弟瑜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蔡凝

阮卓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漢以降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彌暢莫不思侔造化明並日月大則憲章典謨裨贊王道小則文理清正申紓性靈至於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莫尚乎此後主嗣業雅尚文詞傍求學藝煥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獻上賦頌者躬自省覽其有辭工則神筆賞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紳之徒咸知自勵矣若名位文學冕著者別以功迹論今綴杜之偉等學既兼文備于此篇云爾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塘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與光祿大夫濟陽江革都官尚書會稽孔休源友善之偉幼精敏有逸才七歲受尚書稍習詩禮略通其學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於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定儀注勉以臺閣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啟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抄撰羣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爲序及湘陰侯蕭昂爲江州刺史以之偉掌記室昂卒廬陵王續代之又手教招引之偉固辭不應命乃送昂喪柩還京仍侍臨成公讀尋除揚州議曹從事南康嗣王墨曹參軍兼太學限內博士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尚書參議令之偉製其文伶人傳習以爲故事轉補安前邵陵王田曹參軍又轉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彊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

廊廟器也。侯景反之，偉逃竄山澤。及高祖爲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高祖受禪，除鴻臚卿，餘竝如故。之偉啟求解著作，曰：「臣以紹泰元年，忝中書侍郎，掌國史。于今四載，臣本庸賤，謬蒙盼識，思報恩獎，不敢廢官。皇曆惟新，驅馭軒昊，記言記事，未易其人。著作之材，更宜選衆。御史中丞沈炯尚書左丞徐陵，梁前兼大著作，虞荔，梁前黃門侍郎，孔奐，或清文贍筆，或彊識稽古，遷董之任，允屬羣才。臣無容遽變市朝，再妨賢路。堯朝皆讓，誠不可追。陳力就列，庶幾知免。優敕不許，尋轉大匠卿，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永定三年卒，時年五十二。高祖甚悼惜之，詔贈通直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匹，棺一具，克日舉哀。之偉爲文，不尚浮華，而溫雅博瞻，所製多遺失，存者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

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嘗使于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答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爲善對。侯景之亂，西奔荊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時杜龕爲吳興太守，專好勇力，其所部多輕險少年。元帝患之，乃使晃管其書翰，仍敕龕曰：「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間，必宜諮稟。及龕誅，晃歸世祖。世祖委以書記，親遇甚篤。除宣毅府中錄事，兼記室參軍。永定二年，高祖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晃獻甘露頌，詞義該典，高祖甚奇之。天嘉初，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三年卒，時年五十三。詔贈司農卿，謚曰貞子。并賜墓地。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修立，爲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而雅有氣質。有集二十卷。

江德操，字德藻，濟陽考城人也。祖柔之，齊尚書倉部郎中。父韋，梁

度支尚書光祿大夫德藻好學善屬文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起家梁南中郎武陵王行參軍大司馬南平王蕭偉聞其才召爲東閣祭酒遷安西湘東王府外兵參軍尋除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除安西武陵王記室不就久之授廬陵王記室參軍除廷尉正尋出爲南兗州治中及高祖爲司空征北將軍引德藻爲府諮議轉中書侍郎遷雲麾臨海王長史陳臺建拜尚書吏部侍郎高祖受禪授秘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四年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理記三卷還拜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頃之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尋拜振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自求宰縣出補新喻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六年卒於官時年五十七世祖甚悼惜之詔贈散騎常侍所

著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歷太子庶子尚書左丞

庾持字允德潁川鄆陵人祖佩玉宋長沙內史父沙彌梁長城令持少孤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篤志好學尤善書記以才藝聞解褐梁南平王國左常侍輕車河東王府行參軍兼尚書郎尋而爲真出爲安吉令遷鎮東邵陵王府限外記室兼建康令天監初世祖與持有舊及世祖爲吳興太守以持爲郡丞兼掌書翰自是常依文帝文帝尅張彪鎮會稽又令持監臨海郡以貪縱失民和爲山盜所劫幽執十旬世祖遣劉澄討平之持乃獲免高祖受禪授安東臨川王府諮議參軍天嘉初遷尚書左丞以預長城之功封崇德縣子邑三百戶拜封之日請令史爲客受其餉遺世祖怒之因坐免尋爲宣惠始興王府諮議參軍除臨安令坐杖殺縣民免封遷爲給事黃門侍郎除稜威將軍鹽官令光大元年遷秘書監知

國史事又爲少府卿領羽林監遷大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太建元年卒時年六十二詔贈光祿大夫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爲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許亨字亨道高陽新城人晉徵士詢之六世孫也曾祖珪歷給事中委桂陽太守高尚其志居永興之宛山卽詢之所隱也祖勇慧齊太子家令穴從僕射父懋梁始平天門二郡守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以學藝聞撰毛詩風雅比興義類十五卷述行記四卷亨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羣書多識前代舊事名輩皆推許之甚爲南陽劉之遴所重每相稱述解褐梁安東王行參軍兼太學博士尋除平西府記室參軍太清初爲征西中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道至引爲諮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也素聞其名召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

委託深至
有唐文士之
相也

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朝政務一以委焉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亨奉牋辭府僧辯答曰省告承有朝授良爲德舉卿操尚停深文藝該洽學優而官自致青紫况久羈駿足將成頓轡匡輔虛闇期寄實深旣欣遊處用忘勞屈而枳棘棲鶴常以增歎夕郎之選雖爲清顯位以才升差無自愧且卿始云知命方騁康衢未有執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循復來翰殊用撫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昧寧限城闈存顧之深荒慙無已高祖受禪授中散大夫領羽林監遷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顛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乃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光大初高宗入輔以亨貞正有古人之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謀出高宗也毛喜知其詐高宗問

享享勸勿奉詔高宗卽位拜衛尉卿太建二年卒時年五十四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失亡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所製文筆六卷子善心早知名官至尚書度支侍郎

褚玠字溫理河南陽翟人也曾祖炫宋昇明初與謝朓江革劉侯入侍殿中謂之四友官至侍中吏部尚書謚貞子祖澐梁御史中丞父蒙太子舍人玠九歲而孤爲叔父驃驍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詞義典實不妖豔歷起家王府法曹歷轉外兵記室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爲桂陽王友遷太子庶子中書侍郎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汙免高宗患之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高宗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戎昭

將軍山陰令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乃鎖次的等具狀啟臺高宗手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民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爲高宗所寵縣民陳信家富於財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民股慄莫敢犯者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嗤玠以非百里之才玠答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克局躡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爲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太子愛玠文辭令人直殿省十年除電威將軍仁威淮南王長史頃之以本官掌東宮管記十二年遷御史中丞卒於官時年五十二玠剛毅有膽決兼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

州出獵遇有猛獸玠引弓射之再發皆中口入腹俄而虎斃及爲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自梁末喪亂朝章廢弛司憲因循守而勿革玠方欲改張大爲條例綱維略舉而編次未訖故不列于後焉及卒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追贈秘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時子亮有才學官至尚書殿中侍郎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座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服乃除

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卽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尋爲壽光學士司義郎又除武陵王安西府刑獄參軍事太清元年表請試吏除南沙令侯景之亂之敬率所部赴援京師至郡境聞臺城陷乃與衆辭訣歸鄉里承聖二年除晉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是時蕭勃據嶺表敕之敬宣旨慰喻會江陵陷仍留廣州太建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太子素聞其名尤降賞接累遷鄱陽王中衛府記室鎮北府中錄事參軍南臺治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爲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忌日營齋必躬自灑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一太子嗟惜賻贈甚厚有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官至中軍吳興王記室

陸瑒字温玉吏部尚書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瑒
 室參軍瑒幼孤好學有志擢州舉秀才解褐宣惠始興王行參軍
 累遷法曹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世祖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
 以瑒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乃銘瑒授筆即成無所點竄
 世祖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
 及至鄴下而厚病卒瑒自為使至時年二十餘風神韶亮占對閒
 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還為雲麾新安王主簿遷安成王長史寧
 遠府記室參軍太建初為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
 母憂去官五年卒時年三十四太子甚傷悼之手令舉哀加其賻
 贈又自製誌銘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瑒寡嗜慾鮮矜競遊心經
 籍宴如也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有弟
 瑜

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解褐驃驍安成王行參軍轉
 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瑒時為管記竝以才學媿侍
 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二年太子釋奠於太學宮臣竝賦詩命
 瑜為序文甚瞻麗遷尚書祠部郎中丁母憂服闋為桂陽王明威
 將軍功曹史兼東宮管記累遷永陽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瑜
 幼長讀書晝夜不廢聰敏彊記一覽無遺嘗受莊老於汝南周弘
 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竝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
 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時年四十四太子為之流涕手
 令舉哀官給喪事并親製文遣使弔祭仍與詹事江總書曰管記
 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
 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廢泮書
 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

若天祚江左後
 主自是今辟

覽雖辱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况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請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為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閒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澗澗或既新花時艷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雁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琛磨閒以嘲謔俱怡取目竝留情致自謂百年為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為悲為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泣絕絃投筆恒有酸梗一作恨以卿同志聊復叙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其見重如此至德二年追贈光祿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琛

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之子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舉秀才對策高第吏部尚書袁樞薦之於世祖超授衡陽王文學直天保殿學士太建初遷長沙王友領記室後主在東宮聞其名徵為管記仍除中舍人管記如故甚見親待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玠為之流涕八年卒時年三十七有令舉哀并加贈贈至德二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琛字潔玉宜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世祖為會稽太守琛年十八上善政頌甚有詞采由此知名舉秀才起家為衡陽王主簿兼東宮管記歷豫章王文學領記室司徒主簿直宣明殿學士尋遷尚書三公侍郎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為司徒左西掾又掌東宮管記太子愛琛才辯深禮遇之後主嗣位遷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疎坐漏洩禁中語詔賜死時年四十二

何之元。廬江灣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治書侍御史。父法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爲梁司空袁昂所重。天監末。昂表薦之。因得召見。解褐。梁大尉臨川王揚州議曹從事史。尋轉主簿。及昂爲丹陽尹。辟爲丹陽五官掾。總戶曹事。尋除信義令。之元宗人敬容者。勢位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會安西武陵王爲益州刺史。以之元爲安西刑獄參軍。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長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民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爲沮衆。囚之。元於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恭之郡。俄而江陵陷。劉恭卒。王琳召爲記室參軍。梁敬帝冊琳爲司空。之元除司空府諮議參軍。領記室。王琳之立蕭莊。

也。署爲中書侍郎。會齊文宣帝薨。令之元赴弔。還至壽春。而王琳改齊。至以爲揚州別駕。所治卽壽春也。及衆軍北伐。得淮南地。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賫書召之。元之元始與朝廷有隙。及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之元仰而歎曰。辭旨若此。豈欺我哉。遂隨咸至湘州。太建八年。除中衛府功曹參軍事。尋遷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爲梁氏肇自武王。終於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其始終。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爲三十卷。號曰梁典。其序曰。記事之史。其流不一。編年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之書。非帝皇之籍也。案三皇之簡。爲三墳。五帝之策。爲五典。此典義所由生也。至乃尚書述唐帝爲堯典。虞帝爲舜典。斯又經文明據。是以典之爲義久矣。哉。若夫馬史班漢。述帝稱

紀自茲厥後因相祖習及陳壽所撰名之曰志總其三國分路揚
鑣唯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爲帝典旣云師古在理爲優故今之所
作稱爲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寓寧晏太清以後寇盜
交侵首尾而言未爲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爲六意以高祖創基因
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爲追述高祖生自布
衣長於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情僞爰逮君臨弘斯政術
四紀之內寔云殷阜今以如干卷爲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恒治非
自我後仍屬橫流今以如干卷爲叙亂洎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
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
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勲有屬今
以如干卷爲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以禪
陳今以如干卷爲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
忠節今以如干卷爲後嗣主至在太宗雖加美謚而太寶之號世
所不遵蓋以拘於賊景故也承聖紀歷自接太清神筆詔書非宜
輒改詳之後論蓋有理焉夫事有始終人有業行本末之間頗宜
詮叙案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實資詳悉又
編年而舉其歲次者蓋取分明而易尋也若夫獫狁孔熾鯁我中
原始自一君終爲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爲北
魏旣分之後高氏所輔爲東魏宇文所挾爲西魏所以相分別也
重以蓋彰殊體繁省異文其間損益頗有凡例禎明三年京城陷
乃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三年卒于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祖度之齊南徐州議曹從事史父僧權
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秘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進
止有節年十五以文筆稱學春秋左氏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

餘卷試策高第尚書板補梁河東王國右常侍東宮學士臨川嗣王府墨曹參軍大同中出爲候官令甚得民和侯景之亂伯陽浮海南至廣州依於蕭勃勃平還朝仍將家屬之吳郡天嘉二年詔侍晉安王讀尋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事安都素聞其名見之降席爲禮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安都令伯陽爲謝表世祖覽而奇之大建初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遊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及新安王爲南徐州刺史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嘗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二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

奴婢雜物及新安王還京除臨海嗣王府限外諮議參軍十一年春皇太子幸太學詔新安王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陽爲辟雍頌甚見嘉賞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十三年聞姊喪發疾而卒時年六十六

張正見字見頤清河東武城人也祖蓋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修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簡文雅尚學業每自升座說經正見嘗預講筵請決疑義吐納和順進退詳雅四座咸屬目焉太清初射策高第除邵陵王國左常侍梁元帝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彭澤令屬梁季喪亂避地於匡俗山時焦僧度擁衆自保遣使請交正見懼之遜辭延納然以禮法自持僧度亦雅相敬憚高祖受禪詔正見還都除鎮東鄱陽王

府墨曹行參軍兼衡陽王府長史歷宜都王限外記室撰史著士帶尋陽郡丞累遷尚書度支郎通直散騎侍郎著士如故太建中卒時年四十九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詩尤善大行於世

蔡凝字子居濟陽考城人也祖搏梁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父彥高梁給事黃門侍郎凝幼聰晤美容止旣長博涉經傳有文辭尤工草隸天嘉四年釋褐受秘書郎轉廬陵王文學光大元年除太子洗馬司徒主簿太建元年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緝治中書廡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不亦可乎尋授寧遠將軍尚書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高祖常謂凝曰我欲用義興王壻錢肅爲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對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默然而止肅聞而有憾令義興主日譖之於高宗尋免官遷交阯頃之追還後主嗣位授晉安王諮議參軍轉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會羣臣歡甚將移醮於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卿何爲者凝對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卽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製小室賦以見志甚有辭理陳亡入隋道病卒時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阮卓陳留尉氏人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寧遠岳陽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而聰敏篤志經籍善談論尤工五言詩性至孝其父

隨岳陽王出鎮江州遇疾而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
口者累日屬疾景之亂道路阻絕卓冒履險艱載喪柩還都在路
遇賊卓形容毀瘁號哭自陳賊哀而不殺之仍護送出境及渡彭
蠡湖中流忽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皆
以為孝感之至焉世祖卽位除輕車都陽王府外兵參軍天康元
年轉遷新安王府記室參軍仍隨府轉遷右記室帶撰史著士
遷鄱陽王中衛府錄事轉晉安王府記室著士如故及平歐陽紇
交阯夷獠往往相聚爲寇抄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
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衣裝無他時
論咸服其廉遷衡陽王府中錄事參軍入爲尚書祠部郎遷始興
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叔陵之誅也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
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爲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

話聘隋隋王夙聞卓名乃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
醢賦詩賜遣加禮還除招遠將軍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
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禎
明三年入于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因遺疾而卒時年五十
九時有武威陰鏗字子堅梁左衛將軍子春之子幼聰慧五歲能
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釋褐梁
湘東王法曹參軍天寒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
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
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
觴者天嘉中爲始興王府中錄事參軍世祖嘗醢羣臣賦詩徐陵
言之於世祖卽日召鏗預醢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世祖
甚歎賞之累遷招遠將軍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集

三卷行於世

史臣曰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至於杜之傳之徒值於休運各展才用之偉尤著美焉

初九日燈下時疾風苦雨使人悵

賦

陳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八 終

魏川中圖書

江德操字德藻或本江德

德藻疑

陳書卷三十五

魏川中圖書

列傳第二十九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務章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為郡著姓曇朗跡弛不羈有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為柵築黠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為巴山太守荆州陷曇朗兵力稍彊劫掠隣縣縛賣居民山谷之中最為巨魁及侯瑱鎮豫章曇朗外示服從陰欲圖瑱侯方見之反瑒也曇朗為之謀王瑱敗曇朗獲瑒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踰嶺歐陽頔為前軍曇朗給頔共往巴山襲黃法蕤又報法蕤

期共破顧約曰事捷與我馬仗及出軍與顧犄角而進又給顧曰
 余孝頃欲相掩襲須分留奇兵甲仗既少恐不能濟顧乃送甲三
 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偽北法氈乘之顧失援狼狽退
 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巴山陳定亦擁兵立寨曇朗偽以女妻定
 子又謂定曰周迪余孝頃竝不願此婚必須以彊兵來迎定乃遣
 精甲三百并土豪二十人往迎既至曇朗執之收其馬仗竝論價
 責贖紹泰三年曇朗以南川豪帥隨例除遊騎將軍尋為持節
 猛將軍桂州刺史資領豐城令歷宜新豫章二郡太守王琳遣李
 孝欽等隨余孝頃於臨川攻周迪曇朗率所領赴援其年以功除
 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寧遠將軍封永化縣侯邑一千戶給鼓吹一
 部又以抗禦王琳之功授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竝如故及
 周文育攻余孝勤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

育以應王琳事見文育傳於是盡執文育所部諸將據新淦縣
 江為城王琳東下世祖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
 氈欲沿流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斷遏迪等與法氈因帥南中兵
 築城圍之絕其與琳信使及王琳敗走曇朗黨援離心迪攻陷其
 城虜其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村中村民斬之傳首京師懸於朱
 雀觀於是盡收其黨族無少長皆棄市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彊弩以弋獵為事侯
 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召
 募鄉人從之每戰必勇冠衆軍續所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
 續頗禁之渠帥等竝怨望乃相率殺續推迪為主迪乃據有臨川
 之地築城于工塘梁元帝授迪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高
 州刺史封臨汝縣侯邑五百戶紹泰二年除臨川內史尋授使持

節散騎常侍信威將軍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觀成敗。文育使長史陸山才說迪。迪乃大出糧餉以資文育。勃平以功加振遠將軍。遷江州刺史。高祖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爲變。因厚慰撫之。琳至湓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爲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糧餉。猛等與余孝頃相合。衆且二萬。來趨工塘。連八城。以逼迪。迪使周敷率衆頓臨川。故郡截斷江口。因出與戰。大敗之。屠其八城。生擒李孝欽、樊猛。余孝頃送于京師。收其軍實器械。山積。并虜其人。馬。迪竝自納之。永定二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一千五百戶。給鼓吹一部。世祖嗣位。進號南安將軍。熊曇朗之反也。迪與周敷、黃法氈等率兵共圍曇朗。屠之。盡有其衆。王琳敗後。世

祖徵迪出鎮湓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越起。顧望竝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於迪。至是與黃法氈率其所部詣闕。世祖錄其破熊曇朗之功。竝加官賞。迪聞之。甚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不自安。乃使其弟方興率兵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湓城。事覺。盡爲皎所擒。三年春。世祖乃下詔赦南川士民爲迪所誣誤者。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衆軍。與高州刺史黃法氈、豫章太守周敷討迪。於是尚書下符曰。告臨川郡士庶。昔西京爲盛。信越背誕。東都中興。萌寵違戾。是以鷹鷂競逐。菹醢極誅。自古有之。其來尚矣。逆賊周迪。本出輿臺。有梁喪亂。暴掠山谷。我高祖躬率百越。師次九川。濯其泥沙。假以毛羽。裁解豚佩。仍剖虎符。卵翼之恩。方斯莫喻。皇運肇基。頗布誠款。國步艱阻。竟微效。力。龍節繡衣。藉王爵而御下。熊旗組甲。因地險而陵上。日者王琳

始貳蕭勃未夷西結三湘南通五嶺衡廣勘定既安反側江郢紛
梗復生攜背擁據一郡苟且百心志貌常違言迹不副特以新吳
未靜地遠兵彊互相兼并成其形勢收獲器械俘虜士民竝曰私
財曾無獻捷時遣一介終持兩端朝廷光大含弘引納崇遇遂乃
位等三槐任均四嶽富貴隆赫超絕功臣加以出師逾嶺遠相響
援按甲斷江翻然猜拒故司空愍公敦以宗盟情同骨肉城池連
接勢猶唇齒彭亡之禍坐觀難作惜此豐故結其黨與于時北寇
侵軼西賊憑陵屣屨糗糧悉以資寇爵號軍容一遵僞黨及王師
凱振大定區中天網恢弘棄之度外璽書綸誥撫慰綢繆冠蓋縉
紳敦授重疊至於熊曇朗勦滅豐城克定蓋由儀同法氈之元功
安西周敷之效力司勳有典懋賞斯舊惡直醜正自爲仇讐悖禮
姦謀因此滋甚徵出湓城歷年不就求遣侍子累載未朝外誘遣

亡招集不逞中調京輦規與非常擅斂征賦罕歸九府擁遏二
害及四民潛結賊異共爲表裏同惡相求密加應援謂我六軍
伐三越未寧屠破述城虜縛妻息分襲湓鎮稱兵蠡邦拘逼會臺
攻圍城邑幸國有備應時劒歿假節通直散騎常侍仁武將軍
陽太守懷仁縣伯華皎明威將軍廬陵太守益陽縣子陸子隆並
破賊徒尅全郡境持節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定州刺史領豫章太
守西豐縣侯周敷躬扞溝壘身當矢石率茲義勇以寡摧衆斬賊
萬計俘虜千羣迺方收餘燼還固墉堞使持節安南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高州刺史新建縣侯法氈雄績早宣忠誠夙著未奉王命
前率義旅旣援敷等又全子隆裹糧環甲仍躡飛走批熊之旅驅
馳越電振武之衆叱咤移山以此追奔理無遺類雖復板楯
非待尋斧落葉就殞無勞烈風但去草絕根在於未蔓撲火止燎

貴乎速滅。分命將帥實資英果。今遣鎮南儀同司馬湘東公相劉廣德兼平西司馬孫曉北新蔡太守魯廣達持節安南將軍吳州刺史彭澤縣侯魯悉達甲士萬人步出興口。又遣前吳興太守胡櫟樹功將軍前宣城太守錢法成天門義陽二郡太守樊毅雲麾將軍合州刺史南固縣侯焦僧度嚴武將軍建州刺史辰縣子張智達持節都督江吳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安吳縣侯吳明徹樓艦馬步直指臨川。前安成內史劉士京巴山太守蔡僧貴南康內史劉峯廬陵太守陸子隆安成內史闕慎並受儀同法範節度。同會故郡。又命尋陽太守華皎光烈將軍巴州刺史潘純陁平西將軍郢州刺史欣樂縣侯章昭達並率貔豹逕造賊城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湘州刺史湘東郡公度分遣偏裨相繼上道。戈船蔽水。鼓騎彌山。又詔鎮南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歐陽頎率其子弟交州刺史盛新除太子右率遼衡州刺史侯曉等以勁越之兵踰嶺北邁千里同期百道俱集如虺稽誅更淹旬晦司空大都督安都已平賊異凱歸非久飲至禮畢乘勝長驅勦撲凶醜如燎毛髮已有明詔罪唯廸身黎民何辜一皆原宥。其有因機立功賞如別格執迷不改刑茲罔赦。吳明徹至臨川令衆軍作連城攻廸相拒不能尅。世祖乃遣高宗總督討之。廸衆潰妻子悉擒乃脫身踰嶺之晉安依於寶應。寶應以兵資廸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東興嶺東興南城永成縣民皆廸故人復共應之。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廸。廸又散於山谷。初侯景之亂也百姓皆棄本業羣聚爲盜。唯廸所部獨不侵擾。並分給田疇督其耕作。民下肆業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廸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

盛行
其意
惠

紗袜腹居常徒跌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按繩破篋傍若無人然輕財好施凡所周瞻毫釐必鈔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竝共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昭達仍度嶺頻于建安與陳寶應相抗迺復收合出東興時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城降迺吳州刺史陳詳率師攻迺詳兵大敗度化侯陳諺陳留太守張遂竝戰死於是迺衆復振世祖遣都督程靈洗擊破之迺又與十餘人竄于山谷中日月轉久相隨者亦稍苦之復遣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鮓足痛舍於邑子邑子告臨川太守駱牙牙執之令取迺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隨入山中誘迺出獵伏兵於道傍斬之傳首京都梟于朱雀觀三日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爲郡著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醞藉爲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梁代爲蟹浦戍王歷晉安

東陽

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東陽郡丞與異有隙引兵誅之及其妻子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及京城陷異隨臨城公蕭大連大連板爲司馬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畧督責大連軍主及以左右私樹威福衆竝患之會景將軍宋子仙濟浙江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降於子仙是時大連亦趨東陽之信安嶺欲之鄱陽異乃爲子仙鄉導令執大連侯景畧異爲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爲質景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績爲景所誅異獨獲免侯景平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糾合鄉閭保據巖阻其徒甚盛州郡憚焉元帝以爲信安令荊州陷王僧辯以異爲東陽太守世祖平定會稽異雖轉輸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已紹泰二年以應接之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信武將軍縉州刺史領

東陽太守封永興縣侯。邑五百戶。其年遷散騎常侍。信威將軍。增邑三百戶。餘竝如故。又以世祖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永定二年徵異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世祖卽位改授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南徐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頻遣其長史王漸爲使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恒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信使。王琳又遣使往東陽署守宰。及琳敗。世祖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爲郡。實以兵襲之。異出下淮抗禦。恪與戰。敗績。退還錢塘。異乃表啟遜謝。是時衆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喻。且羈縻之。異亦知朝廷終討於已。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世祖乃下詔曰。昔四罪難弘。大媽之所無赦。九黎亂德。少昊之所必誅。自古皇王。不貪征伐。苟爲時蠹。事非獲已。逆賊留異。數

應亡滅。繕甲完聚。由來積年。進謝羣龍。自躍於千里。退懷首鼠。恒持於百心。中歲密契番禺。旣弘天網。賜以名爵。敦以國姻。儻望懷音。猶能革面。王琳竊據中流。翻相應接。別引南川之嶺。路專爲東道之主人。結附凶渠。唯欣禍亂。旣祆氛盪定。氣沮心孤。類傷鳥之驚弦。等窮獸之謀觸。雖復遣家入質。子陽之態。轉適。侍子還朝。隗躄之心。方熾。朕志相成。養不計疵。慝披襟解帶。敦喻殷勤。蜂目彌彰。梟聲無改。遂置軍江口。嚴戍下淮。顯然反叛。非可容匿。且縉邦膏腴。稽南殷曠。永割王賦。長墮國民。竹箭良材。絕望京輦。萑蒲小盜。共肆貪殘。念彼餘吐。兼其慨息。西戎屈膝。自款重關。秦國依風。竝輸侵地。三邊已乂。四表咸寧。唯此微妖。所宜清殄。可遣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司空南徐州刺史桂陽郡開國公安都。指往擒戮。罪止異身。餘無所問。異本謂官軍自錢塘江而上。

安都乃由會稽諸暨步道襲之。異聞兵至，大恐，棄郡奔于桃支嶺。於嶺口立柵自固。明年春，安都大破其柵，異與第二子忠臣奔于陳寶應。於是虜其餘黨男女數千人。天嘉五年，陳寶應平，并擒異送都，斬于建康市。子侄及同黨無少長，皆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尚王獲免。

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也。世爲閩中四姓。父羽，有材幹，爲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代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竝扇惑，合成其事。後復爲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治郡事，令寶應興兵。是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竝皆自賣，而晉安獨豐沃。寶應自海道寇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又載米粟與之貿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竝奔歸之。由是大致

晉安

資產。士衆彊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爲晉安太守。高祖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于寶應。高祖許之。紹泰元年，授壯武將軍、晉安太守。尋加員外散騎常侍。二年，封侯官縣侯，邑五百戶。時東西嶺路寇賊擁隔，寶應自海道趨于會稽，貢獻高祖。授持節散騎常侍、信武將軍、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號宣毅將軍，又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止錄其本系編爲宗室，并遣使條其子女無大小，竝加封爵。寶應娶留異女爲妻。侯安都之討異也，寶應遣助之。又資周廸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於東興南城破廸。世祖因命昭達都督衆軍，由建安南道渡嶺，又命益州刺史領信義太守余孝頃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以討寶應，并詔宗正絕其屬籍。於是尚書下符曰：告晉安士庶，昔隴西旅拒漢，不稽誅。遼東叛，換魏申宏畧。若夫無諸、漢之策，歟。有扈夏

之同姓至於納吳淠之子致橫海之師違姒啟之命有甘誓之誅
況迺族不繫於宗盟名無紀於庸器而顯成三叛豐深四罪者乎
案閩寇陳寶應父子卉服支孽本迷愛敬梁季喪亂閩隅阻絕父
既豪俠扇動蠻陬椎髻箕坐自爲渠師無聞訓義所資姦諂爰肆
蜂豺俄而解印炎行方謝網漏吞舟日月居諸棄之度外自東南
王氣實表聖基斗牛聚星允符王迹梯山航海雖若款誠擅割瓌
珍竟微職貢朝廷遵養含弘寵靈隆赫起家臨郡兼畫繡之榮裂
地置州假藩麾之盛卽封戶牖仍邑櫟陽乘華轂者十人保弊廬
而萬石又以盛漢君臨推恩婁敬隆周朝會迺長滕侯由是紫泥
青紙遠賁恩澤鄉亭龜組頒及嬰孩自谷遷喬孰復爲擬而苞藏
鳩毒敢行狼戾連結留異表裏周迪盟軟婚姻自爲脣齒屈彊山
谷推移歲時及我設騎防山定泰望之西部戈船下瀨克匯澤之

南川遂敢舉斧竝助凶孽莫不應弦摧衄盡殪醜徒每以罪在首
渠憫茲驅逼所收俘馘竝勒衿放仍遣中使爰降詔書天網恢弘
猶許改思異旣走險迪又逃刑誑侮王人爲之川藪遂使袁熙請
席遠歎頭行馬援觀蛙猶安井底至如遇絕九賦剽掠四民闔境
資財盡室封奪凡厥倉頭皆略黔首蝥賊相扇叶契連蹤乃復踰
超瀛溟寇擾浹口侵軼嶺嶠掩襲述城縛掠吏民焚燒官寺此而
可縱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刺史俞文罔明威將軍程文季假節宣
猛將軍成州刺史甘他假節雲旗將軍譚瑱假節宣猛將軍前監
臨海郡陳思慶前軍將軍徐智遠明毅將軍宜黃縣開國侯慧紀
開遠將軍新除晉安太守趙彖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定
州刺史康樂縣開國侯林馮假節信威將軍都督東討諸軍事並
州刺史余孝頃率羽林二萬蒙衝蓋海乘跨滄波掃蕩巢窟此皆

明恥教戰濡須鞠旅累從楊僕亟走孫恩斬峻中流命馮夷而鳴鼓龜鼉爲駕轡方壺而建旗義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款到累使求軍南康內史裴忌新除輕車將軍劉峯東衡州刺史錢道戢立即遣人仗與紹賓同行故司空歐陽公昔有表奏請宣薄伐遙途意合若伏波之論兵長逝遺誠同子顏之勿赦征南薨謝上策無忘周南餘恨嗣子弗忝廣州刺史歐陽紇克符家聲聿遵廣畧舟師步卒二萬分趨水扼長鯨陸掣封豨董率衡廣之師會我六軍潼州刺史李膺明州刺史戴晃新州刺史區白獸壯武將軍修行師陳留太守張遂前安成內史闕慎前廬陵太守陸子隆前豫章太守任蠻奴巴山太守黃法慈戎昭將軍湘東公世子徐敬成吳州刺史魯廣達前吳州刺史遂與縣開國侯詳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率緹騎五千組甲二萬直渡邵武

仍頓晉安按轡揚旌夷山堙谷指期犄角以制飛走前宣威太守錢肅臨川太守駱牙太子左衛率孫詡尋陽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劉廣德竝隨機鎮邊絡驛在路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侯法甦戒嚴中流以爲後殿斧鉞所臨罪唯元惡及留異父子其黨主帥雖有請泥函谷相背淮陰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效非止肆眚仍加賞擢其建晉士民久被驅迫者大軍明加撫慰各安樂業流寓失鄉卽還本土其餘立功立事已具賞格若執迷不改同惡趨趙斧鉞一臨罔知所救昭達旣尅周迪踰東嶺頓于建安余孝頃又自臨海道襲于晉安寶應據建安之湖際逆拒王師水陸爲柵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命軍士伐木爲簾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仍水步薄之寶應衆潰身奔山草間窘而就執并其子弟二十人送都斬于

建康市

史臣曰梁末之災沴羣凶競起郡邑巖穴之長村屯鄔壁之豪賈
剽掠以致彊恣陵侮而為大高祖應期撥亂戡定安輯熊曇朗周
迪留異陳寶應雖身逢興運猶志在亂常曇朗姦慝翻覆夷滅斯
為幸矣寶應及異世祖或敦以婚姻或處其類族豈有不能威制
蓋以德懷也遂乃背恩負義各立異圖地非淮南有為帝之志勢
非庸蜀啟自王之心嗚呼既其迷暗所致五宗屠戮宜哉

初十日終下... 凡兩

陳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九 終

陳書卷三十五

陳書卷三十六

陳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

始興王叔陵

新安王伯固

閣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高宗之第二子也梁承聖中高宗在江陵為
直閣將軍而叔陵生焉江陵陷高宗遷關右叔陵留於穰城高宗
之還也以後主及叔陵為質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侯邑
五百戶叔陵少機辯狗聲名彊梁無所推屈光大元年除中書侍
郎二年出為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太建元
年封始興郡王奉昭烈王祀進授使持節都督江郢晉三州諸軍
事軍師將軍刺史如故叔陵時年十六政自已出僚佐莫預焉性
嚴刻部下懾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已豫章內史錢

法成詣府進謁卽配其子季卿將領馬杖季卿慙恥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怨自縊而死州縣非其部內亦徵攝案治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陷以重辟尋進號雲麾將軍加散騎常侍三年加侍中四年遷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使持節如故諸州鎮聞其至皆震恐股慄叔陵日益暴橫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已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臥燒燭達曉呼召賓客說民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爲性不飲酒唯多置餽齎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其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自呈答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逼爲左右壘里殆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高宗弗之知也尋進號鎮南將軍給鼓吹一部遷中衛將軍九年除使持節都督揚徐東揚南豫四州諸軍事揚

州刺史侍中將軍鼓吹如故十年至都加扶給油幢車叔陵治在東府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卽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籍籍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又好遊冢墓間遇有塋表主名可知者輒令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爲翫弄藏之庫中府內民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卽逼納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爲中衛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晉世王公貴人多塋梅嶺及彭卒叔陵啟求於梅嶺塋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塋其母初喪之日僞爲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日乃令庖厨擊鮮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姦合所作尤不軌浸淫上聞高宗譴責御史中丞王爽以

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撻高宗素愛叔陵不繩之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爲侍中中軍大將軍及高宗不豫太子諸王竝入侍疾高宗崩于宣福殿翌日旦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剉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媪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其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焉叔陵因奮袖得脫突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莫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叔陵聚兵僅千人初欲據城保守俄而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急惶恐乃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仍謂之曰如其事捷必以公爲台鼎摩訶給報之曰須王心膺節將自來方敢

從命叔陵卽遣戴溫譚騏驎二人詣摩訶所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閣道下叔陵自知不濟遂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於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渡欲趨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客陳智深迎刺叔陵僵斃于地閣豎王飛禽抽刀斫之十數下馬客陳仲華就斬其首送于臺自寅至巳乃定尚書八座奏曰逆賊故侍中中軍大將軍始興王叔陵幼而狼戾長肆貪虐出撫湘南及鎮九水兩藩毗庶掃地無遺蜂目豺聲狎近輕薄不孝不仁阻兵安忍無禮無義唯戮是聞及居偏憂淫樂自恣產子就館日月相接晝伏夜遊恒習姦詭抄掠居民歷發丘墓謝太傅晉朝佐命草創江左斲棺露骸事驚聽視自大行皇帝寢疾翌日未瘳叔陵以貴

介之地參侍醫藥外無戚容內懷逆弑大漸之後聖躬號擗遂因
匍匐手犯乘輿皇太后奉臨又加鋒刃窮凶極逆曠古未儔賴長
沙王叔堅誠孝懇至英果奮發手加挫拉身蔽聖躬叔陵仍奔東
城招集凶黨餘毒方熾自害妻孥雖應時梟懸猶未攄憤怨臣等
參議請依宋代故事流尸中江汙渚其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
還謝氏之塋制曰凶逆梟獍及噬宮闈賴宗廟之靈時從殄一作滅
撫情語事酸憤兼懷朝議有章宜從所奏也叔陵諸子即日並賜
死前衡陽內史彭暘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忠錄事參軍兼記室
韋諒典籤俞公喜並伏誅暘叔陵舅也初隨高宗在關中頗有勤
效因藉叔陵將領歷陽衡陽二郡信以便書記有寵謀謨皆預焉
諒京兆人梁侍中護軍將軍粲之子也以學業爲叔陵所引陳智
深以誅叔陵之功爲巴陵內史封游安縣子陳仲華爲下雋太守

封新夷縣子王飛禽除伏波將軍賜金各有差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世祖之第五子也生而龜胸目通精揚白形
狀眇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爲新安郡王邑二千戶廢帝
嗣立爲使持節都督南琅邪彭城東海三郡諸軍事雲麾將軍彭
城琅邪二郡太守尋入爲丹陽尹將軍如故太建元年進號智武
將軍尹如故秩滿進號翌右將軍尋授使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
平東將軍吳興太守四年入爲侍中翊前將軍遷安前將軍中領
軍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南豫南北兗四州諸軍
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而不好積聚所得祿俸用
度無節酣醉已後多所乞巧於諸王之中最爲貧窶高宗每矜之
特加賞賜伯固雅性輕率好行鞭捶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
乘眠輿至於草間輒呼民下從遊動至旬日所捕麀鹿多使生致

高宗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十年入朝又爲侍中鎮右將軍尋
除護軍將軍其年爲國子祭酒領左驍騎將軍侍中鎮右竝如故
伯固頗知玄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擿句問難往往有奇意爲政
嚴苛國學有情遊不修習者重加撻撻生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
十二年領宗正卿十三年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東陽南豫四州
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如故後主初在東宮與伯固甚相親
狎伯固又善嘲謔高宗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
求疵瑕將中之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諂求其意乃共訕毀
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之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
叔陵又好開發冢墓出遊野外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叶遂謀不
軌伯固持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出奔東府遣使告之
伯固單騎馳赴助叔陵指揮知事不捷便欲遁走會四門已閉不
得出因同趨白楊道臺馬客至爲亂兵所殺屍於東昌館門時年
二十八詔曰伯固同茲悖逆殞身途路今依外議意猶弗忍可特
許以庶人禮葬又詔曰伯固隨同巨逆自絕于天俾無遺育抑有
恒典但童孺靡識兼預葭莩寘之甸人良以惻憫及伯固所生王
氏可竝特宥爲庶人國除

史臣曰孔子稱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其道得之不處也上自帝
王至於黎獻莫不嫡庶有若長幼攸序叔陵險躁奔競遂行悖逆
輾磔形骸未臻其罪汗漑居處不足彰過悲哉

是夜并終此卷

始興王傳王飛禽除伏波將軍或本作仗後將軍疑

戊午二月初十閏畢 在之

三月初八年閏